

大陰謀（湖海恩仇哀艷故事）　馬騰・著

有江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一位少女，就在將與愛侶共諧連理的時候，愛侶竟然被襲身亡；少女在追查之下，遭遇到連串的兇險奇詭情事……最後，眞相大白時，却又令她震驚不已。

$4.00

第25年

52

編者話

馬騰今期的巨型小說是個∟大陰謀˥，顧名思義，內容結構俱是充滿陰狠詭計、惡毒險詐之過程。故事展開是從一個有江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少女身上說起，由於她將與愛侶共諧連理的時候，愛侶突遭暗襲身亡，事後，她悲慟不已，決心追查兇手下落，期間遭遇到連串的兇險奇詭的怪事，仍不氣餒，追尋下去，終於給她揭發了一個令自己也不相信的大秘密！過程曲折，怪事連篇，欲知這個大秘密與何人有關，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便知端倪。

＊＊　　＊＊　　＊＊

龍乘風在∟雪刀˥故事暫告段落後，今期開始又替本刊撰寫一部簇新中篇∟虯龍倚馬錄˥，故事題材不但清新脫俗，莊諧並重，妙趣橫生，看過∟雪刀˥故事後的讀者們，定知在龍君的生花妙筆之下，寫來俱屬一流水準佳作，毋庸多贅,先睹爲快。

＊＊　　＊＊　　＊＊

俗稱酆都爲∟鬼城˥。名作家隆中客在下期巨型小說裡講述一個∟鬼鎮羣英會˥故事。相信一個鬼鎮而羣英薈萃，會否熱鬧加恐怖，詭異添神秘？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73.6.20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52期
（總號128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哀艷故事

大陰謀

馬騰·文
可飛·圖



情海啟禍端

春風柳綠江南岸。時候是早春二月的一個早晨。春風春雨中，春寒砭體，却只是輕寒，這應該是一個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早晨。

此刻在十里長堤，新芽吐綠的楊柳樹下的一雙男女，在這風中雨中，輕紗般的薄薄霧籠罩中透出一點點一絲絲新綠之中，簡直有如神仙中人，亦有如一幅絕妙的山水圖畫，詩意得有點淒迷，畫意得有點矇矓。

忽然間，一陣急驟輕寒的春風吹過，那層薄霧像輕紗般被吹捲起，被飄散開，清晰地現出那雙依偎在柳樹下的男女身影來！

男的一身白衣，身材修挺，長眉入鬢

柳堤旁襲亡

，五官端正，風吹衣袂，翩然翻揚，恍似玉樹臨風般；女的一身紫絳衣裙，身材苗條，雪膚玉貌，巧髻流鬢，一片紗霧從她的身邊飄掠過，這刹那間直有如九天謫仙般絕俗超凡！

這一雙男女端的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喻之爲仙侶，一點也不過份。

「嫻妹，愚兄此去，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定必回來找妳，那時候，咱們就可以長相廝守了，望妳善加珍重，愚兄會時常想念着妳的。」

紫絳衣裙少女含情凝眸，定定地注視着白衫青年，幽幽地道：「珏哥，此去前路迢迢，爲了小妹，你要多加保重，別忘了小妹在閨中日夜盼念你。」

白衣青年情深意重地，目光柔柔地看着少女。「嫻妹，愚兄又何嘗……」

下面的話他忽然打住了，不，那是被一陣銳嘯破空聲所驚動的！

一片雨絲也似的暗器，從這雙輕擁着的男女左邊約丈外的一棵柳樹身上，激射出來，罩射向那白衣青年的身後！

這猝然的襲擊，眞是意外中的意外，若不是暗器破空銳嘯，相信在這種離愁別緒，情意難捨的情形下，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可能覺察！

白衣青年在驟覺背後破空聲銳响的刹那，手臂一緊，擁着紫絳衣裙少女的身形，猛可裏向左斜掠開去！

那蓬絲絲春雨般的暗器竟然快不過他的身形，以間髮之險，從兩人身旁掠過。

而白衣青年的背後，依然向着暗器射來的方向。

這大概是白衣青年恐防閃避不過那些暗器時，仍然可以身作屏，遮擋住暗器，不傷到紫絳衣裙少女，單是這種危險一髮間的情形下，仍不忘保護那少女的這份摯愛之情，就可看出這白衣青年對少女的情深意重。

也就在這刹那，那棵射出暗器來的柳樹猝然間四分五裂，爆裂開來！

樹屑激飛四濺中，一條淡褐色的身形斜飛出來，劍光乍閃，雨絲爲之猝斷，飛刺向白衣青年的後背。

這從柳樹中「爆」飛出來的身形，就像算準了白衣青年會擁着紫絳衣裙少女姿式不變，向右横竄開去般，人劍飛射的方向正好亦射向那邊，去勢之勁疾，迅逾激矢，一下子便刺入了白衣青年的後心！

白衣青年張口發出一聲痛「呃」，身形挺搐的刹那，雙手翻閃中，一震一推，紫絳衣裙少女的身形立時從他的懷中飛了開去！

白衣青年在身受重創的情形下，仍然不忘那少女的安危，恐防自他背心刺入的那一劍從胸前刺出來，傷及少女，是故將她震推出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仍能將少女震飛出去，白衣青年的身手亦很高明了。

而他對那紫絳衣裙少女的關愛之情，也表露無遺！

那灰褐身形在一擊得手後，反應也很快，發出一聲啞悶的獰笑同時，一脚接撐出，「砰」一聲，撐在那白衣青年的背上，借勢抽劍倒射回去！

白衣青年張口猛地噴出一大股血箭，身形有如斷綫風箏般，向前飛摔出去。

紫絳衣裙少女的身手顯然也不弱，身形被白衣青年推送出丈外，凌空翻了個身，接一旋，落向地上。

也就在這旋身落地的刹那，她已瞥到自己心愛的人口中狂噴血箭，向自己這面飛摔過來，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慘短得令人心酸的嘶叫：「珏哥——」足下一點，伸手迎撲上去。

而那偷襲者身形一個翻躍，掠上一株樹梢，身形接展，順着風向，飛掠而遁！

紫絳衣裙少女一把接住了白衣青年的身形，心頭便震搐了一下，忍不住又再發出一聲有如杜鵑泣血一般的悲啼聲：「珏哥——」

可是，在她懷中的白衣青年，已經一點反應也沒有，軟軟地傾倒在她懷中，咀邊的血漬染在她的衣裙上，一片悽艷。

雨絲吹打在她那清麗絕俗的臉龐上，也分不清那是雨水那是淚。

春風春雨依舊吹送着，楊柳枝上的新綠更加清新醒目，一雙早來的燕子在雨絲柳絲中繞飛迴翔着，這種淒迷的意境，配上那紫絳衣裙少女那悲淒欲絕，緊摟住那白衣青年逐漸冷硬的屍體的哀悽，令人腸爲之斷，心爲之碎。

燕雙飛，人已孤，這是不是太殘忍了點？

紫絳衣裙少女情狀有點痴呆地緊抱着愛郎的身體，目光定定地，咀唇嚅動着，喃喃有聲，却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臉上的淚混和着雨水，流淌在白衣青年蒼白木然的臉上，可惜，他已毫無感覺。

那偷襲者刺殺的目標顯然只是那白衣青年，因爲在他一擊得手後，本可有機會擊殺那少女，但他却已抽身而去，眨眼間，便消失在烟雨迷濛的柳堤盡頭處。

春風春雨愁煞人？

紫絳衣裙少女依舊抱着白衣青年，木然於風雨中……

× × ×

「玉樹臨風」高珏的死訊，不旋踵間，傳遍了城內城外。

原來那在十里柳堤上被那淡褐衣裳的神秘人物刺殺的白衣青年，就是近兩三年來，名動江湖的年青高手「玉樹臨風」高珏！

那麼，那位紫衣少女應該就是有「江南武林第一大美人」之譽的「玉女銀梭」慕容嫻了。

而慕容嫻乃是江南慕容世家這一代的家主——九爪金龍慕容冠的掌珠。近這半年來，高珏與慕容嫻過從甚密，儷影雙雙，城內外的各處名勝古刹，都留下兩人携手共遊的足跡，也不知羡煞了多少癩蛤蟆，妒煞了多少有心人。

所以，兩個人的名字經常被聯在一起給人道及，在人們的心目中，已認定兩人乃神仙美眷。

因爲，九爪金龍慕容冠一直沒有阻止女兒與高珏的來往交遊，而且還處處給人一種頗爲賞識高珏的印象，對他讚賞有加，而確實，高珏不但人品出衆，更是藝出名門，乃是天山派最傑出的一名弟子，武功高超，俠義爲懷，自出道以來，江湖上便不斷傳說着他的俠行義舉，乃是一位受人讚佩的後起之秀。

說起來，兩人邂逅是在去年的春天，也是一個春風春雨，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早晨，兩人就是相遇於十里柳堤的。

可能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兩人可謂一見鍾情，自那以後，便不時見到兩人的影子在柳堤上漫遊。

也曾經有不少武林世家子弟慕名而來，希望贏得美人心，而其中不乏武林世家子弟，名門正派的得意弟子，就像江北武林世家仲孫堡的大公子仲孫龍飛，墨家的少主人墨士仁，武當俗家弟子戴樂天，華山一劍麥九洲，崑崙快劍手趙元任，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追求也不遺餘力，這幾人不論出身及人品，皆是年青一輩中的上選，可惜，慕容嫻就是看不上眼，反而看上了高珏，這大概就是緣份吧。

但是，其中的仲孫龍飛以及華山一劍麥九洲，崑崙趙元任三人，仍不死心，依然留在錢塘，伺機向慕容嫻大獻殷勤。

就在十日之前，兩人的婚事得到了慕容冠的首肯，但條件是要高珏回轉天山，請他的恩師——天山一派掌門白鶴凌長雲親到慕容家提親，並作爲男家的主婚人。

慕容冠這個條件可謂合情合理，因爲婚姻乃人生大事，高珏雖是孤兒，但仍有掌門恩師在，也就等於他的父母一樣，自然要請他的恩師代爲主理一切，這才合乎尊師重道的法理，高珏在大喜之下，自然一口答應下來，想不到十里柳堤暫別，却成了永訣，這怎不教玉女銀梭慕容嫻悲慟欲絕！

本來，她是想自絕以追隨高珏於地下的，因爲他們曾經許下盟誓——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但當她想到高珏死得這樣不明不白，便打消了死意，決心要將那兇手找出來。

× × ×

「玉樹臨風」高珏的死，不但哄動了全城，不到半日之間，謠言便滿天飛了。

那些謠言都是暗指仍然留在錢塘城內的仲孫龍飛、趙元任與麥九洲皆有可能是殺害高珏的兇手，一時間，城內的人議論紛紛，以訛傳訛，謠言更甚。

而這時三人正在慕容府內。

不過，他們都沒有見到慕容嫻，招呼他們的是慕容世家的主人慕容冠。

慕容冠顯得很憤怒，一張臉變得很難看，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

也難怪他這樣憤怒的，高珏雖未與他的女兒成親，但也算得上是他的半個女婿了，却竟然有人敢在他的地頭將高珏刺殺，這簡直是不將他放在眼內，視慕容世家如無物，亦是明剃慕容冠的眼眉，這件事傳出去，肯定有損慕容世家的聲譽，這怎叫慕容冠不怒呢！

至於麥九洲、仲孫龍飛，趙元任三人，才不理會這許多，他們只是想着，高珏已死，那他們就有機會親近慕容嫻了，說不定可以贏得美人心，雀屏中選，不由都暗自慶幸自己沒有離開錢塘城。

但在表面上，他們仍不能不表示一下，否則，那就太過那個了。

「慕容伯伯，嫻妹沒有什麼吧？」第一個說話的是仲孫龍飛，因爲仲孫堡與慕家世家乃是世交，所以他敢稱慕容嫻爲嫻妹。「那個大胆狂徒敢刺殺高兄，簡直是不將慕容伯伯你放在眼內，姪兒第一個不會放過他！」

慕容冠的臉肌搐動了幾下，放在扶手上的右手不覺拳握起來，目中銳芒一閃而滅，沉聲道：「仲孫賢姪，小女只是哀傷過度感到有點不適，多承垂問。」

一頓接道：「若不將殺害珏兒的兇徒找出來，碎屍萬段，慕容某便從此退出江湖！」

三個人聽了，俱是心頭一震，慕容冠這樣說，那是等於發下了重誓，試想想，憑慕容世家在江湖上的聲望勢力，那兇徒又逃匿得到那裏？

「慕容前輩，只不知令嬡可有認出那兇手來？」說話的是麥九洲。

慕容冠頹然搖搖頭，但接又切齒道：「若知道他是什麼人，只怕此刻他已陳屍在敝府門前了！」

吐口氣，接道：「小女與珏兒在柳堤上送別，當時有風有雨，晨霧如紗，又是在那種猝然遇襲的情形下，那襲殺珏兒的兇手一擊即遁，小女只能够瞥到那賊子穿一身淡褐色的緊身勁衣，由於那賊子的頭臉是被一個布套套着的，所以小女看不到他的面貌。」

「難道令千金也看不出對方的武功路數？」趙元任接問。

「據小女說，那兇徒先後只出了一劍，而那時她正被珏兒的身形遮擋着，看不到那人的身法招數。」慕容冠口氣一變，將左掌伸出來，「只是，小女却檢了幾枚那兇徒發射的暗器回來，只不知三位認不認得出這種暗器的來歷？」

說時張開手掌，在他的掌心，赫然有三枚長約一寸的牛毛鋼針。

這種牛毛鋼針毫無特別之處，就像女子用來綉花的最細小的那種綉花針無異，在江湖上，用這種鋼針的可說頗爲普遍，但以女子爲多，要想從這種普通的鋼針上面查出使用者的身份來歷，只怕不可能。

三個人端詳了一會，麥九洲最先開口：「慕容前輩，這種鋼針很普通，只怕很難從這上面查出那人的身份來，不過，用這種暗器的，多是婦人女子，會不會那行兇者是個女的？」

「慕容前輩，麥兄說的甚有道理，要知道高珏兄倜儻風流，說不定在未結識嫻妹時，已結識了別的女子，那女子在妒恨交加之下，狠下心來，刺殺他也未定。」仲孫龍飛雖則生長世家，但爲人却量窄而淺薄，以爲這正是討好慕容冠的時機，便出言詆毀高珏。

麥九洲與趙元任聽了，不由心中暗笑不已。「這小子就算再笨，也不應揀這時候來詆毀高珏，不碰釘子才怪！」

果然，慕容冠聽了仲孫龍飛的話後，臉色沉了下來，有點不悅地道：「仲孫賢姪，你是哪裏聽來的，說珏兒以前曾認識別的女子？難道你爹沒有教導你，做人要忠厚點，不可背人說壞話麼？」

這一頓話說得仲孫龍飛幾乎無地自容，臉上訕訕的，雖然心中有氣，却不敢發作出來，只好愧然將頭垂下來。

麥九洲與趙元任却心中暗喜不已，因爲仲孫龍飛無異是自取其咎，令到慕容冠對他的觀感打了個折扣，那麼，他們兩人的機會就高了很多，仲孫龍飛則無形中將自己的份量降低了，三人競爭起來的話，就比他的機會高多了。

趙元任橫了仲孫龍飛一眼，朝慕容冠恭謹地道：「慕容前輩，依晚輩之見，那兇手只下手刺殺高珏兒，對令千金沒有下手，看來，兇手只是針對高珏兄一人，這會不會是高珏兄以前結下的仇家找上他，又或是有哪一個氣量窄小的武林同道，於妒恨之下，出此下策，刺殺高珏兄，以圖有機會博取令千金的歡心？」

「慕容前輩，照晚輩之見，趙兄說的後一種情形，極有可能！」麥九洲急接上說，同時閃了仲孫龍飛一眼。

仲孫龍飛雖然氣量淺窄，但却不是個笨人，而且頗爲聰明，那會聽不出麥九洲說的話中，暗有所指，不覺氣往上衝，那裏還能忍得下去，連同剛才受的氣一古腦兒發作出來。「哼，麥兄，你不是意有所指吧？」

麥九洲臉色一變，但却强忍着沒有發作，反而故作坦然地道：「仲孫兄，你太多心了吧？莫不是你心中有鬼，所以才疑神疑鬼？」

趙元任也帮腔說道：「仲孫兄，麥兄只是將他對高珏兄被殺的事件抒發自己的見解，並沒有暗指什麼人，除非他自以爲是！」

仲孫龍飛幾曾受過這種奚落，立時變了臉色，怒道：「好啊，兩位爲了排擠我，居然聯合起來！慕容伯伯……」

「仲孫賢姪，你是怎麼哪？別失了自己的身份！」慕容冠看到仲孫龍飛那種浮燥氣驕的樣子，心中對他的觀感更劣，忍不住截斷了他的話！

仲孫龍飛雖然驕浮，但是對於這位長輩，仍然不敢怎樣，只好咽下這口寃氣，恨怒地看了麥、趙兩人一眼，將頭別轉開去。

麥、趙兩人看在眼內，却裝出一副不以爲意的樣子，朝慕容冠道：「慕容前輩，晚輩兩人想到外面追查一下那兇手的踪跡，說不定可以查出一些蛛絲馬跡，告辭了。」

慕容冠也不想太過令仲孫龍飛難堪，同時也想看望一下女兒，看她的情緒是否好轉了，於是也不挽留。「兩位少俠，此事怎好勞動兩位。」

「慕容前輩，撇開別的不說，站在道義的立場上，晚輩也好應該替高珏兄將兇手抓出來，好讓高珏兄在天之靈，得到安慰。」麥、趙兩人一副急公好義的模樣。

「好，兩位少俠俠義爲懷，眞不愧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慕容冠讚賞地站了起來，準備親自送客。

仲孫龍飛看到兩人那種臉上貼金的樣子，氣得牙癢癢的，不過，這一次他學乖了，知道在口舌上肯定鬥不過兩人，反會自討沒趣，只好忍下這口氣，心中却對兩人恨之入骨，而他也自感坐不下去了，亦乘機起身道：「慕容伯伯，小姪也要告辭了。」

慕容冠沒有挽留他，淡淡地道：「那麼，老夫一併送你們出去。」

麥、趙兩人連忙道：「前輩請留步，晚輩兩人怎敢勞動前輩大駕。」

兩人故意不說仲孫龍飛，突出了他的自大，這對兩人更爲有利，仲孫龍飛焉會聽不出，無奈自己反應不够兩人快，只好又吞下這口寃氣，心中對兩人的恨怨更加深了。

慕容冠也沒有打算眞的送他們出去，順水推舟道：「如此，兩位少俠，仲孫賢姪，好走。」

× × ×

玉女銀梭慕容嫻一直痴痴呆呆地倚坐在窗前那張軟榻上，由早上到現在，一直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飲過一滴茶水。

她這種樣子，令到侍候她的小丫頭舞柳憂急得坐立不安，但又不知怎樣安慰她才是。

終於慕容嫻的目光移動了一下，似乎有什麼事令到她呆木的思想復活了一樣。

莫非她想起了與高珏把手漫遊，倚肩共語的歡樂時光不成？

小丫頭舞柳看在眼內，憂慮的心放鬆了一點，小心地注視着小姐的神情變化。

說眞的，起初的時候，她有點担心小姐會受不住這個打擊而做出一些傻事來。

忽然，慕容嫻的神情一黯，兩行眼淚像斷綫珍珠般點滴成串地淌流下來。

小丫頭看得一陣心痛，怯怯地低聲叫道：「小姐……小姐……妳……」

一陣脚步聲就在這時向這邊傳來，小丫頭一聽這脚步聲，不用看人，便知道來的是老爺慕容冠，立時像得救一般轉過身來。

珠簾一掀，慕容冠走了進來，目光立時落在女兒的身上。

「老爺，小姐她又傷心流淚了。」小丫頭迎上前去，搶着低聲說。

慕容冠中年喪妻，這近十年來，父女相依爲命，對女兒他是視之爲掌珠寶貝，聽了小丫頭的話，臉上現出一絲怪異的表情，嘆了口氣，急忙趨近前去，看了女兒一眼，心痛地道：「嫻兒，小心別哭壞了身子，爹就只得你一個女兒，爹知道你對珏兒的死很傷心，爹何嘗又不是？」

「爹——」慕容嫻悲叫一聲，一下子撲在慕容冠的懷中，慟哭起來。

慕容冠伸手輕拍着愛女的肩頭，心痛地道：「嫻兒，妳哭吧，盡情地哭吧，這樣好過一些，千萬別蹩壞了身子，妳若有什麼三長兩短，爹也就活不下去了。」

慕容嫻果然盡情地哭着，淚水就像決堤的河水般湧流出來，沾濕了慕容冠的大片衣襟。

慟哭變成了抽泣，慕容嫻悲苦的心情得到了渲洩，平復了不少。在一旁的小丫頭看到，亦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放心了不少。

「爹，你要答應女兒一件事！」慕容嫻忽然止住了泣聲，仰起頭來，目光堅定地望着慕容冠。

慕容冠長吐口氣，輕撫着女兒的秀髮，痛惜地道：「嫻兒，別說是一件事，就算是一百件，爹也不會拒絕你！」

慕容嫻抽泣了一下，咬牙道：「爹，女兒要將那兇手找出來，不管他是什麼人，也不管他逃匿到天之涯，海之角！」說話時她的神情顯出一片堅毅決絕！

慕容冠看在眼內，不由吸了口氣，連忙點頭說道：「嫻兒，妳放心，爹也決不會放過那兇手，爹早已派出府內的高手，四出追查探索那兇手的踪跡，他一定逃不了的！」

「爹，女兒是說，女兒要親自將這兇手抓出來，那樣女兒才不會愧對珏哥在天之靈！」

慕容冠聽得呆了一呆，看一眼女兒那決絕的神情，知道不答應是不行的，只好點頭道：「嫻兒，爹只是不放心妳一個人到外面闖，要知道江湖上詭詐險惡，爹又得妳一個女兒……」

慕容嫻却道：「爹，女兒已長大了，懂得怎樣照顧自己，再說，女兒一身所學，爹不是說已得爹你七八成眞傳了麼？相信足以在江湖上自保有餘吧？」

慕容冠只好無可奈何地道：「嫻兒，那妳準備幾時出去？」

慕容嫻用衣袖抹一下眼淚，眼淚却又不聽話地流了下來，悲聲道：「爹，待安葬了珏哥的遺體，女兒才着手偵查！」

慕容冠無聲地嘆息一聲。「這樣也好，人死了入土爲安。」

慕容嫻却已劇烈地抽泣起來。

這一次，慕容冠沒有出言勸慰女兒，只是默默地任由女兒哭個够。

旁近的小丫頭不知什麼時候，也哭了起來。

× × ×

十里柳堤上，就在高珏遇襲倒下來的地方，麥九洲與趙元任在附近轉來轉去，察看着。

那棵爆裂開來的柳樹如今只剩下半人高的一截，斷口很整齊，只要是稍有江湖經驗的人，也看出那是人爲的——亦即是說，那偷襲者預先在那柳樹上做了手脚，他才能藏身樹幹內，也才能够輕易將柳樹「爆裂」開來！

只是，有一點是他們兩人始終想不通的——那伏擊者怎知道高珏和慕容嫻會在他藏身的柳樹附近停下來話別？這應該不是巧合，沒有一個成功的暗殺者是靠巧合或是運氣而成功地暗殺一個人的，若是，那暗殺者十九不會成功。

那麼，那暗殺者是預先就打探清楚兩人最可能會在這附近停下來的了，這樣說來，那暗殺者必定對兩人的行動習慣很熟悉了——最少，對兩人歡喜在這附近停留的習慣，知道得一清二楚，才會花那麼多心機手脚，藏身在那棵柳樹內！

而且，暗殺者可能是一位可以隨意改變自己身形，並可能會縮骨術之類神功的高手，否則，柳樹的樹幹不大粗壯，而且大多不是筆直生長，扭彎曲斜的，什麼形狀也有，普通人是很難藏身其中的。

但是誰具有這種能耐，而且又對兩人的習慣這樣清楚的呢？

這正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因爲，只有高珏慕容嫻兩人才知道的特別原因，令到兩人喜歡停留在那裏，這種特別的原因，應該不會爲別的人所知，那麼，那暗殺者又是怎樣知道的呢？

兩人仔細地在那附近一帶十數丈的範圍內搜索着，却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兩人只好回到高珏遇襲的地方，對看一眼，發出一聲無聲的苦笑。

別以爲兩人這麼熱心追查綫索，是本着俠義道的精神去替高珏報仇，兩人其實是懷着私心的。

兩人之所以這麼賣力追查殺害高珏的兇手，純是爲了好在慕容冠父女面前邀功討好，不管抓不抓到兇手，父女兩人必是會對兩人好感大增，要是眞的捉到或殺死那兇手，那更是大功一件，慕容嫻在感激之下，必會對他倆青睞有加，那兩人就有機會中選了。

而兩人之所以合作，乃是爲了須要共同對付一個强敵——身份家世皆比他們要顯赫的仲孫龍飛！

因爲他們兩人不論是誰，在身手及條件這兩方面，皆及不上仲孫龍飛，所以，只有兩人聯合起來，才有把握擊敗仲孫龍飛。

「趙兄，看來這檔子事吃力不討好，兇手只留下這些根本不可能循此追查下去的綫索，趙兄你說怎辦了？」麥九洲有點氣餒地望着趙元任。

趙元任狡詐地一笑。「麥兄，你不是這麼死心眼吧？咱們只是裝樣子討他們的歡喜，能够追查下去，將兇手擒殺固是上策，如今旣無法追查下去，也要裝樣子查下去啊，你說是麼？」

麥九洲一拍大腿，恍然道：「趙兄，還是你的心思够活，我就是這麼死心眼的，差點壞了大事。」

「麥兄，別瞎捧我了，你猜仲孫小子現在做着什麼？會不會也像咱們一樣，在

追查那兇手？」趙元任笑嘻嘻地說道。

「去他娘的！」麥九洲衝口吐出一句粗話來，立時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小子仗着家世顯赫，有什麼了不起，說到眞材實學，他才比不上咱們，以他那種驕浮的性子，才不會巴巴地費神費力追查，若是，他也會像笨牛一樣，瞎找亂撞地什麼也找不到。」

趙元任却詭笑道：「麥兄，倒不可小覷了他，畢竟他不是沒有來頭的人……」

「呸，他算什麼東西？」麥九洲鄙視地道：「他若不是仗着家世虛名，只怕他還不如一個江湖上的九流角色！」

他的語聲才落，一個人已從丈許外的楊樹後轉了出來，怒視着麥九洲。「姓麥的，你這算是哪一號人物？背後詆毀我！你既然說我是九流角色，那就讓你嘗試一下我這位九流角色的身手吧！」此人正是仲孫龍飛。

說着「錚」地拔出腰間長劍，目射煞光，一步步逼向麥九洲。

麥九洲與趙元任在乍見仲孫龍飛現身出來，就在他們身前丈許遠的樹後，兩人竟然毫無知覺，心中不禁驚慄不已，麥九洲更是變了臉色，微退了一步，强作鎭定。「姓仲孫的，你也好不到那裏去，匿着背後偷聽人說話，這算那門子好漢。」

趙元任却沒有出聲，冷眼看兩人那一觸即發的樣子，暗自高興不已。

其實，他早就察覺到仲孫龍飛悄然掩近前，只是他却不動聲色，詐作不知，並且還拿起話來撩撥麥九洲，目的就是想引起兩人的仇視怒鬥，而他深知仲孫龍飛量窄氣淺，聽了麥九洲對他的詆毀之言，肯定受不了，而仲孫龍飛的武功又比麥九洲高，一旦動起手來，麥九洲一定討不了好去，那就可以替他除去這個情場上的强敵，仲孫龍飛則不足畏了。

仲孫龍飛鐵青着一張臉，眼中像要噴出火來般，長劍一挺，遙指麥九洲，怒聲道：「姓麥的，亮出你的劍來，看看那一個不是東西！」

麥九洲當然不肯示弱，何況，還有一個趙元任在，他可是有恃無恐的，當下亦拔出了腰間長劍來，冷笑道：「仲孫龍飛，別人怕你仲孫家的名頭，麥某可是不怕，趙兄也不怕！」

他最後那一句「趙兄也不怕」是想將仲孫龍飛套住，同時也提醒趙元任與他聯手對付仲孫龍飛！

仲孫龍飛果然上當，立刻叫道：「管你怕不怕，就算你兩個聯手齊上，我也不怕！」

麥九洲聽了，心中暗喜不已，暗忖：「哈！這小子驕浮自大，眞是自取滅亡！」眼珠一轉，接對趙元任道：「趙兄，人家不將你我放在眼內，咱們也就不用客氣了！」

在他的想像中，趙元任必會毫不猶豫地上前與他聯手對付仲孫龍飛的，因爲他們前此是有默契的，他那裏知道趙元任另懷鬼胎，認爲他才是最强大的敵手（仲孫龍飛前此已明顯的令到慕容冠對他的觀感改變了，不足爲慮），這時正好是假手除去他的大好機會，不論是誰殺了誰，只會對他更有利，這可是一石二鳥之妙計，他又怎會出手幫麥九洲對付仲孫龍飛呢？

乾笑一聲，他道：「麥兄，他雖然狂妄自大，咱們總不能倚多爲勝，落人以口實，何況，憑麥兄一人已足以應付他了，爲了以示公平，咱們還是單對單與他在手底下分個高低吧。」

麥九洲聽了趙元任這番話，登時氣炸了肺，也知道自己上了這個大奸人的當，原來他才是自己最大的强敵，可恨自己不識好歹，竟然以爲可以與他聯成一體，共同對付仲孫龍飛，這一次可是大大的失策了。

但苦在此刻他又不能直斥其陰詐卑鄙，只好硬咽下那口怒氣，狠狠地瞪了趙元任一眼，不甘心地道：「趙兄好手段！」

「彼此，彼此。」趙元任臉上的笑容更盛。

仲孫龍飛聽着他們說話，他不是個笨人，從話意中，他聽出兩人似乎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但一時間又猜不透，加上他早已被怒火遮眼，直恨不得一劍將麥九洲刺出十八九個透明窟窿，那才解恨，當下不耐煩地道：「姓麥的，別只會說不會動，你若是怕了，就棄劍於地，走你的路吧！」

劍，對於一個劍手來說，無異是他的第二生命，也等於是他的名譽，若叫一個劍手棄劍，那無異是叫他認輸，那可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也等於自損名譽，這在一個劍手來說，是寧死也不會自動棄劍的！

所以，麥九洲亦氣往上湧，什麼也不顧了，怒叱一聲：「仲孫龍飛，你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劍！」

喝聲中，劍一引，飛刺向仲孫龍飛的面門！

仲孫龍飛劍急展，怒笑一聲：「你終於肯動手了！」

兩劍交擊，發出五下「叮」然脆響，原來麥九洲那一劍中，竟然包含了五個變化，而那一招正是華山劍派中的一着精招——星雲五幻！

麥九洲之所以一出手就用上了殺着，乃是有自知之明，若不能出奇制勝，纏鬥下去，肯定會敗在對方的劍下，所以他欲先發制人。

「再接我這一劍！」麥九洲劍勢倏變，身形亦變，劍走偏鋒，「唰唰唰」一連三劍，攻向仲孫龍飛的左脅、腰、股三個部位！

仲孫龍飛雖然驕浮自大，却不是草包，一身所學，已得乃父仲孫長勝九成眞傳，試想想，仲孫堡能够屹立江北武林垂三數百年而不墮，自有其眞才實學，獨到之處，這仲孫龍飛既已得九成眞傳，自然非一般高手可比。

「你有多少本領，盡管施展出來，我若是不能接下，從此在江湖除名！」仲孫龍飛這番話够狂，身形橫閃中，劍一截，又截下了麥九洲三劍！

麥九洲被稱爲華山一劍，在劍上的造詣自然有相當高的火候，況且，他還是華山一派中，被掌門師尊指定爲接掌門戶的弟子，一身所學，已盡得華山一派的眞傳，只是在火候及功力上，仍未達到上乘境界而已，但一身所學，已非比等閑。

當下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也不

怕風大閃了舌頭！」身形再變，長劍斜斬仲孫龍飛的頸肩部位！

仲孫龍飛冷笑一聲，不再打話，身形橫旋開去，手腕一翻，長劍斜挑而上，劍尖有如毒蛇噬人一般，直刺向麥九洲的咽喉！

麥九洲一劍斬空，便知不妙，身形急退，間髮間閃過仲孫龍飛那一劍。

那知道仲孫龍飛劍勢隨之一展，仍然飛刺向他的咽喉！

麥九洲不由吸了口冷氣，驚懍之下，只好疾退，同時左掌疾拍向劍身！

仲孫龍飛沉哼一聲，左掌亦猝然拍出，直擊向對方的小腹！

麥九洲當下顧不了將對方的劍拍歪，眼色一變，飄身再退。

仲孫龍飛冷笑連聲，劍勢掌勢不變，依然直取麥九洲的咽喉小腹。

麥九洲只有再退，身形接連變換了五次，才算擺脫了仲孫龍飛的追擊！

一口氣還未喘過，麥九洲悶吼一聲，身形自側搶進，長劍飛洒，劍光罩住了仲孫龍飛大半身形！

仲孫龍飛長嘯一聲，身形急變，劍勢展開，與麥九洲展開了一場兇險之極的惡戰。

一旁觀看的趙元任眨也不眨看着麥、仲孫兩人的劇鬥，滿心高興，只望仲孫龍飛一劍殺了麥九洲，那就上上大吉，仲孫龍飛勢必不能再留在錢塘與他競爭，那時候，他就可以在毫無對手的情形下，奪取美人心了。

他是越想越高興，越想越樂不可支，那知道事情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戰死的竟然不是麥九洲，而是仲孫龍飛！

× × ×

惡戰中的仲孫、麥兩人，在八十招之後，麥九洲便已處於下風，節節後退，已是守多於攻了。

一百一十三招後，他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而且險象環生，有點狼狽了。

百三十招後，他已負有三處劍傷，幸好只是皮肉之傷，沒有什麼大碍，仍能支撐下去。

到百五十七招時，他被仲孫龍飛一招逼退在一棵楊樹後，已是退無可退，長劍亦被仲孫龍飛的劍逼在外門，胸門大開，仲孫龍飛左手食中二指如戟，疾插向他的心窩要害！

這一着，已足以取麥九洲一命！

因爲麥九洲的左手再快，也無可能封得了仲孫龍飛那二指一揷之勢！

仲孫龍飛那一招乃是必殺之着，而麥九洲亦是必死之局！

那知道麥九洲在這必死之形勢中，右手竟然驀地棄劍回封，「奪」地一下急响，恰好來得及封擋在心窩前，但掌心却被仲孫龍飛疾插來的兩指洞穿了！

麥九洲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

痛叫聲中，左手疾戳而出，寒光乍閃，他的手上竟然握着一柄只有九寸長的薄刄，奪地扎入了仲孫龍飛的右脅上！

麥九洲這一着袖中藏七，不但大出仲孫龍飛意料之外，也大出趙元任意料之外，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呼。

一聲慘厲的吼叫也即時發自仲孫龍飛的口中，臉上滿是驚詫之色，一聲：「麥九洲，你好卑鄙！」

長劍奮力橫掃，迅急地斬向麥九洲腰身！

麥九洲厲笑一聲：「兵不厭詐，笨蛋，還有人比我更卑鄙！」及時手腕一擰，抽刀向下一滑！

但是他却忘了右手掌仍被仲孫龍飛的左手的指揷穿了，他雖然退開了，但右手却仍被穿着，劍鋒過處，他雖然得以身免，但一條右手却齊臂被斬下來！

慘叫聲中，血如泉噴，差一點他沒有痛昏過去。

仲孫龍飛亦張口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旋跌開去，摔在地上，滾了兩下，便寂然不動，右脅那個血洞噴出來的血泉，迅即染紅了地上的青草泥土。

這一下的變化眞是大出趙元任意料之外，眼看着濺血橫屍的景像，不由得驚呆了！

麥九洲滑坐在地的身形立時從地上躍起來，左手捂着右臂斷口處，身形急掠向柳堤的另一頭！

「趙元任，麥某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我不會放過你的！」麥九洲拋下這句話，人已遠在十數丈外。

待到趙元任猛然省覺過來的時候，麥九洲的身形已遠在三數十丈之外。

趙元任身形一動，目中煞芒閃動，便欲追上去，但隨即停下來，懊悔地望着只剩下一點影子的麥九洲身形，恨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

仲是後悔沒有及時留下麥九洲，將之擊殺，那樣，仲可以弄成麥九洲與仲孫龍飛兩人是兩敗俱亡的樣子，他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去追求慕容嫺了。

如今却留下了一條禍根，看來，麥九洲是不會放過他的了，雖然他不怕麥九洲，但總是防不勝防的。

但事情已到此地步，他也就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了。

想了一下，他的臉上露出一抹詭譎的笑容，走上前，將仲孫龍飛的屍體抱起來，當然，也將麥九洲遺下的長劍與斷臂撿起來，往城中慕容府急掠而去。

× × ×

慕容冠聽了趙元任的敍說後，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仲孫龍飛的屍體，及麥九洲那柄長劍與那條斷臂，臉色沉重得很，好一會，長嘆一聲道：「趙少俠，眞想不到會弄成這個樣子的，只怕仲孫世家從此與華山派大起衝突，沒完沒了！老夫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趙元任惶然道：「慕容前輩，晚輩也料不到他們會生死決鬥的，都怪晚輩沒有及時將他們勸阻住，至弄成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若是能够化解得了華山與仲孫世家的仇怨，晚輩雖死不辭！」

這一番話可說得堂皇得體，這趙元任不愧是個心計深沉的人。

慕容冠讚賞地望了他一眼，再嘆口氣道：「趙少俠，你雖有這份仁義之心，只怕也化解不了他們之間的仇怨，只怕連老夫也化解不了！」

「慕容前輩，那你準備怎樣處理這件事?」趙元任心中喜不自勝，臉上却裝出關切的神態。

「還有怎麼樣的?」慕容冠又嘆口氣，「只好將仲孫龍飛的屍體送回仲孫世家了，並將當時的情形修書一封一併送去，至於仲孫世家要怎樣做，非老夫可以左右得了的！」

「慕容前輩，這件事晚輩最淸楚，就由晚輩將仲孫兄的屍體送回去吧，前輩也可以省却修書之事，晚輩自會向仲孫前輩說明當時的情形的。」

「能得趙少俠走一趟江北仲孫世家，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趙少俠，那就煩勞你了。」慕容冠別有深意地望着趙元任。

趙元任大有受寵若驚之感，連忙道：「能够爲前輩效勞，這是晚輩的榮幸，前輩言重了。」

慕容冠賞識地看了趙元任一眼，說道：「趙少俠，此行之後，還請到寒舍盤桓數日。」

趙元任一聽，更是心花怒放，以爲慕容冠對他大有好感，那就有機會贏得美人心了，當下忙抱拳道：「前輩相邀，晚輩敢不從命！」

「好，像趙少俠你這樣有爲的青年，眞是鳳毛麟角，眞不愧是年青一輩中的傑出高手。」慕容冠似乎越來越對趙元任喜歡了。

趙元任自是喜在心頭，表面上却謙道：「慕容前輩太誇獎晚輩了，令晚輩汗顏不已。」

一頓接道：「請問前輩準備幾時將仲孫兄的遺體送回江北?」

慕容冠想了一下，道：「還是早一點送回去的好，這種天氣屍體很易變質，趙少俠若不覺倉促，老夫想明天早上就把他送回江北。」

「晚輩甚麼時候走也不成問題，前輩既然想明天送回去，那晚輩明天一大早就到府上吧。」

「趙少俠若不嫌寒舍簡陋，那就在舍下暫宿一宵，免得來去費時。」慕容冠神態大是親切。

趙元任自是巴不得留宿慕容家，這樣，可以有多些時間及機會接近慕容嫺，當下假意推辭了幾句，才道：「既然前輩這樣說，晚輩打擾了。」

「哪裏，哪裏！」慕容冠接道：「趙少俠，老夫着人先帶你到客房看一下，老夫吩咐廚下整治多幾個菜，好好地與你喝兩杯。」

趙元任本想乘機問一下慕容嫺可在的，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心中一陣悵然，這時已有一個下人被慕容冠喚進來，着他帶他到客房，他只好跟那下人向客房走去。

× × ×

這時候慕容嫺正在內宅閨中，獨坐窗前，把玩着高珏送給她的那件定情信物—鴛鴦珮。

正所謂睹物思人，珮雖鴛鴦人影單，此情只待成追憶，縱有千般愛，好夢已成空，慕容嫺凝視看着手中那翠綠晶瑩的玉珮，眞不敢相信愛郎已喪命，剩下她一個人獨自悲苦惆悵。

一滴淚，兩滴淚，點點滴滴連成串，滴在那玉珮上，滴在那衣襟上，她又無聲地哭了起來。

她的眼被淚水迷濛了，迷濛中，那十里柳堤上的雨中邂逅，那似怯還羞的迴眸一瞥，那挺拔的身形，雪般的白衣，那驚慕的一瞬眼神，叫她怎麼忘得了?只怕此生此世，除死方休！

一旁看着的小丫頭舞柳看到小姐又哭了，不由一陣心痛，眼中也不禁噙滿了淚光，却又不知怎樣安慰小姐才是，急得她也流下淚來。

終於，她還是上前，輕聲道：「小姐，妳這樣哭，很易哭壞身子的，那怎樣去追查殺害高公子的兇手?」

小丫頭這一說還眞有效，慕容嫺居然停止了哭泣，拭乾了淚水，雙眼遙望着天邊飄着的白雲，喃喃道：「珏哥，從今後我不再會哭了，我要全心全意將殺害你的兇手找出來，代你報仇！」

小丫頭聽着，帶淚的臉上也露出了笑意。

窗外，忽然又下起了絲絲細雨來。

× × ×

趙元任還未將仲孫龍飛的屍體送到仲孫堡，仲孫世家的人已聽聞了仲孫龍飛的死訊。

故此，在第三日接近晌午時分，趙元任趕着馬車載着仲孫龍飛的棺柩來到仲孫堡前時，老遠便看到堡前大門兩邊掛了兩個大白燈籠。

堡門前八個帶刀武士腰纏白布帶，一個個臉帶戚容，一見馬車馳來，立時雁翅般張開來，迎上去。

坐在車轅前的趙元任見了，不覺心中暗凜，對於仲孫堡的觀感，大爲改變。

趕車的在八名帶刀武士面前將馬車停下來，那八名武士中的爲首之人，超前問道：「來者何人?」

此刻趙元任不敢托大，趕緊跳下車來，朝那爲首武士抱拳道：「區區崑崙趙元任……」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爲首武士立時改容相向，亦抱拳道：「原來是趙大俠當面，請恕在下眼拙。」

「不敢不敢。」趙元任忙道：「趙某是受慕容前輩之托，專程將貴少堡主的遺體送回來的。」

爲首武士一聽，臉容一變，悲戚地道：「有勞趙大俠了，請隨在下進堡。」說完轉身吩咐了一名武士幾句，然後與趙元任向堡門走去。

那趕車的在趙元任的示意下，趕着馬車跟在後面。

才來到堡門前，兩扇厚重的堡門便打開來，趙元任一直留意着，隨着那武士走了進去。

進入堡中是一條寬敞的通道，足可容十四馬並排通行長則足有三十丈，通道的兩邊是練武場，四週遍是高大的榆樹，通道的盡頭是一個廣場，足可容上千的人聚集，緊接廣場是一座十二階高的大廳，大廳後面左右是一大片櫛次鱗比的房舍樓閣，趙元任一路看着，更加不敢對仲孫堡有半絲輕視之心，心中也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

「仲孫堡能够屹立江湖數百年而不墮

；看來確有他過人之處，單是堡中這股磅礴的氣勢，便令人有一種强大的感覺，待會見到仲孫老兄時，倒要小心一些才好。」思忖間，那武士已在那座大廳階前停了下來，趙元任隨着停下來，拿眼望着那武士。

那武士朝趙元任抱拳一禮。「趙大俠請稍候，在下這就去稟告敝堡主。」

「請便。」趙元任抱拳還禮。

那武士沒有再說甚麼，快步登上石階，走上大廳。

約半盞茶功夫，只見那武士匆匆自大廳上走下來，朝趙元任抱拳道：「趙大俠，堡主有請。」隨即伸手一引，他却沒有上去的意思。

趙元任一聲：「有勞了。」使從容地登上石階。

其實，他的心中是緊張的。

畢竟，仲孫堡不是等閒的地方，仲孫長勝更不是等閒人物！

登上大廳，恰好廳後也有三個人走出來，爲首之人年約五十六七，頭髮有點花白，但却龍行虎步，紫醬色的臉膛上這時雖現悲容，但仍威儀不減，額下長着鋼針般的短鬚，更增威猛。

趙元任雖然從未見過仲孫長勝，但却見過仲孫龍飛，父子有幾份相像，是以一眼便認出他是仲孫長勝！

趙元任忙急趨上前，抱拳躬身，執禮甚恭地說道：「崑崙趙元任，見過仲孫堡主。」

仲孫長勝目光一注，打量着趙元任，口裏却道：「趙少俠不用多禮，想當年本堡主與令師歐陽先生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想不到一晃就是九年，唉，眞是人生如夢！」

「仲孫堡主，晚輩也曾聽家師提起過當年與堡主的一段往事，家師對堡主推崇備至，晚輩今日有幸得睹前輩風範，果然神威有加！」趙元任神態間更加恭敬。

世間上的人，又有多少不愛聽恭維話的？仲孫長勝雖然有喪子之痛，但這時似乎已經忘記了，豪笑一聲，道：「趙少俠，快請這邊坐下說話。」

待趙元任坐下後，仲孫長勝才介紹身後那兩個人。

「這位是敝堡總管上官奇。」仲孫長勝指着左面那半百老人。

趙元任忙抱拳道：「原來是上官總管，晚輩久仰了。」

總管上官奇亦抱拳還禮。

仲孫長勝接指着右邊那年約四十許的文士模樣的中年人道：「趙少俠，這位是老夫拜弟長孫子丹。」

長孫子丹的名頭在江湖上也很響亮，趙元任早已聽聞其名，忙亦抱拳道：「晚輩見過長孫前輩。」

長孫子丹亦一揖爲禮。

至此，仲孫長勝的臉容一轉，目含痛淚，神態悲沉，朝趙元任道：「趙少俠，有勞你將犬子的棺木運送回來，老夫在此向你致謝。」

趙元任慌忙離坐道：「仲孫堡主，晚輩與仲孫兄份屬朋友，何況慕容前輩相托，晚輩這是應該的。」

「趙少俠，聽說犬子與麥九洲相鬥之時，你是在場的，是麼？」仲孫長勝目光暴盛，直注在趙元任的臉上。

趙元任心頭一懍，暗道：「這老傢伙好靈通的消息，倒要小心說話才是。」心裏這樣想着，咀裏却說道：「仲孫堡主，當時晚輩確是在場，而且只有晚輩一個人目睹這場慘事的發生，晚輩曾經勸阻過仲孫兄與麥兄，只可惜他們皆怒火攻心，不聽晚輩勸阻，動上了手，至弄出這種慘事來。」

仲孫長勝臉肌搐動着，可見他是如何地壓抑着那股巨大的喪子之痛，吸口氣道：「趙少俠可否將當時情形說來聽聽？」

趙元任立時接口說道：「晚輩此來，正是想將當日發生的經過向堡主你敍說一遍。」

接着，他將那天發生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向仲孫長勝說了一遍。

當然，他將自己挑撥麥九洲說仲孫龍飛的壞話這一節隱瞞不說，也將麥九洲說成是挑起那次打鬥的罪魁，更巧妙地說了仲孫龍飛的驕浮自大，這一番說話，是他在路上早就構思想好了的，這樣，才能令到仲孫長勝深信不疑，而且合情合理。

因爲，知子莫若父，仲孫長勝不可能不知道兒子的驕浮好勝的個性，若是一味說仲孫龍飛的好話，像仲孫長勝這種老江湖，一定會起疑，懷疑他有所隱瞞的。

這就是他心思細密之處。

果然，仲孫長勝聽了之後，悲痛地道：「唉，這畜牲就是改不了那種驕浮好勝的性子，若是他忍讓一下，便不會慘死在麥九洲的劍下！」

接又切齒道：「麥九洲好狠毒的手段！彼此無怨無仇，只是言語間的衝突，竟然就向龍飛下毒手！」

總管上官奇適時道：「堡主，少堡主只因口舌之爭，便慘遭毒手，這口氣怎咽得下？這個仇非報不可！」

長孫子丹却理智地道：「大哥，千萬想清楚再行動，這可是關係到敝堡與華山派的大事，咱們若向麥九洲尋仇，華山派必然帮着門下弟子，那時候，就變成了敝堡與華山之鬥，說不定會兩敗俱傷！」

仲孫長勝眼角肌肉連連跳動着，臉上的神色也變幻不定，最後慘笑一聲：「二弟，别忘了大哥只有龍飛這個兒子，他死了，仲孫一門等於絕了後，本堡也等於不能夠再傳下去，那咱們還有甚麼好顧忌的？拚着堡毀人亡，也要殺了麥九洲，爲龍飛報仇！」

長孫子丹立時閉上了咀巴。

這時有八個壯漢用肩托着仲孫龍飛的棺木走上大廳，在大廳正中放下來。

仲孫長勝一眼看到，全身一陣抖顫，臉色慘變，目光呆滯，好一會，才像瘋了一般，猛然從椅上撲向那付棺木。

長孫子丹與上官奇看到那副棺木，亦是神色慘變，離座跟着走了上去。

仲孫長勝撲到棺前，却像中了風般，雙眼翻白，全身震顫着，身軀搖晃着，就像隨時會倒下來，抖顫着咀唇，却沒有聲音發出。

長孫子丹與上官奇一見，忙左右上前扶住仲孫長勝。

「大哥，你沒甚麼吧？」長孫子丹急

聲問。

長長地吸了口氣，仲孫長勝彷彿一下子衰老了二十年般，頹然道：「沒有甚麼，二弟，我要看一下龍飛。」

長孫子丹的咀唇嚅動了一下，嘆了一口氣，朝那些漢子吩咐道：「將棺蓋打開來！」

其中兩個漢子應了一聲，上前發力將棺蓋掀起來。

刹時，所有人的目光皆落在棺內！

趙元任看到這裏，一顆心也緊張得幾乎停止了跳動，心中竊喜不已，表面上却裝出悲戚的樣子來。

「龍飛……」仲孫長勝陡地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叫聲，便要撲下去，却硬是給長孫子丹與上官奇拉住了。

看到棺中那木然煞白的長孫龍飛的屍體，長孫子丹與上官奇也忍不住一陣傷痛，差點扯不住仲孫長勝。

那八名漢子亦滿是一臉哀痛憤怒之神色。

「大哥，別這樣！」長孫子丹强忍悲痛道。

「我要殺了麥九洲！我一定要殺了麥九洲……」仲孫長勝忽然瘋狂般地嘶叫起來。

趙元任看到仲孫長勝那樣子，心中更喜，知道無論是誰，也阻止不了仲孫長勝殺麥九洲了，在仲孫堡的追殺之下，麥九洲逃命尚且來不及，那還有時間來找他的晦氣？那他以後就不用再防着麥九洲了，可以全副心神用在追求慕容嫻方面，你叫他怎不高興！

查兇手受辱　老俠義援手

高珏的屍體終於安葬了。

慕容嫻眼中的淚水亦已流盡，有的，只是心中燃燒着的復仇之火。

就在安葬了高珏的第二天，她便外出去追查殺害高珏的兇手了。

而趙元任亦已離開了仲孫堡，一路快馬急趕，往慕容家趕去。

他趕得這樣急，當然是趕着回去向慕容嫻討好獻殷勤，可惜，他是白趕一場了，慕容嫻已離家，他又怎見得到，他心急想見的人見不到，他最不想見的人却在途中遇上了。

×　×　×

早春時節，是特別多雨水的。

這天趙元任離開仲孫堡，往前趕了三十里左右，天便又下起雨來了。

先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雨絲，趙元任也不放在心上，繼續催馬上路，那知忽然却變成黃豆般大小的雨點，這可不是好玩的，在這種春寒料峭的天氣，淋濕了，那可不好受。雨點打在頭上臉上，寒颼颼的，他不由心急起來，邊策馬飛馳，邊左張右望起來。他是希望找到一處可以暫避風雨的地方。

驀地，他將坐騎轉向左邊——他發現那邊的崗脚下，有一座破敗的小廟。

他可管不了破廟好廟，總之可以避雨就成，眨眼間，已來到破廟前，忙滾鞍下馬，牽着馬走進了破廟中。

這座廟眞是小，就只得那丈許深，三丈許寬的廟堂，廟堂內的神像已倒塌成一堆泥塊，香案也不知到了哪裏，蛛網塵封，左後邊的瓦面破了一個大洞，雨點打進來，濕了一大幅地，兩扇廟門也不知那裏去了，廟內有一種霉腐之氣，趙元任却管不了那樣多，能够避雨他已心滿意足了。

因爲他的身上已半濕，一陣風從廟外及那個破瓦洞吹入來，寒意沁人，若是全身淋濕了，那才不好受得很，說不定因此而感染了風寒，那才糟透了。

地上髒髒的，根本坐不下去，但這樣站着也不是辦法，這場雨不知要下到什麼時候，他便將馬鞍解下來，放在地上，他則坐在馬鞍上。

雨在廟簷前瀝瀝淅淅的滴着，織成了一道雨幕，百無聊賴中，他忍不住打了個呵欠，一陣睏意隨之襲上心頭。

他不由閉上了雙眼！

聽着簷前單調的滴水聲，不知不覺間，他陷入半睡眠狀態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聲天崩地裂的嘩啦聲令到他乍然驚醒過來。

一塊磨盤般大小的石塊，自瓦面穿了下來，飛砸向他這面！

吃驚之下，他忙不迭自馬鞍上橫滾下去，接連兩滾，滾到牆邊。

轟隆一聲，那塊巨石飛砸在牆脚下，硬是將牆脚砸破了一個大洞，整座破廟也震撼了幾下，塵土破瓦，簌簌而下，洒了他一頭一臉，那匹馬在受驚之下，驚嘶着向廟外衝了出去！

這一下突變發生得那樣突然，趙元任雖然吃了一驚，但反應却很快，滾下馬鞍的同時，他已將腰間的長劍抽了出來！

因爲他已想到，這是人爲的，天上不可能無緣無故掉下一塊大石來，而且，他也想到了一個人！

華山一劍麥九洲！

他還未定過神來，衝出門外的那匹馬驀地發出一聲悲嘶聲，接「砰」然倒地聲，不用說，那匹馬已遭了毒手。

心念疾轉之下，他的身形立時斜拔而起，從那個被大石擊破的破洞中穿出去！

這正是他反應敏捷的表現，那匹馬才衝出去，便遭了殃，證明廟門外有人伺伏着，他若是跟着再衝出去，豈不是蠢豬一隻？

那知道他雖然聰明，但襲擊他的人看來也極之聰明，他的身形才從破瓦洞中穿出來，「颼」地一聲，一道劍光自他右側急刺他的右腰背！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襲擊，可說大出他意料之外，猝然之下，他根本來不及運劍封截，而身形在空中更是很難閃避，不由心胆俱裂，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硬生生向前一俯！

「嗤」一下急响，那道劍光自他右腰背面劃過，衣裂肉翻，血流如注，痛得他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一個沒頭跟斗，朝瓦面上落下去，同時間長劍反手向後斜刺出！「叮」一响，那一劍却被襲擊者截下了。

但他也取得了瞬間的喘息機會，目光一閃，瞥到一個渾身濕淋淋的斷臂人一退之下，便又挺劍欺上前來，嚇得他急不迭斜縱開去，但却牽動了腰背上那道傷口，

痛得他呲牙裂咀！

看來，他右腰背上的那道傷口，傷得頗深。

那斷臂人在雨中有如厲鬼一樣，一頭濕髮披散下來，瞪眉豎眼，咬牙切齒，悶聲不响，身形疾變，一劍向趙元任攔腰掃去！

趙元任一看便認出是誰來，心頭微驚之下，閃退開去，同時喝一聲：「麥九洲，原來是你！」

麥九洲一劍掃空，身形跟着推進，厲聲道：「趙元任！不是我還有誰？你這陰險卑鄙的小人，今日不殺你，誓不罷休！」長劍一顫，「唰唰唰」，一連攻出十二三劍！

趙元任吸口氣，左手一抹，抹去臉上的雨水，怒聲喝道：「麥九洲，我與你無仇……」劍急展，接下了麥九洲那一輪急攻。

「趙元任，那一天你若不是突起毒念，想利用仲孫龍飛那小子來除去我這個『大敵』，我又怎會落得斷臂的下場？你好毒，如今我已成了仲孫家追殺的對象，你以爲就可以遂你獨佔花魁的心願？你想歪了；我既然死不了，你也別想活下去！」

說話之間，長劍亂舞，一副拚命的打法！

趙元任可不是省油的燈，劍勢展開，迎了上去，兩人立時打做一團。

論身手功力，兩人本在伯仲之間，無奈麥九洲新近斷去左臂，受創頗巨，加上一向慣於右手使劍，這時却用左手使出來，便有點不大習慣，而且要時時平衡身體，無形中打了個大折扣，而趙元任本是穩佔上風的，由於背上傷口頗深，雨水滲入傷口內，劇痛難當，身手自然亦受到影响，只能够畧佔上風，心却定了很多，照他的估計，若這樣子打下去，肯定可以將麥九洲擊殺，所以，他這時的臉上又有了笑意。

兩人在雨中從瓦面上打到地上，麥九洲的招法越來越亂，簡直已不成章法，趙元任這時更輕鬆了，只等覷準一個機會，便一劍擊殺之。

「麥九洲，你剛才太早吹大氣說狠話了。你不但殺不了我，更蠢到自尋死路！」趙元任一劍將麥九洲逼退一步，輕鬆地陰陰笑着。

麥九洲咬着牙，一退立時又撲上，長劍竟然作刀使用，橫七豎八地，一口氣砍了七八劍！同時厲叫道：「趙元任，你殺得了我才說！」

趙元任却沒有硬封硬擋那十七八劍，身形連閃，全部避過，「嗤」地一劍斜刺向麥九洲的頸側，將他逼退開去。「麥九洲，你認命吧，自古以來情場如戰場，若不用點心機，使點手段，又怎能奪得美人歸？你雖然聰明，却有點死心眼，若不是我心思靈活，先下手爲强，到你想明白時，還不是一樣動心思來對付我？所以說，你是怪不得我那樣算計你的。」

趙元任嘻嘻笑聲中，接連兩劍，又將麥九洲逼退兩步。

麥九洲被他這番話氣得差點沒有吐血，瞋目大呼道：「趙元任，你是小人，徹頭徹尾的僞君子！眞小人！」

呼叫聲中，身形連變，居然搶攻到趙元任的右側，「呼」地一聲，長劍全力蕩掃向對方的腰身！

趙元任這一次却沒有閃退開去，陡地暴喝一聲，迎着對方的劍勢全力一擊！

這一次，他肯與麥九洲硬拚，是另有打算的。

在他以爲，麥九洲經過這一番打鬥之後，已是强弩之末，而自己則一直避重就輕，體力消耗不大。這一次全力一擊，肯定可以將他的長劍砸飛，那時，要殺他就容易了。

他的估計果然沒有錯！一聲金鐵震响聲中，麥九洲的長劍果然被震飛，而他的身形亦被震翻出去！

至於他自己，也被震得退了兩大步！

他却沒有料到麥九洲這一震飛出去，便一直「飛」了出去，直飛出三丈過外，接身形一展，翻掠入前面那座矮樹林子之中。

其實，麥九洲是早有預謀的，那一劍蕩掃去，正是想趙元任以爲他已力歇而全力一擊，他便可以藉勢翻飛出去，趙元任果然上了個「聰明」當。

而由此看來，麥九洲也是個頗工心計的人，又或者是被趙元任的所爲開了竅！

趙元任確實料不到麥九洲有此一着，一眼瞥到。忍不住怒吼一聲：「麥九洲，你還想走！」身形有如激矢般標掠前去，企圖將麥九洲截住！

才標掠到樹林子前，林中响起一聲馬嘶聲，接着是奔馳聲。亦傳來了麥九洲的一句話：「趙元任，這一次到此爲止。但你別忘記了，這只是開始，以後你走着瞧吧！」

趙元任身形走勢更急，箭一樣射進林子中，恰好看到麥九洲策騎從林子的那一面馳了出去，催騎如飛。眨眼間，已馳出十數丈外，到他追出林外，人馬在雨幕中，只剩下淡淡的影子！

趙元任知道無論怎樣也追不上的了，只好氣恨恨地停下來，想到麥九洲剛才抛下的那句話，不由倒吸了口凉氣，猛地揮劍將身邊的一株碗口粗的樹幹砍斷了！

想到以後要時時提防麥九洲的襲擊，他便心煩氣躁起來，咬牙切齒地自語道：「麥九洲，下一次再遇上你，看你還走得了！」

他的聲音未落，一陣枝葉响動聲乍然响起，令到他悚然一驚，劍一橫，扭頭循聲望過去。

那面的枝葉一陣顫動，接現出一個人來，趙元任一眼看到，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來，吐了口氣，叫道：「哦！上官總管……」

「趙少俠，原來是你！」現身出來的人正是仲孫堡的總管上官奇。

跟着周圍枝葉一陣响動，現出六七名漢子來。恰好將趙元任包圍起來。

「上官總管以爲是什麼人？」趙元任一聽，便知道上官奇找的不是他。

「趙少俠，咱們一直循跡追下來，追到這裏，聽到林中有响動，還以爲姓麥的小子匿在林中，却料不到是你。」

接又問道：「你怎會在這裏的？」目光在趙元任的身上一轉，發現他腰背上血

漬殷然，染紅了一大片，詫然道：「趙少俠，你負傷？」

趙元任一聽上官奇率領手下是追踪麥九洲而來的；心頭一喜，忖道：「眞是天助我也，想不到仲孫世家的行動這樣快，正好替我除去那心頭大患！」

表面上却苦笑一聲，道：「上官總管可惜來遲一步，否則，麥九洲就算脅生雙翅，也走不了，這之前，我與他動過手，但却被他施狡計逃了！」

一頓，不等上官奇接口，續道：「晚輩腰背上的傷口，正是被他偷襲之下，弄出來的！」

上官奇一聽，目光暴射，急急道：「他逃了有多久？」

「只不過一會功夫，還不到半盞茶時分。」趙元任巴不得上官奇立刻追下去，追上麥九洲。「上官總管與貴屬可有騎馬來？」

「有！」上官奇急不及待地道：「就在距這破廟約三十許丈外的一叢野樹中，老夫的一個手下在看守着。趙少俠，那厮逃向那個方向？」

「就是這個方向。」趙元任扭身朝林外一指。

上官奇立時撮唇發出一聲長嘯。接又對趙元任道：「越少俠，你怎麼會遇上他的？」

「是他一直窺伺在我左右，伺機想殺我，不久前晚輩在那破廟內避雨，被他乘晚輩假寐時，猝然出手偷襲，差點喪生在他的手上。」趙元任接將剛才的情形向上官奇說了一遍。

「他怎會要殺你的？」上官奇不愧是老江湖，雖然心急趕路，却不忘記問一下原因。

「大概是他恨晚輩在他與仲孫兄動手時，不出手帮他，至令他斷去了一臂，所以懷恨在心，欲殺晚輩以洩恨吧！」趙元任憤憤地說道：「晚輩在那種情形下，實在帮那一個也不好，那樣只會得罪了貴堡或是華山一派，晚輩又怎會蠢到自惹痲煩呢？想不到仍是得罪了那個氣量淺窄的傢伙！」

這一番話，趙元任是想過之後才說出來的。

果然，上官奇在聽了他這番話後，一直望着他表情變化的目光移開了。這表示相信了他的話。「趙少俠，不怕說一句，換轉是老夫我，在那種尷尬的情形下，也不會偏帮那一個，你那樣做很對，老夫是站在公道的立場說的，想不到的是，那厮竟然因此而遷怒於你。」

這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來，上官奇立時對趙元任道：「趙少俠，很多謝你將那厮的行踪說出來，暫且別過，希望能夠及時追截到那厮，那時你就再不用担心那厮了。」

說着一揮手，向林外掠去。

那幾名漢子亦紛紛掠向林外。

接着，一陣急驟密集的馬蹄聲响起，有如迅雷般迅速遠去。

趙元任臉上露出一抹陰笑，長吐口氣，腰背上一陣劇痛，這才省起背上的傷口還未包紮，急忙向那破廟走去。

× × ×

慕容嫻離家之後，先是到十里柳堤高珏遇伏喪生的地點悵然呆立了好一會，然後才漫無目的地走了下去。

她這次離家出來欲找尋那襲殺高珏的兇手，眞可說得上像是大海撈針，根本上她連一點可資追尋的綫索也沒有，不知往那裏追下去才是，但她却毫不氣餒，深信只要自己鍥而不捨地追查下去，必定可以找到綫索，追尋到那兇手的。

她也不分東南西北，總之見路便走，遇上她認爲可疑的人，便留意一下。

其實，像她這種追查法，只怕追查一輩子，也不可能查出那兇手來。

這都是因爲她江湖經驗少，不知道怎樣着手追查。

她甚至連一直有一個人跟踪着她，也不知道。

走了半天的路，她終於感到腿累口乾，望到前面有一角布旗在輕風中招展着，其上寫了斗大的一個茶字，便望那間茶寮走去。

找了一張空枱坐下來，要了一碗濃濃的熱茶，再要了一件糕點，無精打采地慢慢吃喝起來。

但立刻，她就感覺到，有不少目光往她身上射來，要知道她是個大美人，茶寮內的人乍然看到一位有如仙女般的少女走進來，不看多兩眼的，才是白痴！

她被那些目光望得渾身不自在起來，那裏還能坐得下去，一口喝完了碗中的茶，連那大半塊糕點也不吃了，放下錢便起身往前走去。

那知她的脚步還未邁出茶寮外，身邊人影一閃，却有一個漢子將她擋在門前，若不是她收脚得快，不一頭撞上那人的身上才怪！

這明擺着是不懷好意，想討便宜的了，嬌靨上先是一低，繼之一白，雙眸一睜，望着那人喝道：「你這是幹什麼？」

那漢子大約三十出頭年紀，白淨臉皮，身材高壯，塌鼻鴿眼，賊忑嘻嘻地涎臉笑道：「姑娘美若天仙，在下還是第一次看到像姑娘這樣的大美人，在下又怎敢幹什麼，只是想多看姑娘兩眼，那便心滿意足了！」

茶寮內有兩三個粗野的漢子開心地笑了起來。

慕容嫻臉色一寒，嬌叱道：「登徒浪子！瞎了你的狗眼，居然敢對本姑娘輕薄，簡直是找死！」

嬌叱聲中，玉掌一揚，摑向那塌鼻漢子的臉頰。

那漢子仍是嘻皮笑臉的，上身晃了一晃，便閃了慕容嫻的那一掌，手臂一抬，揑向她的手腕。

從那塌鼻漢子能夠從容閃過一掌，並反手扣向慕容嫻的手腕，顯出這漢子的身手不弱，要知道慕容嫻家學淵源，豈是泛泛之輩，那漢子敢出言調戲，顯然是自持身手不俗，才敢這樣放肆的。

冷哼一聲，慕容嫻抽空的右掌倏地一沉，切向那人的腕脈。

那塌鼻漢子嘻笑一聲。「想不到姑娘人美身手居然也不錯。唔，這正對我的胃口！」

說話間，扣向慕容嫻的右手倏地一翻

，巧妙地避過慕容嫻那一掌，伸手便向她的臉頰上摸去！

慕容嫻臉色遽變，目中殺機閃射，上身一揚，左手接出，駢指直插向對方的咽喉！

塌鼻漢子顯然料不到慕容嫻的身手這樣高明，這一次再也站不住了，疾忙向後退出一步，才能夠避過慕容嫻那一式鎖喉插！

慕容嫻心恨這人口舌輕薄，態度輕狂，隨着那漢子後退之勢，倏地欺前一步，右脚飛踢向那漢子的小腹！

她決定給這人一點苦頭嚐嚐。

那漢子才堪堪避過那一招，一脚又到，吃驚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上身一仰，身形倒縱出去，這才堪堪避過慕容嫻那一脚。

慕容嫻身形一晃，一陣風般欺掠前去，鴛鴦連環踢，一連踢出七八脚。

那漢子身形還未落地，一眼瞥到一片腿浪罩向身來，驚得連臉色也變了，雙手一撐地面，一連十數個猴子翻，才算避過那七八腿，但模樣却狼狽極了！

慕容嫻那口氣才算消了一些，也不爲已甚，站下來，冷然望着那漢子。

那漢子臉上的嘻笑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代之的是狼狽驚異的目光，喘口氣，翻身站起來，亦是拿眼望着慕容嫻。

慕容嫻叱道：「還不滾？是否要本姑娘將你的雙脚斬下來，你才爬着滾？」

那漢子又喘了口氣，惡狠狠地說道：「你若是敢將你的姓名說出來，我自然會走！」

慕容☆到底江湖經驗不多，也不知江湖險惡，毫不考慮地說道：「本姑娘慕容嫻！」

「慕容嫻」三個字出口，似乎具有很大的震撼力，不少旁觀的人皆變了臉色，那漢子亦是神情一震，上下打量了慕容嫻兩眼，忽然一聲不響地掉轉身就走。

慕容嫻料不到自己的名頭有這樣大的震懾力，莫名其妙起來，却不知道，那漢子是懾於她慕容世家的威名，要知道，此地乃是慕容世家範圍之內，慕容世家若是好惹的，也不會名傳江湖了。

雖然擊退了那塌鼻漢子，但慕容嫻一點也不高興，因爲她第一次嚐試到，一個女孩子家在外行走，是特別危險的，一個弄不好，就會身敗名裂。

要不是那股誓要爲高珏報仇的復仇心支持着她，她眞想回轉家去。

而她也第一次知道美貌不但可以招來別人的讚美，也會招來令人難堪的輕狂，只怕這一路之上，還會遇到不少這樣的場面，想到這裏，她的決心不由動搖了。

但她立刻就想到高珏死在她懷中的情形，心中那股仇恨之火，又高燒起來。

撫了撫鬢邊的髮絲，邁着堅定的脚步，慕容嫻離開了茶寮。

她的身形才去遠，那茶寮的轉角處，閃出一條人影來，悄然跟躡下去。

× × ×

所謂不是寃家不聚頭，傍晚時份，當慕容嫻正準備走入前面的一個鎭集中，揀家乾淨的客棧住下來，順便塡飽肚子的時候，就在鎭集外頭，遇上了晌午時在那茶寮外將之打跑的塌鼻漢子。

那塌鼻漢子這一次却不是一個人，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四個年紀與他相差無幾的漢子。

慕容嫻雖然不怕他們人多，但也不想在人來人往的鎭口與他們起衝突，所以她身形一擰，走向鎭左頭的那家賣茶水小吃的店子。

那知道那塌鼻漢子却眼尖，一眼就瞥到她，他這時人多勢衆，自然不怕慕容嫻了，笑嘻嘻地疾步上前，攔住了慕容嫻的去路。「慕容姑娘，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咱們也可以說有緣了，又在這裏遇上了。」

慕容嫻寒着一張臉，停下來，冷冷地望着那漢子。「你眞的想爬着走了？」

「慕容姑娘，別說是被妳砍下一雙腿子來，就算是死，只要是死在妳的身上，我也死而無怨。」那漢子嘻皮笑臉的，那種樣子說有多可惡便有多可惡，不，簡直令人有嘔心的感覺！

「魯兄，看不出你是一個風流種子，居然肯甘心情願地死在這位姑娘的身上。」他的同伴中一個短眉漢子走前來，打趣地說，一雙賊溜溜的目光却直往慕容嫻的身上掃。而且還「咕」地一聲，吞了口口水，露出一副饞相來。

慕容嫻生平還未聽過這種猥褻的說話，一個身子氣得顫抖起來，咬着咀唇却說不出話來。

這時却又有一個唇上留着短髭的漢子上前道：「張兄，這樣的美人兒，別說是死在她的身上，只要她肯青睞小弟一眼，她要小弟死，小弟絕不會活下去。」

「什麼死呀生的，難道你們沒有看過世間的娘兒們麼？」另一個膚色黑黑的漢子走前來，但當他一眼看到慕容嫻那驚爲天人的絕世容色時，不覺瞪大了雙眼，張大了一張大口，傻呆住了，連咀角流出口涎來也不覺得。

「郝兄，你是怎麼了？別是中了邪吧？」最後那個八字眉的漢子上前看到那郝姓漢子那傻呆的樣子，不禁好奇地叫嚷起來，但當他的目光落在慕容嫻的臉上時，他自己也痴傻了。

看着這五人的猥話與醜態，慕容嫻差點沒有嘔出來，但也氣怒極了。「該死的賊子！」她終於嬌叱出聲，寒光電閃中，一劍橫削向那五個漢子。

那五個漢子立時驚叫一聲，各自閃退不迭。

那張姓漢子却又笑嘻嘻地道：「魯兄，你不是說心甘情願死在她的身上的麼？你怎麼又閃開了？」

那塌鼻魯姓漢子邪笑道：「張兄，我只說死在她的身上，沒有說死在她的劍下，你要聽清楚了。」

八字眉漢子痴笑道：「魯兄，張兄，你們怎麼這樣沒有志氣？俺方八却不想死在這妞兒的手上劍下，只想將她一口吞入肚中！」

「方八，吞在肚子內有什麼好，我只想將她摟在懷中，親咀兒，那才夠消魂啊！」膚色黑黑的郝姓漢子嘻着一張大口，咀角掛下來的口涎足有尺長，那副色饞相，看了令人倒胃。

慕容嫻緊咬着銀牙，眼中像要噴出火來般，劍勢一緊，劍光飛洒而出，罩向那五個漢子！

那五個漢子這一次再也笑不出了，各自急不迭閃跳開去，但其中兩人却發出兩聲痛叫聲！

原來是魯姓漢子與那郝姓漢子閃跳得稍爲慢了點，一個的左胸肩上破了一道三寸長的血口子，一個的臉頰上多了一道血痕！

這一次，慕容嫻是施展出家傳劍法中極厲害的一着殺招——「飛星掣電」，原意是一招重創五人，以解心中之氣，但却想不到五人的身手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高明，那麼厲害的一着殺招，只是輕傷了兩個人，而且還是在對方五人沒有還手的情形下。

她却不知道，一來她功力有限，二來經驗不足，令到那一招殺着不能充分發揮出應具的威力來！

若是換轉是慕容冠在這種情形之下施展出這一招，那麼五名漢子一個也活不了！

× × ×

「哎喲喲，這妞兒好狠的心，居然一聲不吭就想殺了咱們，眞是不得了，了不得！」那短髭漢子扮着鬼臉說。

「孫三，你怕了麼？俺却一點也不怕，俺就是喜歡這樣狠的妞兒，那才夠勁兒！」郝姓漢子雖然被劃破了臉皮，却仍然口舌輕薄。

「郝兄，這樣潑辣的美人兒，只怕我無福消受。」八字眉漢子驚魂才定，便又不甘後人地搶着說。

那知道他那個「受」字才出口，一道劍光已射向他的面門，嚇得他三魂少了七魄，「哇」地叫出聲來，上身急仰，險險避過那一劍。

倏地刺空的劍光一沉，急劃而下。

慕容嫻這一次揀上了八字眉，只想來個殺鷄儆猴，將這五個無賴嚇退，是以出招迅急奇幻，變招之間，無跡可尋，冀能一擊重創對方。

八字眉顯然料不到慕容嫻在變招之間，一點跡像也看不出來，驟然之下，這一次連三魂也飛掉了，眼色遽變中，也顧不了難看，乘機倒在地上，斜滾開去！

饒是這樣，仍然被劍尖將他的衣衫自前胸至小腹，劃裂開來，坦胸露腹，現出醜態來。

慕容嫻可是個大閨女，幾曾見過這樣的醜態來，臉一紅，收劍跳開一步，將臉扭轉！

她却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因爲她面對的不是君子，而是十足十的無賴小人，更不知人心詭詐，是以着了道兒。

就在她將臉別開的剎那，那個塌鼻魯姓漢子悄沒聲地一閃而上，駢指連點，一連點了她的肩井，風府等三處穴道！

她立時動彈不得。

而她的一顆心也直往下沉。

因爲她知道落在這五個無賴奸邪的小人手上，死還是小事，最怕是被汚辱，那時候眞的是生不如死了。

而顯然這五個人對她居心不良。

果然，那姓張的漢子一見魯姓漢子出手制住了慕容嫻，立時目射邪光，淫笑着說道：「魯兄，這回可遂你心願了，好好消受一番，只是千萬別死在那姐兒的肚皮上。」

其他三個漢子立時擠眉弄眼地哄笑起來。

慕容嫻只聽得淚花打轉，恨不得一頭撞死當場，可惜却動彈不得。

「魯兄，還是你行，一出手就將這妞兒制住，俺是癩蛤蟆想食天鵝肉，可要分一杯羹給俺啊！」那郝姓漢子說着「骨嘟」吞了一口口水。

「老郝，我魯林幾時有不照顧你們的，別多說了，還是先將妞兒帶到一處安全的地方才慢慢消受吧！」塌鼻漢子魯林邪笑連聲，一伸手抓住了慕容嫻的腰肢，往鎭集的北邊掠去。

其餘四人立時呼嘯一聲，唯恐落後，急不迭緊跟着飛掠而去。

轉眼間，五人便消失在那些目定口呆，驚惶無措的旁觀者的視綫之外。

× × ×

慕容嫻躺在那張硬板床上，耳聽着隔壁房間那五個賊子無賴的淫笑猥語聲，彷彿自己沉落到地獄般，絕望地瞪視黑暗屋角上那個蛛網。

在她來說，只是無意識地望着那蛛網，此際她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的。

她現在只想死，好在泉下與心愛的人相聚一起。

隔壁的笑鬧聲更响，那些粗俗猥褻的說話也不斷傳來，她却恍如不聞。

可幸的是，那魯林一伙人將她擄回這屋子來後，沒有馬上對她怎樣，五個人在隔壁的屋子中喝酒胡鬧，大概是在喝完酒後，乘着酒興，才糟塌她。

反正，在他們的眼中，慕容嫻已是煮熟的鴨子，走不了，又何必那樣「猴急」呢？

這大概就是他們不急着糟塌她的原因吧。

一陣「悉嗦」聲終於將她麻木了的神經震動了，令到她的知覺又回復敏銳。

目光一轉，望向細碎的「悉索」聲發出的地方望去，一顆心大大地跳動了一下，幾乎從口腔跳了出來。

若不是在途中連睡穴也被封了，這時他眞會驚叫出聲！

就在蛛網對下的那面牆角下，忽然間露出了一個大洞來（正確點說，是一個可容人鑽進去的洞口），一顆腦袋正從那個牆洞中探出來，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在黑暗中特別閃亮，看到慕容嫻正朝他望過來，忙朝她眨眨眼。

慕容嫻却目光定定地望着那人，心中驚喜參半。

喜的是那人以這種方式偸偸潛進來，可能是來救她的，驚的是，不知這人是不是懷着魯林他們一伙對她的目的，別要離了虎口，落入狼口。

那個人就像老鼠一樣，先是頭，再是手，接是身，跟着，便整個人鑽了進來，悄然無聲地站起來，走向床前。

慕容嫻一雙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這個走近來的神秘人。

由於是在黑暗中，起先，慕容嫻看不

到那人的樣貌，直到那人逐漸走進，才勉强看到。

那人的頷下留着一綹山羊鬚，身材矮小精瘦，看樣子年紀應是在五十歲以上。

那人走到床前，閃亮的目光閃動了幾下，然後悄聲道：「姑娘，妳可是慕容小姐？若是，就點點頭。」

慕容嫻雖不能說不能動，但點下頭仍是可以的，於是點了一下頭。

那人接又悄聲道：「慕容小姐，老朽本來想先將你的穴道解開，再帶你走的，但恐防那五個賊子忽然會來，加上老朽又不知他們點了你那幾處穴道，那是要費一番手脚的，所謂救人如救火，請恕老朽冒瀆姑娘了，先將你救出去再說。」

那人說完，也不管慕容嫻的反應如何，便伸手抄起她的身軀，回身向那個牆洞走去。

接着，他將慕容嫻放在地上，然後將她自那個牆洞中一把一把地推了出去，他自已跟着也鑽了出去。

一陣寒風夾着雨點吹打在她的身上臉上，寒冰冰的，她才知道外面下着雨，跟着，感到身上是濕濕的。

但她已無暇理會了，喜悅地深吸了一口氣，望着天上疏落的星星，那顆最亮的星星刹那變成了高珏那俊秀的臉龐，正朝她笑着。

「珏哥，我又回復了替你報仇的決心，但願你英靈不泯，長伴我左右。」

直到她的身上忽然被抄起，她才驚覺到，還未脫離危險，那五個人的喝酒笑鬧聲一陣陣傳出來。

那人將慕容嫻挾起來後，辨別了一下方向，便展動身形，急掠而去。

刹那間，便將那笑鬧聲拋在身後，漸不可聞。

× × ×

那老人果然費了一番手脚，才弄清楚了慕容嫻身上被點封的穴道，一一爲她解開。

這裏是客棧中的一間房間，燈光之下，只見慕容嫻救出來的人果然是位五十多歲的老人，這從他額上眼角的皺紋及頷下那綹花白的山羊鬚子看出來。

這老人的樣子精明中顯露出一份慈祥來，那身滿是泥汚的衣服濕了大半，但却毫不在乎地和藹地朝慕容嫻笑笑。

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接跳下床來，慕容嫻噗地便要跪下來拜謝老人相救之恩，却給那老人手急眼快，伸手一把拉起了她。

「慕容姑娘，千萬別那樣，折殺老朽了！」

慕容嫻見拜不下去了，只好盈盈一禮道：「晚輩還未請教老前輩尊諱。」

那老人呵呵一笑，說道：「老朽孫土行。」

「原來是孫前輩。」慕容嫻又朝那老人行了一禮。「請問前輩怎會冒險救晚輩的？」

孫土行收起了笑容，目光閃閃地道：「說起上來，那是湊巧，當那五個淫賊將姑娘你挾着往鎮集北邊掠去時，老朽恰好經過，一眼瞥到是姑娘你被他們擄去，當下心中大急，幸好我老人家的脚程也不慢，更善追踪，便一直追踪下去，到了那五個賊子的地頭後，起初老朽還發愁他們會立刻對姑娘你……老朽自不是那五個賊子的對手，救不了姑娘你，但那五個賊子若是眞的對你……老朽也就豁出去也要將你救出來，幸好那五個賊子只顧飲酒作樂，老朽便在外面將那處牆角撬開一個洞來……後來的姑娘都知道了。」

慕容嫻對這位孫土行眞是感激不盡，若不是他冒險及時將她救出來，她眞不敢想像下去。

「孫前輩，你怎認得晚輩的？」

「因爲老朽在三年前見過姑娘你一面，說起來，妳父親還是老朽的救命恩人，那一年若不是妳父親仗義相助，爲老朽將狠山三兇擊殺，老朽也活不到現在。」孫土行說時一陣感嘆。「試問，當老朽發現你被那五個賊人擄走，老朽怎能不捨命相救。」

慕容嫻也記不起是否在三年前見過他了，想想每日有多少武林人物來拜訪她爹，她又怎能一一見過，是以，她對孫土行的話深信不疑。

「孫前輩，那五個惡賊是什麼來頭？老前輩可認得他們？」

「當然認得！」孫土行的臉色變得凝重了。「那五個淫賊就是江湖人稱巴山五怪的結義師兄弟。姑娘千萬別小看了這五個人，他們雖然長得其貌不揚，手底下的功夫却很硬。這五個師兄弟除了行事怪癖之外，還很好色，間或也作採花的下流行徑，老朽那時還眞替姑娘捏一把汗呢。」

聽了孫土行這番話，想想若不是這老人及時將她救出，後果不堪想象。她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孫前輩，晚輩再次多謝您老人家相救之恩。」

「慕容姑娘，別這樣說，老朽這條命是令尊所賜的，眼見妳危險，老朽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讓那五個淫賊對你怎樣！」孫土行說得誠意無比。

慕容嫻聽了，更加感動，對這老人更加好感了。

「慕容姑娘，老朽不揣冒昧敢問一句，姑娘爲何獨自一人在外行走？」孫土行露出關切的樣子問：「令尊近來可好？」

「托賴，家父身體很好。」慕容嫻說着神色一黯。「前輩難道一點也沒有聽聞麼？」

孫土行詫然道：「慕容姑娘，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强忍心中悲恨，慕容嫻恨聲道：「前輩，你有沒有聽說過高珏這個人？」

孫土行目光陡亮，點頭道：「聽說過，老朽還聽說姑娘與他已……那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

慕容嫻再也忍不住了，淚花在眼眶裏打轉：「前輩，高……珏哥於半月前給人刺殺在十里柳堤上的一株柳樹旁，當時晚輩正在他身邊……晚輩這次出來，是要追尋那兇手的下落，誓要殺他以慰珏哥在天之靈。」

孫土行聽得睜大了眼睛，驚詫地道：「慕容姑娘，這是眞難令人相信，可有查出那兇手的身份來？」

慕容嫻臉上已掛下淚珠來，搖搖頭道：「那兇手用布套將頭臉罩起來，根本就

看不到他的樣貌，又怎能認出他是誰來？若是知道他是誰，晚輩也不用在外面亂找了。」

孫土行又長長嘆息一聲：「眞想不到，眞想不到……慕容姑娘，那會不會是高少俠的仇家下的手？」

「這可說不定，現在說什麼也只是猜測，只有找到那兇手，一切才會明白。」慕容嫻輕輕地拭去臉上的淚水。

「慕容姑娘，」孫土行遲疑了一下，吞吐道：「既然連那兇手的消息一絲一毫也沒有，妳這樣在外面瞎找，也是徒勞，而且江湖險惡，人心詭詐，妳一個人是很危險的，若是再遇上像巴山五怪那樣的惡人，妳豈不是……唉，姑娘，老朽眞替你担心，難道令尊沒有派人跟着你麼？」

慕容嫻聽了孫土行的話，心中不安起來，想想自己才出來這一日，便差點慘遭凌辱，正如孫土行所說，江湖險惡，自己又是孤身一人，萬一再遭遇到那樣的情形，可沒有這般幸運了，想到這裏，她眞是由心裏寒了出來，江湖果然不是那樣好闖的！

「前輩，家父曾欲派人沿途照應晚輩的，是晚輩堅持不肯，家父拗不過晚輩，只好作罷。」

「姑娘，有一句話，老朽不知好不好說。」孫土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慕容嫻忙說道：「前輩有什麼話只管說。」

孫土行又遲疑了一下，才道：「慕容姑娘，依老朽之見，姑娘還是別再一個人在外面亂闖的好，還是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下，追查兇手的事，相信令尊比你有辦法，也安全得多，不知你認爲怎樣？」

慕容嫻却堅持地道：「前輩，你的好意晚輩很明白，也很感激，但晚輩非要親手將那兇手找出來，否則難以心安，也愧對珏哥在天之靈，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晚輩今後會盡量小心保護自己的。」

孫土行囁嚅了一下，不以爲然地道：「慕容姑娘，只要能够將那兇手擒殺，便報了高少俠被殺的大仇了，又何必要那麼執着於將兇手親手擒殺呢？妳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相信高少俠英靈不泯，也不願妳有什麼事發生的。」

「不，前輩，晚輩非要親手將那兇手擒殺不可，我能够做的，只是這一件事，所以，無論怎樣艱難的險阻，我也要親自解決這件事！」慕容嫻眼睛中盡是仇恨之光，神態堅毅。

孫土行看在眼內，知道勸不服她的了，遂只好道：「慕容姑娘，老朽總不能看着妳一個人在外面瞎闖，這樣吧，橫豎老朽沒有什麼事，妳若是不嫌老朽碍眼，那老朽就帮妳追查那兇手吧，這樣，也好有個照應，再說，老朽久走江湖，江湖上的什麼門道兒也見識過，或許會對妳有所帮助。」

慕容嫻確是不知怎樣着手追查才好，她之所以堅持要親自追查那兇手，只是基於那種心願，若要她說出一個辦法來，她是無從說起的，如今既然孫土行這個老江湖肯義助她追查兇手，那眞是求之不得，在她來說，無異是瞎子重見天日。

當下她喜不自勝地道：「前輩，只是……怎好煩勞你老人家？」

孫土行連忙道：「慕容姑娘，爲了妳，老朽就算拚上了這一條老命，也在所不辭。」

慕容嫻感動地道：「前輩，那就煩勞你老人家了。」

「嗯，別再說這些了，妳的肚子想必餓了吧？老朽出去吩咐店家送些吃的來，順便替姑娘找套乾淨衣服。」孫土行說着站起來，拍拍身上的衣服。「老朽也要找套衣服換一換了。」

跟着便推門走了出去。

慕容嫻聽孫土行一說，才猛省起自己整天沒有吃過什麼東西，肚子「咕咕」直叫起來，看一眼身上那套沾了泥土的衣服，不禁苦笑起來。

× × ×

「慕容姑娘，妳準備怎樣着手追查那兇手？」孫土行拿眼望着慕容嫻，有意考她一下。

慕容嫻想了想，蹙眉道：「前輩，晚輩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實在不知怎樣着手追查，還是前輩指點一下晚輩吧。」

孫土行凝眸想了一下，道：「慕容姑娘，目前既然沒有可資追查的綫索，便只有從追查近月來可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武林人物在這一帶出現這方面着手追查了，或者可以查到綫索也未可定。」

「前輩經驗豐富，晚輩全靠前輩了。」慕容嫻實在想不出比這更好的辦法。再說，孫土行這個辦法亦不錯。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孫土行摸着頷下的山羊鬍子。「姑娘，老朽這就出去找人打聽一下，請妳在房內等老朽回來，沒有什麼事，不要出去。」

慕容嫻經過昨日的折騰，雖則昨晚睡了一覺，却由於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到比死還可怕的厄難，是以一直心神不定，睡得不好，今天起床時，仍是有點倦倦的，正好乘這機會好好睡一覺，當下道：「前輩不用爲晚輩担心，晚輩不出去就是，倒是前輩要小心些。」

「這個老朽理會得。」孫土行說完便開門出去了。

慕容嫻也眞的上床去睡，只是，怎睡得着？腦袋中不斷浮現出與高珏携手共遊，相偎低語的往事來……

朦朧間，一陣敲門聲將她驚醒了，張眼一看，才知道已是黃昏時分，一抹斜陽從那扇半掩的窗戶射進來，投下一道金黃的光影來。

「慕容姑娘，老朽可以進來麼？」外面響起孫土行的呼叫聲。

慕容嫻趕忙起身下床，撫弄了一下衣裙，匆匆去開門，一面奇怪自己怎會一睡便睡了兩個時辰有多。

才將門打開，孫土行便興冲冲地走了進來，還未坐下，便對正將門關上的慕容嫻道：「慕容姑娘，老朽打聽到一些可能極之有用的消息。」

慕容嫻一聽，心頭一喜，自高珏死後，第一次有了笑意，急不及待地道：「前輩，晚輩洗耳恭聽。」

「慕容姑娘，洗耳恭聽倒不用，只要妳留心聽着就行了。」孫土行呵呵笑着，看到慕容嫻的心情好起來，他的心情也歡

暢起來。「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外號叫『一擊即中』雷迅的殺手？」

慕容嫻偏頭想一下，不敢肯定地道：「晚輩好像聽家父說起過這人的名字。」

「慕容姑娘，這位雷迅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獨行殺手，據說他自出道以來，要殺的人從來沒有落空的，而且每次在殺人前，必經過一番周密詳細的調查佈置，下手時花樣百出，務必令到被殺的人防不勝防，大出意料，而且出手一擊即退，但被殺的人皆避不開他那一擊，故此被稱爲『一擊即中』！」

「前輩，莫非此人有可能是襲殺珏哥的兇手？」慕容嫻本是個冰雪聰明的人，聽孫土行說了那樣多關於雷迅的資料，便想到此人可能與高珏之死有關。

「有可能是此人！」孫土行正容道：「據老朽方才出去打聽到的，近這個月來，最值得可疑的人，就只有這個雷迅在這一帶出現過！」

「前輩，你是懷疑有人出錢聘雷迅殺珏哥？」慕容嫻的反應好快。

「有這可能。」孫土行道：「而從妳對老朽敍說高少俠被襲身亡的情形來看，頗似這位殺手的行事手法，至於他是不是受聘殺高少俠，抑是爲了什麼原因，那就要找到他，才能弄明白了。」

「的確頗像。」慕容嫻重新想了一遍那天高珏被襲殺的情形，不由同意孫土行的話。「只是，要怎樣才能查出雷迅的行蹤？」

「這一點，老朽很幸運，亦是姑娘妳的運氣，雷迅的行蹤，被老朽打聽到。」

孫土行顯得很興奮。

慕容嫻不由雙手互握起來，心急地道：「前輩，快說！」

孫土行吐口氣道：「據說，曾經有人見他在九江城附近出現。」

「那是什麼時候？」慕容嫻恨不得立刻就飛到那裏，找着雷迅問個清楚明白。

「大約是五六天前。」孫土行清楚地說。

「前輩，那咱們立刻趕去。」慕容嫻竟然忘記了這時已近傍晚，天快黑了，而且還未吃晚飯。

「慕容姑娘，別急，既已知道了他第一步的行踪，無論他走到那裏，總會找到他的，現在天快黑了，不便趕路，還是好好地休息一晚，明天早些起程趕路吧！」孫土行說着不自覺地摸了摸肚子，却猛然省覺，不好意思地笑了。

慕容嫻看在眼內，自責地道：「前輩，請原諒晚輩的急切復仇的心情，忘了前輩你奔波了半天，早已又餓又累了，晚輩這就去叫店家弄幾個菜，再來一壺酒，好讓前輩舒坦一下。」

「慕容姑娘——」孫土行叫聲出口，慕容嫻已開門行了出去。

賭場賭人命　殺手輸人頭

孫土行眞不愧是個老江湖，也辦法多多的，兩人趕到九江城時，也不知他到那裏一打聽，便打聽到雷迅已在二日前離開了九江城，往東去了。

於是，他帶着慕容嫻又一路往東急追下去。

到了第三日，在一個叫牛池鎮的鎮集上，終於追上了雷迅。

原來雷迅生平別無所好，就只好賭，他來到牛池鎮，原來就是爲了賭！

牛池鎮不大，也不太繁盛，但却有一座規模頗大的賭場，而這家賭場據說是江湖上一位頗有名頭的人物開的，招待的也多是武林人物，當然，別的人要進去賭，亦是來者不拒的，不過，算起上來，仍是武林人物佔多數。

這家賭場叫金碧賭場。

在金碧賭場之內，什麼也可以賭，只要你身上有什麼，便可以賭什麼，只要兩方同意便成，當然，也絕不能反悔的！

所以，有不少武林人物爲了了斷一件仇怨，也可以在賭桌上解決，譬如結仇的雙方同意以人頭作賭注，那麼，輸的一方便一定要將人頭割下來，一件解不開的仇怨，便可以在賭桌上解決了，不用你砍我殺地大打出手，有時還會牽連不少人，這確是一個了結仇怨的好辦法。

據說，有不少化不開，解不了的仇怨，就是在這金碧賭場內的賭桌上了結的。

因爲這辦法頗受江湖人物歡喜。

而除了賭人頭解仇怨之外，你也可以在賭桌上賭一個諾言，或是一個秘密，總之，在金碧賓場內，幾乎是什麼也可以賭的，當然，你要找到賭的對手！

這大概就是江湖人喜歡來這裏賭的原因吧。

×　×　×

孫土行顯然光顧過金碧賭場，也見識過千奇百怪的賭法，所以他能夠將賭場內的一切詳細地對慕容嫻說清楚。

慕容嫻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說過這樣特別的賭場，聽得津津有味，好奇之心也油然而生，恨不得立刻去就見識一番，當然，她最終目的還是要在賭場內找到雷迅！

而這賭場，正是理想的地方。

因爲據孫土行的設想，可以在賭場內不必動手就能從雷迅的口中打聽出高珏是否他殺的秘密來，那就是賭，用錢或是命來賭這個秘密，只要雷迅同意。

這個辦法眞是既新奇又激刺，難怪那樣多的武林江湖人物到那裏去賭了！

有那一個江湖人不愛刺激的？

連慕容嫻這個初涉江湖的女孩子，此刻心中也充滿了好奇，响往那份刺激！

依着孫土行的主意，慕容嫻易容改扮成一個翩翩美少年，這樣，在賭場那種地方，行動自是方便得多。

改扮易容後的慕容嫻，瞧得孫土行眼也直了，嘖嘖連聲，讚嘆道：「慕容姑娘，老朽若不是知道妳是女扮男裝的，而老朽又是個十八二十的大姑娘，不被妳迷得神魂顚倒才怪！」

慕容嫻被孫土行這一番話說得臉上一紅。「前輩，晚輩這個模樣像不像個男孩子？」

說着學着高珏生前的舉止，瀟洒地走了幾步。

孫土行拍掌笑道：「像，像極了，不然老朽怎會說妳能夠迷倒世上所有的大閨女！」

慕容嫻的臉更紅了。「前輩，咱們什麼時候去？」

她說的是去賭場——金碧賭場。

孫土行抖抖領下的山羊鬍，道：「別心急，探清楚了雷迅什麼時候在賭場才去不遲。」

慕容嫻雖然心急如焚，但一切皆要倚靠孫土行這位老江湖，不聽他的不行。

而事實上，自從孫土行伸手帮她追查之後，不到十日間，便查出了一個值得可疑的人物——「一擊即中」雷迅，老江湖即是老江湖，不像她，只是瞎闖亂撞，不但打探不到什麼綫索，還差點慘遭凌辱，怎不叫她對孫土行言聽計從。

翌日早上，慕容嫻才起床，孫土行已經在門外叫道：「姑……公子，你起床了麼？」

慕容嫻也顧不了梳洗，忙整衣開門，孫土行一脚踏進房內，劈頭就道：「今日咱們可以去了。」

慕容嫻一聽，精神一振，急聲道：「前輩，是不是現在就去？」

「看你心急的樣子，恨不得現在就飛去，是麼？」孫土行打趣地道。「老朽先出去，待妳梳洗後，再與妳說。」

說着，轉身走了出去。

慕容嫻立刻招來小二，着他送洗臉水來。

待她梳洗好，正想出去找孫土行，老人却已在房外道：「慕容公子，老朽在店堂等你。」

說完不等慕嫻容說話，已走了出去。

慕容嫻應了一聲，忙不迭跟着出去。

在店堂內靠近牆角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孫土行什麼也沒有說，只吩咐伙計送一壺酒，幾個菜來。

這樣早就喝酒吃菜，倒是少見得很，那伙計忍不住看了兩人一眼，雙眼立時發直地望着慕容嫻，臉上的表情說不出的驚奇！

慕容嫻被他看得臉上飛紅，忘了自己女扮男裝，還以爲那伙計貪看她的美貌，以至失態，心中不由惱怒起，正想發作，却給孫土行及時阻止了。

「慕容公子，這麼早，你慣不慣喝酒的？」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慕容嫻這才省覺到自己現在的身份是位男子，心中的惱怒這才消去，但仍然瞪了那伙計一眼。

那伙計也省覺到自己的失態了，連連哈腰致意道：「請公子別怪小人失態，小人實在未曾見過像公子這般俊美的人材，小人一時不禁看得呆了。」

說着，又深深地一躬身，這才退了開去。

「慕容姑娘，妳剛才差點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孫土行提醒慕容嫻。「記着，從這一刻起，切記着自己的身份的個男子，否則，到了那種龍蛇混雜的地方，很容易就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從而識破你的身份，那就諸多不便了。」

慕容嫻連忙點頭不迭道：「前輩，晚輩以後不會再有這種情形出現的了。」

「那好，妳現在盡量習慣一下現在的身份，」孫土行頷首道：「這就是老朽不急着去賭場，先與妳在此坐一會，目的就是要妳習慣一下目前的身份的緣故。」

慕容嫻這才明白孫土行的用心，對他更加感激了。

這一頓吃喝，幾乎花了一個時辰，在這期間，慕容嫻總算習慣了現在的身份！也不怕別人對他驚羨的注視了。

快近晌午的時候，孫土行才結賬帶着慕容嫻往外走。

走了約莫一盞茶時分，終於來到金碧賭場前。

慕容嫻一顆心不由砰砰直跳起來，雖然早有心理準備，畢竟，這是前所未經歷過的，總不免有點緊張。

孫土行似乎頗爲了解慕容嫻此刻的心情，伸手拍拍她的肩頭，目光鼓勵地望着她說：「記着，別怕！一切有老朽替妳頂着。」

慕容嫻默然點頭，吸了口氣，心情果然平復下來。

孫土行又看了她一眼，這才大模斯樣地往賭場內走去。

慕容嫻自然亦步亦趨。

×　×　×

金碧賭場名符其實，佈置得金碧輝煌，慕容嫻才走進去，便有目不暇給之感，眼前盡是各色人等，呼盧喝雉聲與歡呼唉嘆聲响成一片，令到慕容嫻的耳鼓嗡嗡作响，好一會才能夠習慣下來。

孫土行却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那般隨便從容，這裏看看，那裏張張，有幾個認得他的賭徒還與他打招呼。

慕容嫻對賭是一竅不通，只好跟在孫土行的後面，好奇地東看西望着，實則，她心中急切地盼望快些見到「一擊即中」雷迅。

但她却作不了主，一切要聽孫土行的，所以她雖很心急，但却無可奈何。

孫土行却似乎忘記了此行的目的，而且似乎賭興大發，居然在骰寶枱上，滿有興趣地賭起來。

慕容嫻只好站在他後面，不懂也裝作懂地看起來。

而自她進入賭場後，便有不少人帶着異樣的目光看他兩眼，有些甚至是猥褻的，她却緊記着自己現在的身份，倒也處之泰然，沒有露出破綻來。

孫土行今日的運氣似乎不錯，在骰寶枱上賭了七手，贏了五手，於是，他喜孜孜地又在天九枱上賭上幾手，這一次賭了三手，連贏了三手，令到他笑得合不攏咀來。

慕容嫻見他開心，自然亦替他開心，雖然自己一竅不通，畢竟開了眼界，要不是孫土行帶她來，只怕她這一輩也不會涉足這種被視爲良家婦女禁地的地方。

不知不覺間，孫土行帶她進入一間房內。

這種房間看來是爲一些特別的客人而設的，因爲房內佈置不但豪華，也很舒適，房間內只有寥寥數人在賭着，而情形與外面亦大有分別。

外面是喧嘈熱鬧，這裏是沉靜中帶有一種無形的壓迫感，令人不自覺地會屏息靜氣。

圍在房間正中的人對於兩人的進來，似乎視而不見，每一個人的目光精神，皆

集中在桌上的四塊骨牌上，可以清晰地聽到各種不同的呼吸聲，可見那些人心情之複雜與緊張。

孫土行亦收起了在外面的那種輕鬆神態，放輕了脚步走近那張鋪了絨布的枱子前。

慕容嫻自然亦跟了過去。

這時，她才明白到這間房內有別於外面的原因了。

原來，在這間房間內賭錢的，都是大豪客，只要看一眼賭枱上每個客人面前放着的注碼，便知道了。

慕容嫻雖然不懂得賭，但却識看，她發現，枱面上那些注碼，最少的也在兩萬兩上，最多的竟達三萬両。

這眞是名符其實的豪賭了。

牌開了，莊家拿了副好牌，統吃。

那幾位大豪客竟然臉不改容，甚至連一聲嘆息聲也沒有發出，又紛紛下注了。

孫土行也下注一千両銀子。

這時，那些賭客與莊家才瞥了兩人一眼，便又將目光集中在那副骨牌上。

莊家洗牌，打骰，派牌。

利時間，包括孫土行在內的六七名賭客，皆將注意力放在莊家推到自己面前的四隻骨牌上。

慕容嫻在孫土行的身後看着，不由也緊張起來。

開牌了，莊家又拿了副好牌，統吃。

這一次孫土行下注三千両！

這時，慕容嫻才開始奇怪孫土行身上怎會帶了那樣多大數目的銀票。

她是奇怪，像孫土行這樣的人，不似個家財千萬的人，那來這樣多的銀子？

這正是她不够經驗世故的緣故。

莊家似乎手氣很旺，這一次是吃五家，賠兩家，仍然有利。

孫土行又輸了。

這一次他居然下注五千両，連眼睫毛也不顫動一下。

連慕容嫻這種不知世道艱難的人，也爲之動容。

這一次，他拿到了手好牌，結果，他贏了。

算起上來，孫土行還是有贏，贏了一千両。

他那雙本巳銳利的眼睛，閃射出興奮之光來。

這一次他居然下注一萬両——連本帶利。

慕容嫻瞧着，幾乎受不住刺激而叫出聲來，幸好她及時警覺，以手掩口，才不至弄出尷尬的場面來。

這時，斜對着孫土行的那位客人，閃了他們一眼。

孫土行的反應也很快，亦抬眼瞥了那人一眼。

那人咀角一牽，露出一抹冷笑。

孫土行眼一翻，露出一種夷然之態。

那人忽然掏出一張銀票來，將賭注加大。

原來，慕容嫻沒有注意到，那客人下的賭注一直是在場各人中注碼最大的，他巳連輸了四口，這一次下的注碼是一萬両，大概他是不滿意孫土行下的賭注與他相同，便又加了一千両。

孫土行竟然不甘示弱，身上就像藏了掏不盡的銀票般，竟然摸出一張二千両的銀票來，加在注碼上！

這時候，枱面的賭注就以兩人最大，莊家在洗牌，其餘的客人則看着兩人這種近乎鬥氣的舉動。

那人見孫土行竟然下注一萬二千両，比自己多了一千両，不禁微露怒意，亦摸出一張二千両的銀票來，加在原先的賭注上。

孫土行笑笑，又再拿出一張銀票來，是三千両的，加在賭注上，合計起來是一萬五千両。

那漢子這一次沒有伸手入懷去拿銀票了，只是氣恨恨地瞪了孫土行一眼。

孫土行却「嗤」地冷笑一聲，露出輕蔑之態。

那人的臉色刹時變了，却沒有發作。

一直莫名其妙地看着的慕容嫻，不明白孫土行爲何要在賭注上壓倒那人，看到那人臉上的怒意，不禁替孫土行担憂，別要衝突起來才好，以免誤了正事。

莊家又發牌了。

又開牌了。

莊家幾乎是統殺，就只賠一家——賠給孫土行。

這即是說，除了孫土行那一家外，莊家是統吃，換言之，與孫土行賭氣鬥注碼的那漢子輸了。

孫土行連本帶利收回三萬両，咧着咀笑着，有意無意地朝那漢子嘲弄他瞥了一眼。

那漢子倏地臉色一變，却用最平靜的語氣道：「孫老兒，雷某要與你賭項上人頭。」

衆人一聽，雖然在金碧賭塲內賭人頭這回事時有發生，但出自這人的口中，俱不由驚詫地望着那漢子。

就連慕容嫻也聽得心頭一跳，吃了一驚，想不到在這裏，果然有人賭命的。

孫土行却一點也不顯得驚奇，平靜地道：「雷迅，老朽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何要與老朽賭命？這不像是一個大殺手的行事作風啊！」

「一擊即中」雷迅，原來這漢子正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雷迅。

慕容嫻一聽到「雷迅」兩個字，心頭大大地震動了一下，胸中氣血亦忍不住狂湧起來，一時間不知是喜是悲還是苦，那種感受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出來！

不過，她却努力抑制着自己，因爲在這時候，千萬不能驚動了雷迅，否則，他若是一走了之，再要找他就難了！

深深地吸了口氣，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而這時，她也明白了孫土行賭與這樣大的原因了。

那目的正是一步步接近雷迅，而不會顯得唐突，至令雷迅心無警覺，要知道，凡是做殺手的，必定冷靜機警，但不少皆是多疑的，這是本身的職業所造成的。

而孫土行先前與他賭氣鬥大注碼，亦是故意的了，目的正是令到雷迅負氣之下，作出剛才的反應。

看來，孫土行對雷迅的性格爲人了解頗深，不然，他也不會用這種「激將法」了。

照說，像雷迅這種一等一的殺手，無理由這樣衝動的，不過，不論是誰，皆有他的缺點的，看來，雷迅的缺點就是，在賭枱上一味要逞英雄，像與孫土行鬥下賭注就是，而且在輸了錢後變得不够冷靜——那就是衝動。而孫土行似乎深知他這個缺點，從而將他挑動了。

只是，孫土行怎會對雷迅的性格及缺點了解得這樣清楚，這却是令人感到不解的。

慕容嫻却沒有想到這方面去，這時她的全副心神，已落在雷迅的身上。

× × ×

雷迅的年紀不大，看樣子只有三十二三歲，生就一張刻劃分明的臉龐，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頗具性格，精明而又沉毅的人。

不過，他那時常閃動變換的目光，又顯出他是個有點衝動的人。

「孫老頭，雷某不是與你討論雷某的爲人及性格，你到底答不答應雷某的賭注？」雷迅的目光迅速地閃射變換着，語氣却是出奇地平靜。

這時候所有人皆望着雷迅與孫老頭，忘記了下注，而莊家也停止了洗牌，表現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一副靜待事態發展的神態。

「老朽爲什麼要與你賭？」孫土行仍然重覆剛才那句話的意思。

「因爲你侮辱了我！」雷迅目光變得有如毒蛇般可怕。

孫土行吸了口氣，道：「人頭老朽不想與你賭，你若是有興趣的話，老朽就以這三萬両銀子，賭你心中的一個秘密，如何？」

在座的人聽了孫土行的這句話，俱不由動容，要知道，以雷迅這種身份的殺手，殺一個人也不會超過二萬両銀子，而孫土行竟然出三萬両賭雷迅心中的一個秘密，那是何等驚人的手筆，要知道三萬両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數目，足夠一個八口之家，不用勞動，吃上一輩子有餘。

就連慕容嫻這種生長在家大業大的武林世家中的嬌嬌女，也爲之動容不巳。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一齊集中在雷迅的臉上。

雷迅的目光一連變換了好幾次，臉上的神色却一點變化也沒有，好一會，他終於開口道：「孫老兒，你好大的手筆，不怕對你說，雷某自出道以來，殺人價錢最高者，不超過二萬両，如今你一出就是三萬両，只是賭我心中的一個秘密，雷某殺人爲的是錢，賭錢雖說是找刺激，實則還是爲了錢，雷某若是不答應你的話，那眞是個天大的傻瓜笨蛋了，不管賭不賭得贏你！」

「好，難得你這樣爽快，老朽也不再說什麼，請到那間房去。」孫土行說着以目示意慕容嫻與他一起走出去。

雷迅跟着亦走了出去。

× × ×

原來，金碧賭塲內是特別爲那些賭注特別的人準備了一間特別的房間的。

當然，那是要收取費用的，凡是進那間房間賭的人，均要先交出一百両銀子的費用，才能夠進去賭。

而賭塲方面則供應各種賭具，以及荷官公證人等，而且，還保證輸的一方絕對履行賭約，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亦是金碧賭塲成功的地方，試想想，若是不能夠保證賭輸的一方履行賭約，到頭來還不是白賭一塲，而至大打出手，那還有什麼意思？

那間房間據說是密封的，正中一張賭桌，賭桌的兩邊分別有一個鐵籠子，賭博的雙方各自坐在鐵籠子內，外面鎖上鐵鎖，公證人及荷官就站在桌子的另兩邊，賭贏的一方立刻被放出來，至於賭輸的一方，則要履行了賭約才能夠放出來，若是賭命，則要將人頭割下來，才會被抬出來，這就是保證賭輸的一方必會履行賭約的有效辦法。

房間內則只准賭博的雙方進去，其餘不輪是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朋友，一律只准在外面等着，爲的是免得任何一方的人爲了某些原因而出事。

所以，慕容嫻只好在那房門緊閉着的房間外面等着。

自於孫土行與雷迅，巳分別進入房間內，大概現在正在賭着。

若說賭的雙方最緊張，這似乎是對的，有什麼還比當事人更緊張的？但有時候却未必，等着知道結果的人可能會比當事人還要緊張心焦，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情形是怎樣的，只能夠想像，等待，同時還要猜測一番，那種心情，眞是無法形容。

慕容嫻才不過在房間外坐了一會，便好像等了一年那般久，一顆心虛虛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她來回走動着，一顆心却全懸在房間內的孫土行身上。

她一直暗暗在心中祈禱着，祇求孫土行得勝。

× × ×

一直盼望着仲孫家的總管上官奇能夠追截上麥九洲的趙元任，却又再一次遇上了麥九洲。

麥九洲這一次竟然就等在距離錢塘城東門約十五里外，那條官道的路中央。

這眞是大出趙元任意料之外！

愕然之下，急忙將馬勒停下來，躍下馬來，注望着麥九洲。

麥九洲這時候的樣子就像一個瘋人無異，幾乎變了樣子，一頭散髮披散下來，一身衣服滿是汚漬，而且多處破損了，那張原本神采奕奕的臉龐，變得蒼白削陷，一雙眼睛散射着一種近乎瘋狂的異光，兇狠地望着趙元任。

趙元任看到他那種樣子，禁不住倒抽了口氣，目光却四下掃視起來。

他是懷疑麥九洲之所以敢單獨出現在這種地方攔截他，可能有什麼詭計，或是找到了同門手足來帮手，他是個小心的人，當然不會大意。

四下裏沒有什麼動靜，暮色漸降中，歸鳥陣陣，天邊那抹雲彩如火似血般紅。

看到那抹雲彩，趙元任沒來由地生出一絲不祥的念頭來。

他不由提高了警覺。

「趙元任，你這卑鄙小人，你趕得這樣急，是否想趕到城中見你的心上人？」

麥九洲那截空蕩蕩的右衣袖在輕風中微蕩

着，臉上的神色就像野獸一樣。

趙元任目光閃閃，冷笑一聲道：「麥九洲，看樣子你是瘋了！」

麥九洲陡地狂笑起來，笑聲似笑似號，聽得趙元任頭皮發炸，汗毛倒豎。

笑聲倏地一止，麥九洲厲聲道：「趙元任，你不會再見到慕容嫻的！你永遠也見不到，除非你能夠殺了我！」

「憑你現在的樣子，也阻止得了我？」趙元任哂笑一聲，不屑地揚了揚眉。

「光說沒有用，你闖得過我這一關再說。」麥九洲說時露出一嘴森森白牙來。

趙元任聽麥九洲這樣說，心中更加狐疑，忖道：「他明知斷臂之後，不是我的敵手，還敢公然攔截，而且一再激我與他動手，他雖然狀似瘋狂，但還不至於瘋到自己找死吧？別是他有什麼陰謀詭計吧？」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冷哼一聲道：「你自信能夠殺得了我麼？」

麥九洲目中殺機暴射，也不理會披在眼前的亂髮，惡聲道：「趙元任，你算是什麼東西？你根本就不是人，只是一條狗，殺一條狗還不容易！」

說着踏前一步，長劍直指趙元任。

趙元任聽了麥九洲這番話，更加肯定對方拿話激他，可能設下了陷阱之類的陰謀，當下不但不怒，反而笑道：「隨便你怎樣說，今日我也不會與你動手的，既然此路不通，那我只好繞路走了，告辭！」

說着扭頭斜掠向在路邊啃着嫩草的坐騎。

「那裏走！」麥九洲忽然一揚手，扔出一顆黑黝黝的圓球。

趙元任一眼瞥到，亡魂皆冒，驚叫聲中，陡地探手一抄，恰好抄住一條斜垂下來的枝椏，身形藉勢一蕩一翻，凌空翻掠上去，足有三丈高下，接足尖在樹梢上一蹬，整個人飛掠出去。

也就在這刹那，霹靂一聲，土飛塵揚中，那匹健馬嘶鳴連聲，被炸得七零八落，血肉橫飛！

兩丈許方圓內的樹木，亦斷折倒下，轟轟發發之聲不絕於耳，更增聲勢！

才飛掠出去的趙元任身形被震得起伏了幾下，斜往下墮，雙耳嗡嗡發响，直似聾了一般！

那一炸的威力，確是驚人！

就連麥九洲在扔出那黑球的同時，身形亦倒飛出去！

及至爆炸過後，他疾翻掠回來的刹那，瞥到趙元任斜墮而下，居然沒有被炸死，不由氣得他怒睜雙目，厲嘯一聲，飛撲過去。

趙元任被那爆炸聲震得心頭血氣翻湧不已，頭腦昏噩，幾乎連心胆也被震破了，那裏還敢留下來，瞥到麥九洲向他飛撲過來，不由大驚失色，生恐他身上還有那種霸道絕倫的火藥彈，若是再扔一個過來，肯定避不了，不被炸成肉碎才怪，慌不迭一連幾個沒頭跟斗，翻掠落地，也顧不了喘口氣，有如喪家狗般落荒飛掠而去。

麥九洲見追不上趙元任，氣恨恨地停下來，及至看到他那種狼狽而逃的樣子，不禁解恨地狂笑起來。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却將他的狂笑聲打斷了，定神一看，對着錢塘城那面的來路上，塵土翻揚，九騎人馬有如奔雷掣電般飛馳而來，領頭的正是仲孫堡的總管上官奇！

麥九洲臉色變了一下，居然不逃，莫非他不知道上官奇等人是來追殺他的？

眨眼間，人馬已馳到距他不到十丈的距離，上官奇呼喝一聲，催馬更急，同時亮出了他的成名兵刄——金鍊鋼鞭！

隨在他後面的八騎，亦拔出長刀來，那種聲勢，確是駭人！

麥九洲眼中閃過一抹狠毒的煞芒，陡地狂笑起來，手一甩，向着那疾馳而來的九騎人馬打出了一顆火藥彈！

上官奇見多識廣，一眼便認出那是傳自西域，近十年來中原幾乎已經弄不到的火藥彈，心頭大駭之下，猛喝一聲：「快散開！」

喝聲出口，他的人亦已自馬鞍上騰身拔了起來。

那八個跟在他後面的漢子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一聲霹靂也似的爆炸聲已震耳欲聾地響了起來！

而麥九洲在扔出那火藥彈後，急不迭轉身急馳向錢塘城那面，一路狂笑而去。

塵土飛揚中，馬嘶聲與人的痛嚎慘叫聲混成一片，有如鬼哭神號，待到塵土消散後，那簡直是慘不忍睹，滿地皆是血肉，那八個漢子中不見了三個，已炸至血肉橫飛，有些則不是缺了半邊腦袋，便是不見了一截身子，只有兩個比較幸運，但也一個斷了手，另一個沒了一條腿，而且渾身破損，昏死過去。

最幸運的是上官奇，因爲他躍起得快，但火藥彈也炸得快，所以他仍脫不出火藥彈的威力範圍，左腿被炸去了一大塊肉，下身的衣褲破損得幾乎不能蔽體，一臉灰黑，那樣子狼狽極了，只怕他這輩子也未這般狼狽過。

望着地上血肉狼藉的恐怖場面，再看一下自己那種狼狽相，上官奇怒恨得渾身簌簌顫抖着，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

說起來，這一次乃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栽這樣大的跟斗。

× × ×

慕容嫻幾乎忍不住想衝開那道緊閉的門，進去看看究竟是誰勝誰負。

她已經足足在外面等了有半個時辰。

兩人就算是賭什麼玩意兒，也應該分出輸贏了。

就在她走近門前，想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一下的時候（這是大多數人在心急的情形下，下意識的一種舉動，雖然未必可以聽到什麼），那道門却忽然打開了。

那刹那，她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一雙眼却閉了起來——她是怕看到走出來的不是孫土行。

「慕容公子，你怎麼哪？」耳邊响起一個熟悉的蒼老語聲，震得她心弦崩地顫動了一下，驚喜無限地急將眼張開來，歡聲叫道：「孫前輩，你赢了。」

「呵呵，你眞傻，老朽若是輸了，也不會第一個走出來見妳，這樣高興了。」出來的正是孫土行。

「他有將你要知道的秘密告訴你麼？」慕容嫻長舒了一口氣，急急問。

「他既然輸了，當然要說！」孫土行

高興萬分地道：「告訴妳，他還將一顆腦袋也輸給了老朽！」

「前輩，你還與他賭腦袋？」慕容嫻駭然瞪大了眼睛。「萬一你輸了怎樣？」

「當然是將項上人頭割下來了。」孫土行一派輕鬆的樣子，聳聳肩：「本來，老朽赢了他那一手後，待他說出那秘密後，便出來見你的了，那知他却重提要與老朽賭命。老朽想……啊，妳還是先看看他的腦袋，咱們回客棧再慢慢說！」

說着閃了開來，慕容嫻立刻看到那個充任公證人的中年漢子，手上捧着一個圓盤，盤上赫然放着一顆人頭！

慕容嫻雖然生長在武林世家，但却從來沒有見過一顆鮮血淋漓的人頭，而且還是那樣可怕——睜眉突眼，聳鼻露齒的，一臉猙獰相！若是她胆小點的，不當堂被嚇暈才怪！

發出一聲驚叫，慕容嫻急忙將臉別開了。

「慕容公子，別怕，這只是一顆腦袋，你快看清楚是不是雷迅的人頭，要不要拿回去祭高公子的亡魂。」孫土行加重語氣說出最後那句話。

慕容嫻一聽，如遭雷殛，神情劇震了一下，一把抓住孫土行的手臂，激聲說道：「前輩，你是說他就是殺死珏哥的兇手了？」

孫土行嚴肅地點點頭：「是他親口承認的！」

慕容嫻心中彷彿被重重擊了一錘般，嬌軀劇幌了一下，繼之瞋目咬牙，目中却有淚光閃現，猛地回過頭來，瞪視着那顆人頭。

那果然是雷迅的人頭！

慕容嫻瞪視着雷迅的人頭，再也不感到害怕了，心中在默禱着：「珏哥，小妹終於爲你報了大仇，雷迅雖然不是小妹親手所殺，但也等於是小妹殺了他，珏哥，你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

「慕容公子，你要不要將這顆人頭帶回去？」孫土行輕拍着慕容嫻的肩頭，以安定他的情緒。

慕容嫻深吸了口氣，問道：「前輩你以爲呢？」

孫土行想了一下，才道：「照說，是應帶雷迅的人頭回去祭奠高公子的英靈的，但帶着一顆人頭趕回去，總是有點那個的，何況天氣又熱，很易會發出異味的，既然已殺了雷迅，總算替高少俠報了仇，妳的心願亦了，所謂人死一了百了，依老朽之見，還是算了吧，讓他全屍而葬吧，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慕容嫻想了想，也感到帶着一顆這樣猙獰的人頭在身邊，硬是有點「核突」不便，說不定在途中感到不舒服，或是睡不着覺，何苦來哉，於是同意道：「前輩說得對，人死一了百了，既然仇已報了，何必再令到雷迅的屍首分開，那就讓他全屍而葬吧。」

「既然這樣，公子也應該回家了，免得令尊對妳終日掛念。」孫土行乘機勸道。「老朽送佛送到西，順便也去拜望一下令尊，送公子回去吧。」

慕容嫻眞的不知怎樣感謝孫土行才是，心中那份感動，眞是無以表達。「前輩，你對晚輩的恩德，晚輩終生難忘，銘感於心，前輩請受晚輩一拜。」說着雙膝一屈，跪了下去，便要叩拜。

孫土行嚇了一跳，閃身疾伸手扶起慕容嫻，急道：「慕容公子，折殺老朽了，老朽當受不起，快請起來。」

慕容嫻却硬拜下去。「前輩若不受晚輩一禮，晚輩便不起來！」

「唉，這……老朽怎……公子，那老朽就受你半禮吧。」孫土行見慕容嫻一副堅决認眞的樣子，只好改了口氣。

慕容嫻答應一聲，待孫土行鬆手，却一下子叩拜下去。

孫土行欲阻止已不行，只好跺脚道：「公子，你……」慕容嫻拜罷起來，含笑道：「前輩，咱們走吧，晚輩還想聽一下你與雷迅賭命的經過。」

「嗯，時候也不早了，該回去了。」

孫土行道：「老朽可以進來嗎？」

孫土行說着對那捧着雷迅人頭的公證人道：「雷迅的人頭咱們不要了，便宜了他，得個全屍而葬。」

說着頭也不回地帶着慕容嫻走出了賭場。

一出賭場，慕容嫻便急不及怎待地問道：「前輩，雷迅他怎樣說？」

孫土行眼珠轉了一下，道：「慕容姑娘，雷迅說，高少俠確是他殺的，據老朽所知，此人雖然是個心狠手辣的殺手，但却是一個說一是一敢作敢當的直漢，而他若是沒殺高少俠，他又怎會將這件厤煩攬上身？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故此老朽相信他的話。」

「前輩有沒有問雷迅，爲何要殺珏哥，是被人聘請殺珏哥還是爲別的什麼原因？」慕容嫻一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孫土行。

「這麼重要的問題，老朽怎會不問！」孫土行翹着鬍子道：「妳知道麼，那一手老朽與他賭的是骰子，只賭一顆骰子，每人擲一次，點數多的贏：雷迅一擲，擲了個四點，老朽那時緊張得手心直冒汗，呼吸幾乎停止，心裏一直在祈禱能夠擲出五點或是六點——」

說到這裏，他似乎緊張得說不下去，吐了口長氣，才繼續道：「老朽握着那顆骰子，足足握了有一盞茶時分，幾乎將那顆骰子握碎了，咬咬牙，猛地擲了出去——五點！老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瞪大眼望清楚，確是五點！千眞萬確，一點沒有錯！眞是皇天保佑！」

慕容嫻却在催促道：「前輩，你還未說……」

孫土行拍拍自己的腦袋，忙道：「這就說了，據雷迅說，這一次是他出道以來，第一次破例免費殺人——因爲他是爲了一段私人仇怨而殺高少俠的，換言之，他不是受聘殺高少俠。」

「他可有說是什麼私人仇怨？」慕容嫻追問。

「據他說，一年前，高少俠在淮揚道上多管閒事，殺了他的師弟成不信，他殺高少俠是爲成不信報仇。」

「成不信？」慕容嫻自語着，「前輩有聽過這個人麼？怎麼我沒有聽珏哥提起過？」

「成不信這個人老朽聽說過，據說是個採花賊，至於他是否雷迅的師弟，老朽就不清楚了，事關江湖上沒有人清楚雷迅師承何人，自然不知道他是那一派的了。」孫土行道：「若不是他主動提出與老朽賭命，而他的運氣又是那樣差，輸了給老朽，只怕要殺他，還不是那樣容易的事，老朽自信就不是他之敵，至於姑娘，或許殺得了他也未定。」

「前輩太過奬了，」慕容嫻忙道：「連前輩也不是他的敵手，晚輩雖然家學淵源，到底經驗不足，何況，他既是成名殺手，自然有他的眞本領，僥倖不得的，晚輩也未必是他之敵！」

接又滿有興趣地問道：「前輩，最後賭的那一次情形怎樣？」

孫土行立時眉飛色舞地道：「說起來眞是刺激，那一手是老朽先擲，那知老朽擲出了個他……竟然是兩點，這一次，老朽不僅是手心冒汗，簡直差點當場暈了過去，整個人有如跌進了冰窟般，以爲這次項上的人頭輸定了，那知道雷迅的運氣竟然是那樣差，擲出來的竟然是一點！老朽一看之下，喜歡得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孫土行吐了口氣，續道：「雷迅這人倒是個漢子，只說了一句：『我眞蠢，今日的手氣這樣差，居然還跟你這個老不死的賭命，活該我倒霉！』說着便拔劍一揮，將自己的腦袋砍了下來！」

慕容嫻聽得動容不已，咋舌道：「晚輩還是第一次聽說自己將腦袋砍下來的，這人眞夠狠！」

「他若不夠狠，就不可能做一個成功的殺手了。」孫土行忽然咦了一聲：「姑娘，別再說了，前面就是客棧了。」

原來兩人不知不覺間，已回到客棧。

慕容嫻忽然露出一種如釋重負的樣子，長吐口氣道：「前輩，晚輩想明天立刻起程回家。」

「嗯，很好，老朽也想早一點見到令尊。」孫土行亦露出一派輕鬆的樣子。

× × ×

趙元任終於進入了錢塘城。

他立刻就趕往慕容家。

此刻，他一顆心全在慕容嫻的身上，只想見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雖然這只是他一厢情願的想法。

從長街轉入長巷，長巷盡頭處，那座氣勢恢宏的大宅子，便是慕容家了。

這時候恰好是正午時份。

大街上人來人往，長巷內却行人疏落，趙元任一雙眼只是望着長巷盡頭處的慕容家，根本就沒有心思注意其他的行人。

他的心已飛到慕容嫻的身上。

所以，他一點也沒有留意到那個自他身邊匆匆走過的漢子。

那個漢子驟眼看來一點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毫不惹眼，就像街上匆忙走着，爲兩餐營營役役的普通人一樣。試問，又有誰會對這樣的人看一眼？

趙元任沒有。

也所以在那漢子於擦過他身邊走過的刹那，毫不着痕跡地一翻腕，疾向他腰眼戳去時，他幾乎是毫無所覺！

直至利刄觸體，他才警覺，大驚之下，本能地橫閃開去，以避刄鋒刺體之厄！

那漢子手中短七刺勢更急！

趙元任的閃勢亦更急！

但他仍然被那漢子的短七刺入腰眼二分！

他不由痛叫一聲，身形再閃。

也就在那刹那，一條身形驀地從對面的牆角處射出來，其勢之疾，有逾激矢，劍在身前，飛射向趙元任！

那條長巷本就不寬，大約只有丈許寬，趙元任本就走在巷中，被那漢子出其不意猝襲之下，被逼得向另一邊閃避過去，這一來，與那面的距離更近，大約不足五尺，而那從牆角射出來的人影去勢如矢，莫說是這數尺距離，就算是數丈，亦是霎間即至！

而那漢子與射出來的人影，似乎早就算計合議好了；那漢子應該不是主力刺殺趙元任的人，目的只是要將趙元任逼向那邊，而且將他的精神完全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以便那從牆角射出來的人輕易將之擊

殺！

而趙元任亦果然如他們算計般，被逼向那邊。

所以，待到趙元任驚覺到側後銳風急襲，魄散魂飛欲避時，那裏還來得及？在這樣的距離之下，就算是天下間輕功第一，身法最靈活的人，也絕對閃避不開那如電擊般的一擊！

但聞「奪」地一响，趙元任的身形才欲避開去，那射出來的人手上的長劍已疾刺入他的左脅內，劍鋒斜穿而出，自他的右胸側透出來！

那人一擊得手，立時棄劍飛退開去。

而那漢子亦猛一翻，倒射開去，接隱入一條橫巷內！

趙元任被那一刺之力撞得斜蹌了幾步，口中慘叫一聲，跟着是一口血箭噴出，瞪大着一雙眼，死死地望着那人！

那人一頭亂髮披散，右衣袖空蕩蕩的垂下來，不是麥九洲還有誰！

「麥……」趙元任居然仍能站着，沒有倒下來，但一個字出口，一口血已嗆出來，令到他下面的話無法說下去。

「趙元任，我說你無法看到你的心上人，信哉斯言？」麥九洲將頭一甩，一頭亂髮飛揚向後，露出那張充滿了惡毒的笑意的臉龐來。「你永遠也無法到得了慕容嫻！」

一頓接又解恨地道：「你知道麼？這就是你令到我斷去一臂的下場！」

說完，狂笑着轉身掠入一條橫巷中。

趙元任又嗆出一大口血來，臉龐扭扯着，身形抖動不已，眼看着就要仆跌在地的了，忽然間他嘶啞地大叫出聲：「慕容小姐，我要見到妳，一定要見到你！」

嘶叫中，跌跌撞撞地撲奔向長巷盡頭處的慕容家。

可是，他才奔出幾步，便蹌跌在地上，一雙手伸得長長的，那雙眼也睜得其大無比，但却凝而不動了。

大概，他是想要看到慕容嫻一眼！

可惜，慕容嫻仍未回家，就算在，他也無法再看到了。

情之爲物，竟一至於斯！

絕無疑問，他對慕容嫻的感情是眞摯的，但他的心術却令人感到心寒，他弄至這種下場，大概就是報應吧。

而絕無疑問，麥九洲亦是一個睚眦必報的量小之人，而且一旦報復起來，手段是這樣驚人，他選擇在慕容家附近擊殺趙元任，無疑乃是聰明之舉，因爲，只要是武林人物，大概不敢不給慕容家一點面子的（不管是願不願意的），別忘記，慕容家乃是江南武林世家，這也是趙元任一點也不提防的原因——有誰有這樣的胆量，敢在慕容家門前殺人？豈不是不將慕容家看在眼內？

偏是他就敢，之所以大出人意料之外，亦所以趙元任難逃此刦！

只不知麥九洲又是否逃得過仲孫堡的追殺！

× × ×

麥九洲一口氣掠出了城外，掠到一棵樹前，將身靠上去，長長吐了口氣。

他終於殺了趙元任，報了斷臂之仇！

他心中的怨恨也消解了。

也所以，此刻他只感到一陣虛軟，彷彿整個人的力與氣皆用竭了一樣。

刺殺趙元任於劍下時的那股激動與歡悅的感覺已過去，此刻，他感受到從來未感受過的恐懼。

那之前，他一直被恨怒的感情支配着，一心只想着怎樣殺了趙元任這個卑鄙小人，完全沒有想及其他；這時，他終於有空想到那之後的後果了。

他不但殺了仲孫龍飛，也殺了趙元任，仲孫堡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他，崑崙派的人亦是，此後，他要面對兩派的追殺，只怕天下之大，已無他容身之地！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同時，亦心虛地四下望了一眼。

而目前唯一可走的路就是：立刻趕回華山，求求師傅，以一派之力，或者可以抗拒得了仲孫堡與崑崙派的追殺！

這是唯一的辦法。

他不禁精神爲之一振，決定立刻趕回華山。

吸口氣，他將身形站直，略爲辨別一下方向，便向東北方那面掠去。

那知他的身形才動，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人來，沉喝一聲：「麥九洲，終於讓老天追到你了！」

麥九洲乍見那人現身將他的去路堵住，吃了一驚，繼之看清楚那人後，不禁目露駭光，倒吸一口涼氣，脫口驚叫出聲：「上官奇，是你！」

此人正是仲孫堡總管上官奇是也！

「麥九洲，看你還逃得了！」上官奇一想到上次被他一顆火藥彈炸得隨來的八名武士六死兩重傷，自己亦險些被炸死，恨怒得雙眼像要噴出火來般，怒喝道：「老夫今日不將你斬爲九大塊，替死去的少堡主及八名手下報仇，老夫便在你面前自絕！」

這是何等決絕的說話，麥九洲聽得神色數變，退了一步，眼珠轉着，突然疾喝道：「歐寧，還不動手！」

喝聲之中，他身形一個橫閃，奪路便逃。

他是個聰明人，知道不是上官奇之敵，便想溜之大吉。

上官奇是老江湖了，甚麼鬼蜮伎倆沒有見識過，識穿了他的詭計，冷哼一聲：「麥九洲，少跟老夫來這一套，快留下命吧！」

身形急幌中，右手那條只有丈長的金鍊子「呼呼」聲中，有如金蛇閃騰，飛纏向麥九洲的頸顡！

麥九洲耳聽金鐵聲有異，立時警覺，掠出丈外的身形立時一個急旋，長劍飛點而去，叮的一聲，恰好將鍊頭點得彈歪開去。

「好！」上官奇疾喝一聲。「再接老夫這一鞭試試！」「呼」一聲，一道鞭影兜頭砸向麥九洲的頂門上！

麥九洲心頭一懍，上身一偏，一劍反手向上撩起，恰好卸開了上官奇那一鞭。

上官奇外號鋼鞭金鍊，能夠當上仲孫堡的總管，又豈是尋常之輩，在那一對兵刄上苦練了足有三四十年，鋼鞭金鍊在他手中使來，如臂使指，可謂得心應手，變

化自如，鋼鞭砸落的刹那，他的金鍊巳倒纏而下，纏向麥九洲的雙腿！

麥九洲吃虧在新斷一臂，在動作上自然不大協調失衡，令到他的身手大打折扣，驟覺金鍊倒纏向他雙腿時，急忙縱了起來。

可是他情急之下，却忘了他右臂巳斷，身子不大平衡，這一縱起，立時傾側了一下，這就影响了他縱起的速度！

「唰」地一聲，金鍊纏上了他的右脚踝！

他的心不由疾往下沉。

而他的身形亦即時向下一沉。

因爲上官奇巳猛力將金鍊回抽！

他的身形立時橫摔向地。

但他却即時一個反身，長劍又掃了出去。「錚」一响，長劍恰好擋在上官奇揮出下來的鋼鞭上。

「好傢伙，老夫看你還能擋得幾下！」上官奇叱喝聲中，右手金鍊疾抖，左手鋼鞭「砰砰砰」一連七八下閃劈而下！

麥九洲的身形被抖得上身一沉，往地上撞去，雙脚却揚了起來，那條左臂亦因身形反側，被壓在地上！

這一來，他完全沒有了還手的能力，眼睜睜看着那條鋼鞭抽擊在自己的身上，忍不住驚駭地大叫起來。

叫聲立時變成了慘呼聲。

上官奇那七八鞭實實在在地抽擊在他的身上，立時肉裂骨碎！

慘叫聲忽然間停止了。

上官奇連忙停手，一看，原來麥九洲巳經被他那七八鞭劈擊之下，活生生被劈死了！

重重地吐了口氣，上官奇解恨地道：「小子，老夫說過你逃不了，如今看你還逃得了！」

右手接一抖一抽，「嘩朗」一聲中，那條金鍊巳自麥九洲的足踝上鬆脫，飛回他的手中。

接將鞭鍊收起，上前取過麥九洲手中的劍，將他的人頭割下來，再割下麥九洲身上一幅衣襟，將人頭包起來，脚一起，將麥九洲的無頭屍踢得飛去了兩丈過外，重重地墮跌回地上。

「嗯，雖然折了六名手下，但殺了他，總算可以回堡交差了。」上官奇長嘯一聲，帶着麥九洲那顆人頭，趕回仲孫堡祭仲孫龍飛的亡魂。

他的身形才掠出十數丈外，不遠處的一棵樹後，閃出一條人影來，望着上官奇飛掠而去的身形，喃喃道：「上官奇，你殺了我大師兄，華山派從此與你仲孫堡沒完沒了！」

直到上官奇的身形消失在遠方，那人才自樹後轉了出來，赫然竟是協助麥九洲殺了趙元任的那「普通人」！

原來這人正是趙元任師叔一名徒弟。

這「普通人」咬牙切齒的，轉身來到麥九洲那具無頭屍體前，默默看了一眼，接蹲下來，挖了個土坑，將麥九洲殘缺的屍體埋葬了，又再站了一會，這才飛掠而去。

×　×　×

慕容嫻與孫土行回到了家中。

慕容冠一見女兒平安回來，高興得差點忘了招呼孫土行，疼愛地只顧問她有沒有受到別人的欺侮，是否找到了殺害高珏的兇手。

還是慕容嫻提醒他，他才忙握着孫土行的雙手，呵呵笑着：「孫兄，眞高興看到你，快請坐下，說起來咱們巳有幾年沒有見面了。」

不等孫土行答話，他巳又轉對女兒道：「嫻兒，自妳出去後，爹無時無刻不在記掛着妳，眞是食不安，寢不寧，快說說妳這次外出的經過給爹聽。」

慕容嫻笑笑道：「爹，你總得給女兒喘口氣啊，看你急成這個樣子，連孫前輩也冷落了。」

孫土行忙道：「慕容姑娘，老朽與令尊不是泛泛之交，令尊的心情老朽很明白，慕容兄，別聽她說，不用理會我。」

慕容冠歉然對孫土行道：「孫兄，今晚我與你好好地痛飲一番，算作補償！」

孫土行目光一亮，嘖嘖有聲道：「慕容姑娘，你就快將此行的經過說給令尊聽吧，別阻了老朽與令尊喝酒。」

慕容嫻笑笑，這才一五一十地將她自離家所發生一切事情，對父親詳細地說了一遍，末了，感激地看着孫土行道：「爹，女兒這一次要不是得到孫前輩的全力帮忙，只怕女兒不但報不了珏哥之仇，也再見不到爹了，女兒能夠報仇，實際上是孫前輩替珏哥報了仇。」

慕容冠聽完後，憐愛地望着女兒，高興地道：「不管怎樣，珏兒的仇總算報了，爹很高興，妳快回後面休息一下，看妳瘦多了，爹看着就心痛，孫兄有爹招呼就成了。」

孫土行也道：「慕容姑娘，妳不用理會老朽了，老朽有酒喝就行了，妳只管回房歇着。」

慕容嫻也確實夠累了，趕了半天的路，雖說是騎馬，但對她來說，仍然是辛苦，何況，她素來愛潔，如今一身塵土，渾身不舒服的，巴不得沐浴更衣，於是道：「孫前輩，那麼晚輩失陪了。」

說着對孫土行行了一禮，便向內堂走去。

看着慕容嫻的身形轉入了內堂那面，慕容冠揮退了下人，笑對孫土行道：「孫兄，這一次眞虧你了。」

孫土行吐口氣，如釋重負般道：「慕容兄，老朽總算不負所托，辦妥了這件事，從此，你不用再担心女兒了。」

「這都是全仗孫兄之力，咱們到書房去喝個痛快！」慕容冠說着，伸手去拉孫土行的手。

孫土行高興得直吞口水，笑呵呵地站了起來，與慕容冠一直往書房走去。

驚悉老父謀　麗人從此渺

這一日，慕容嫻百無聊賴之下，便向前廳那裏走去，才走近廳前，便聽到父親正與孫土行在談論仲孫堡與華山派起衝突的事，心中好奇，急急走入廳中道：「爹，仲孫堡與華山派一向素無過節，怎會衝突起來的？」

慕容冠一見是女兒，忙道：「嫻兒，妳怎麼出來了？快坐下來再說。」

孫土行也朝她笑道：「慕容姑娘大概是靜極思動了。」

慕容冠忙看着女兒。「嫻兒，妳不是又想出外走走吧？」

慕容嫻慵倦地回答道：「爹……近日女兒覺得心裏很悶，總想跑到外面去散散心。」

慕容冠遲疑了一下，才痛愛地道：「嫻兒，既然你覺得悶，便到外面去走一走吧，不要悶出病來，爹就只有妳一個女兒啊！」

慕容嫻一聽父親讓她到外面走走，高興得連忙道：「爹，你眞好。」

慕容冠憐惜地說道：「爹只有妳一個女兒，妳娘又早死，爹不對妳好，又對誰好？」

慕容嫻感動得心頭火熱，直恨不得撲在父親的懷中，但碍於孫土行在塲，只好强抑那股激動的心情，轉望孫土行道：「孫前輩，好好的，仲孫堡與華山派一向相安無事，爲何却衝突起來？」

孫土行嘆口氣說道：「原先老朽也不知道的，是令尊告訴老朽，因爲華山一劍麥九洲殺了仲孫龍飛，而仲孫堡的總管上官奇奉堡主仲孫長勝之命，率領堡中八名好手追殺麥九洲，結果被麥九洲用火藥彈將上官奇炸傷，那八名好手則六死兩傷，後來，麥九洲似是給上官奇殺了，並將他的首級割下來，帶回去祭奠仲孫龍飛的亡魂，這一來，華山派與仲孫家結下了仇怨，要知道麥九洲是華山派現任掌門黃仲舒的心愛弟子，並且有意將掌門位傳給他，而黃仲舒爲人最是護短，而且性頗偏激，聞報愛徒被殺，便親率門下弟子，趕往仲孫堡討還公道，結果，黃仲舒與仲孫龍飛一言不合，便各率弟子展開拚鬥起來。」

說到這裏，孫土行住口不說，望着慕容冠。「慕容姑娘，詳細的情形你還是問妳爹吧。」

慕容嫻沒有開聲，只是拿雙眼望着父親。

慕容冠嘆一聲才道：「爹剛才接到消息，華山派與仲孫堡的人在堡前的空地上激鬥了幾乎一夜半日，結果，是兩敗俱傷之局，黃仲舒被仲孫長勝一掌劈碎了左肩頭，而仲孫長勝亦被黃仲舒在右臂上刺了一劍，華山派弟子死傷過半，仲孫堡亦傷亡慘重，聽說總管上官奇亦被殺，只有長孫子丹沒有損傷，華山與仲孫堡的一戰，聽說巳哄動了江湖。黃仲舒巳領着門下弟子，返回華山，但揚言誓與仲孫堡再拚個你死我活！」

說到這裏，嘆了口氣。「唉，這眞是想不到，華山與仲孫堡竟然弄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慕容嫻聽得神色變動不巳，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只覺得難受得很，她雖然對仲孫龍飛以及麥九洲沒有甚麼好感，但是兩人畢竟追求過自己，如今竟然死了，而且還引起了一派一堡的仇殺，這眞是意想不到。

「爹，麥九洲爲何要殺仲孫龍飛？」慕容嫻忍不住問。

「嫻兒，說起來，多少與妳有點關係。」慕容冠嘆口氣道。

「爹，他兩個的事，又怎會關係到女兒身上？」慕容嫻不是蠢人，一聽便有點明白到是爲甚麼了，但她仍然裝作不明地問。

「嫻兒，妳眞的不明白？」慕容冠看了女兒一眼，接將那天發生在柳堤上的事說了一遍。「其實，說起來，其過應在仲孫龍飛，是他迫麥九洲殺他的，而麥九洲雖然殺了仲孫龍飛，但是也賠上了一條手臂！」

「他們這樣做，不是胡鬧麼？」慕容嫻氣道：「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女兒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們，此生除了珏哥，女兒是不會再喜歡任何人的了！」

說着黯然神傷。

慕容冠一見，急道：「嫻兒，這又何苦呢……」

孫土行亦道：「慕容姑娘，不是老朽托大，人總是要往前看的，過去的就讓他過去了，別忘記妳爹將一切希望都放在妳的身上，難道妳忍心教妳爹失望？」

慕容嫻聽得心頭一震，吸了口氣，改變話題。「爹，還有一位崑崙派的趙元任呢？」

「說起來，眞是雖以令人相信！」慕容冠嘆息一聲道：「不知爲了甚麼原因，麥九洲居然就在數日前，咱們在家對着的那條長巷內，襲殺了趙元任，之後他才被上官奇所殺的，爹聽到這個消息時，眞不敢相信，匆匆趕去一看，趙元任巳伏屍在地上，麥九洲則不知所踪，爹只好派人將趙元任的屍體用棺木盛殮起來，暫厝在城外那座海王廟內，並修書一封，派人趕到崑崙，將趙元任的死訊通知他的師父海孤舟。」

「難道這又是爲了女兒？」慕容嫻忍不住亦嘆息一聲。

「應該是了，若是爲了別的原因，爲父就想不出來了。」慕容冠亦喟嘆一聲：「這眞是想不到。」

「只怕崑崙海孤舟不甘徒弟被殺，又找上華山。那麼，兩派難免又火併了。」孫土行憂慮地說。

「我看是免不了的。」慕容冠皺眉道：「海孤舟這個人生性孤僻冷傲，而且極之好勝，趙元任不但是他的大弟子，又是他的姨甥，你說，他在接到趙元任的死訊後，不找黃仲舒討還個公道才怪，以兩個人的性格，肯定談不攏，那就只有動手一途了。」

「唉，事情若是發展下去，只怕會蔓延爲一塲武林浩刼！」孫土行動容道。

「這未嘗沒有可能。」慕容冠感嘆道：「但願事情不致於變得那樣壞。」

「爹，難道沒有辦法化解他們之間的仇怨麼？」慕容嫻忍不住問。

「不是沒有，而是不知怎樣才能化解得了，也很難找到這樣的人選。連爹也沒有資格調解，這件事看來只有靜待變化如何，才能決定如何辦了，但願他們二派一堡的人能夠互相諒解，那事情就不至惡化下去，弄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也只有如此了。」孫土行亦想不出什麼辦法，只好這樣說。

慕容嫻見父親與孫土行心情沉重的樣子，心頭亦是沉沉的，也不想再坐下去，便站起來道：「爹，孫前輩，女兒先回房

子，你們慢慢談吧。」

說着往後面走去。

兩人却似乎沒有談話的興緻，慕容冠道：「老孫，咱們還是到書房喝酒吧。」

孫土行一聽大喜。「慕容兄，老孫早就想喝了，快去！」說着急不迭往外走。

慕容冠搖頭一笑，亦跟着走去。

× × ×

慕容嫻一個人走在路上，看着沿途那種生機勃勃的景象，沉悶了多個月的心情，不由開朗起來，臉上浮着盎然的生氣，深長地吸了口氣。

她感到這一次出來走動一下眞有益，不過，她却不敢走得太遠，因爲她的父親曾叮囑過她，要她不要走出錢塘城五十里範圍之外，目的就是便於保護她，他們慕容家雖然不及上二代那麼得意江湖，但在江湖上的潛勢力仍不少，在錢塘五十里範圍之內，慕容家的勢力仍然足以震懾控制得了，相信沒有什麼人敢對慕容嫻怎樣，除非他生了豹子胆，或是吃了老虎心，敢惹慕容家的人，那简直就是不想活了！

而慕容嫻也答應過父親，不會走出太遠，自從遭遇過巴山五怪那事後，她已深具戒心。

心情輕快之下，在她的眼中看來，不論是人與物，皆變得可愛起來。

而那些途人亦莫不向她投以驚艷的目光。她也不以爲意，自顧自走着。

不經不覺間，她來到距錢塘約三十里許外的一座鎮集上。

這座鎮集不大，但却頗爲熱鬧，街上人來人往的，慕容嫻在鎮口站了一會，便決定在鎮上打尖吃飯。

因她感到肚餓了。

走入鎮上那條唯一的大街，一眼便望到街中有家叫興隆樓的酒樓，於是便向前走去。

登上興隆樓的二樓，跑堂的伙計見來了一位美若天仙般的姑娘，先是雙眼一直，繼之急不迭上前招呼：「姑娘請隨小的來。」

這時樓上的食客亦紛紛將目光射在慕容嫻的身上，竊竊議論起來，看到這種情形，她不禁有點後悔走上這家酒樓，也有點氣惱那些人的放肆。

「噢，原來是慕容家的慕容姑娘，怪不得這般美了。」有人認出慕容嫻的身份來。

這句話刹時間傳開了，所有人的目光急不迭縮回去，生像慕容嫻忽然間變成了兇神惡煞般，議論聲亦一下子中斷了。

慕容家的聲勢確實仍具震懾力。

慕容嫻的氣也消了些。

那小二也聽到了傳開的那句話，知道了慕容嫻的身份，嚇得他全身一冷，將慕容嫻帶到一副臨窗的座頭上，阿諛地哈着腰道：「姑娘要吃些什麼？請只管吩咐下來。」

慕容嫻目光掃了一下街上的行人，不經意地道：「隨便吧，不過要貴店拿手的，再來一壺女兒紅。」

伙計答應一聲，又哈了個腰，简直當慕容嫻是女神般不敢再看她一眼，急急退了開去。

這時耳根清靜了，她也就悠靜地微微探身出窗外，看着窗下街上來去匆匆的行人，感到自己是太清閒，也太優悠了。

不到一盞茶時分，伙計便捧着幾樣香氣撲鼻的小菜上來，還有一壺酒——女兒紅。

慕容嫻便一個人自斟自飲，慢慢地吃喝起來。

吃着喝着，她只感到這是有生以來最無拘無束，寫意自在的一次了，不過她却沒有因之而喝得太多。

她緊記着父親之言：在外不可喝酒太多，以免因之發生事故。

何況，她是個女孩子，那就更加要小心了，免得喝醉了被人所乘。

喝完第三杯酒，她便不再喝，一手放下酒杯，同時滿有興趣地朝窗下面的街上瀏覽着。

驀地，她的神色變動了一下，一雙眼瞪得大大的，望着下面街上的街人中的一個。

那個雜在行人中的漢子穿一身灰褐色的衣衫，毫不起眼，但他的樣貌却吸引了慕容嫻。

因爲那人似足了一個人！

那人自鎮尾那面走來，脚步匆匆，走得很快，轉眼間便來到興隆酒樓下面，仰起頭望了一眼那塊招牌，脚步一停，似乎想進來，但猶疑了一下，便放步向鎮口那面走去。

慕容嫻在那人仰臉的刹那，極爲清楚地看到那人的臉相，心中暗叫一聲：「絕無疑問，這人是雷迅！」這句話她差點衝口說了出來，臉上的神色變得駭異欲絕！

難道世上眞的有那樣相似的人？

「不，不可能！」她馬上在心裏加以否定。「他是雷迅！」

她是從這個雷迅的眼神上，確認他就是那個業已將腦袋割下來的雷迅的！

因爲，一個人就算像極了另一個人，也不可能在眼神上相似的。

而她那天在金碧賭場之內，極之注意雷迅的眼神變化，所以對雷迅的眼神極之熟悉。

而這個雷迅的眼神與那一個雷迅的眼神一樣多變化，十足十一樣，所以她才敢確定。

「難道死了的人可以復活的麼？」慕容嫻驚疑地自忖着。「一個人的腦袋既然割了下來，就算再被縫合在脖子上，也絕對活不過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就在她思忖間，那個雷迅已快走到鎮口。

「不，我一定要查清楚這個人的身份！」慕容嫻忽然衝動地生出這個念頭，霍然站了起來，摸出一塊碎銀，也不管夠不夠找數，便放在桌子上，立刻便向樓下走去。

待到她走出酒樓，那個雷迅已走出了鎮口，一轉，走上右邊那條路。

慕容嫻這時什麼也不顧了，一顆心只在那個雷迅的身上，脚步急促地向鎮口走去。

前面走着的那個雷迅似乎沒有留意到，後面有人暗中跟着他，又或是他急着要趕到什麼地方去。只顧朝前路急走，看他那種焦急的樣子，要不是這是白天，路上

行人又多，他眞會展開身形向前飛掠。

也幸好路上人多，慕容嫻才敢放胆追下去，而且又可以藉着行人來遮掩自己的身形。

不過，那些途人在她走過時，莫不對她投射過來驚艷放肆的目光，令到她很不舒服，後來靈機一觸，讓她想到一個辨法，便是將自己頭上的髮髻弄散，讓幾綹亂髮披覆在她的臉上，這一來，果然沒有那樣多討厭的目光往她身上射來。

也不知走了多久，她只知道走出鎮口時剛晌午過後不久，而這時已是日影西斜時分，少說點，也應該走了有兩個時辰的路了。

前面的雷迅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依然向前走着。

慕容嫻却感到雙脚發痠（她雖然身手不俗，輕功也很好，無奈這時候不能施展輕功，要一步步地走，那自然吃力了），感到累了。

這也難怪她，她自小嬌生慣養，何曾一步步走過這樣長的路？

西斜的日影漸長，快到黃昏時分了。

前面出現了一個鎮集，望到那鎮集，慕容嫻終於喘了口氣。

她看到走在前面約十丈遠的雷迅一直向鎮上走去，心想：大概他會進鎮裏歇歇吧。

前面的雷迅果然走入鎮內。

慕容嫻快走幾步，亦走入鎮中。

謝天謝地，雷迅果然走進了鎮頭那家叫悅來的酒家。

慕容嫻看着長長吐了口氣，拖着痠軟的脚步，走進了悅來酒家斜對面的那家粲記麵舖。

走了這長的路，又沒有多少東西到肚，她早已感到餓了，便要了一碗麵，吃了起來。

不過，她的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斜對面的那家酒家。

同時，她在心裏不斷祈禱，希望那個雷迅不要再趕路了，就在這鎮上歇下來，否則，她實在吃不消了。

令她好失望，那個雷迅在她吃完麵不久，便走出來了，沒有向鎮內走去，却走出鎮口，轉入左邊的一條泥土路，向前急走下去。

慕容嫻在心裏嘆了口氣，揉揉雙腿，會過帳，急急追了下去。

抬眼望一下天際，落日映紅了天邊，原來已是黃昏了。

慕容嫻却毫不理會，這時她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將這個雷迅的身份弄清楚。

初時，路上還有幾個疏落的行人，後來前面走着的雷迅轉入了一條小路中，便不再見有其它的行人了。

越走下去，越見荒凉，慕容嫻的心也加快了跳動。

一種沒來由的恐懼感，油然而生，而他的脚步也放慢了。

似乎，前面的「雷迅」也慢了下來，忽然間竟停了下來。

慕容嫻的一顆心不由揪緊，亦停了下來，但接着，一股勇氣油然而生，胆氣大壯，一手握着劍把，疾行上去，大聲叱喝道：「唏，你爲何忽然站着不走，阻住去路？」

那位「雷迅」應聲霍然轉過身來，目光迅速地變換了一下，盯着慕容嫻，不懷好意地道：「妳爲何老是跟着我？不是看上了我吧？』

慕容嫻一眼看到對方的眼神，立時肯定地叫道：「你是雷迅，那位外號一擊即中的殺手雷迅！」

雷迅竟然一絲驚異之色也沒有流露出來，笑一聲，道：「我當然是雷迅！天下間又有那一個敢冒充我？」

慕容嫻吸口氣，心中那股激動之情，眞是莫可言喻，衝口而出道：「你不是死了的麼？」

「姑娘，我若是死了，又怎會活生生地站在妳的面前？」雷迅邪邪地望着慕容嫻，忽然露齒一笑。「嗯，慕容小姐，我終於想起來了，妳原來就是隨孫老兒到金碧賭塲的小子，那時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感到奇怪，一個男子，怎會長得那般秀美，原來是妳，這就怪不得了。」

這時，慕容嫻終於有些明白了，雖然她沒有什麼江湖經驗，但她不是個笨人，一個明明死了的人却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眼前，那其中必定有古怪。

「你明明將腦袋割下來了，怎會又活着的？」她仍然駭然問出這句話。

「嗯，妳很想知道麼？」雷迅眼色變換了一下，走前兩步，笑望着慕容嫻，忽然，他口中咦了一聲，「姑娘，我還以爲妳是一個人的，原來妳帶了人來！」

說話時神色變動了一下，直望着慕容嫻的身後。

慕容嫻瞧到他那認眞的樣子，信以爲眞，忍不住扭頭向後面瞥望一下。

這一來，她就上了雷迅的大當，也犯了一個錯誤，這都是她的江湖經驗不夠的原因。

就在她扭頭的刹那，雷迅猝然閃身疾欺而上，出指點向她身前三大要穴！

待到她驚覺上當時，雷迅的指尖已點觸在她的衣衫上，她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身形同時急閃，那裏還來得及？全身一震，三大穴被點，立時動彈不得。

她是又驚又怒又怕，怒叱道：「卑鄙，你想怎樣？」

雷迅曖昧一笑，一手抄向她的腰肢。「妳不是想知道我爲何會死而復生的這個秘密麼？待我與你親熱過後，自然就會告訴妳！」

慕容嫻聽得心胆俱顫，差一點沒有暈了過去，尖叫道：「雷迅，你敢？我爹不會放過你的！」

「哼，妳爹才不敢對我……嘻，活該妳倒霉，本是死了的人妳也遇上，等一會我就讓妳嚐一下我這個本是死人的滋味吧！」雷迅語聲中斷了一下，接將慕容嫻一把抄抱起來，轉身向前急掠。

慕容嫻驚急怒怕得只想死，但她動彈不得，根本連尋死也不能，想到等一會將會被雷迅強暴時，她的一顆心就碎了，也在滴着血。

而漸漸的，她也有點明白了，雷迅的死，根本就是個騙局，而上演這個騙局的人，正是孫土行！

「不，不會是孫前輩，他爲什麼要騙

我？」慕容嫻在心中哭叫。

驀地，腦際靈光一閃，似乎想到了一點什麼，但又把握不到，急得她什麼也似的，忘記了她正被雷迅挾着飛掠。

× × ×

天已黑下來了。

一路飛掠的雷迅亦停了下來。

慕容嫻這才發現，雷迅挾着她已來到一處山崗腳下，一座被一片雜樹林遮掩着的屋子前！

這座屋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天已黑了，却一點燈火也沒有，屋內似乎沒有人。

雷迅走上前去，原來兩扇大門是被一把大銅鎖鎖着的，雷迅却有鑰匙，將銅鎖打開，推門走了進去，反身將門關上，閂好。

慕容嫻一直大睜着雙眼望着，一顆心直往下沉，這顯然是雷迅的一處秘密居所，附近荒野寂寂，那裏有人家？換言之，別指望有人來救她了，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她是無法逃得過雷迅的魔掌了。

雷迅對屋內的一切很熟悉，進入堂屋後，先將慕容嫻放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摸出火摺子來，幌亮了，再將桌上一盞燈點亮，然後熄了火摺子收起來，接在堂屋內轉了一下，也不知從那裏摸出一瓶酒來，拔開瓶塞，一口氣「骨嘟嘟」喝了大半瓶，放下酒瓶，抹一下咀巴，走到慕容嫻面前，淫淫地笑道：「能夠與慕容姑娘這樣的大美人消魂快活一番，眞是不知幾生修到，做鬼也風流！」

說着俯下來，在慕嫻容的臉上香了一下。

慕容嫻驚怕得有如被毒蛇噬了一口般，尖叫道：「放開我，快放開我，你……我爹不會放過你的！」

「哈哈哈！」雷迅得意地大笑起來，「叫吧，我的大美人，等會妳還會叫得更厲害，至於妳爹，他才不敢對我怎樣！」

說着一把抱起了慕容嫻，「嘖」地一聲，再親了她一下，狂笑着走向裏間的房子。

慕容嫻心胆俱碎，拚命嘶叫着，忽然一口咬落雷迅的手臂上。

「喲！」雷迅痛得叫出聲來，手臂一鬆，差點將慕容嫻跌在地上，吸口氣，哼道：「咬吧，等一會老子管教妳情不自禁咬個夠！」

接忍痛將慕容嫻放在床上，揑開她的咀巴，才能張開被咬着的地方，手一落一扯，「嘶」一聲裂帛聲，慕容嫻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胸前的衣襟被撕開來，露出雪白的肌膚及貼身的肚兜來。

雷迅目光一落，發出一聲有如野獸般的悶嗥來，雙眼像要噴出火來般，急急動手解脫身上的衣服。

慕容嫻逃又逃不了，死又不能，眼見快將遭受到雷迅的凌辱，一顆心片片碎，滿眼皆是淚水。

雷迅已將外面的衣服脫下來，只剩一件中衣，若果除下來，便醜態畢露。

慕容嫻已將雙眼閉上。

雷迅正快將中衣褪下。

房內雖然沒有點燈，但從那個關着的窗門，仍有些微的光泛進來，依稀可以看到光着身的雷迅那種無可掩飾的醜態！

在他來說，可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

可是，也就在這瞬間，那扇緊閉着的窗門却在「劈啦」一聲中，碎裂開來，一團黑影於木屑四濺中，疾射向雷迅的身上！

這一下變化，眞是來得突然，驚得雷迅忙一手揪着那本已鬆脫的中衣，他抬頭瞥到一團黑忽忽的物件向他飛擊過來，疾忙將身矮下，同時斜望向那堆衣服！

他的劍就在那堆衣服之下！

「轟」的一聲，那團東西擊在牆上，爆碎開來，亦有火星爆出！

那原來是一塊大石。

眼看着雷迅竄到那堆衣服前，伸手便抓向那柄長劍，猝然間一道駭電也似的白芒自那洞開的窗口射了入來，疾射向雷迅那條伸出來的手臂！

雷迅的手指已觸及劍把，一抓便抓到，他却怪叫了一聲，縮手不迭，左手一鬆了中衣，一掌拍向那曳劍飛射入來的人身上！

——他若是不縮手，固然可以抓住劍把，但亦勢必被那道電射而至的劍光將他那條手臂截斷下來，他當然不會這樣笨，只好縮手。

那射進來的人影顯然料不到雷迅在這種情形下，身手及反應仍是那麼快，倉促間只好亦疾出左掌，擊向他的左掌！

「啪」一响，那人影被震得橫翻出去，雷迅也被震得向後蹌退一步！

他却忘記了他的左手一鬆，中衣却鬆落到腳跟上，這一退，便被絆得向後傾倒下去。

那橫翻開去的人影身法極快，長劍向下一點，身形一個側翻，翻了回去，一掌疾擊向雷迅的心胸要害！

雷迅正想穩着身形的刹那，瞥到那人側翻而回，一掌當胸劈來，大吃一驚，倒下的身形更加速倒下去，以避那一掌。

那知那人的反應亦很快，手中劍倏然斜撇而下！

劍光一閃，血光暴現，雷迅發出一聲慘叫，一條左臂斷落地上！

那還是他反應夠快，那人的長劍本是削斬向他的腰腹的，被他倏地折腰收腹向下一沉，避過了腰斬之厄，却避不過因之稍微揚起的左臂，被齊肘斬斷！

慕容嫻早就在窗門被擊碎聲中，驚動而睜開眼來，一顆心驚喜得「嘣嘣」直跳，無論那人是什麼人，來意又是什麼，總之，她目前是可以免受雷迅的強暴了。

不過，當她看到雷迅的赤身露體的醜態時，羞得她連忙閉上眼睛不敢再看。

及至雷迅慘叫出聲，她才忍不住又睜開眼來，看一下情形怎樣。

× × ×

雷迅斷臂倒下，仍作掙扎，雙腿驀然間疾撐而起，踹向那人的下陰！

這一着，眞是毒辣至極！

那人的身形這時正好飄墜而下，驚覺之下，身形不閃不避，左手却出指疾點向雷迅的足心穴！

雷迅悶叫出聲，撐踢起的雙腿立時像被炙燒般疾縮回去！

那人一招得手，劍急劃向雷迅的頸脖上！

慕容嫻一見，脫口叫道：「大俠請暫不要殺他，我有話問他！」

那人驟聞慕容嫻的叫聲，劍勢倏然一窒，接急點而下，點了雷迅的左右肩井穴，身形同時落地。

雷迅欲避不及（若不是足心穴被點中及雙腿被中衣所絆，憑他的身手，仍是可以閃避開去的。），左右肩井穴被點，哪裏還有反抗的餘地，被那人一腳踏在左胸脅上，痛得他又大叫了一聲，一張臉扭曲着。

「姑娘，妳怎麼了？」那人這才望向床上的慕容嫻。

這一望，令到那人沒來由地一顆心劇跳起來，氣促臉臊，急忙目光移開。

慕容嫻亦是羞得臉上火紅，無奈動彈不得，不能將露出的一小截肩胸掩遮起來，但這時也顧不了那樣多，急叫道：「大俠，我身上被點了三處穴道，動彈不得，請你爲我將之解開。」

那人遲疑了一下，道：「好，請妳將被點封的穴道說出來。」

說着，他却一連點了雷迅身上的五處大穴，這才走到那堆衣服前，拿起兩件衣服，將一件衣服蓋在雷迅的身上，才走到床前，將另一件蓋在慕容嫻裸露的地方，然後運掌如前，一一將慕容嫻身上被封的穴道解開。

慕容嫻吐了一口氣，一手掩着那件衣服，坐了起來，目光望着那人的臉龐，道：「大俠，多謝援手相救！」

那人在黑暗中一笑，道：「姑娘不用多謝，某家追尋了雷迅足有三個月，今日終於讓我找到他，說起來，還眞是姑娘妳的尖叫聲，令某家找到來，所以，要多謝的應該是某家！」

慕容嫻聽出那人話語眞誠，一顆心放下不少。

她雖然在黑暗中，仍可約略看到那人身材偉岸，一臉短髭，粗眉朗目，相貌頗爲威凜，不類奸人。

「請問大俠怎樣稱呼？」

那人爽快地道：「某家楊晉！」

慕容嫻目光利時一亮，喜道：「原來是人稱鐵漢的楊晉楊大俠！」

原來這楊晉乃是關名中頭响亮的一號人物，爲人寧折不彎，嫉惡如仇，故關中武林道送了「鐵漢」這個外號給他，而他亦當之無愧。

「請問姑娘高姓芳名？」

「小妹慕容嫻。」

「哦，原來是慕容前輩的千金，某家倒是眼拙了。」楊晉說着朝慕容嫻抱拳一揖。

慕容嫻跳下床還了一禮，問道：「楊大俠爲何要殺雷迅？」

楊晉登時瞪目切齒道：「某家的兄弟在去年冬天給他殺了，那時某家遠赴東海，及至聽聞到惡耗，找他報仇，却遍尋不獲，一直追尋了他有三個多月，終於打聽到他曾經在錢塘一帶出現過，五日前某家來到錢塘，幾經追查打探，發現了他的踪跡了……一直追尋到這附近，却失去了他的踪跡，幸得姑娘的尖叫聲將某家引來，料不到原來就是他，這大概是他惡貫滿盈吧。」

一頓接道：「姑娘又怎會落在他的手上的？」

慕容嫻想到剛才的情形，臉上一紅：「小妹亦是追踪他，不意却爲他發現，便使詐制住了小妹……」

「唏，某家差點忘了，妳剛才不是說有話問他的麼？」楊晉忽然道。

慕容嫻也就省起，點頭道：「小妹確有很要緊的話要問他。」

說着走到雷迅身前，冷然道：「雷迅，聽說你是個爽快的人……」

雷迅慘笑道：「我現在只想爽快地一死。」

「只要你爽快地答慕容嫻姑娘的話，某家可以賞你一個痛快，否則，相信你也知道武林中有不少手法是會令到一個人死得很痛苦，大有生不如死的感覺的。」

雷迅搐動着臉頰，慘笑道：「要問就快問吧，我現在這樣，就算你們肯放過我，只怕我也逃不過另外些要殺我爲親友報仇的人追殺，我只求你們問完後，給我一個痛快！」

「慕容姑娘，他果然是個爽快的人，妳問吧。」楊晉示意慕容嫻。

× × ×

「雷迅，那日在賭場內，我明明看到你的人頭，你怎會活着的？難道死的不是你？」慕容嫻雖然對這個問題已想明白了，但仍然問。

雷迅不禁大笑起來。「姑娘，將腦袋割下來的人當然不是我，你幾時見過腦袋割下來的人仍能活的？那人是被經過精妙的易容，所以似足了我，加上你在看到那顆人頭時必是感到很可怕，這就令到妳不敢看得太仔細，那就將妳騙過了，事實上，那也只能騙騙妳這種毫無江湖經驗的雛兒。不怕告訴妳，那自始至終，根本就是一個騙局，我也根本沒有與孫老兒在那間房間內秘密賭腦袋！」

慕容嫻聽得氣怒不已。「那麼，孫前……他亦是存心騙我的了？」

「若沒有他穿針引綫，妳又如何找到我？」雷迅嘲笑着。

「那你有沒有殺了珏……高珏？」慕容嫻由於知道自己受騙，心中既難過又憤怒。

「高珏倒眞的是我殺的，只要江湖見識廣的人，知道了高珏當時被殺的情形後，便會猜到是我幹的，因爲那是我獨特的行事手法。」

「你眞的是爲了替你的師弟報仇，才殺高珏的？」慕容嫻這時已平靜下來。

「那是爲了騙妳相信的假話！」雷迅哂笑道：「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師弟，像咱們這種只會爲錢才去殺人的殺手，又怎會免費去殺一個人？更別說報什麼仇了，在咱們殺手的心目中，是沒有什麼仇恨可說的，現在你明白了吧。」

「那是說，是有人出錢請你殺高珏的了？」

「哈哈，這一次妳問得最聰明了！」

「是誰？他是誰？」慕容嫻忽然激動地尖叫起來。

楊晉忙用手按在她的肩頭上，她才沒有那樣激動。

這一次雷迅却沒有答得那樣爽快了，臉容古怪地變換着。

「說，你快說！」慕容嫻見他不答，又激動起來。

「慕容姑娘，別這樣，或許他有碍難之處，不過，相信他必會說出來的。」楊晉諒解地望着雷迅。

雷迅的臉容又變換了幾次，嘆口氣道：「本來，幹我們這一行的，有一個堅守的信條，那就是不能將僱請他的人說出來，這是咱們做殺手的必須信守的規條……不過，這一次，我破例告訴妳，橫豎我已是要死，一個死人還管他媽的那樣多！」

慕容嫻聽了忽然感激地對雷迅道：「雷迅，不管你是一個怎樣可惡的人，你肯告訴我那個人是誰，我還是很感激你！」

「妳不用感激我，只要不恨我，我便心滿意足了。」雷迅古怪地笑笑，一字字清楚地道：「請我殺高珏的人，就是妳的父親——慕容冠！」

「慕容冠」三個字如三下焦雷在慕容嫻的頭頂上炸响般，震得她身形搖幌幾下，忽然像瘋了般嘶聲道：「不！你說謊，不是我爹請你的，不是我爹！我不信！」

楊晉却神色凝重地道：「慕容姑娘，冷靜點。」接轉對雷迅道：「雷迅……」

雷迅肅聲道：「楊晉，我雷迅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但却從不說假話，你要是不相信，我無話可說！」

楊晉注視了雷迅好一會，點頭道：「雷迅，我相信你。」

「隨便。」雷迅一副什麼也不放在心上似的樣子。

說實在的，他又活得了多久？放在心上又能怎樣？

「慕容姑娘，某家相信雷迅說的是眞的！」楊晉肯定地對慕容嫻說。

慕容嫻這時似乎平靜下來，只是樣子有點痴呆，喃喃道：「我不信，爹一直贊成同我與珏哥的婚事，他無理由要殺珏哥的。」

「慕容姑娘！」楊晉語聲沉重地道：「江湖上的事，妳見識得太少了，在江湖上，什麼樣的離奇古怪事情不可能發生？令尊請雷迅殺高珏，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妳何不回去問問令尊？」

慕容嫻被楊晉這番話說得從渾噩中驚省過來，神色一變，嘟喃道：「是有可能，否則，他不會常與孫老……關在書房內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孫……與雷迅合謀騙我的事，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慕容姑娘，在江湖上，有時候有些人是不用什麼理由便殺人的，不過，某家相信令尊之所以要殺高珏是有他特別的理由的。」楊晉拍拍慕容嫻的肩頭。「他只有你一個女兒，他不會無端傷害妳的。」

慕容嫻點點頭，忽然道：「楊大俠，你怎不問一下雷迅，他殺令弟是否亦是有人出錢僱他的？」

楊晉轉望雷迅。「雷迅，你可以告訴某家麼？」

雷迅毫不在乎地一笑。「楊兄，你若肯答應在我說出僱我殺令弟的人後，給我一個痛快，我立刻告訴你。」

楊晉沉吟着，似乎很難決定。

也難怪他會那樣的，像他這種鐵錚錚的漢子，在知道了雷迅只是受僱殺他的兄弟，罪魁禍首應該是那個幕後的人物後，他是說什麼也下不了手殺雷迅的，何況，雷迅還是在毫無還手的情形下，更加不肯殺他了，這是原則，像他這種人，是很重視原則的。

這正是有所爲，有所不爲。

注視了雷迅好一會，他終於咬牙道：「好，某家答應你。」

他之所以答應雷迅，是從他的臉色的眼神中，看出他求死的決心，以及那種懇求的誠意，他實在不忍心拒絕。

有時候，答應殺死一個人，未必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反而是對那個被殺的人做了一件好事。

「梁靈師！」雷迅只說出了三個字。

「是他！」楊晉脫口一聲，接切齒道：「二年前，吾弟於潼關外破壞了他的一次刦鏢行動，想不到他竟一直懷恨於心，不殺此人，某家誓不罷休！」

「楊兄，現在是你履行諾言的時候了！」雷迅却開聲提醒他。

楊晉吸口氣，臉上神色變幻不定，雷迅看在眼內，大叫道：「楊兄，莫非你想反悔？」

楊晉神情猛一震，猛地一指點去，雷迅悶哼一聲，頹然將頭一歪閉上了眼睛。

原來楊晉一指點在他的死穴上。

雷迅可謂死得痛快了。

而像他這樣堅決求死的人，在他們那

些人來說，倒是罕見得很！

慕容嫻在楊晉一指點出時，早已不忍地將頭扭開。

「慕容姑娘，念在他知悔求死的份上，咱們還是葬了他吧！」

慕容嫻默然點點頭。

於是，兩人一齊動手將雷迅的屍體葬了。

×　×　×

在那座鎮集那家興隆酒樓上，慕容嫻與楊晉相對而坐，慢慢地吃喝着。

慕容嫻顯得很沉靜。

楊晉也不是個多話的人。

所以，氣氛有點沉悶。

終於，還是楊晉忍不住了。「慕容姑娘，妳眞的要向令尊問個清楚明白？」

慕容嫻咬着咀唇，點頭道：「小妹一定要問個清楚明白，以求心之所安。」

「嗯，這樣也好，就像某家，心中容不下一顆砂子，不論是什麼事情，都要弄個明白才心安理得。」

「楊兄，好巧啊，竟然在這裏遇到你。」忽然有人向楊晉招呼。

楊晉聞聲望去喜道：「杜兄，相請不如偶遇，見到你眞高興，來，這邊坐。」

一名年約三十四五的漢子含笑應着，走了過來，朝楊晉一抱拳，接「咦」了一聲，對慕容嫻抱拳道：「原來是慕容姑娘，幸會。」

慕容嫻也認出這漢子來，她記得這漢子曾經在數月前拜訪過她的父親，於是忙起身還禮道：「杜大俠，幸會，請坐。」

原來這漢子乃是江南武林道頗有名氣的人物，姓杜，名彤，外號金剛手，據說一套摧山撼石金剛手已有九成火候，自出道江湖以來，從來未有用過兵器，就憑一雙堅逾金鐵的金剛手，會過不少高手，未嘗落敗過。

杜彤坐下來，笑顧兩人道：「楊兄，慕容姑娘，兩位怎會這樣巧坐在這裏？」

楊晉笑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以後有空才告知，一句話，某家是與慕容姑娘追踪同一個人，而遇上的。」

一頓接道：「杜兄又怎會來此的？」

「楊兄，小弟是來找表弟江上帆，一道去泰山觀日峯，看兩派一堡三位掌門人了斷一段仇怨的！不意江上帆早在半月前已離家外出，小弟只好一個人折返，路經這裏，感到有點肚餓，便走進來坐坐，不意却遇上了兩位。」杜彤一口氣說完，拿起楊晉替他斟滿了酒的杯，一口喝乾。

「杜兄，是那兩派一堡？」楊晉愕然問。

「楊兄，你不知道？」杜彤詫異地望着楊晉，見楊晉搖頭，便道：「就是華山派，崑崙派與仲孫堡。」

楊晉惑然道：「兩派一堡向來無仇無怨，兩派掌門人與仲孫堡主怎會在泰山觀日峯了斷仇怨的？」

慕容嫻忍不住道：「楊大俠，小妹聽家父說，那是爲了仲孫龍飛被華山一劍麥九洲所殺，而麥九洲跟着又殺了崑崙趙元任，仲孫堡主爲報子仇，派出總管上官奇率領堡中八名好手追殺麥九洲，結果，被麥九洲用火藥彈炸得六死二傷，上官奇僥倖只受了皮肉之傷，卒之殺了麥九洲，華山董掌門爲報殺徒之仇，率領門下弟子，親到仲孫堡討個公道，一言不合之下，便與仲孫堡的人動起手來，結果兩敗俱傷，董掌門與仲孫堡主各自負了傷，而上官奇也死在華山弟子的劍下……想不到這事果如家父所說越鬧越大，終至泰山一決！」

慕容嫻說到這裏，心中忽地靈光一閃，那刹那似乎想通了很多疑問，但立刻又閃逝過去，不禁攢起雙眉追想起來。

楊晉聽得聳然動容，道：「這就怪不得了，倒是某家這數月來爲了追尋雷迅的行踪下落，沒有留意江湖上的事態，不想就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件。」

接對杜彤道：「二派一堡的決鬥，已定了日期？」

杜彤道：「江湖傳言，定在清明前的寒食節那天舉行，唉，其實這是何苦來哉？只怕仇怨解不了，反而會越結越深，從而引致一場武林動亂。」

「難道沒有人調解過麼？」楊晉蹙眉問。

「聽說少林掌門枯禪大師與丐帮帮主有意出面調解此事，只是以兩派掌門人與仲孫堡主的脾性，只怕不會賣枯禪大師與丐幫幫主的人情，別忘記華山派與仲孫堡已拚鬥了一次，以致仇怨更深，非三言兩語所能化解得了。」杜彤並不樂觀地說。

「唉，華山麥九洲怎會殺仲孫龍飛的？」楊晉嘆口氣道。「以致弄成這種局面，只怕二派一堡經此一役，會大傷元氣，更會對武林影响很大。」

「還不是……」杜彤咀快快地說，驀然省覺到慕容彤在座，急不迭將下面的話嚥回去。

「杜兄，你怎麼吞吞吐吐的，」楊晉却追問：「到底是爲了甚麼？」

杜彤瞥了慕容嫻一眼，囁嚅着不好意思說。

慕容嫻看在眼內，心中一陣不好受，咬咬牙道：「杜大俠你不用顧忌什麼，聽到什麼便說什麼吧，小妹不會怪你的。」

杜彤仍是一副不欲說的樣子。

楊晉詫異地望着兩人。「這……」

「楊大俠，待小妹說吧！」慕容嫻難過地道：「聽說，麥九洲與仲孫龍飛都是爲了小妹，才動手搏殺的，至於麥九洲爲何要殺趙元任，則不大清楚了，想來，亦是爲了小妹吧，不過，小妹可從來沒有喜歡過他們，那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事！」

「原來是這樣的，」楊晉恍然道：「這確實不關慕容姑娘的事，怪只怪他們太過一廂情願。」

杜彤沒有說什麼，只是喝酒。

忽然，楊晉一拍桌子，急聲道：「慕容姑娘，這會不會與令尊……有關？」忽地驚覺到自己一時心直口快地失言，急不迭住口，但話已說出來了，只好歉然道：「慕容姑娘，某家是無心說出來的，只是想到就說，請妳不要見怪。」

慕容嫻被他這一說，心中霍然，似乎又想明白了一些什麼，忙道：「楊大俠，小妹怎會怪你呢？請別介意。」

接離座道：「楊大俠，杜大俠，請恕小妹失陪了。」朝兩人行了一禮，也不等兩人答話，便離座下樓而去。

楊晉與杜彤爲之愕然，好一會，杜彤

才道：「楊兄，你去不去泰山，若去，正好與小弟一道去。」

楊晉道：「雖然那不是値得高興的事，畢竟是江湖武林中近年來難逢的大事，說什麼也要去瞧一瞧，說不定可以重會故人！」

× × ×

慕容嫻像一陣風般衝進了廳內，却看不到父親，咬咬牙，又像一陣風般，衝向書房。

書房，慕容冠與孫土行正在喝着酒，而且似乎很高興，正在談論着兩派一堡於寒食節那天在泰山觀日峯了斷仇怨這一件事。

慕容嫻一陣風般衝進書房時，兩人同時愕了愕，臉色微變地望着慕容嫻。

慕容嫻緊抿着咀，目光寒閃閃地望着兩人。

慕容冠最先回過神來，裝着笑臉道：「嫻兒，這一次出去玩得開心麼？」

「女兒開心死了！」慕容嫻語聲冰冷地道：「女兒終於殺了殺死珏哥的兇手雷迅！」

慕容冠與孫土行聽了，神情震動了一下，臉色遽變，互相看了一眼，慕容冠勉强笑笑道：「嫻兒，妳眞會逗爹開心，雷迅早巳死了，妳又怎會再殺他？」

孫土行也吶吶地道：「慕容姑娘，妳不是有什麼不……」

「孫前輩，我沒有什麼不妥！」慕容嫻目光烱烱地望着孫土行，打斷了他的話。「你爲什麼騙我？你根本就沒有與雷迅賭什麼秘密，賭什麼腦袋，那全是爲了騙我相信巳殺了雷迅，爲珏哥報了仇而設下的騙局，目的就是爲了不要我追查下去，是不是？」

孫土行臉色大變，惶亂地嗡動着咀唇，却沒有話聲說出來！

慕容冠的臉色亦是速變，慌急地輕叱道：「嫻兒，妳瘋了……」

「爹，女兒沒有瘋！」慕容嫻激聲道：「這一次幸好我出去走走，天教珏哥的大仇得報，被女兒發現了雷迅的行踪……後來，雷迅在臨死時，已將一切眞相說了出來！」

「慕容姑娘，這……這不是……老朽……的主意……」孫土行惶亂地搖着雙手。「老朽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慕容嫻尖銳地喝叫着。「只是有人要你這樣做的是不是？」

孫土行心虛地望着慕容冠。

慕容冠急得連連向他使眼色。

慕容嫻早巳在回家的途中，想通了好幾點疑問，這情形她焉會看不出來，憤然道：「爹，你不用向孫前輩使眼色了，我巳猜到是你主使他騙我的！」

「唉，嫻兒，爹這樣做只是爲妳好，免妳一個人在外面因而發生什麼事故。」

「那麼，巴山五怪也是你唆使他們在路上留難女兒的了？」慕容嫻這時巳大概想通了所有的問題。

「嫻兒，那只是要令妳知難而退，巴山五怪只是嚇嚇妳，他們不敢對妳怎樣的。妳要知道，爹只得妳一個女兒，珏兒旣巳死了，爹不想妳有什麼意外，妳要明白爹的苦衷。」慕容冠裝出難受的樣子，望着女兒。

慕容嫻却毫不爲所動，她的感情這時似巳痲木了，尖銳地道：「苦衷？女兒若是不明眞相之前，大概會相信你的話，可惜，雷迅在死前，什麼也對女兒說了。」

「他對你說了些什麼？」慕容冠緊張地望着女兒。

慕容嫻竟然平靜地道：「他說，是爹你指使他殺珏哥的！」

慕容冠一聽，立時神情大變，亟聲道：「嫻兒，你別聽他亂說，難道妳竟相信他的話？」

慕容嫻木然道：「女兒相信他的話，他沒有理由說謊！他若是爲了敷衍女兒，大可以隨便說一個名字出來，何必要指說你！」

孫土行這時候不知是驚呆了還是什麼的，一直呆呆地沒有出聲，只是一杯杯酒直往口裏倒。

慕容冠忽然閉口不說了，神色間變幻不定，不知在打着什麼主意。

慕容嫻激動地大叫道：「爹！爲什麼？你爲什麼要出錢僱請雷迅殺死珏哥？」

慕容冠忽然像瘋狂了般大笑道：「不錯，爹確是出錢請雷迅殺了珏兒！哈哈，爹之所以要殺他全是爲了那三個小子！」

慕容嫻聽到父親承認了，仍然震驚不巳，就像抵受不住打擊般，身軀幌了幾幌，搖搖欲倒，最後還是站住了，嘶啞地泣叫道：「爹，你好忍心，你說啊，到底爲了什麼？」

瞧着女兒那種悲痛欲絕的樣子，慕容冠心痛地嘶叫道：「爹那樣作，是爲了報仇！只有殺了珏兒，才會令到那三個癩蛤蟆自以爲還有機會得到妳的歡喜，因之而妒忌爭奪……哈……那三個傻小子居然不出爹之所料，果然爲了妳而大打出手。結果三個皆死了，而兩派一堡也因而結下解不開的仇怨，終於互相火併起來，哈……哈，爹好高興，也好解恨！」

孫土行只是一味將酒倒進自己的喉嚨中，似乎要將自己被酒淹死才罷休的樣子，毫不理會慕容冠父女兩人的事。

而事實上，他也理會不了，更加不便置喙，這只是他們父女間的事，他只是一個外人，何況，他還騙過慕容嫻，更加不敢插口了。

慕容冠狂笑不絕。「嫻兒，妳知道麼？爹這樣做的目的，最終就是要華山董仲舒，崑崙海孤舟，與及仲孫長勝三個火併一番，如今那三個傢伙果然因爲徒弟兒子之死而火併起來，並且定下了寒食節那天在泰山觀日峯分出生死存亡，爹終於報了昔年於華山極頂上的那場羞辱了！」

一頓接自顧自接說下去：「嫻兒，這件事爹一直沒有對妳說，現在對你說出來吧。那一年，爹與董仲舒，海孤舟，仲孫長勝同在華山極頂喝酒，咱們四個人在喝至興頭上，也不知是那一個提出來的，每人要一口氣喝五斤酒，點滴不剩。喝不了的，任其餘的人責罰……結果，爹還差半口喝不了，而他們却喝了個點滴無存，爹只好任由他們責罸！」

說到這裏，忽然怒氣衝衝，咬牙切齒地道：「當時他們旣要爹作東或是什麼的，董仲舒竟然要你爹扒下來扮成狗狀，爹在無奈之下，只好趴下來，扮成狗狀，那知海孤舟却要爹扮狗叫，爹也只好忍着扮狗叫，最可惡是仲孫長勝，他將爹眞的看成了一條狗，抛下一塊骨頭要爹啃。爹也只好啃了，他們看着，齊齊拍掌大笑起來，說爹扮得眞像，那時，爹差不多被他們羞辱得瘋了，恨不得抽劍殺了他們三人，但爹自知敵不過三人聯手合擊，所以强忍着沒有發作，妳知道麼，爹自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那樣難堪的羞辱，爹在江湖上是什麼身份？他們竟然要你爹扮狗，盡情笑侮，妳說爹恨不恨？這簡直是奇恥大辱！爹一直將這恥辱深藏在心頭，並且暗暗發誓，一定要報這奇恥大辱！」

慕容冠說到這裏，氣咻咻地道：「爹曾經想過逐個挑戰他們，但又想不出藉口來，加上又要顧念到慕容家的聲譽，所以爹打消了挑戰他們的念頭……這恥辱一直埋藏在爹的心頭二十多年，他們或許早就忘記了，但爹却無時或忘，也無時不在想一個最絕妙的報仇辦法，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那三個傻小子居然想吃天鵝肉，於是，爹靈機一觸，便想到這個絕妙的一石數鳥，一網打盡的辦法，他們三個老傢伙互相火併了，妳爹也終於能一雪當年之恥辱了！」說完，瘋狂地大笑不絕。

慕容嫻却聽得呆住了，心中在滴血，自己的父親爲了報雪當年的無意羞辱，竟然忍得下心殺了自己未來的女婿，自己的心上人——無辜的高珏，她眞懷疑爹是否瘋了。

這樣父親，叫她怎還能夠面對下去？

這樣陰毒險惡，一心只想着雪恥，却不惜犧牲女兒一生幸福的人，她這個做女兒的，實在無法再留下來。

「爹，你只顧着報你的仇恥，你有沒有想到，這樣做你巳毀了女兒一生的幸福？」慕容嫻哀叫出聲。

慕容冠愕了一愕，止住了笑聲。「嫻兒，天下間男兒多的是，死了一個高珏，爹可以爲妳找到比高珏更好的女婿，妳又何必那樣固執呢？」

慕容嫻忽然間變得異常平靜地道：「爹，你知不知道，珏哥在女兒的心目中，在這世上，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替代得了的？你殺了珏哥，也就等於殺了女兒！」

這句話說完，她忽然轉身像一陣風般，衝出了書房，再衝出了慕容家的大門。

慕容冠呆了一呆，突然撕心裂肺大叫着狂衝出書房追了上去。「嫻兒，妳別走，別離開爹，爹不能沒有妳啊！」

呼叫着，一直追出了大門外……

孫土行終於醉了，咕咚一聲摔倒在地上，在沉醉前，喃咕出一句話來：「作孽，眞是自作孽……」

× × ×

慕容冠終於瘋了，整天不斷地叫着女兒的名字。

慕容嫻却從此失了踪，不過却衆說紛紜，有人說她扒開了高珏的墳墓，自埋墓中；有些說她也變成了一個瘋子，在江湖上流浪，更有說她出家做了尼姑，青燈古佛，以了此生，也不知那一說是眞的……

一代麗人，竟爾如斯，誠不令人唏噓嘆息？

（全文完）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白玉羅漢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督軍姨太　席捲私逃

蕭原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步趕往譚督軍的督軍府。

他之所以忐忑不安，乃是猜不透譚督軍忽然召見他這位在軍政界一點名堂也沒有，只不過是一位在道上薄有名氣的追捕手，到底有什麼事幹。

而那位來請他到督軍府的張副官又不肯透露一兩句，這就更加令到他心中惴惴然。

若是他與譚督軍素有交情的話，那倒沒有什麼，說起來，他亦見過這位督軍大人三幾次，並得到他的嘉獎，但這並不表示督軍大人對他有什麼特別的好感，是以，這一次的召見他，肯定不是閒話家常那樣簡單，說不定還是禍事一件，那就倒霉透頂了。

不過，他又想不出有什麼對他不利的事來，因爲他素來很少與督軍府的「大爺」們打交道，更說不上得罪了他們，想到這一點，他的心定了一些。

來到督軍府前，他停下來打量了一下那高大的門樓前，左右站着的四名軍服煌然的彪形衛士一眼，躊躇了一下，硬着頭皮走上前去，對站得最近的一名衛士不卑不亢地道：「兄弟，煩請通傳一聲，就說蕭原應召來見。」

那名衛士上下打量了蕭原一眼，見他舉止淡定，氣度沉凝，於是點了點頭，說道：「嗯，你在此等一下，待我進去通傳一聲。」說着對身邊的一名同伴低聲說了幾句話，便向內走去。

一會，那名衛兵自內走了出來，身後跟着那名文弱書生般的張副官。

張副官一眼看到蕭原，立刻趨前兩步，露出一臉笑容道：「蕭兄弟，你來了，快請進去，督軍大人已在廳上等着哩。」

蕭原看到張副官那一臉笑容，心中又定了很多。

笑臉總比繃着一張臉令人好受得多。

在張副官的引領之下，蕭原走進了督軍府。

對於一些人來說，能夠進入督軍府，無異是一種殊榮，亦可以提高自己的身價，那眞是求之不得，但對蕭原來說，却是情願沒有這回事，因爲他生成是「賤骨頭」，不想高攀。

督軍大人正自在那座佈置得華麗俗氣的客廳中煩燥地走來走去，一張臉比包公的老子那張臉還要黑，一眼看到張副官走入來，刹時像一隻盛怒的公鷄般朝張副官大聲道：「張副官，你媽的怎樣攪的啊？姓蕭的這時候還未來？他媽的好大的架子啊！」

那張副官被他劈頭罵得一臉屁，但却仍然低聲下氣地道：「督軍大人，蕭原已來了。」

蕭原即時從張副官的身後閃出來，朝譚督軍道：「督軍大人，不知相召我有何事幹？」

譚督軍年紀已有五十多歲了，身材瘦削，留着稀疏的鬍子，年紀雖大，火氣仍然不減，當他一眼看到蕭原後，神態呆了一下，臉色一緩，「嘿嘿」假笑兩聲道：「唏，蕭原，原來你來了，張副官，還不快請他坐下？」

張副官忙對蕭原道：「蕭兄弟，快請坐。」

譚督軍這時已自顧自在一張紫檀木太師椅上坐下來，才緩下來的臉色又沉了下來，一雙眼瞪得大大的，骨碌碌直轉，磨着牙，那樣子就像是要噬人的野獸般兇暴，令人望而生畏。

蕭原才坐下來，譚督軍已揮揮手道：「張副官，你出去吧。」

張副官脚跟一併，腰身一挺，舉手行禮應道：「是！督軍大人！」

接轉身退了出去。

蕭原看到譚督軍那一臉陰沉暴怒之色，心中不由在打鼓：「不知督軍府內發生了什麼事，督軍大人這樣惱怒。」

表面上却裝出恭敬的樣子道：「督軍大人，未知召見蕭原有何事幹？」

督軍大人咬着牙道：「蕭原，老子要你去將一個人捉拿回來！」

蕭原聽了，心中一動，忖道：「嗯，督軍府內果然出了事！」表面上却順着譚督軍的口氣道：「督軍大人，未知要蕭原捉拿的是什麼人。」

督軍大人這刹那臉色一片鐵青，瞪着的一雙眼兇光四射，磨着牙道：「老子要你抓回來的，是老子在三個月前才新納的十一姨太！」

蕭原聽得心頭猛跳了一下。「莫非這新納的十一姨太與人私奔了不成？」但又不便相詢，只好試探着道：「督軍大人，可否將……」

譚督軍似乎知道蕭原要說什麼，一雙兇厲的目光直射在蕭原的臉上，陰狠地道：「蕭原，這件事你要守秘，不能向外洩露一句，否則，老子斃了你！」

蕭原吸了口氣，知道到了這時候，他已推脫不了，只好硬着頭皮道：「督軍大人，我就算有九條命，也不敢將事情胡亂洩漏出去！」

譚督軍點了點頭，那張難看的臉上終於有了一絲笑意，點點頭道：「蕭原，老子正是知道你是個沉穩的人，才會找上你，將那賤人捉回來。」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靜待譚督軍說下去。

譚督軍却沉默了好一會，大概是要平抑一下心情，及想一下該如何措詞，最後終於開口道：「蕭原，你聽着，那賤人在今天早上潛逃了，他媽的，那賤人好大的胃口，不但挾帶了一批老子給她的珠寶首飾及銀票，最要命的是，她居然斗胆也挾帶了老子數代傳下來的一尊『白玉羅漢』，那尊羅漢可是老子太公發跡之吉祥東西，如何能夠失去，蕭原，你聽着，無論如何，你也要爲老子將那尊白玉羅漢找回來，至於那賤人，抓不到活的，也要將她變成一具屍體，當然，那些珠寶首飾銀票亦要追回來，但最緊要的是那尊白玉羅漢，你明白麼？」

蕭原這時總算明白了事情的眞相，吁口氣，點點頭。

譚督軍陰沉沉的臉上這時「晴朗」了一些，目光一閃，慷慨地道：「蕭原，老子不會虧待你的，只要你將那尊白玉羅漢及那賤人找回來，那些珠寶首飾及銀票就是你的！」

蕭原却聽得暗中哼了一聲，心裏道：「哼，你倒說得好聽，怎知道你那位十一姨太挾帶私逃的那些首飾珠寶及銀票價值多少？萬一一件也尋不回來，那我豈不是白幹一場？唉，被這條老狐狸找上了，算我倒霉就是！」

咀上却道：「督軍大人，那……」

譚督軍却故示大方地擺擺手截斷了蕭原的話。「蕭原，別說了，老子可不是那種吝嗇鬼，老子說了就算，不過，你一定要將那尊白玉羅漢給老子找回來！」

蕭原在心裏苦笑一下，嘆口氣，表面上卻不敢流露出來，趕緊道：「督軍大人，我一定傾力爲您將那尊白玉羅漢找回來，不過——」

譚督軍瞪眼道：「不過什麼？」

蕭原道：「督軍大人，你可否將十一姨太的姓名及出身來歷等說給我知，這對我追尋她是極爲有用的，我不能像盲頭烏蠅一樣，毫無所知地亂撞亂找的。」

譚督軍眼珠轉了一下，爽快地道：「那賤人叫李珠兒，聽她說是湘南人氏，年紀只有二十二三歲……」

蕭原却忽然插口道：「督軍大人，知不知道她是湘南那一處地方的人？」

譚督軍叩指敲敲自己的腦門，眨眨眼，搖頭道：「這一點倒沒有問她，她也沒有說，他媽的，老子要的是她的人，可不是要她的祖宗，那裏想到這許多！」

蕭原忍着一口氣，只好道：「那麼，

請問督軍大人是在哪裏認識她而將她娶作十一房的姨太？」

譚督軍這一次居然笑了起來，一臉曖昧的樣子。「說起來，那是她自己送上門的，那一日老子恰好出門，一眼就看到那賤人與一個盲了雙眼的漢子在街上賣唱，老子看她頗有幾分姿色，加上那一雙勾魂眼，瞧得老子直嚥口水，他媽的那賤貨是天生尤物！」說到這裏，忍不住猛吞了口口水，才接說下去。「於是老子立刻打消了出去的意思，立刻叫張副官請那賤人及那盲眼漢到老子府內唱她娘的一曲……後來，她便留下來沒有走，作了老子的十一姨太！」

譚督軍說到這裏，又吞了口口水。

蕭原却聽得大皺眉頭，因為照譚督軍這樣說來，那位挾帶私逃的十一姨太李珠兒，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來龍去脈，如今她這一逃，有如魚游大海，根本就無從追尋，這一趟事情，可是棘手得很，怎叫蕭原不暗叫「苦也」！

不過他立刻就想到這一點，於是滿懷希望地道：「那個拉二胡的盲眼漢呢？」

譚督軍揮揮手道：「老子素來對男的一點興趣也沒有，那賤人既然留下來，他自然是一個人走了，不過，老子給了他二十塊大洋，總算對得起他了。」

蕭原着急地道：「督軍大人，我是說那盲眼漢與那十一姨太是什麼關係？」

譚督軍一聽，怔了一下，搔搔頭皮，愕然道：「這一點，老子倒省不起問那賤人，不過，聽那賤人說，那盲漢是她的一位族叔。」

蕭原仍抱着希望道：「那麼，那位盲漢有沒有說要去那裏？」

譚督軍攤攤手道：「老子只對那賤人有興趣，那有興趣管他到哪裏去！」

一頓眨眨眼又道：「那賤人既然留下來，他一個人自然弄不出什麼花樣來，想來他應該是回鄉了。」

蕭原聽了，他亦不禁抓起頭皮來，說了這樣多的話，所知仍然有限，根本就不知從那裏下手找尋好，這眞是一件苦差，唯有在心裏嘆口氣，問道：「督軍大人，可否描述一下十一姨太與那盲漢的身材樣貌，這樣，對我的追尋是大有帮助的！」

譚督軍點頭道：「那賤人老子在上個月曾經用西洋人的那種新奇玩意替她照了個相，等會老子叫人拿出來給你仔細看看，至於那個盲漢，老子大約還記得他的樣子，怎麼，難道那賤人的失踪，與那盲漢有關？」

蕭原忙道：「這倒是說不定的，不過，若是能找到那盲漢，多少總可以知道十一姨太的來歷，那對我的追尋是極有帮助的！」

譚督軍目光一閃，哈哈笑道：「嗯，那老子就將那盲漢的樣子說給你聽。」

× × ×

蕭原自接下譚督軍的委托之後，心情一直沒有舒展過。

因為這是一件異常棘手的事情，譚督軍所提供的有關那位挾寶潛逃的十一姨太的資料，幾乎可以說有等於無，很難從所提供的資料中着手展開追查，這可以說是蕭原自幹上捕手這一行以來，最毫無頭緒的一件「案子」。

不過，蕭原還是立刻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希望能夠在譚督軍所提供的有限資料中，追查出那位盲漢來。

因為那位盲漢畢竟是個生理上有殘缺的人，這樣的人是比較少的，也比較容易找到。

若是能夠找到那位盲漢，就有可能從他的身上，追尋到那位就像魚入大海，潛逃無踪的十一姨太！

而那盲漢雖說有可能回了湘南，但這只是譚督軍的臆測之言，作不了準，說不定那盲漢仍然留在本地謀生也說不定，要知道一個盲眼的人，單身走那樣遠的路是極之不方便的，也很危險的。

故此，蕭原經過一番思想之後，決定先從本地及附近一帶着手探查一下那賣唱盲漢的下落，若是查不到，再趕到湘南一帶查一下。

於是乎，他一連數天以來，皆脚步不停地進出本地各處的大小茶樓食肆，希望能夠找到那位拉二胡的盲漢。

因為那盲漢唯一的謀生之道是拉二胡，那麼，就離不開茶樓食肆這些公衆聚集的地方，故此，在這些地方找，只要他仍在本地，總會找到的。

一連找了六七日，幾乎跑遍了所有的茶樓食肆，却依然找不到心目中要找的那位盲漢子。

蕭原不禁有點失望了，懷疑那位盲漢不在本地，而是回了湘南，若是，那又要辛苦一番，僕僕於途了。

他已決定，明天再找一日，若再找不到，便趕往湘南，說不定連那位十一姨太也找到。

翌日，一直找到黃昏時分，連最細小的茶寮也找遍了，依然找不到那位盲漢的踪跡，他不由有點氣餒了，也決定不再找了，拖着疲累的脚步，向一家飯店走去。

他實在又餓又累了，跑了一整天，只是吃了一點東西，在失望之下，才驀然發覺到肚子餓得難受，便向最近的這家飯店走去。

而這時候也是晚飯的時候了。

由於時候還早，故此飯店內只有疏落的幾名人客，蕭原只是隨便向那幾人掃了一眼，便向靠牆的一張枱子走過去。

坐下之後，那跑堂的自然上前招呼並擺放杯筷，蕭原便點了兩個菜，再要了半斤玉冰燒，然後端起茶盅，慢慢地呷了一口。

長長地吐了口氣後，趁這段等菜上來的時間，他百無聊賴地逐一打量起那數名姿勢神態各異的人客來。

人生百態，而每一個人亦有他們獨特的神態，要是你有閑心去細心觀賞一下，你會發覺不少人的神態姿勢及舉動是頗為有趣的，有時還會令你忍不住發笑。

這時候蕭原正在「欣賞」着一名漢子那有趣的舉動，只見那漢子時而掀動左眉梢，時而又聳聳鼻子，繼之急速地眨動着眼皮，那種有點神經質的臉部動作，叫人看了忍俊不禁，蕭原就正是極力忍着，才沒有笑出來。

看着那人有趣的神態，總比一個人悶坐着等菜上來好受得多，這確是一個解悶的好辦法。

正當蕭原滿有趣味地將目光移向一位吃相相當特別的人客身上的時候，忽然間却有人向他招呼道：「老蕭，很久不見了，這樣巧在這裏遇到你，眞高興……」

蕭原被那突如其來的話聲震得心頭微吃一驚，急抬頭循聲望過去，目光剎時一亮，急忙站起身來，對一名正含笑走到他的那張枱子前的一名漢子笑道：「老唐，難得在這裏遇上你，相請不如偶遇，快坐下來再說。」

那漢子的年紀與蕭原相若，膚色黝黑，一雙眼却特別有神，左臉頰上有道約半寸許的疤痕，一看就知道是被刀子弄出來的。

那老唐也不謙讓，笑着坐了下來，這時候那跑堂的伙計正好將蕭原的菜及半斤酒捧了上來，蕭原忙吩咐那跑堂的擺多一副杯筷，然後再點多兩個菜。

那跑堂的似乎對老唐很稔熟，笑着招呼了老唐一聲，才退了下去。

蕭原替老唐斟了杯酒，再替自己斟了，才舉杯說道：「來，老唐，咱們邊吃邊談吧。」

老唐忙舉杯一碰蕭原的杯子，笑說道：「老蕭，我敬你一杯。」接着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蕭原亦爽快地一口喝乾那杯酒，老唐忙為他斟滿了，邊自斟邊道：「老蕭，難得見到你，你怎會在這裏出現的？」

蕭原吃了箸菜，才蹙蹙眉毛道：「老唐，我是在找一個人，本地所有各處的茶樓食肆皆找遍了，今日在這一帶也找遍了，却這樣巧，人雖找不到，却遇上了你，這也算是一種收獲吧。」

老唐吐出一根鷄骨，詫異地道：「老蕭，你要找的是什麼人，這樣難找？」

蕭原搖頭嘆口氣道：「我要找的是一位盲漢，會拉二胡的！」

老唐眨眨眼道：「是不是那種在茶樓食肆賣唱的？」

蕭原點點頭，倏地心頭一動。「老唐，你是這一帶的地頭虫，對在附近一帶討生活的盲人，你應該很清楚的吧？」

老唐一笑道：「老蕭，我就知道遇上你，少不免有點麻煩的，不過，我一定鼎力相助，你且說說那盲人的相貌特徵出來，讓我想想看，有沒有見過。」

蕭原拿起酒瓶替老唐斟滿了酒，才道：「老唐，我知道你一定會帮忙的，見到你眞高興。」

原來這老唐乃是本地下關一帶的有名人物，是那種出來「混」的人物，為人極講義氣，雖然幹的不是正道，但却「盜亦有道」。蕭原曾經在四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救過他一命，因此而相識，而老庑在此後亦幾次帮過蕭原的忙，使他追捕的幾名匪徒因此而緝捕歸案，由是兩人成了知交。

而老唐的大名叫唐錦生。

× × ×

蕭原將那名盲漢的相貌特徵對唐錦生說了一遍。

唐錦生聽了後，凝眸思想起來，蕭原則企盼地一直望着他。

唐錦生終於搖搖頭道：「在這一帶附近，我想不起曾見過這樣一個人。」

蕭原一聽，不禁失望地發出了一聲微喟。

陡地，唐錦生的臉色却奇怪地變動了一下，喃喃道：「咦，這倒奇怪了，你說的那盲人，怎會與我認識的一個人那樣相像，可惜……」

蕭原一聽，他着急道：「老唐，你說什麼？」

唐錦生目光一抬，語聲略高道：「老蕭，我現在想起來了，你說的那位盲漢，像極了我認識的一個人，但可惜那人却不是盲的！」

蕭原一聽，呆了一呆，然後有點失望地道：「但我要找的是雙眼已盲的。」

唐錦生有點歉然地道：「老蕭，很對不起，這一次帮不上你的忙，不過，我會托人打聽一下的……」

蕭原忙道：「老唐，快不要這樣說，來，咱們不談那些，難得坐在一起，咱們喝個痛快的。」

唐錦生是個豪爽的人，於是擧杯道：「乾！」接一口乾了杯中的酒，放下酒杯道：「老蕭，再來一斤怎樣？」

蕭原這幾天為了找那位盲漢，幾乎跑折了腿，難得今晚遇上了唐錦生這位知交，樂得輕鬆一下，拋開那煩人的事情，於是道：「老唐，只管叫，我奉陪到底！」

唐錦生於是招手叫來伙計，着他再拿一斤玉冰燒來。

待那跑堂的走開後，兩人談笑着吃喝起來。

蕭原呷了一口酒，挾起一塊鷄頸放入口中咀嚼着，忽然間他心頭一動，忖道：「那位十一姨太好明顯是故意犧牲色相。進入督軍府的，那會不會她與那位盲漢不是族叔姪的關係？更會不會那位盲漢是假裝盲眼的？」

想到這裏，他不自覺脫口低沉道：「嗯，這極有可能！」

唐錦生見他忽然自語出聲，不由奇怪地望着他。「老蕭，你在想着什麼？」

蕭原有點興奮地道：「老唐，我忽然間想到，我要找的那位盲漢，有可能是假裝盲眼的，你快說說你認識的那位仁兄是怎樣的人！」

唐錦生聽得眨眨眼嘀咕道：「你懷疑我說的那個人有可能是你要找的盲漢？」

蕭原點點頭。「你不是說那人的相貌特徵與我說的盲漢極像麼？要知道，一個人的相貌特徵，是很難找到相同的人的，而你認識的那人却那樣相似，所以我懷疑我要找的人有可能是他，只要他假扮盲眼，不就是十足我要找的人了麼？而扮盲眼是最容易不過的事。」

唐錦生吐口氣，目光直視着蕭原。「老蕭，這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蕭原露出抱歉的神態，懇切地道：「老唐，此事關係重大，我不是不想對你說個明白，而是實在不能說，請你原諒。」

唐錦生望了蕭原一會，了解地道：「老蕭，我明白。」

一頓接道：「老蕭，我這就將那人的身份說給你聽。」

蕭原再沒有做聲，只是拿眼望着唐錦生。

唐錦生略爲想了一下，才道：「那人名叫賴九，是這附近一帶的一名無賴兼賭徒，他的咀唇與你所說的盲漢一樣，亦是有點歪的，而身材年歲及樣貌，向與你所說的盲漢極相似，所以我才會忽然想到他，唯一的分別就是，他不是盲眼的。」

蕭原留神聽着，待唐錦生說完，他才道：「老唐，世間上雖然有相貌極爲相似的人，但是似乎沒有相似到連咀巴也一樣歪的人吧？姑勿論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位盲人，我也要去『見識見識』這位仁兄不可。」

唐錦生深以爲然地點點頭，爽快地道：「老蕭，你這一說，如今我也認爲那賴九大有問題了，你要見他容易得很，只要再夜一些，他一定會出現在瘋牛開設的賭場內，等一會我帶你去一趟。」

蕭原忽然想到了一點關鍵的問題。「老唐，差點忘了問你，這賴九會不會拉二胡？」

唐錦生却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却不大清楚，我與他只是點頭朋友，不過，這可以向他住處附近的人查問一下的！」

蕭原點點頭，不再說這件事了。「老唐，來，咱們乾了這一杯。」

兩人一碰杯，乾了，繼續吃喝起來。

× × ×

瘋牛的賭場開設在一爿貧民窟的其中一座破廟內。

這座廢廟連廟名也沒有了，連原先供着的是什麼神祗也不見了，第一進廟堂內是烏燈黑火，冷寂黑沉的，但當你進到後進時，那就熱鬧了，但見人頭湧湧，燈火通明，叱五喝六之聲不絕於耳，其中理所當然地混雜着低俗的粗話。

蕭原與唐錦生走進去的時候，各種賭局已賭得不亦樂乎了，不少賭徒與唐錦生打着招呼，當然亦有人詫異地望一眼蕭原，不過，却沒有人向蕭原查問。

這大概是由於唐錦生帶來的緣故，因爲唐錦生是這裏的常客。

唐錦生看來也頗好此道，才進去，便在牌九枱上賭了兩手。

蕭原雖然不好此道，但對各種賭法都懂，而他也明白到唐錦生這樣做的原因，那是爲了不至讓人發覺他倆今晚來此，是別有用心的，所以，他亦裝出滿有興趣的樣子在旁看着。

賭了幾手之後，唐錦生略有斬獲，但却不再賭了，轉到骰寶枱上，看了兩手，才下注。

蕭原也下注。

他倆都押大。

結果開出來的却是小。

他倆不信邪，再押大，開出來的仍是小，於是他而改爲買小，但開出來的却圍色，大小統吃！唐錦生大叫「邪門」，轉到番攤枱上。

擠在人堆中，唐錦生忽然用手肘撞了蕭原一下，然後不着痕跡地微微將頭擺向左邊，目光射在斜對着他們，咀巴有點歪的瘦長漢子身上。

那漢子這時正聚精會神地注視荷官手上那根竹條，因爲那荷官正用那根竹條撥着那堆充作賭具的巴豆子。

不單是那歪咀唇的瘦長漢子在緊張地注視着荷官那根竹條子，圍在枱子四周的賭徒亦緊張地瞪視着，因爲那是決定他們是輸是贏的重要時刻。

所以，沒有人注意到蕭原的目光正上下打量着那歪咀巴的漢子。

蕭原雖然沒有見過那盲漢，但譚督軍似乎對那盲漢的印象很深刻，特別是那盲漢的樣貌特徵，對蕭原描繪得清清楚楚，故此，蕭原就像見過那盲漢一樣。

而他的目光落在那歪咀巴的瘦長漢子身上時，心頭不禁震動了一下，眼前這歪咀巴的漢子——賴九的樣貌及特徵，活脫是譚督軍所描述的盲漢，唯一的分別就是，這賴九的雙眼不是盲的，這時還睜得大大的！

這賴九若不是睜着雙眼，十足十是譚督軍描述的那位盲漢。

「單——」荷官長長唱出。

剎那間，屏息瞧着的賭徒「哄」地騷動起來，有的歡叫，有的懊悔地低叫着，有些却大聲咒起來，而那名叫賴九的漢子則似乎是買中了，歡叫一聲後，雙眼一睟，頭微上昂，眼瞳上翻，吐出一口氣來。

蕭原看到他那樣子，心頭却大大地跳動了一下。

因爲賴九的眼瞳上翻的樣子，活像是個只有眼白的睜眼瞎子，而譚督軍曾對他描述過，那盲漢正是雙眼微睜，只露出眼白來的！

而這賴九這時的模樣，十足是一名瞎子！

賴九果是買中了，而且下的注不小（在這間賭場來說，下注十塊大洋的，已經算是大豪客了），他居然下注三塊大洋，怪不得他那樣歡喜了。

蕭原這時已將目光移開，並且掏出一疊大洋來欲下注，却聽到賴九向唐錦生招呼：「唐老兄，你今晚也來了？怎麼前兩晚不見你來？」

唐錦生笑了笑道：「前兩晚有點事，所以沒有來。嗯，今晚你的手風看來很順啊。」

賴九笑嘻嘻地道：「今晚手氣確實不錯，贏了多少。」

說時拿眼瞥了蕭原一眼。

唐錦生裝作沒有看到，也不爲他介紹。「這樣說來，我今晚倒要沾沾光了。」

賴九笑道：「只要你唐老兄信得過我，只管跟着買！」

說着將手上玩弄着的大洋拿了五塊，丟在「單」上。

唐錦生笑笑，亦將五枚大洋押在「單」上，並朝蕭原說道：「老蕭，你跟不跟風？」

蕭原笑道：「既然那位仁兄手氣這樣好，自然是跟風沾光了。」

說着將三塊大洋押在「單」上。

賴九今晚的賭運看來不錯，這一次開出來的果然又是單，帶挈唐錦生蕭原兩人贏了。

賴九不禁洋洋得意起來。

接下來的幾手是三贏一輪，唐錦生與蕭原沒有再賭下去，又轉到另一張枱子上賭了幾手，才離去。

走在黯黑的街道上，唐錦生扭頭瞥了一眼，才低聲道：「老蕭，你認爲那位賴

九怎樣？」

蕭原亦低聲道：「像極了，特別是他雙眼微睜，眼瞳上翻的剎那，那模樣像極了一個瞎子，只不知他會不會拉二胡，若是會，九成九會是我要找的盲漢！」

「老蕭，時候也不早了，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打聽到後，就找你怎樣？」唐錦生說道：「不過，咱倆還是約個地點的好。」

蕭原伸手拍拍唐錦生的肩頭，感激地道：「那就勞煩你了，明天午飯的時候仍在今晚那家飯店見面怎樣？應該打聽得到吧？」

唐錦生頷首道：「好，就在那家飯店見面，這樣的一件小事，應該很容易打聽到的。明天一定給你明確的回覆！」

「那好，明天再見。」蕭原再拍拍唐錦生的肩頭，轉身走了。

唐錦生亦轉入一條巷子，走了。

× × ×

蕭原依着唐錦生的指點，一個人走向賴九居住的那間低矮的破屋子。

方才，在那家飯店內，唐錦生告訴蕭原，他巳托了一個弟兄到賴九住處的附近人家打聽過，據一位住在賴九隔隣的一位小童說，他曾經聽過賴九在屋內一個人拉二胡，好好聽的，而那位小童在得到了幾枚銅板之後，歡天喜地的又跳又蹦着去買小吃去了。

蕭原聽了之後，更加肯定了他自己的猜想。

而唐錦生那位弟兄更打聽到，賴九由於賭了一個晚上，是今天早上才回家的，而他的家就只有他一人，這時候還在蒙頭大睡，於是，蕭原決定這時候去找他。

唐錦生與賴九是素識，自然不便出面，所以，他沒有自告奮勇與蕭原同去。

而蕭原也很明白唐錦生的處境，就算他想去，他也會叫他不要去的，免得萬一弄錯了，令到唐錦生難於下台。

這時候巳經是午飯過後時分，附近有幾個小童在玩耍着，亦有幾個老人坐在自家的門前晒着太陽，或是縫補着衣物，這一帶的環境雖然破舊，但却比那繁囂的鬧市顯得寧靜平和。

蕭原這個陌生人的出現，只是引起那幾名小童的好奇注視，那些老人只是抬頭瞥了他一眼，便不再理會了。

倒是那幾個小童有點討厭，跟在蕭原的後面走着。

蕭原却有辦法應付打發他們，他停下來，友善地朝他們笑着，彎下腰來，溫聲道：「唏，你們誰知道賴九住在那裏？這些錢給你們去買東西吃。」

那幾個小童眼巴巴地看着蕭原伸出來的手掌上那一把銅板兒，爭先恐後，七咀八舌地將賴九的住處指給蕭原聽。

其實，蕭原早巳認出賴九住的那間屋子了，他這樣做，一來是確定一下，二來是藉此打發這幾個小童。

蕭原讚了他們一聲，然後將手上的銅板兒分給了他們，那幾個小童立刻歡天喜地蹦跳着跑去買東西吃了。

蕭原看着那些小童跑遠了，再四下打量了附近的環境，才舉步向賴九那間破舊的屋子走去。

來到那間屋子的門前，蕭原看到那兩扇閉起來的大門沒有反鎖，換言之，賴九是在屋內了，於是他舉手拍門。

「砰砰砰」，蕭原拍了六七下，才聽到屋內傳來一聲不耐煩的惺忪應聲：「誰啊？這時候來吵醒我……」

蕭原沒有應他，繼續用力拍着門。

屋內的賴九顯然被更响的拍門聲弄到完全清醒了，咒罵起來：「你媽的是哪一個龜兒子啊……」跟着「踢躂」的脚步聲。

蕭原咀角泛出一抹捉狹的笑意，繼續拍着門。

「踢躂」的脚步聲移近大門前，也响起了賴九惱怒的罵聲：「我操你媽的！到底是那個烏龜啞巴？看我不揍你幾拳！」

脚步聲巳來到了門前。

蕭原立時停止了拍門，一閃身，閃到大門的左邊。

搖動門閂聲接着响起，跟着是「吱呀——」一聲，兩扇大門往裏拉開來，露出賴九那顆腦袋來，一雙眼直往外掃，咀唇噏張着，似乎想罵人。

蕭原却在這剎那疾閃身出來，接偏身一擠，硬是搶進了門內，將賴九撞得向後蹌退開去。

而蕭原不等賴九有掙扎的餘地，左手一伸，猛地劈胸揪住了賴九胸前的衣襟，接右手向前一頂，口裏低喝一聲：「要命的乖乖的別動別叫！」

喝聲中，左脚一撥大門，便將一扇大門掩上了，另一扇門半張着，但外面的人是很難看到屋內的情形的。

賴九還未站定，便被劈胸抓住，嚇得他衝口而出的一句粗話硬生生噎住了，因爲他同時感到腰側上被一支冷硬的物體頂住了。

「你就是賴九嗎？」蕭原在喝聲中，微退半步，鬆開了左手，反手將另一扇門也掩上了，跟着上了門。

賴九不由自主地抖索了一下，點點頭，驚恐的目光落在蕭原的臉上，立時像被蜂刺了一下般，神情陡變，脫口道：「你……是你……」

蕭原冷笑一聲，問道：「怎麼，你認識我？」

賴九驚疑地道：「你……你……不是……昨晚與唐……在一起的那一位……仁兄？」

蕭原笑笑道：「好眼光，只見過我一面，便將我認了出來，你扮盲漢倒是很像的啊！」

賴九渾身震顫了一下。「朋……友……我可是唐……老兄的朋友……你可別亂來。」

蕭原這時放開了頂在賴九腰上的鎗咀，而且再退一步，倚靠在門板上，鎗咀改爲指向他的胸口，悠然道：「賴九，只要你能夠據實答我的問話，我是不會難爲你的！」

賴九目光閃縮着，乾咽了口口水，口顫顫地道：「朋友，有話你只管問，何必出到那傢伙？」

蕭原却沒有將鎗收起來，目光在屋內四下掃了一眼，看到左手面的牆上掛着一把二胡，心中暗喜，更加認定他就是譚督軍描述的那假盲漢了，於是沉下臉來，陰

沉地道：「說，你是不是曾經假扮盲子，與一個女子到過譚督軍的府內賣唱！」

賴九一聽，神色大變，渾身抖索了一下，差一點沒有軟倒在地上，結結巴巴地道：「朋友，你……別是認……認錯了人吧？我是個開眼……的人……怎會去……扮瞎子……」

蕭原卻不等他說下去，已冷然截道：「朋友，你若是抵賴，那我只好將你帶到督軍府，讓譚督軍認認是不是你了！」一頓接加重語氣道：「我不說，想你也明白，若是到了督軍府，被譚督軍將你認出來，結果會怎樣？」

賴九一聽，全身一軟，「噗」地跪倒下來，驚恐萬分地急急道：「朋友，求你……別將我……帶到督軍……府，我不抵……賴就是。」

蕭原想不到這一招將賴九鎮住了，心中暗喜不已，表面上卻依舊神色冰冷狠厲，提提鎗咀道：「好，既然你肯合作，我也不會難爲你的，站起來再說。」

賴九聽了蕭原這句話，有如皇恩大赦般，抖顫着雙腿站了起來。「朋友，求你高抬貴手……」

蕭原卻不耐煩地道：「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話，我保證不將你帶到督軍府！」

賴九連忙道：「朋友，我一定知無不言。」

蕭原的臉色放緩下來，一雙目光卻像利刀般盯在賴九的臉上，緩緩地道：「你是否曾經扮成瞎子，與一個女子到督軍府賣唱？」

賴九遲疑了一下，目光一閃，接觸到蕭原那銳利的目光，不禁渾身震顫了一下，忙不迭點頭道：「是。」

蕭原緊接問：「那是多久前的事？」

「大約三個月吧。」賴九想了想答。

「那女子叫什麼名字？」蕭原一點也不放鬆，絕不讓賴九有多想的機會。

賴九眨眨眼，道：「據她說，她叫李珠兒。」

蕭原聽得心頭一動，暗忖道：「聽賴九這樣說，莫非他們原本是不認識的？」

「哼」了一聲，他繼續問道：「你是李珠兒的族叔麼？」

賴九搖頭兼擺手道：「不是，她姓李，我姓賴，根本就扯不上半點關係，那是她要我在督軍大人面前冒認的。」

「那你怎會與她扯在一起的？」蕭原問。

「是她找上我的！」賴九有點氣恨地道：「早知道會惹上這樣大的痲煩，我才不答應與她合作！」

蕭原聽他這樣說，已明白了多少，但他仍然問道：「你不知道她是個怎樣的人麼？」

賴九懊悔地道：「我根本就不認識她，是她忽然找上我的，說若是我肯與她合作，她不但先給我十塊大洋，而且若是她能夠被譚督軍看中，納作妾侍，肯定還有我的好處，那時候我正霉星高照，逢賭必輸，不但身上分文沒有，還欠下瘋牛八塊大洋的賭債，聽了那臭貨的話，也不想想其中的利害，只以爲那臭貨捱不了窮，自甘作賤，無非想博得個穿金戴銀，錦衣美食，而且舉手之勞，便可以先得十塊大洋，若她被譚督軍看上了眼，自然還有好處，便一口答應了她，假扮瞎子，而她像是知道我會拉二胡的，便那樣我自稱是她的族叔拉二胡，她扮成歌女，在督軍府前流連賣唱，那臭貨確是有幾分姿色，而且嬌嬈風騷，果然被譚督軍看上了，將她留了下來，而我也得到二十塊大洋的好處，那時我眞是滿心歡喜，以爲天降橫財，唉，想不到……這都是那臭貨出的主意！」

蕭原聽了賴九這一番述說，心中卻冷了半截，照賴九這樣說，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位李珠兒是什麼樣的人，自然亦不知道她的來歷了，那麼，雖然找到了賴九，但對於他追查李珠兒這件事來說，根本就沒有一點帮助。

但他仍然不死心，問道：「你眞的不知道李珠兒的來歷？」

賴九誓神劈願道：「朋友，我眞的不知道她是什麼來歷，我若有騙你，天打雷劈！」

蕭原盯着賴九看了好一會，看不出賴九有半絲隱瞞的跡象，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感到無比的失望，但他仍然抱着一絲希望問道：「賴九，她總不會憑空找上你的吧？」

賴九聽了，呆了一呆，眨眨眼道：「她當然不是憑空找上我……」

蕭原聽得心頭一喜，急忙問道：「那麼……」

賴九這次卻立即打斷了蕭原的話。「是瘋牛居中介紹我認識她的。」

蕭原聽了，心頭劇跳了一下，急不迭道：「你沒有記錯？」

賴九肯定地搖搖頭。「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我已輸得身無分文，還欠下了瘋牛八塊大洋，已有好幾天沒有去賭了，實則是不敢見瘋牛，那知道那一日卻在街上遇到瘋牛，身邊走着的正是那臭貨，我欲避已來不及，瘋牛已開聲招呼我，我只好硬着頭皮上前，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瘋牛不但沒向我討債，還請我吃了一頓飯，第二天，那臭貨便找上門來了！」

蕭原問道：「你知不知道瘋牛與那女子的關係？」

賴九搖搖頭道：「不知道，他沒有說，我自然不好問。」

蕭原想了一下，卻沒有說什麼，將手上的長鎗收了起來。

賴九這才吐了口氣，心定了一些，卻好奇地問道：「朋友，是不是那臭貨發生了什麼事，牽連到我的身上？」

蕭原道：「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也不要將這件事對任何人說，特別是瘋牛，你應該知道，我若是將你送到譚督軍的手上，只怕你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賴九臉色遽變，差一點沒有再次跪倒下去，哀聲道：「朋友，求你不要將我送到督軍府，我不是什麼也對你說了麼？」

蕭原凝視着賴九，冷冷道：「你要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否則，你知道後果的了。」

賴九感恩戴德地說道：「我一定不會去亂說的，我不會嫌命長，跟自己過不去的。」

「嗯，你明白就好。」蕭原依舊盯着

賴九。「你應該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瘋牛的吧？」

賴九急不迭點頭道：「知道，夜晚他一定在那間破廟內開賭，白天則多數在他那位姘婦大屁股的家裏。」

蕭原道：「嗯，那你帶我去找他。」

賴九卻爲難地說道：「這……這不大好吧？瘋牛若是知道了，他會對我不客氣的。」

蕭原道：「你別担心，你只要帶我到那附近，將那間屋子指給我看，我自會去找他，那他就不會知道是你帶我去找他的了。」

蕭原笑笑，轉身將門打開，當先走了出去。

賴九只好也亦跟着出去。

輾轉追查　賊婆喪命

蕭原站在一棵樹下，打量着前面約十丈遠近的一間房屋。

那間房屋就是賴九說的，瘋牛那位姘婦大屁股的屋子。

那間屋子在這爿貧民窟中，算是比較好的了，座落在貧民窟的邊沿上，自成一家，附近就只有疏落的幾戶人家，這環境對蕭原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這個時候正是小孩午睡，大人忙於幹活的時候，所以在附近那幾戶人家的門雖然開着，卻不見人家，只有幾隻鷄狗在懶洋洋地走動着。

只有外號大屁股的那一間屋的門是閉着的。

蕭原再打量了一會，才急步走向那間屋子。

他亦像找賴九那樣，毫不顧忌地伸手拍門。

「砰砰砰」蕭原用力地拍打着門板。屋內立刻有了反應。「誰啊？」

是一個女人的語聲。

「我是來找牛哥的！」蕭原趕緊答。屋內的女聲道：「你是二毛子麼？」

蕭原忙答道：「是啊。我有緊要的事找牛哥。」

「死二毛子，是不是你媽死了，這個時候來找阿牛，你作死麼？」那婦人的語聲移近門前。

蕭原不再作聲，靜等着屋內的女人開門。

門閂一响，那兩扇門果然打開了，露出一個蓬鬆着頭髮的腦袋，衣襟半敞，露出一截雪白胸脯，只穿一條半截短褲的婦人來。

蕭原原本伸手掩向那婦人的咀巴的手不由一窒。

那婦人一眼看到門外的人居然不是二毛子，亦不由一怔，繼之尖聲叫道：「你……你是什麼人？」

蕭原這時也顧不了那樣多，閃身一步撲上去，伸手掩住了那婦人的咀巴，右手的鎗在那婦人的眼前一幌，壓低聲音厲聲道：「乖乖的別叫，否則一鎗斃了你！」

那婦人咀巴被掩，雙手一張，便欲抓向蕭原的頭臉，企圖掙脫開去，但一眼瞥到那烏黑發亮的短鎗時，立時全身僵木了，動也不敢動一下，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蕭原。

蕭原用腳將門輕輕踢上，狠厲地低聲道：「瘋牛是不是在妳的床上？」

那婦人顫着身子，點了點頭。

蕭原這時也看到，那婦人的屁股好大，怪不得賴九叫她做大屁股了。

「阿蘭，是什麼人來啊！」

房內傳出一把男人的語聲。

蕭原一聽就認出是瘋牛的語聲。

因爲他曾經在昨晚那間賭場內聽過瘋牛的呼喝，自然亦見過他的人。

「快應他！」蕭原鬆開了捂着婦人咀巴的手，低聲疾喝。

那婦人猶豫了一下，看到蕭原那兇狠的目光，心中一顫，急急應道：「阿牛，是……是二毛子來找你啊。」

房內的人遲疑地問道：「是……二毛子？」

蕭原一聽，暗叫一聲「不妙」！左手將那婦人一帶，人已像一陣風般，疾衝向房間。

他才衝到房門口，一件黑忽忽的物件便挾風疾撞向他的頭臉，幸好他反應敏捷，窒步偏身橫閃，「呼」地一聲，那物件擦着他的頭側掠過，「砰」然一下大响，跟着是木頭碎裂之聲。

蕭原跟着一伏腰，案竄入了房間內！

外面卻响起那大屁股婦人的尖叫聲：「救命啊，有人殺人啊！」

蕭原不由在心裏暗自咒罵一聲，目光一瞥，一眼看到一條碩壯如牛的人影疾撲上來，他本來是可以開鎗將那人擊傷制止的，但他不想這樣做，故此他只好在百忙中，身形斜竄向左邊，同時掃出一脚。

「噗」一下沉响，他雖然閃得快，但左臂膀上仍然挨了一拳，痛澈心肺！

但那人亦被他掃出的一脚絆倒，一個餓狗搶屎，摔撲在地上！

蕭原立時一脚踏落那人的背心上。

但那人的反應好快，身形一個橫滾，接一拳擊向蕭原踏空的那條腿！

蕭原急收腿，那人已雙手疾抓，抓向蕭原另一條腿，接猛力一扯！

蕭原料不到這瘋牛這樣慓悍，身手也這樣了得，那條腿一把被抓住的刹那，他右手上的鎗向下戳，恰好在瘋牛的額角上，同時沉喝一聲：「要命的不要動！」

瘋牛被那冰冷的鎗咀一戳，刹時神情一震，所有的動作刹那僵窒下來。

這時候門外已傳來一陣嘈雜的呼喝聲及急驟的脚步聲，一定是附近人家聽到那大屁股婦人的呼救聲，趕來救援了。

蕭原心中不由一驚——這可是頗爲痲煩的事情，眉頭一蹙，他戮在瘋牛額角上的鎗咀用力一頂，低喝道：「你若不想死，快叫你那相好的將那些人打發走！」

瘋牛粗重地喘息着，渾身震了一下，目光一閃，看到蕭原緊扣在鎗機上的食指，不禁抽了口涼氣，急急叫道：「阿蘭，你鬼叫什麼，快對那些人說沒事，將他們打發走！」

「阿牛，你……你眞的沒事麼？」那大屁股婦人在外面驚惶地叫道。

「臭貨，妳想我死麼？快照我的話去做！」瘋牛咬着牙吡罵起來。

那婦人急不迭應了一聲，忙走出屋外去。

接着，便聽到亂七八糟的呼喝詢問聲。「發生了什麼來？」

「那一個這樣大胆，光天白日之下殺人？」

只聽阿蘭的語聲囁嚅慌亂地道：「沒……有……不是……是……阿牛……打我……我一時情急之下亂叫，驚動了你們，對不起。」

屋外的人一聽，哄地叫罵嘲笑起來，一會，語聲便隨着疏落的脚步聲逐漸沉寂下來。

「快叫你的相好的把門關上！」蕭原噓了口氣，仍然用鎗咀緊緊頂着瘋牛的額角。

瘋牛只好喝叫道：「阿蘭，快將門關上，進房來！」

外面的阿蘭應了一聲，接着响起關門及門閂聲，脚步移動聲中，阿蘭怯怯地走到房門口。

當她一眼看到蕭原用鎗頂着阿牛的額角時，驚恐得她差一點張口發出一聲尖叫，但却及時警覺地用手捂住了咀巴。

蕭原對那大屁股婦人道：「進去，坐在床邊！」

那女人不敢不聽，驚顫顫地走進房中，半邊屁股坐在床前。

蕭原這才慢慢彎起身來，一步退開去，但鎗咀仍然指着瘋牛的頭臉，再退一步，在一張靠牆的椅子上坐下來，這才喝令瘋牛坐起身來。

瘋牛在蕭原的短鎗指嚇下，只好乖乖地聽從蕭原的擺佈，不敢妄動一下，從地上坐起身來。

蕭原這時才看清楚了，瘋牛是赤着上身的，下面只穿一條牛犢短褲，這模樣令到蕭原放心不少。

因爲瘋牛那模樣，身上肯定不會藏着刀鎗之類的危險性物件，那就不用太過緊張了。

× × ×

瘋牛這時亦看清楚了蕭原的模樣，他在昨晚亦見過蕭原，吸口氣驚聲道：「是你，你不就是昨晚與唐錦生走在一起的那位朋友！」

蕭原咧咀笑笑。「不錯，正是我！」

瘋牛目光一凝，胆氣壯了一些。「你這樣作是什麼意思？你我與唐錦生皆是朋友，你這樣作不怕令唐錦生難做麼？」

蕭原低聲叱道：「我來找你，根本就與唐錦生沒有半點關係，你別將他扯在一起！」

瘋牛冷冷一笑道：「朋友，可以請問高姓大名麼？」

蕭原道：「本來，是可以的，但這時候沒有必要，我只要將你送到督軍府，你自然知道我是何許人也！」

瘋牛一聽，臉色「唰」地變得灰白一片，氣憤憤地道：「朋友，你別是找錯了人吧？我一不犯法，二沒有惹上督軍大人，你捉我到督軍府幹麼？」

蕭原冷笑道：「你好咀硬，我已查清楚了，三個月前被督軍大人納作十一姨太的李珠兒，是與你相識的，亦是你將之介紹給賴九，兩人才能合作，假扮賣唱的進入督軍府，是不是？」

瘋牛聽了，大驚失色，呆住了，好一會，才吸口氣道：「難道認識督軍大人的姨太太也有罪麼？」

蕭原目光閃閃地道：「本來是沒有什麼的，但你可知道，那位李珠兒出了事麼？你也知道督軍大人的手段吧？」

瘋牛聽了，禁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掩飾不住心中那股驚恐之情，結結巴巴地道：「她……那臭貨犯了什麼事？」

蕭原搖搖頭道：「這一點你不用知道，總之，你要老老實實地與我合作。否則，我會將你送到督軍大人那裏，譚督軍在盛怒之下會對你怎樣，我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瘋牛大概也聽說譚督軍整治人的可怕手段，聞言臉色慘變，急急搖手哀求道：「朋友，你想怎樣，只管說出來，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據實以告，只求你高抬貴手，別將我送到督軍大人那裏！」

蕭原笑了笑，目光忽然瞥到坐在床前的大屁股婦人似有異動，忙朝她疾喝道：「妳想幹麼？」

那婦人聞喝渾身一抖，慌急地道：「我……沒有什麼，不過……不過屁股有點癢……」

蕭原剛才就是瞥到那婦人偷偷將手伸到屁股下，才思疑她可能在弄手脚，喝叫她不要動的，聽聞她這樣說不禁啼笑皆非，又好氣又好笑，沒好氣地道：「唏，妳知不知羞的？不可以穿多一件衣服麼？」

原來，那大屁股婦人敞開的衣襟仍未扣好，露出一截白膩膩的胸脯來，下面又裸着半截大腿，那模樣極之不雅，也極之誘惑，令到蕭原不敢多看她兩眼。

那大屁股婦人臉上一紅，急不迭在床上抓了一件衣裳穿上，半側着身將鈕扣扣好。

蕭原這才舒口氣，轉對瘋牛道：「瘋牛，那你說說，那李珠兒是不是眞的叫李珠兒？」

瘋牛吸了口氣，道：「她眞的姓李，却不叫珠兒，而叫蓮香！」

蕭原一聽，神情微微一震，脫口道：「那不就是道上有名的女賊李蓮香！」

瘋牛沒有作聲，只是點點頭。

「想不到原來是她！」蕭原目光一亮。「這女賊的大名我是久聞了，也虧她這樣大的胆量，居然敢在譚督軍的身上打主意！」

一頓接道：「瘋牛，你是怎樣認識她的？」

說時一雙目光直射在瘋牛的臉上。

瘋牛遲疑了一下，舐舐嘴唇，澀聲道：「我以前亦是在道上混的，與她有數面之緣，故此認識她。」

蕭原笑笑道：「怪不得啊，你的身手這樣厲害！」

瘋牛閉着嘴巴，沒有說什麼。

「瘋牛，你知不知道她進入督軍府的目的？」

瘋牛急忙搖頭道：「我根本不知道她要進入督軍府，她那一天忽然找上我，只說要我找一位懂拉二胡的人，我便將賴九介紹給她，至於她與賴九怎樣說，我一概不知道，直到她被督軍大人納作新寵，我才聽賴九說及，當時我還納悶，李蓮香怎會忽然改邪歸正，委身屈作小星。」

「嗯，這一點我姑且信你。」蕭原道：「你既然認識李蓮香，應該亦知道她出沒的地方吧？」

瘋牛却搖頭道：「這一點我可不清楚，你應該知道她的外號叫一陣香，那是形容她來去飄忽，有如一陣風吹來一股香味那樣，無從根尋，我那幾次見她，都是意外地遇上她的。」

蕭原再問道：「你既然認識她，對她的行踪及底細總應該略有所聞吧？」

瘋牛想了想，道：「我只約略知道她以前有一段時間是在湘桂交界的虎爪坡一帶出沒，但其實她是個行踪不定的人，誰也捉摸不到她的行踪。否則，她也不叫一陣香了。」

頓一頓接道：「我還聽人說過，她有一位相好的，名叫陳軍，乃是聞名湘桂交界一帶的著名獨行賊，亦是一個行踪無定的人，知道他的身份的人，少之又少。」

「嗯，這個陳軍我也聽聞其大名。」蕭原精神一振，接說道：「你的意思是否說，只要找到這位陳軍，就有可能找到一陣香李蓮香？」

瘋牛頷首道：「應該是。」

蕭原眨眨眼，道：「你說知道陳軍眞正身份的人少之又少，是不是說他以另一種身份出現，而你是知道他眞正身份的其中一人？」

瘋牛點頭又搖手道：「他表面上確有另一種身份，不過，我可不知道他眞正身份是甚麼。」

蕭原迫視着瘋牛。「那麼，是誰知道他那種身份？」

瘋牛却囁嚅着遲遲不說。

蕭原冷冷笑道：「瘋牛，你最好老實點，否則，我不用將你押到督軍府，只要我將你透露了一陣香李蓮香的事傳出去，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瘋牛一聽，臉色大變，急不迭道：「我說，我說！」

蕭原沒有開聲，只是笑着望着他。

瘋牛咬咬牙。終於道：「是金洲鎮的鎮長趙太極！」

蕭原滿意地笑笑道：「嗯，看在你合作的份上，我饒過你這一次，不過，我警告你，你不許爲難賴九，否則，無論你走到那裏，我也有本領將你押回督軍府！」

瘋牛這時就像一頭鬥敗的公牛般，垂頭喪氣的，忽然抬頭道：「朋友，可以將大名見告麼？」

蕭原想了一下，改變主意道：「好，告訴你又何妨，我叫蕭原！」

瘋牛一聽，那雙突出來的牛眼睜得大大的，驚詫萬分地重新打量着蕭原，呐呐地道：「你……你原來就是道上鼎鼎有名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

說完禁不住倒抽一口氣。

蕭原笑笑道：「好了，打擾了這樣久，我也要告辭了。」

瘋牛苦笑道：「蕭朋友，我這樣子不便送你出門，你請好走！」

蕭原將手上的短鎗收起來，起身走出房間，將大門打開，走了！

× × ×

金洲鎮乃是湘桂交界的一座大鎮，位處交通湘桂兩省的路邊，由於這裏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軍隊的力量很難保護得到，而那時候却是匪盜如毛的亂世，故此，爲了自保，這金洲鎮自組了一隊實力很强的自衛隊，一般等閒的股匪，皆不敢輕捋虎鬚！

而鎮長自然亦是擁有絕對權力的首腦人物。

趙太極不僅是金洲鎮的鎮長，亦是鎮上的首富，而自衛隊長更是他的親兄弟趙太元！

故此，趙太極在金洲鎮一帶，可說是舉足輕重，擁有無上權力的風雲人物！

在金洲鎮，他的語氣就是法令，却幸好他不是一位專橫霸道的人，否則，他就有可能成爲一位魚肉鄉民的土皇帝了。

蕭原站在趙太極的那家大宅子前，看着站在大門前那兩名肩上扛着長鎗的守衛，不禁躊躇起來。

不過，他終於還是邁開了脚步走上前去。

他還未站定，門前那兩名守衛便朝他叱喝道：「喂，你是什麼人？這裏也是你可以亂走的麼？」

蕭原停下來，淡淡地笑道：「兄弟，我叫蕭原，是來找趙鎮長的，請你通報一聲。」

說着一伸手，不着痕跡地塞了兩塊大洋在最接近他的一名守衛的手上。

那名守衛有錢到手，臉色立時和緩下來，朝另一名守衛眨了眨眼，才客氣地道：「蕭朋友，你請等一下，我這就進去爲你通報一聲。」

說着向另一名守衛交待了一聲，轉身走進了大門內。

好一會，那名守衛走了出來，身後還跟着一名年約四十許，舉止穩重的中年人來。

「鍾管家，就是這位蕭朋友要找老爺。」那名衛兵指着蕭原對那中年人說。

蕭原忙趨前抱拳道：「我叫蕭原，特來找鎮長有事。」

那名鍾管家上下打量了蕭原一下，點點頭道：「蕭原，我聽過你的大名，請隨我進來。」

來到一座廳子，鍾管家站在廳門口，偏身讓開，伸手說道：「蕭朋友，請進去吧。」

蕭原朝鍾管家客氣地點點頭：「有勞先生你了。」

說着邁步走入廳內！

一位紅光滿臉，身材略顯肥胖的半百老者迎了出來，朝着蕭原拱手笑着連聲道：「這位就是蕭朋友麼，久仰大名，快請這邊坐。」

蕭原忙亦拱手爲禮道：「趙鎮長，你太客氣了，蕭某人有事特來拜訪，打擾之處，萬望見諒。」

坐下來之後，下人自然捧上茗茶，趙太極待蕭原喝了口茶後，才從容地道：「蕭朋友，到底有何事幹，勞動你跑到這荒僻的地方，找上我。」

蕭原淡笑道：「趙鎮長，我這次來到貴鎮，趨府拜訪，實是想從你的口中，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趙太極聞言之下，愕了一愕，詫然道：「向我打聽一個人的下落，這是怎麼回

事？怎會無端端扯上我的？」

蕭原道：「這件事說起來頗為複雜，而且也很嚴重，而我要找的人，亦只有趙鎮長你知道，故此，我才不揣冒昧，找上了你。」

趙太極急忙道：「蕭朋友，未知你要的那個人是誰？」

蕭原吸口氣，鄭重地道：「我要找的人姓陳，名軍！」

趙太極一聽，臉色刹那一變，神情陡震之下，急急道：「蕭朋友，我根本就不認識陳軍這個人，你是從那裏聽來的消息，說我認識這個人？」

蕭原聽趙太極一口否認認識陳軍，心中不由打了個「突」，知道這件事有麻煩了，若自己一個弄不好，很可能會走不出這間屋子，於是小心地道：「趙鎮長，我的消息是非常正確的，否則，我怎會老遠地跑到貴鎮，什麼人也不找，找上趙鎮長你？請你據實以告。」

趙鎮長臉色又一變，疾聲道：「蕭朋友，你這是說我有意對你隱瞞了？」

蕭原吸口氣，急忙道：「趙鎮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夠帮忙一下，因為他是我現在要偵辦的一件案子的關鍵人物！」

趙太極霍地站了起來，沉着臉道：「蕭朋友，我不管你辦的是什麼案子，總之我不認識陳軍這個人，你請吧！」

趙太極向蕭原下了逐客令。

蕭原眼珠轉了一下，沉靜地道：「趙鎮長，希望你能夠合作，不要將事情弄僵了！」

趙太極怒聲道：「蕭原，你這是威脅我麼？」

蕭原正想說什麼，廳外卻突然閃出四個人來，將廳門口堵住了，並且用鎗指住了蕭原！

當中一名年約三十五六歲，相貌與趙太極有幾分相似的漢子，手上握着一支二十响的匣子炮，朝蕭原厲喝道：「姓蕭的，你好狂！這裏豈是你撒野的地方！」

蕭原被這驟變震得心頭暗驚，倒抽一口涼氣，不敢有所妄動，坐在椅上鎮定地道：「趙鎮長，沒有必要這樣吧？你既不肯告訴我，我告辭便是！」

說着作勢站起來。

那名酷肖趙太極的漢子卻疾聲喝道：「姓蕭的坐着別動，否則，鎗彈無眼！」

蕭原從對方的語氣及神色上看出，對方不是虛聲恫嚇的，而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四支鎗的指對下），最好是忍受一下，於是只好不動，無奈地道：「趙鎮長，你到底想怎樣？」

趙太極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吶吶地道：「這……這……」

那名握鎗的漢子卻朝趙太極疾聲道：「大哥，此人放不得，他既然已認定了你知道陳軍的下落，若就這樣放他走，他一定會繼續麻煩咱們的，說不定會誣告咱們，令到咱們因此而家破人亡！」

蕭原聽了那漢子對趙太極的稱呼，才省覺到他是趙太極的兄弟趙太元。

而他聽了趙太元的話後，心中暗驚不已，若是趙太極聽了乃弟的話，真的將他留下來，那他是沒有反抗的機會的，也不知道他們會如何對付他。

趙太極聽了乃弟的話後，思想了一下，一張臉陰沉下來，頷首說道：「太元，你說得不錯，若是放了他，一樣會惹來無盡的麻煩，說不得只好狠下心將他留下來了！」

趙太元一聽，臉上閃過一抹喜色，立即朝他的三名手下揮手喝道：「將他縛起來！」

接又轉對蕭原不懷好意地道：「姓蕭的，我知道你身手不凡，玩鎗更是道上允稱的第一好手，但在這種情況下，相信你不會蠢到亂來吧？我雖然不想在這裏沾上半點血腥，但你若是不識好歹，我亦只好顧不了那樣多！」

蕭原一直冷眼看着，心中一直在暗自盤算着應付之策，聽了趙太元那番話，又看到趙太元眼中閃過的那一抹殺機，知道若不祭出那件法寶，好可能便會活不了，咬咬牙，他霍然睜目喝道：「趙鎮長，你真的要將我留下來？」

趙太極陰沉地道：「為了我今後的安寧着想，我已別無選擇！」

蕭原長吸一口氣，雙眼直視着趙太極，一字字道：「趙鎮長，你們將我留下來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殺死我？」

「蕭原，你是個聰明人，又何必要說明呢？」趙太極獰笑着搶着說。

這時，那兩名持鎗的自衛隊員已一左一右，走到蕭原的身邊，其中一人的手上拿着一根麻繩，看來是早已準備好了的，正欲動手將蕭原縛起來，却被蕭原的一聲厲喝嚇得窒住了。

趙太元臉色一變，狠聲喝道：「姓蕭的，你不是想我現在就賞你一顆『鐵蓮子』吧！」

蕭原冷冷一笑，一字字說道：「趙太元，你若是敢開鎗，只怕你會後悔一輩子的！」

趙太元不由暴怒地吼道：「姓蕭的，你以為你是什麼人，在這裏殺你，就等如殺一只螞蟻一樣，你嚇不倒咱們的！」

說着踏前一步，舉鎗直指着蕭原的頭部！

趙太極的表情這時變得頗為複雜，跺跺脚，朝乃弟揮揮手道：「太元，別亂來，且聽聽蕭原怎樣說。」

此人能夠做到一鎮之長，確是個老謀深算的人物，沒有乃弟那樣衝動。

趙太元極不情願地將鎗放下來，退後一步，但仍然拿鎗指着蕭原。

蕭原却了無所懼，鎮定地冷哼一聲道：「趙鎮長，你與乃弟硬要將我留下來，等於不打自招——你們是認識陳軍的！」

趙太極兄弟一聽，臉色同時大變，趙太元一咬牙，獰聲道：「姓蕭的，既然你這樣認為，那就非要殺你不可了！」

趙太極這一次沒有作聲，看樣子是不反對乃弟殺蕭原的了。

趙太元一臉兇狠之色，手臂一抬，又舉鎗指向蕭原的頸部，食指緊扣在鎗機上，只要他用力一扣，蕭原的頭部就會被轟爆，橫死當場的了！

蕭原這刹那的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一雙眼却凌光暴射，夷然不懼地道：「趙鎮長，你知道麼？我辦的這件案，乃是譚

督軍親自交待我的，我若死在這裏，你知道譚督軍會怎樣做？」

趙太極一聽，臉色為之一變，驚疑不定地望着蕭原，脫口問道：「蕭原，這件事與譚督軍有關？」

趙太元却咬着牙叫道：「大哥，別聽他亂唬嚇，他只不過是一名稍有名氣，靠領賞金過活的亡命之徒，譚督軍又怎會與他扯上關係，找上他！」

趙太極却對趙太元叱道：「太元，你嚷什麼，快將鎗放下！」

趙太元情急地叫道：「大哥……」

「住口！」趙太極陡地叱喝一聲。「你眼中已沒有我這個大哥了麼？」

趙太元被乃兄一喝，立時噤聲，不情不願地將鎗放下來。

趙太極噓了口氣，這才轉對蕭原道：「蕭朋友，你辦的這件事，眞的與譚督軍有關？」

蕭原直到這時才鬆了口氣，語氣亦變得客氣地道：「趙鎮長，我蕭原在道上可不是靠信口雌黃混飯吃的，再說，我也沒有那個胆量，胡亂將譚督軍扯上，而譚督軍的脾性，相信你亦有所聞吧？」

趙太極聽了，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點頭不迭道：「蕭朋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以透露一二麼？」

蕭原想了想，點點頭道：「本來，是不可以的，但為了令兩位能夠衷誠合作，我大胆將事情略說一下，不過，兩位可要答應我守口如瓶，不得將事情洩漏出去，否則，若是被譚督軍聽聞，我不但有麻煩，只怕兩位也會惹禍上身！」

趙太極聽蕭原說得那樣嚴重，不由越發相信蕭原說的是眞，吸口氣，點頭不迭道：「這一點你放心，我應承你，咱兄弟兩人不會嫌命長的！」

蕭原這才說道：「趙鎮長，我只能簡略地說一下：譚督軍府內在半個月前失竊了一批珠寶首飾，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物品乃是一尊家傳的白玉羅漢，譚督軍嚴命我無論怎樣也要將那尊羅漢追尋回來。而我在經過一連串的追查之下，終於查到偷盜者與一名叫陳軍的關係密切，而那名叫陳軍的眞正身份，亦只有趙鎮長最清楚，是故我才來找上你。如今我已將事情說清楚，希望趙鎮長你能夠權衡輕重利害，衷誠合作，據實相告！」

趙太極聽完蕭原的話之後，吸了口氣，臉色變幻不定，似乎一時之間，難於下決定。趙太元亦是表情複雜，猛一咬牙，厲聲道：「大哥，焉知他不是信口雌黃，亂吹一通？咱們只要幹得乾手淨脚，又有誰知道他來過這裏？那就一了百了了！」

趙太極仍然悶聲不响，拿不定主意。

蕭原却冷笑一聲道：「趙太元，我不妨告訴你，我在來貴鎮之前，曾到督軍府將此行告知譚督軍，譚督軍在十日之內不見我有消息回報，他便會發兵攻剿貴鎮，譚督軍的手段你們不是沒有所聞的，犯得着為了這一點點事，而落個家破人亡，玉石俱焚麼？」

趙太極一聽，臉色「唰」地白了，目光驚閃地望着蕭原，急聲道：「蕭朋友，眞的有這樣嚴重麼？」

趙太元却搶着厲聲道：「大哥，別聽他窮咋唬……」

蕭原剛才那番話確是有一半是瞎咋唬的，處在這種生死一傾間的關頭，也只有抬出譚督軍的大名，才能鎮住這兩位稱霸一方，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因為只有譚督軍才有力量毀了他們。

冷笑一聲，蕭原伸手入懷中摸出一封信來，揚了揚道：「本來，我是不想抬出譚督軍的名頭來威嚇兩位，無奈兩位硬是不合作，這封信是譚督軍托我轉交給趙鎮長你的，如今為了叫兩位相信我的話，只好拿出來讓兩位看看了！」

說着，將信遞給趙太極。

趙太極神情微震間，急急將信接過，手竟然有點顫。

撕開信封，抽出信箋，打開來，趙太極邊看邊臉色連變，兩手也抖動起來，倒抽一口冷氣，神色沉重，語聲驚恐地道：「太元，蕭朋友沒有說大話，你若不想家破人亡，趙家從此斷子絕孫，還是據實以告吧！」

說着將信遞給趙太元。

趙太元看到乃兄的神色，聽他的語氣，便知道事情是眞的了，心頭亦打起鼓來，及至將信看完，那張臉亦是青白不定，執着信箋的書亦抖索起來。

蕭原由於沒有看過那封信，不知譚督軍在信上寫些什麼，但從趙太極兄弟兩人那種驚震的神色看來，猜到譚督軍在信上的措詞一定是很兇厲的了。

他心中不禁有點歉然。

本來，他是不想抬出譚督軍的名頭來的，無奈趙氏兄弟硬是不合作，並想將他「幹」掉，為了自己的生死着想，他只好破例將譚督軍抬出來鎮壓趙氏兄弟，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這樣做。

不過，他仍然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預料到像趙氏兄弟這種自大慣了的人，是不會那樣輕易與他合作，將陳軍的眞正身份說出來，說不定為了維護此人（像陳軍這種有兩重身份的人，趙太極既然知道，那一定與之有不尋常的關係的，自然不會那樣輕易將陳軍的眞正身份洩露，而且還會諸般加以隱瞞，這是很自然的事），轉過來對付他，他正是有見及此，為了預防萬一，才在臨行之前，到督軍府見譚督軍，將此行說出來，並請譚督軍親寫一封信給趙太極，以作護身符，果然他所料不差。若不是趙氏兄弟這樣不合作，他是不打算將譚督軍這封信拿出來的。

×　×　×

「趙鎮長，你拿定了主意沒有？」蕭原放緩了語氣問。

趙太極吸口氣，語聲有點慌亂地道：「蕭朋友，這……你不會……只是要從陳軍的身上追查出另一個人，而連他也傷害吧？」

蕭原聽了趙太極這番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這位身份神秘的陳軍，一定與趙太極有異常密切的關係，否則，不會這樣關心的，於是斟酌地說道：「趙鎮長，我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追回那尊白玉羅漢以及緝捕那盜竊者，至於那位陳軍，不是在本案範圍之內，我自然不會將他牽連的。」

趙太極聽了，噓了口氣，如釋重負般

道：「你有蕭朋友這句話，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接轉對趙太元喝道：「太元，還是你自己說吧！」

蕭原聽了趙太極這句話，不由心頭一動，忖道：「莫非……」

不等他再想下去，趙太元已全身一震，咬咬牙毅然地道：「蕭朋友，我就是陳軍！」

蕭原雖然剛才已猜疑及此，聞言之下，仍然禁不住吃了一驚，怔愕了一下，詫聲道：「你就是陳軍？」

回答的却不是趙太元，而是趙太極，喟嘆一聲道：「蕭朋友，舍弟的另一重身份就是陳軍！」

這眞是匪夷所思之事，一名自衛隊長，居然還有另一種身份——出沒於湘桂交界處的一名獨行大盜——陳軍！若不是由趙太元親口承認，趙太極加以證實，他眞不敢相信！

平抑一下驚詫的心情，蕭原目注趙太元道：「本來，我想好奇地問一下你，憑你現在的身份地位及家財，根本無須要在暗中去幹那種勾當，但我現在只想你據實向我說出一個人的行踪下落，希望你能夠坦誠相告。」

趙太元苦笑道：「蕭朋友，剛才那樣對你，很對不起，若你有興趣，以後我一定會將我暗中幹那勾當的實情相告，而我亦會坦誠相告的！」

說時向那兩名左右用鎗指着蕭原的手下打了個手勢，那兩名手下立刻退出了廳外。

趙太極亦道：「蕭朋友，只要是咱們知道的，一定會知無不言。」

蕭原拱手朝兩人道：「如此，我在此先多謝兩位。」一頓接語氣鄭重地道：「趙隊長，我想向你打聽一下，一位名叫李蓮香的女賊的行踪下落？」

趙太元一聽，臉色劇變，雙眼陡睜，驚聲疾道：「蕭朋友，莫非督軍府的失竊案，與她有關？」

蕭原張口欲言又止，朝趙太元做個手勢道：「趙隊長，有些話不便被外人聽到，你可否將貴屬屏退？」

趙太元神色又是一變，感激地瞥了蕭原一眼，扭轉身朝廳外那三名手下喝道：「你們退到外面去，任何人不准踏入一步！知道麼？」

三名手下應一聲：「是！」接轉身退出外面去。

趙太極開聲道：「蕭朋友，如今可以說了。」

蕭原這才放輕語聲道：「那李蓮香正是督軍府失竊案的主角！」

「噢！」趙太極忍不住低呼出聲。

趙太元的臉色却變得很難看，脫口道：「蕭朋友，這是眞的？」

蕭原認眞地道：「千眞萬確！」

趙太元眨了眨眼，仍然不大相信地道：「怎樣查出是蓮香幹的？」

蕭原一聽趙太元這種口氣，便知道他與李蓮香的關係不尋常，瘋牛果然沒有騙他，於是鄭重地道：「如今沒有外人，不怕老實對你說，李蓮香在三個月前，曾與一個叫賴九的人，假扮成賣唱的，進入督軍府賣唱，結果被譚督軍看上了，納作十一姨太，那知道她却在半個月前，忽然失踪了，而督軍府內亦失竊了一批貴重物品，包括譚督軍送給她的珠寶首飾及數目不小的銀票，最重要的還是順手牽羊，挾走了譚督軍視如命根子的傳家寶——白玉羅漢！現在你相信了吧？」

趙太元在蕭原說話時，臉色陣青陣紅陣白，接連變換着，而且臉肌也搐動着，牙齒咬得「咯咯」直响，待蕭原說完，他憤怒地道：「想不到那賤人竟然如此下賤，爲了成功地偷取一批財物，不惜作賤自己，拿自己的身子給譚督軍糟蹋，這與婊子有什麼分別，我眞是看錯了她，她竟是這般無恥下流！」說時一張臉脹得通紅，而且雙拳緊握起來。

趙太極看在眼內，雖然估料到一些，但仍然問道：「太元，你與那女賊有何關係？」

趙太元的臉更紅了，尷尬地囁嚅着答道：「大哥……她……與我……很要好……」

趙太極不用聽下去，便直搖頭。

蕭原望了趙太元一眼，問道：「趙隊長，請問你知道她的下落麼？」

趙太元目中閃射出憤恨之光，咬着牙道：「這種無恥的賤人，我也不用再替她隱瞞了！怪不得她這三個月來不知所踪，十日之前她忽然來找我，還騙我說這三個月來只是躲在她的一位遠親的家中休養一下，他媽的原來却是陪譚督軍睡覺！」

蕭原見他憤怒得忘了答他的問話，忙加重語氣道：「趙隊長，你知道她的下落麼？」

趙太元吐了口氣，忽然平靜下來，點點頭道：「知道。」

蕭原一聽，心頭大喜，急問道：「趙隊長，她如今藏匿在什麼地方？」

趙太元毫不遲疑地道：「她就藏匿在鎭南頭的一間屋內！」

趙太極接口道：「太元，是否咱們家在三年前才建造的那間屋宅？」

趙太元點點頭。

趙太極嘆息一聲道：「太元，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那李蓮香既然與你相好，你居然連她的底也摸不清楚，這大概就是『情』迷心竅吧？督軍府失竊案這件事若不是交由蕭朋友來查辦，換上一個執着鷄毛當令箭的人，只怕咱們會遭到滅門之禍，也連累了鄉親們遭殃！」

趙太元聽得驚出了一身冷汗，悚然道：「大哥說得極是，我這就帶蕭朋友去將那賤人抓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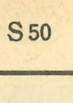
趙太極頷首道：「太元，你能夠揮慧劍，斬斷與那賊婆娘的關係，眞是趙門之幸，亦是地方之幸，你快帶蕭朋友去吧！記着，要多帶幾個人，千萬不能夠讓她逃脫！」

趙太元朝乃兄尊敬地道：「大哥，我會做的了！」接轉對蕭原道：「蕭朋友，事不宜遲，我這就帶你去抓那賤人！」

蕭原一聲：「好！」接朝趙太極抱拳道：「趙鎭長，我先走一步！」

趙太極忙說道：「蕭朋友，一切要小心！」

蕭原點點頭，與趙太元走出了屋宅。



× × ×

李蓮香藏匿的那間屋宅，原來是趙家專用來在每年清明重九春秋兩季祭祀先人而特別建造的一間有點像家祠般的屋子，就建在趙家祖墳的旁邊——一座朝陽的山坡上，而那間屋子頗大，還有房間床舖，那是爲了春秋兩祭，給趙家上下人等過夜用的。

而趙家相傳來的習慣是，春秋祭祀之日，例必要在那屋子內過一夜，所以才設有房間床舖。

本來，那間屋子是有一個老人看守打理的，但趙太元爲了不讓有人知道他將李蓮香藏在那屋子內——亦是他倆人幽會的地方，故此將那老人打發回家，這樣，就沒有人知道李蓮香匿藏在那屋內了，而鎭上的人有哪一個想到，負責維持本地治安的自衛隊長，居然會將一個女賊藏在自家祖墳旁邊的屋子內？而李蓮香找上趙太元這樣一位「相好」，等於找到一張護身符，這女人倒是會找「相好」的！

按照趙太元的意思，蕭原躲在山坡下的一棵樹之後，待趙太元進入屋子後，將李蓮香纏住了，他才乘機摸上去，進入屋內。

而趙太元亦會設法瞞着李蓮香，將門閂打開，好方便蕭原進入屋內。

果然，蕭原在趙太元進入屋子內約一刻鐘後，飛快地跑上山坡，潛到那間屋子的門前，傾聽了一下，接伸手輕輕一推大門，兩扇門果然無聲地被推開來。

蕭原像靈貓般，一閃身，無聲無息地從那尺許寬的門縫中閃了進去，那堂屋內一個人也沒有，但卻隱約聽到從後面傳來的嘻笑聲。

蕭原滿意地點了一下頭，眉頭却皺了起來，遲疑着沒有立刻潛到後面去。

他是恐怕這時候趙太元爲了纏住李蓮香而與之親熱，若這時候撞進去，那豈不是太尷尬了麼？

不過，這時候也顧不了那樣多了，萬一讓那賊婆警覺，那就麻煩了，而他亦想到，就算趙太元這時候與李蓮香親熱，亦不會太過份的，故此，他只是遲疑了一下，便握着鎗，向堂屋後面躡足潛進去。

堂屋的後面，是一排四五間房屋，嘻笑聲是從第二間房內傳出來的。

而那間房門只是半掩上，蕭原身子一貼，閃靠在房門邊，傾耳聽了一下，咀角泛起一抹冷笑，吸口氣，接旋身疾閃出去，一腳踢開了那扇半掩的房門，手中鎗同時疾指向房中併坐在床前，摟抱着的一男一女，口中厲喝道：「別動，否則鎗彈無眼！」

房中的一男一女霍然一驚，那男的在那女的神情驚震的刹那，猛一掙，脫出了那女的摟抱，閃離了床邊！

這人正是趙太元！

而蕭原亦一眼就認出那女子是輾轉才追查到的女賊李蓮香！

李蓮香顯然被突如其來出現的蕭原嚇得驚呆了，不過她反應好快，一呆之下，身形刹時一閃，疾伸手摸向床頭的枕下！

蕭原喝聲中，食指一扣，「砰」然乍响聲中，那顆鎗彈擦着李蓮香那條伸出的手臂，射落在那個枕頭上！

李蓮香嚇得急縮手，臉色煞白，不敢再動了！

蕭原冷冷地道：「李蓮香，妳若不想死的話，最好不要亂動！」

李蓮香目光一閃，吸口氣道：「你是誰？」

「蕭原！」蕭原冷哼一聲。

李蓮香神色一變，驚聲道：「原來是道上有名的追捕能手，海角天涯蕭原！」接又道：「只不知你這次找上我，爲了甚麼？」

蕭原緊盯着李蓮香，冷冷道：「費話！妳自己犯了甚麼事，難道這樣快就忘記了！」

李蓮香臉色又一變，目中閃過一抹驚色。「你是怎樣查到我的？」

蕭原搖搖頭道：「這些以後慢慢再說，妳先將自督軍府偷竊盜去的財物拿出來，我不會難爲妳的！」

李蓮香却不理會蕭原的話，轉對趙太元道：「太元，是不是你出賣了我？」

趙太元爽快地道：「妳以爲呢？」

李蓮香怨毒地盯着趙太元，恨恨地道：「當然是你了，因爲只有你才知道我匿藏在這裏！」

一頓接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我有甚麼對不起你？」

趙太元憤然道：「因爲我不想因了妳而惹來滅門之禍，更不想禍及鄉親，譚督軍的手段怎樣，我很清楚，而我更想不到，妳是一個這樣無恥下流的女人，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甘作譚督軍的妾侍，被他玩弄糟蹋，你還說對得起我？」

（以下轉入第一壹六頁）

洱海沉寶記（下）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文·朱家　圖·可飛

沉寃一朝雪　寶冠萬載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祖明初出江湖，便到處尋訪武林中最熱門的人物——冷鐵衣，因爲江湖傳言，冷鐵衣懷有「雲彫白玉冠」，而江湖中各門各派均出動追尋冷鐵衣，希望能奪得此寶，均已隱在西子湖四周窺伺着……祖明借遊湖而設法與冷鐵衣攀交，兩人一見如故，祖明藉此想探清虛實，而冷鐵衣也明白祖明的出現是懷有目的，但冷鐵衣也看出祖明並不是想將「雲彫白玉冠」據爲己有，所以坦白的告訴祖明「雲彫白玉冠」並不在他身上，而冷鐵衣本人也是爲了尋訪「雲彫白玉冠」，而且，還要追查當年謀奪它的兇手，看來這件至寶牽涉着一件奇慘的兇案……

祖明因爲未來的泰山大人爲絕毒的三脚蝮蛇所傷，雖經名醫暫時抑住毒勢的蔓延，却無法將體內奇毒逼出，時有毒發喪命的危險，後來那位名醫告訴他，欲想盡祛傷者體內奇毒，必須借重「辟毒珠」的特殊功能，可是普天之下，僅有的一顆辟毒珠却綴在「雲彫白玉冠」上面，而「雲彫白玉冠」又於數年前謎樣般消失。

正當他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突然又傳出「雲彫白玉冠」在杭州重現的消息，



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却不料辟毒珠尚未求得，先已捲入了一場是非恩怨的漩渦。

祖明離開廢園後，邊走邊想，這幾天的離奇遭遇，他覺得非常有趣，不知往後自己還要扮演個甚麼脚色。

回到客棧，已快初鼓時分，店伙迎着他笑道：「公子，這裏有留給你的一封書信。」

祖明心裏一楞，暗忖：大概是賈瞎子性急，等不及明天了，所以留書相約……

誰知當他拆開留書，竟大出意料之外，只見龍飛鳳舞般寫着：「祖兄，眞是僥倖得很，想不到那班人的耳目眞靈，竟暗中將鳳鳴院包圍住了，幸弟及時發覺，得以用計脫身。茲有急事懇託，如兄願意義伸援手，黎明前，弟都在怡怡原居處佇候！冷鐵衣匆此。」

祖明看完留書，向伙計問道：「此人走有多久了？」

「大概半個時辰不到。」

祖明的心情很亂，回到房裏，隨便擦了把臉，便熄去桌上燈火，和衣往床上一躺。

他和冷鐵衣雖僅只兩面之交，但他對冷鐵衣却有種特殊的好感，覺得應該全力帮助他，如非丐帮帮主姜藩告訴他，熊九今晚會來探望他，他會片刻不停的趕到南湖去，和冷鐵衣見面。

二更將盡，熊九果然悄悄的來了。

兩人就在房裏，以輕得僅使對方能夠聽清的語聲，促膝密談。

熊九帶來一連串使他心驚的消息，各派高手在嘉興城裏佈下了天羅地網，一班黑道魔頭也呼朋引類，互結奧援，他們不僅是搜尋冷鐵衣的下落，而且連帶也把祖明牽扯進去……

祖明忿然說道：「老哥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竟將小弟這個局外人也牽扯進去！」

熊九沉聲道：「老弟，這你不能責怪各派的人，一切都是始作蛹的賈瞎子在翻雲覆雨，在杭州他耍了一記『瞞天過海』的噱頭，把各派騙了，他自己却悄悄溜到嘉興來了，如今寃家路狹，又在嘉興碰了頭，各派自然不會放過他，結果，他被各派聯手生擒了，他就將一切責任完全推在你老弟身上，並說連他自己都受了你的騙呢！」

祖明急急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定更時分。」

「他們現在那裏？」

「城北城隍廟。」

祖明虎地站了起來，熊九伸手一把將他抓住，低聲沉喝道：「祖老弟，你要幹甚麼？」

祖明氣虎虎的道：「小弟可不願揹這口黑鍋，得找他們說個清楚！」

熊九冷笑道：「人家都嘲笑我老要飯的『迷糊』，祖老弟，我看你比老哥哥還要迷糊得多。」

「老哥哥這話是甚麼意思？」祖明確是憤怒了。「難道祖某好欺侮，任人紅舌白牙的信口誣陷！」

熊九「噗哧」一聲笑道：「祖老弟，你可是在生老哥哥的氣？」

祖明放緩語氣道：「老哥哥是關愛小弟，才來告知這些事情，小弟怎會生老哥哥的氣。」

「既不是生老哥哥的氣，就請坐下來，咱們平心靜氣的談談。」

祖明坐下後，熊九道：「老實說，老哥哥這次是奉敝帮帮主之命來的……」

「啊！」祖明驚呼道：「是姜老前輩着你來的？」

「不錯！」熊九神色異常莊重的道：「賈瞎子雖然嫁禍給你，却保留了你行踪的秘密，未將你的居處告訴他們，這當然有他的目的，他雖被囚禁，還希望崆峒派冉清和冉奇能援救他出困，殊不知他在杭州要那記噱頭，告密的就是這對崆峒的活寶……」

祖明已感不耐，接口道：「姜老前輩請老哥哥專誠而來，一定有所指示吧？」

「呃，你師弟猜對了。」熊九道：「敝帮帮主非常同情冷鐵衣的遭遇，本帮除了不再插手爭奪那頂白玉冠，同時還願暗中協助他完成心願！」

「啊！眞的呀！」祖明喜孜孜的站了起來。「那小弟先代冷鐵衣謝謝姜老前輩，和老哥哥你咯！」

說着，深深的作了個揖。

「老弟，還有你呢，」熊九咧嘴輕聲一笑，將拴在腰間的一隻黑布包袱取了下來，遞給祖明道：「目前你老弟也成了衆矢之的，爲了今後行動方便，最好能隱去本來面目，這包袱裏有兩套衣服，和一應易容所需之物，時已不早，老哥哥也不嘮叨了，以後希望你善自保重！」

熊九說完話，身體往後一仰，一式「金鯉倒穿波」，如離弦勁矢般，自窗口射出去……

祖明跟到窗口，往外一看，早已失去了熊九的踪跡。

丐帮的這份熱情，使祖明萬分感動，他嘆息了一會，即將窗門關上，開始了他平生第一遭的易容工作。

祖明天賦聰穎，很順利的化裝成了一個極不起眼的乾癟小老頭。

他易完容，將一應物事收拾妥當，統統打成一個較大的包袱，斜揹在背上，然後留下一錠銀子作爲房錢，悄悄地離開了客棧。

祖明離開客棧後，並未隱蔽身形，他手裏原已握着一根不太長的旱烟管，這時已塡滿烟絲，打火吸燃，一邊走，一邊「叭噠叭噠」猛吸，噴出一口一口青烟來。

他此刻的這副尊容和裝束，自然沒有引起暗中埋伏之人的注意，而被他很輕易的混出了嘉興城。

× × ×

離南湖里許，乃是怡怡原住的那棟木板瓦房，屋內一片黝黑。

祖明一路留心觀察，並未發覺跟踪之人，這才放心的閃到窗下，低聲喚道：「冷兄！冷兄！」

屋中寂然，毫無動靜。

祖明又低喚了幾聲，見屋中仍無聲息，不禁有點着急起來，喃喃自語道：「難道他眞的被困在城裏了？」

他話剛完，驀聽背後有人冷冰冰的喝

道：「朋友，你是誰？半夜三更的來這裏幹甚麼？」

祖明已聽出是冷鐵衣的聲音，高興地轉過身來，笑道：「冷兄，你怎麼連在下祖明也認不出來啦！」

冷鐵衣又喝問道：「朋友，你到底是誰？」

「在下祖明呀！」

「老匹夫，我再問你一次是誰？你敢再胡說八道，嘿！就別想再看到今晨的日出！」

祖明聽冷鐵衣罵他「老匹夫」，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已易容，難怪冷鐵衣會認不出來。遂「嘻嘻」一笑，伸手撕去唇上、頷下的假山羊鬍子，直了直腰幹，笑道：「在下忘了已易容，怪不得冷兄如此緊張。」

他雖僅撕去臉上鬍髭，並未洗去易容藥物，但冷鐵衣已認出他是誰了，急步自一片短籬後走了出來，望着祖明道：「祖兄，你怎麼突然弄成這個樣子？在下可眞認不出來了！」

祖明道：「說來話長，冷兄，咱們進屋裏去慢慢談。」

屋內的光綫很暗，但對這兩個年輕人，因爲都有一身極佳的內力，所以並無多大妨碍。

祖明便簡明扼要的將離開鳳鳴院後，遇到丐帮帮主「三現雲龍」姜藩，和「迷糊酒丐」熊九的經過，告訴了冷鐵衣，並將背上的包袱解下，取出熊九交給他的黑布包說道：「這裏面還有一套衣服，和易用的藥物用具。」

冷鐵衣沒有說話，也沒有伸手去接，却直着眼望向窗外，似在深深的思攷着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祖明微感一怔，他聰明絕頂，很快的便想到了問題的癥結，正色道：「冷兄，以你目前的處境，謹慎是必需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不過也不能因噎廢食，在下固然出道也晚，但細心觀察，丐帮中人古道熱腸，倒不失俠義本色，所以……」

冷鐵衣突自祖明手中接過包袱，尷尬一笑，說道：「祖兄明教，使冷某茅塞頓開！」

說話之間，已解開黑布包袱，開始易容。

頃刻，冷鐵衣的形容完全消失，出現在祖明面前的，是個濃眉豹眼紫臉膛，滿頭灰白亂髮，頷下鋼髯虬結的魁偉老者。

兩個英挺的年輕人，一變而成了一對醜陋的老怪物，不禁相視而笑。

「祖兄，」冷鐵衣歛去笑容，沉聲道：「在下思之再三，當初謀奪『雲彫白玉冠』的事，青城、崑崙和點蒼三派都有嫌疑，但以點蒼派的嫌疑最大，在下已經決定即刻動身，趕到點蒼山去，如能順利取到白玉冠，在下會兼程去到府上救人，萬一失敗喪生，也只怪自己學藝不精，對祖兄就非常抱歉了！」

祖明笑笑道：「冷兄，在下也已決定追附驥尾了！」

冷鐵衣一愕道：「祖兄不是在開玩笑吧？」

祖明正色道：「在下是言出至誠。」

「祖兄是局外人，跟着淌這趟渾水値得嗎？」

「値得的！」祖明語氣堅毅地道：「撇開武林道義不說，爲了救家岳的命，在下也非淌這次渾水不行！」

「祖兄……」

「愚意已決定，冷兄請不必再勸阻在下了！」

「好吧！旣蒙祖兄仗義伸手，在下如再拒絕，便是矯情了。」冷鐵衣將換下的衣服包好，說道：「咱們事不宜遲，說走就走！」

祖明問道：「如何入滇，冷兄可有計劃？」

冷鐵衣苦笑道：「在下從未到過西南邊陲，根本無從計劃起，咱們只有走一程，問一程了。」

當天下午，他們便趕到了德清，百十里路他們自然不會感到疲乏，但沿途行旅絡繹，爲恐驚世駭俗，不便施展飛行術，甚感行程太緩，因此打過尖後，便到騾馬行各人選購了一匹長程健馬。

一路無話，這天他們到了江陵。

沿途，他們探詢過去雲南大理府的路綫，溯長江而上，自川、康交界處的雷波，然後沿大凉山脈至迷易司，經舊華坪，渡金沙江，距大理府便不足百里了。

江陵是長江的一大重鎭，分新舊二城，舊城是楚渚宮的遺跡，三國時代很有名的荊州，便是這裏。

他們已準備棄馬乘船，在江陵住了一宿，託客棧伙計將兩匹坐騎賤價賣掉，並僱了一艘入川的上行江船。

翌晨，他們上了船，但見江面遼闊，桅檣如林，兩岸風景，更是如詩如畫，兩人胸襟不由一寬，暫時抛開了一些惱人的事情。

過宜昌後，江面逐漸收縮，船逆水而上，黃波翻騰，漩渦層叠，行速極慢，像蝸牛爬行一般。

經過半個多月艱苦危險的旅程，才到達川境萬縣。

其間他們曾飽覽三峽之雄，渡過二十幾個凶險萬狀的大小礁灣，雖夠刺激，却也飽受虛驚。

在萬縣歇了一天，以便船夫子採購糧食和魚肉蔬菜。

一路上，冷鐵衣和祖明愈談愈投機，只恨相見之晚，於是兩人在船上換了庚帖，結爲異姓兄弟。

因之，祖明才知道冷鐵衣追查「雲彫白玉冠」的原因——

五年前，武林中突然出現一個窮兇極惡的魔頭，名叫蓋世雄，不到半年時間，慘死在他一雙魔爪下的武林人物，已有四十餘人，這才激起武林十大門派的公憤，由各派掌門人精選派中高手，圍剿蓋魔於終南山子午谷中。

蓋魔就殲，却於他的行囊中，發現一件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

這頂白玉冠也不過比拳頭略大，但係用整塊萬年溫玉彫成，冠翅和冠沿浮彫着重重雲霧的形狀，據說天將雨時，雲層裏便會冒出氤氳的霧氣。

其餘空白處，却彫刻了三招劍法和三招指法，且都是曠世絕學，玉冠迎面還嵌了一顆辟毒珠，至使得這頂原本無價的至

寶，更加錦上添花，成了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奇珍。

十位掌門人發現這頂玉冠後，當然是誰都想佔爲己有，但這種武林奇珍，又有誰願意放棄呢！

最後協議的結果，還是三句不離本行，以比武來決定歸屬，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旣然是比武，自然得有位超於十派之外的公證人，這人不但武功要高，而且絕對公正，其次，在比武之前，這頂玉冠的保管問題，當然是不能由十派中任何一派保管。

想來想去，只有樂遊原的「美髯秀士」鐵涵青堪當此任。

鐵涵青算得是武林中一位旣奇且怪的人物，論文才，眞可說是取青紫如拾芥，但是他對仕途極爲憎惡，論武學，當今武林——包括十大門派的掌門人在內，眞能夠和他頡頏的，恐怕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

他人極耿介正直，不務名利，所以和武林中人也很少交往，當然他並非聖賢，自然也有缺點，那便是有寡人之疾，不過他絕不沾惹良家婦女，而都是到勾欄院中物色。

他家財饒富，髮妻早喪，膝下只有一個獨子，取名心寒，年約二十，已盡得他一身所學，但並不以此滿足，於三年前將愛子送往生平唯一好友無極子處，苦習玄門無極神罡，和小接引手法。

武林十大門派之人很順利見到了鐵涵青，他們原以爲邀請這位與世無爭，與物無忤的「美髯秀士」充當公證人，必得下一番說詞，却不料鐵涵青極爲高興的一口就答應了，而且願意對「雲彫白玉冠」負保管之責。

一切問題旣已迎刃而解，剩下的便是約定時間和地點比武，以決定玉冠的主人了。

時間是三日後的辰正，地點即在鐵涵青家前面的廣場上。

第一天是平靜的過去了，詎料第二天發生了事故，這眞是一個晴天霹靂，將十大門派之人全驚震的目定口呆！

鐵涵青暴斃了，而且是死在勾欄院中一個妓女的肚皮上面。

這很明顯是個極大的陰謀，憑鐵涵青的一身功力，是絕不可能無端暴斃的。

經驗屍的結果，全身旣無傷痕，又無中毒跡象，更非虛脫一類症候……總之死因如謎，使人撲朔迷離！

十大門派對鐵涵青之死是最關心的了，他們自然不是關心鐵涵青其人，而只是關心委託鐵涵青代爲保管的那件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

鐵涵青之死，也使得平時嘗以名門正派自詡的十大門派，都暴露了貪殘的猙獰面目，將一副俠義的面具，撕毀無遺！他們爲了搜尋白玉冠，幾乎將鐵涵青家的土地都翻了過來。

終於，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也和鐵涵青的生命一樣，離奇的消失了，十大門派也因之失去了比武的興趣，而沮喪地離開了樂遊原。

他們當然是不甘就此歇手，各自在暗中加緊佈署，以搜尋「雲彫白玉冠」的下落。

鐵心寒得到乃父死訊，眞是痛不欲生，登時便要下山奔喪尋仇，但却被乃師無極子曉以利害得失極力阻止了。

五年的悲憤煎熬歲月，鐵心寒的無極神罡，和小接引手法都告大成了，這才辭師下山，執行他早已想好的「清淵逼魚」計劃。

最後他自嘲似的解釋，所以常和風塵中的女子來往，而且不惜在衆目睽睽之下大施輕薄，完全是一種下意識的報復行爲，其實他守身甚嚴，並不及亂。

因採購食物，船在萬縣停宿一宵，翌晨天剛放曉，便解纜繼續航行。

過萬縣後，沿途雖仍有不少險灘暗礁，但較之三峽，却又微不足道了。

這眞是一段寂寞無聊的漫長旅程，冷鐵衣和祖明都已甚感不耐，這天午後船到宜賓，因距滇境已不足百里，兩人終於捨舟登陸，找了家客棧住了下來。

宜賓古稱戎州，蠻獠環錯，爲通接黔、滇之要衝，所以市面上極爲繁榮。

入夜前，他們匆匆前往馬市，選購了兩匹精壯的小川馬，和買了許多進入蠻荒所必須準備的藥物。

回到客棧後，伙計迎着笑道：「有位老客人，說是祖爺您的朋友，現在兩位房中。」

祖明不禁暗自一怔，他實在想不出在這蠻貊的地方，會有什麼朋友，不過他未露聲色的點點頭道：「哦，老夫知道了。謝謝你，伙計。」

他和冷鐵衣將馬交給伙計代爲照料後，即急走回他們所住客房，房門洞開，果見一個身穿藍布袿褲，腰中束着一根寬板帶的雄壯背影，面窗而立。

祖明輕咳一聲，沉聲道：「祖某適有事外出，是何方朋友賜訪？」

「哈哈哈！」雄壯背影大笑着轉過身來，祖明登時興奮地笑道：「老哥哥！原來是你呀！」

「想不到吧？老弟。」熊九也換掉了他那身旣破爛，又骯髒的花子服，連作爲標幟的大酒葫蘆也未帶在身邊。

「眞是沒有想到！」說着，隨即爲冷鐵衣引見。

熊九抱了抱拳，微笑說道：「冷大俠，老要飯的雖是初見，但大名却早已如雷貫耳了。」

冷鐵衣抱拳莊容道：「熊前輩古道熱腸，貴帮主更是仁心俠行，鐵某身負血海深仇，自感勢單力薄，承蒙雪中送炭，義施援手，大德不言謝，鐵某祇有緊記在心了！」

熊九笑道：「鐵大俠，不！現在還是稱呼一聲冷大俠比較適合。『扶弱鋤强，伸張正義！』是咱們丐帮祖師爺留下的遺訓，咱們丐帮中人，祈是遵循祖師爺遺訓，完全對事不對人，所以說冷大俠根本用不着說些感恩戴德的話，更用不着緊緊記在心裏。」

祖明笑道：「兩位不必儘自站着客套了，現在天已不早，還是先到街上去找家館子，餵足酒虫，塡飽肚皮再說吧。」

「嗯。」熊九咽了口口水，笑道：「還是祖老弟說的話，老要飯的聽得比較入

耳。」

茶樓酒肆之中，龍蛇混雜，耳目衆多，不便談及入滇之事，三人盡是找些輕鬆話題，談得逸趣橫生！

酒足飯飽後，回客棧途中，熊九祇輕輕說了句：「明日途中見！」便別了二人，獨自揚長而去。

一宿無話。

翌晨，兩人離開了宜賓，座下的川馬雖然矮小，但極精悍，健行，離開鬧市，兩人縱轡疾馳，竟如星飛電掣般，一口氣跑了二十餘里。

晌午時分，已到屏山縣，這裏已是川邊，以磚石爲城，民皆散居於深山密箐之間。

城池不大，漢蠻雜處，市面上雖甚蕭條，倒是有幾家像樣的茶樓酒肆，而且生意不惡。

兩人隨便找了家飯館，打過尖正準備離去，驀聽一陣急驟蹄聲自遠而近，接着前一後三，四騎馬自飯館門前一掠而過。

祖明眼尖，一眼便已看清四騎馬上之人；最前面一騎，正是在宜賓和他們相約「前途再見」的「迷糊酒丐」熊九，後面三騎是「白眼閻羅」賈仲奎，和崆峒派的一雙孿生怪物——冉清、冉奇兄弟。

「冷大哥，咱們快追！」祖明心急的道：「熊老哥遇上了扎手的死對頭，咱們得趕快去接應他！」

兩人快馬加鞭，出城後，便沿着礁石峥嶸、濁浪翻湧的金沙江北岸，向西追了下去。

這一帶丘陵起伏，地形極爲複雜，兩人追了一陣，竟失去了那四騎的蹤跡，祖明不禁訝異地道：「冷兄，咱們追的不慢麼，怎麼連個影兒都見不到？恐怕他們是往岔道上走了？」

冷鐵衣道：「這一路來，好像並無岔道，咱們再緊追一程，如果沒有，再回頭來尋找。」

兩人胯下用勁，馬行如勁矢奔雷，約五六里許，前面地勢，豁然開朗，現出一片數里方圓的平陽。

熊九這時正以一敵三，和賈瞎子以及崆峒二怪的冉家兄弟打得如火如荼，他雖尚未落敗，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業已處於絕對的下風。

祖明急道：「冷大哥！咱們上！」

冷鐵衣揮手一攔道：「且慢。」

祖明一愣，冷鐵衣笑笑道：「咱們既已掩去本來面目，也應該胡謅個假名子兒才對呀。」

「是呀！」祖明失聲笑道：「咱們眞是大意，竟忽略了這個問題！」

「無妨！現在補救還來得及。」冷鐵衣歪着頭想想，笑道：「老夫鄔玉，綽號『鬼見愁』的便是。」

祖明也笑道：「小弟叫朱宏吧。至於綽號……」

冷鐵衣笑着接口道：「綽號『伏魔叟』，很響亮！」

兩人同時一聲響遏行雲的長嘯自馬上騰身飛起。

「朋友，以多爲勝，這算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冷鐵衣喝聲中，和祖明好似兩頭巨雁般凌空撲到。

冷鐵衣一指向賈瞎子點去，指風發出絲絲銳嘯，賈瞎子左臂一抬，以報君知去硬擋指風，只聽「噹」的一聲巨响，報君知分許厚的一塊銅板，竟被震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地，賈瞎子也驚駭莫名的飛退了七八尺。

祖明却是一招以掌代劍的奇奧招式，逼退了崆峒的冉家兄弟，「迷糊酒丐」熊九反而成了袖手旁觀。

賈瞎子定了定神，見是兩個陌生老者，方才倉促間吃了個暗虧，這時兇性大發，戟指冷鐵衣和祖明喝道：「你們這兩個老渾蛋，憑什麼來管賈老子們的閑事！」

「嘿！大路不平旁人鏟。」冷鐵衣冷笑道：「你們不按照江湖規矩，想以多爲勝，老夫看不慣，就得管！」

「哼！好大的口氣，先報個名兒聽聽吧。」

「『鬼見愁』鄔玉！」

「『伏魔叟』朱宏！」

「嘿，名不見經傳的鼠輩！」賈瞎子冷笑道：「老子看你們是壽星老兒吊頸，自己找死！」

話完，欺身而上，一杖向冷鐵衣攔腰掃去。

冉清冉奇也因被祖明一招逼退，豎了一肚子怒火，見賈瞎子又動上手，便也雙雙向祖明撲去。

冷鐵衣見賈瞎子揮杖橫腰掃來，竟然不閃不避，左手五指箕張，向鋼杖抓去。

賈瞎子揮出的一杖，原本是可虛可實，僅用了五成內力，這樣較易變招換式，他却未想到對方居然敢出手硬抓鋼杖，暗忖：「這老小子簡直是自尋死路！」杖至半途，竟然加足十二成內力，杖風如嘯，仍然原式不變地向冷鐵衣攔腰掃去。

冷鐵衣雙目中突然暴射出一片殺機，他並未眞個用手去抓鋼杖，那僅是誘招而已，容到疾掃而至的鋼杖將沾未沾衣服的瞬間，身體貼着鋼杖往前一滑，搶進賈瞎子懷內，左手立掌如刀，斜截賈瞎子抓來的左掌腕脈，左手駢指點向賈瞎子胸前「七坎」重穴。

全部動作，一氣呵成，出手之速，眞如電光石火，賈瞎子招已用老，已完全喪失了應變的能力，僅祇發出半聲悶哼，便撒手棄杖，倒地了帳。

祖明的一身武學，顯然已是高到不可思議的境地，憑冉家兄弟在崆峒派中的地位，即使在整個武林中，亦可躋身一流高手之列，尤其是他們練的一套兩儀合搏之術，因爲彼此心意相通，進退配合得天衣無縫，更增加了無比的威力，曾使很多位武林的一流高手，在他們兩儀合搏之下，吃過很大的苦頭。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這確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自理名言！冉家兄弟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祖明身如飛絮，在兩個高手密不透風的配合攻擊之下，一個身子東飄西盪，似苦無法落實，受盡對方壓迫，其實不然，祖明的東飄西盪，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奇奧武學——「旋絮幻影」身法。

好在祖明對這雙孿生兄弟未存傷害之心，祇是逗弄着他們像走馬燈似地旋轉不停。

「朱兄，你倒興緻不淺，」冷鐵衣大聲道：「快廢了這對活寶，咱們好趁早趕路啊！」

祖明朗聲一笑，雙掌疾出，分別在冉清和冉奇的背上輕輕拍了一掌，然後停住身形，指着他們沉聲道：「雖然你們像寃魂纏腿似的有點使人討厭，但心地還算善良，所以老夫體上天好生之德，不想傷害你們，可也不願你們繼續糾纏下去，才暫時禁閉住你們的武功，這是老夫的獨門手法，一個月後禁制自然消失，恢復你們原來的功力，希望你們忍耐，不要自作聰明企圖解除被禁穴道，那會害了你們自己！老夫言盡於此，你們自己去斟酌吧！」

冉家兄弟活動了下身體，除了一口眞氣無法提聚外，其他並無不適，心知對方所言非虛，尤其是他們已對祖明的一身絕藝由衷的佩服，雖被對方禁閉住武功，心裏不無怏怏，却未存狠毒的仇視念頭。

熊九、冷鐵衣和祖明三人掩埋了賈瞎子的屍體後，各自找着坐騎，繼續上路。

三騎馬疾馳一陣，突然緩慢下來，祖明策馬和熊九走個併排，含笑道：「老哥哥，你怎會和賈瞎子他們遇上？小弟和冷大哥還以爲你走上了岔道，正準備回頭去找你呢。」

熊九笑道：「這就叫做寃家路窄呀。老哥哥我剛離開宜賓，便被他們三個明釘上了，我有自知之明，和他們一對一地拚，也許能佔六七成贏面，以一對三，那是準輸無贏，我自然不願吃這個虧……」

祖明笑着接口道：「於是你就三十六計走爲上……」

「老哥哥可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丟人現眼的事。」熊九尷尬地道：「這次是例外，因爲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嘿，我一心想擺脫他們，會將他們引入一片亂山之中，可是……」

「小弟覺得很奇怪，」祖明皺眉道：「冉家兄弟不是出賣了賈瞎子，使他被十大門派因起來了嗎？怎麼他們又會合到一起，千里迢迢的追到川邊來了呢？」

「他仍是被冉家兄弟救出來的，至於詳細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熊九說到這裏，向稍許落後的冷鐵衣招了招手，待冷鐵衣跟上，低聲道：「老要飯的要告訴你冷老弟一個消息；敝帮姜帮主已將你的一切遭遇，盡所知的告訴了少林、武當和衡山三派，一則希望他們能助冷老弟找回『雲彫白玉冠』，報却殺父之仇，同時也希望借重他們三派的清譽，昭告天下武林，使兇徒無法狡辯卸責，還給令尊一個清白的俠名！」

冷鐵衣默默地聽着，未作任何表示，但臉上神色顯得極爲沉重。

熊九雖有「迷糊酒丐」之名，其實他心裏並不迷糊，祇不過是一種出之遊戲風塵的態度，他深深瞭解冷鐵衣此刻的心情，不禁微噓了口氣，也沉默了。

祖明不解二人何以突然沉默相對，正欲出言相詢，冷鐵衣驀地胯下一緊，暴喝聲：「呀！」坐下馬負痛，希聿聿一聲長嘶，疾衝而去。

熊九回顧祖明道：「這條路山高箐密，岔道紛歧，極易迷失，冷鐵衣此時心神不寧，咱們得趕快追上去！」

兩騎馬頓如風馳電掣，緊追在冷鐵衣身後狂奔而去。

這條路，熊九過去曾經走過幾次，稱得上是輕車熟路，確是方便不少，省了很多問路的時間。

他們由雷波縣入西康境，沿着大凉山脈，走寧南，經迷易司，這天薄暮時分到了金沙江畔的一個小鎮甸——祿洱，因當晚無法渡江，三人便在街上找了家客棧住了下來。

這裏的客棧確是簡陋得很，但三人並不計較這些，淨過面後，叫來伙計問可有好點的吃的地方。

伙計告訴他們武侯祠側的金江菜館，是這鎮上唯一的一家像樣的菜館，不過價錢也夠唬人的。

武侯祠在街西頭，金江菜館雖然也是因陋就簡，但裏面却抹拭得乾乾淨淨，不像其他館子一副髒兮兮的樣子。

三人魚貫走了進去，裏面食客僅寥寥十餘人，冷鐵衣和祖明目光一掃，不禁同時一怔，原來這十餘食客中，却有「森羅鐵判」丁宓在座，他是自斟自飲，眉毛皺得緊緊的，神情顯得異常頹喪。

這時丁宓也發現了他們，忽地站了起來，臉上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衝着他們一抱拳道：「熊兄，久會了！」

冷鐵衣和祖明錯愕間，還以爲是丁宓識破了他們的行藏，及見他是和熊九招呼，才知是自己會錯了意，兩人不禁相顧一笑。這當兒熊九也抱拳笑道：「啊！原來是丁兄！這倒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熊兄，異地相逢，確是難得！」丁宓熱情地讓坐道：「來，一起坐！一起坐！」熊九轉頭望了冷鐵衣一眼，顯然是在徵詢他的意思，冷鐵衣却微微地搖了搖頭，表示拒絕。

這自然逃不過丁宓的眼睛，向熊九笑道：「熊兄，你這兩位貴友，怎不給丁某引見引見。」

熊九一愣，他一時之間忘了冷鐵衣和祖明的化名，幸喜冷鐵衣和祖明很快的接了口：「在下鄔玉。」

「在下朱宏。」

「哦！原來是鄔、朱二兄，久仰久仰。」丁宓抱着拳，很誠懇地道：「丁宓比三位早到此地，如承不棄，就讓丁宓做個東道，客地寂寞，大家隨便談談。」

祖明覺得人家既然一片誠意，自然不好拒人於千里之外，何况他也想知道那位喬裝船妓的怡怡姑娘的情况，於是抱拳道：「既承丁兄盛意相邀，再拒絕便顯得矯情了。」

祖明既已慨然答應，冷鐵衣和熊九自不便再說什麼，不過他們兩人心裏有點感到納悶，不知祖明在鬧什麼玄虛？

落座後，丁宓已吩咐伙計撤去殘餚，重整杯盤。

酒菜很快便送了上來，經過一番俗套的敬酒後，熊九驚不住了，笑着問道：「丁兄，你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不會是無因的吧？」

丁宓苦笑道：「在下是在等人。」

熊九道：「等人？是敵，還是友？」

「在下也分不清是敵是友，不過這人熊兄也知道。」

「哦？是誰？」

「冷鐵衣！」

熊九掃了冷鐵衣一眼，哈哈笑道：「老要……我就料到了丁兄一定是有所爲而來的！」

丁宓面色微變，冷笑道：「武林中的十大門派和丐帮，以及一班黑道上的朋友，都是爲了覬覦『雲彫白玉冠』，才到處奔波地追尋冷鐵衣下落，丁某可未曾放在眼內！」

熊九也冷笑道：「不盡然吧？」

丁宓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丁某也用不着在熊兄面前撇清。」

「那你等待冷鐵衣又是爲了什麼呢？再說，你怎知他準會經過這裏？而且一定會到這間館子來？」

「他經不經過這裏，或到不到這家館子來，丁某毫無把握，這不過是盡人事，聽天命。至於爲什麼等待他，事關丁某隱私，未便奉告！」

祖明聽他們二人的一番對答，心裏有了主意，不過沒有表露出來，這時端起酒杯笑道：「二位只顧着抬槓，酒菜都涼了。請！」

他這一喊「請」，總算阻止了熊九和丁宓的針鋒相對，大家又回復到輕鬆的猜枚、勸飲場面。

這頓酒一直喝到金江菜館打烊才結束，臨分手時，祖明故意落後一步，悄聲向丁宓道：「在下有幾句肺腑之言，想和丁大俠單獨談談，肯接納嗎？」

「丁某就住在街口右邊的第三家泰來客棧，通宵在房裏亮着燈候駕！」

「好！子時光景，朱某前往拜訪！」

× × ×

十月的子夜，已有很重的寒意，祿洱鎮的人們早已進入黑甜鄉，溶溶月色，給這小鎮塗上一層淡淡的乳白，不遠處的金沙江，却在片刻不停地咆哮，奔騰！

祖明依約會見了丁宓，因爲他以本來面目去見丁宓的，所以丁宓見到他時，與奮得老淚縱橫。

因爲在客棧中談話不便，兩人跑到濁浪奔騰的江邊，席地落座後，祖明開門見山的道：「丁前輩，現在也用不着瞞你，鄔玉便是冷鐵衣，前輩苦苦守候在這裏，一定是有極重要事情，能告訴在下嗎？」

「這……」丁宓疑遲了，因爲這問題太重要，他不知是否應該告訴祖明，所以一時間委決不下。

「在下已和冷大哥一盟在地，」祖明正色說道：「因恐前輩和冷大哥當面談問題有所碍難，所以在下自告奮勇，先瞞着冷大哥來和前輩見面，如前輩必須和冷大哥當面談，在下這就去請冷大哥親自前來一趟……」

丁宓雙眉一揚，終於作了個決定，說道：「先和祖少俠談談也好。事情是這樣的，當初老朽因一念之差，小徒君怡爲報師門之恩，不惜喬裝船妓，這些祖少俠都知道了，君怡原想謀得『雲彫白玉冠』後，即殺冷鐵衣以雪凌辱之恥，想不到事實演變的結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君怡的清白女兒身，已白璧沾瑕，除了委身冷鐵衣一途外，也實在無顏偷生塵世，但當初任由冷鐵衣輕薄，那是種不擇手段的卑鄙陰謀，冷鐵衣是否能夠寬宏大量，不記前嫌？」

丁宓嘆了口氣，又道：「君怡一再覓死，幸均被拙荊發覺，得以及時解救，但這樣長此下去，實在也防不勝防，誰知正當老朽夫婦彷徨無計之時，偶從崆峒派冉氏兄弟口中聽到冷鐵衣爲追查『雲彫白玉冠』前往點蒼山的消息，才知冷鐵衣原來是一位身負血海深仇的傷心人……」

祖明道：「前輩在此等待冷鐵衣，只是爲了令徒君怡姑娘？」

「是的！」丁宓坦然地道：「當然老朽也不是憑空來求他收容君怡……」

「丁前輩的意思是……」

「『雲彫白玉冠』是否確在點蒼派，只不過是種推測，即使正確，假如點蒼派的人一口否認，你又憑什麼硬指在他們這裏，因爲這件事情，關係到該派的存亡絕續，所以，硬幹絕不是辦法，也絕對行不通的！」

丁宓說到這裏，探胸取出一隻扁形小玉瓶，和一本薄薄的舊書，繼續道：「因之老朽想了個主意……」

因爲這是他們的機密，丁宓說出他的主意時，幾乎是附在祖明耳畔說的，聲音細如蚊蚋，加以金沙江如萬馬奔騰的流水聲，即使是練有天耳通的人，也不容易偷聽到丁宓所說的片言隻字。

祖明聽得不住點頭，最後又皺了皺眉頭，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丁宓却嘆了口氣，臉上一副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的神色。

兩人顯已談出結論，祖明告辭時，丁宓大聲道：「冷鐵衣是否肯採用老朽這個辦法，就一切靠祖少俠了！」

× × ×

雲南大理府雖然地處偏遠，由於唐代天寶以後，南詔曾建僞都於此，稱爲西京，迄石晉時代，段氏奪其地，僭稱大理國，所以城垣街道，都顯得特別雄偉整齊，市面上也商賈輻輳，非常熱鬧。

東大街的洱海客棧裏住着一對年輕夫婦，男的年約三十上下，濃眉魁梧，皮膚黑裏透紅，顯得異常健壯。

女的約雙十年華，面容清秀，體態輕盈，只是滿臉病容，面上膚色有點青中帶黑的。

這雙夫婦是來大理府求醫的，女的是中了毒瘴。

馬庭芳是大理府的名醫，尤其是對瘴毒極有研究，他診斷女的病情，確是中了瘴毒，但診斷不出是那一類瘴，幾經用藥，却如石沉大海，病情毫無起色。

醫生的診金，漫無標準，尤其是一般所謂名醫，開起價來，簡直能將病人的病嚇得增重三分。

這雙求醫的夫婦，也許並非富有，所攜帶的百十兩銀子，那經得起名醫的壓搾，幾次下來，病情未見起色，已是囊空如洗了。

名醫的眼睛永遠是長在頭頂上的，這雙求醫夫婦的丈夫雖然百般懇求，聲淚俱下，但名醫究竟是名醫，心腸比鐵石還硬，毫不爲所動。

又過了兩天，女的病情開始惡化，男的憂心如焚地又去苦苦哀求馬名醫，但馬

名醫却板起冷峭的面孔道：「行醫是爲了救人不錯，但藥要錢，一切開支要錢，我總不能餓着肚子給人看病吧！」

男的見哀求已經完全絕望，牙齒一咬，顯然是作了個很大的決定，伸手從貼胸取出一本薄薄的舊書，苦着臉說道：「在下夫婦實在是遠道來此求醫，現在連回家的盤纏都用完了，此地又無親友可以告貸。內人的病眼看已開始惡化，再不急治，恐怕……」男的說到這裏，已是泣不成聲，馬名醫只是冷眼瞧着他，嘴角含着一絲冷冷的嘲弄笑意。

男的歇了會兒，將手中那本薄薄的舊書送到馬名醫的面前，又道：「這是寒門屢代相傳的一本武學寶典，雖自先祖開始禁止練武，但對這本書却視同拱璧，從不輕易示人，現在爲了挽救內人一命，却顧不得了！」

馬名醫不經意地接過書來，信手一翻，眼睛登時一亮，臉上冷冷的笑意，刹那間也變成了和暖的春風，擺擺手含笑道：

「你先請坐——你的意思是——」

「先生能妙手回春，將內人全身瘴毒盡除，在下即以此書相酬！」

「很好！」馬名醫微笑着將書交還對方，說話的語氣也變得和藹慈祥了。「治愈令正的瘴毒無問題，困難的是幾味罕見的珍貴藥草不易求得，今晚上我到深山去找找看，你明日正午來聽消息。」男的將書貼胸揣好，千恩萬謝的辭別了馬名醫，回到客棧，向擁被躺在床上的女人說道：「醫生已經答應今夜入山找藥，要我明天正午去聽消息。妳現在感覺怎樣？」

「瘴毒在體內亂竄，難受得很！」女的拍拍床沿，說道：「你請先坐下，方才祖……」

男的急用手指壓唇示意，女的尷尬一笑，很急智地改變了語意。說道：「走道上往來的人很多，雜沓的脚步聲，使我的心神很不安。」說着，自枕畔取出一個紙團兒交給男的。

「經查明郎中馬庭芳確與點蒼派有密切關係。」

字條上無頭無尾，男的看完，臉上綻出一絲笑意，雙掌一合一捏，字條已變成紙末，揚手洒在地上。原來這雙求醫的青年夫婦，正是冷鐵衣和君怡所喬裝，是在遂行「森羅鐵判」丁宓的神機妙計。翌日正午，冷鐵衣依時前往，馬名醫笑容滿面的迎着他道：「恭喜恭喜，令正眞是福大命大，幾味罕見的藥草，昨夜一夜，居然被我全搜集齊全，今天就可以開始爲令正除毒了！」

冷鐵衣打躬作揖地道：「眞是太辛苦先生了，內人病好後，愚夫婦一定給先生立個長生祿位……」

「這倒不必，」馬名醫正色道：「咱們這是交易性質，各取所需，誰也用不着感謝誰！」

「那——」冷鐵衣似是內心甚感不安，囁嚅道：「內人現在身體很孱弱，是麻煩先生去客棧？還是由在下每天攙扶着她來？」

「我已經爲令正收拾好一間靜室，」馬名醫道：「你請先回客棧收拾一下，我這裏就派轎子去接她。」

這間所謂「靜室」，不如說是間「囚室」還比較恰當點，因爲它深入地下，入口就在馬名醫的臥室內。君怡下轎後，即被馬名醫家的使女扶到靜室了，但冷鐵衣却被留在客廳裏，所以他做夢也未想到靜室竟會深入地下。

× × ×

點蒼山大理府城西，峯巒鬱然高聳，盤亘三百里，峯頭積雪，經夏不消，所以名叫雪山。

山有十九座插天高峯，懸瀑下注爲十八溪，主峯名蒼琅峯，亦即點蒼派的所在地，距府北城約三十餘里，峯下一帶瀠洄，名霞移溪。

聖應峯在城南，山中林深竹密，常年烟霧瀰漫，據說山中沼澤甚多，上面舖滿落葉，很難發覺，山行之人偶一不慎，落入其中，即會被無底爛泥所吞滅！尤其沼澤中常會騰升起一股霧瘴，映着陽光，像嵌着無數金錢，這便是當地人談瘴色變的「金錢毒瘴」，因之，人皆視聖應峯如畏途，不敢輕身涉險！

聖應峯近山腰處，有一個很大的山洞，裏面供有諸葛武侯的塑像，所以名叫武侯洞。

這天子夜，月色朦朧，一條矯捷黑影宛如巨鳥般，飛行在聖應峯的密林梢頭。

這人的輕功，確已達到登萍渡水，踏雪無痕的至高境界，他在密林梢頭，僅是藉着纖細嫩枝的微弱彈力，脚尖輕輕一點，迅即彈身而起，一個起伏，便是四五丈距離，眞是比飛鳥還要快速！

兩三里寬的一段密林，也不過一盞熱茶光景，便已通過，飛身下樹，輕擊兩掌，只見由一塊巨石後面走出一個人來，低聲喝道：「是誰？」

黑影也低聲應道：「在下祖明。」

「哦，原來是少俠。請！」

從峯麓到武侯洞，有一條不太明顯的小山道，盤旋在懸崖峭壁間，由於很少有人行走，路面已生了一層其滑如油的青苔，尤其是在這種月色朦朧的晚上，一個失誤，就很可能落個粉身碎骨。

以祖明的輕功，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他仍然一路飛馳，很快便到了武侯洞。

洞內一片漆黑，聲息毫無。

祖明仍效前法，輕輕擊了兩下掌，洞內却傳出熊九的聲音，問道：「是祖老弟來了嗎？」

「老哥哥，正是小弟。」

「請進來吧！」

祖明走入洞中，往右方一轉，有一片很大的空地，這裏點着一支蠟燭，因爲有很厚的黑幔遮隔，才使融融燭光，不致外洩。

空地上席地坐着很多人，包括了釋道俗和兩個老化子。

兩個老化子他是認識的，一個是丐帮帮主「三現雲龍」姜藩，另一個便是恢復了化子裝束的熊九。

祖明先抱拳深深一揖道：「晚輩祖明，拜見諸位老前輩！」

熊九笑道：「祖老弟，這幾位都是當今武林威望極隆的前輩高手，老哥哥來給你引見一下。」

經過熊九的一一引見，祖明才知兩個

胖都都、鬚眉俱白的老和尙，是少林寺羅漢堂的高僧，一名空蘊，一名空凡，兩個長髯飄拂的清癯道人是武當派高手，一名玄雲，一名玄雨，另外兩個俗家裝束的老者是衡山派高手，虬鬚虎目，身材魁梧的是「開碑手」尙節，短小精悍，唇上留着兩撇向上翹八字鬍的，是「萬里追風」潘敬禹的。

這時，丐帮帮主姜藩向祖明問道：「祖老弟，情形發展如何？」

祖明道：「一切均如所料，而且也進行得很順利，現在君怡姑娘已被接到馬家去了。」

「冷老弟呢？」

「也跟着去了，是否和君姑娘在一起，就不得而知了。」

「嗯。」姜藩漫應了聲，閉目沉思片刻，忽然睜眼掃了在塲人一瞥，沉聲道：「依老要飯的判斷，馬庭芳今晚可能會給君姑娘療毒，咱們如想抓住眞憑實據，最好是在他爲君姑娘療毒之時。」

少林寺的空蘊大師低喧聲佛號道：「姜施主說的對，老衲也是如此想。」

衡山派的「開碑手」尙節大聲道：「兩位既然都如此想，事不宜遲，咱們就立刻動身！」

姜藩笑道：「尙老兒還是這副火爆脾氣。」

尙節不服，說道：「臭要飯的，你少編排老夫，方才你說馬庭芳今夜會給君姑娘療毒，現在午夜已過，不快把握時間，等到天亮，咱們的行動，就不方便了。錯了嗎？」

姜藩道：「錯是不錯，可是，咱們總得謀定後動，因爲一擊不中，便打草驚蛇了！」

幾人經過一番計議，最後決定仍由祖明負責查探，並和冷鐵衣保持連絡，其餘的人暫都不出面，只在暗中監視和接應。

×　×　×

馬庭芳的住處，宅院極深，最前面是他經營的保和堂藥舖，接下來是客廳和客房，第三進是他的一雙兒女居住，他夫婦倆的臥室是在第四進，最後一爿房屋則用爲蒐集藥材和炊事厨房。

時近丑末，夜空中突然飄來一片烏雲，而且越聚越多，將西斜的半輪明月完全遮蔽，大地頓時陷入一片黝暗。

祖明像一頭狸貓般潛進了馬家的宅院，而且和冷鐵衣會合了。

「冷大哥，」祖明低聲問：「可有甚麼發現？」

「沒有。」冷鐵衣人也低聲道：「君姑娘已被送入靜室好幾個時辰了，我被留置在客房裏，但我曾搜遍全屋，却始終沒發現所謂『靜室』，也沒找到君姑娘。」

「既然搜尋不着，爲了爭取時間，咱們只有採取霹靂手段了！」

「霹靂手段？你是說用强明搜？」

「不錯！咱們一定要在天亮前找到君姑娘，查問清楚，等到天亮咱們的行動就不方便了，容馬庭芳緩過手脚來，咱們就算是徹底失敗了！」

「三派和丐帮的人呢？」

「都隱身在附近四週。」

冷鐵衣道：「好，就這樣辦！明弟，隨我來吧。」

兩人躡足直奔第四進馬庭芳的臥室，在窗外，他們聽到臥室內輕微的均勻鼻息聲。

「奇怪？」祖明附在冷鐵衣耳畔細語道：「馬庭芳好像不在房內？」

冷鐵衣點了點頭，也細聲耳語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還在靜室裏給君姑娘療毒。」

話完，叩指在窗上，「通通通」彈了幾下。

「是誰呀？」是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睡得很警覺。

「找馬先生的。」

「啊！他……」房內起了一陣悉悉索索穿衣的聲音，但片刻後又聲息俱寂。

冷鐵衣心中一動，急道：「糟！那女的逃掉了！」一掌向窗戶拍去，「劈啪」一聲，窗戶被震得粉碎，兩人飛身進去，撥亮銀缸內的燈火，只見羅帳半開，裏面錦被凌亂，人已不知去向。

兩人在房內搜尋一遍，除了房門仍然由內閂着，並無其他門戶，祖明訝道：「眞奇怪，人往那裏去了呢？」

冷鐵衣說道：「一定有暗道，也許正是通往靜室的暗道，咱們再仔細的搜查一遍。」

提起桌上銀缸，從綉榻而至四壁，四道目光閃閃如電，絕不放棄方寸的地方，終於被他兩人發現了可疑之處。

那是在床後牆壁上的一支鹿角，冷鐵衣左右端詳，總覺裝飾得不是地方，智珠既得，用手將鹿角輕輕一扳，房中那綉榻毫無聲息地移開尺許，露出了地下室的入口。

冷鐵衣藝高胆大，毫不猶疑地拿着銀缸，循級而下，祖明緊緊跟在身後，兩人凝聚了全身功力，隨時準備應變。

十餘級石階下面，是一條三丈長的甬道，盡頭，便是爲君怡療毒的靜室。

靜室內的一張木榻上，躺着昏迷不醒的君怡，却並未見馬庭芳夫婦的踪跡。

冷鐵衣就着燈光察看君怡臉上神色，見青黑之色已完全褪去，且已泛出紅潤，分明瘴毒已盡，只是人尙陷入昏迷，不解何故。

祖明道：「冷大哥，小弟已找到出口的暗門了。」

冷鐵衣轉頭望去，見石壁上掛滿了草根樹皮，祖明正以手撥開，裏面露出了一扇木門。

「明弟，他們可能就是經這扇門逃走的，」冷鐵衣道：「你快追出看看！」

「不用追了，人都在這裏呢！」門「呀」的一聲推開了，首先出來的是「迷糊酒丐」熊九，在他後面的正是馬庭芳和一個年約三十許的中年婦人，最後是衡山派的開碑手尙節。

祖明興奮的叫道：「老哥哥，是你將他們擋了回來呀！」

「是這位尙大俠和另一位潘大俠發現他們的。」熊九笑着在祖明肩上輕拍一下，說道：「老弟，你們幹得很好，如今眞相已經大白……咦？君姑娘怎麼樣了？」

馬庭芳怯怯地道：「君姑娘瘴毒已除，是在下給她服了點蒙汗藥……」

熊九笑道：「解鈴還是繫鈴人，馬先生，還是一併麻煩你吧！」

馬庭芳自身畔取出一隻小玉瓶，用他那長長的小手指甲，自玉瓶中挑了些白色粉末，輕輕吹入君怡鼻孔內，俄頃，君怡一連打了幾個噴嚏後，人也跟着清醒了過來。

冷鐵衣這時表現無比的溫柔，低聲問道：「妳現在感覺怎麼樣？」

君怡發覺冷鐵衣就站在她身邊，芳心中感到絲絲甜意，興奮的道：「我師父判斷的果然不錯，給我療毒的正是一顆光彩奪目的珠子。」

熊九道：「馬先生已將『辟毒珠』交給空蘊禪師了，姑娘瘴毒新痊，不知能不能走動。」

君怡試着運功，覺得氣機流暢，並無絲毫不適，登時自榻上一躍而起，嬌笑道：「已經完全好了嘛！」

熊九轉向冷鐵衣道：「冷老弟，也恭喜你了！」

冷鐵衣自然聽得出熊九一語雙關，不禁訕訕地道：「讓前輩見笑了！」

熊九一轉身，又向馬庭芳道：「馬先生，謝謝你的合作，和所提供的資料。現在監視你的人雖然被擒獲，但我們不知是否還有漏網的？這關係到賢夫婦的安全，希望你好好攷慮一下。」

「不要緊的，」馬庭芳臉上露出一份由衷的感激，低聲道：「在下這宅子裏還有個秘密的藏身地方，是點蒼派人所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希望你多多保重，咱們要告辭了。」

一行人仍循暗道離開了靜室，出口處就是這宅子後院的一座瓜棚下面，倒是非常隱秘。

在一株榕樹的陰影下面，站着空蘊、空兩位禪師，玄雲、玄雨兩位道長，和「萬里追風」潘敬禹五人，在他們面前的地上，却躺着三個精壯的中年漢子。

兩組人會合後，丐帮帮主姜藩也自屋頂飛身而下，原來他仍在附近搜尋敵踪，助人這般不辭勞瘁，實在使人感動！

「阿彌陀佛！」空蘊禪師喧聲佛號道：「姜老施主，現在天快亮了，咱們得趁天亮前離開此地，趕往點蒼派去，這三個被擒之人如何處理？」

姜藩笑道：「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白了，帶着他們也是個累贅，乾脆廢掉他們的武功算了！諸位以爲如何？」

三派之人未提出反對意見，冷鐵衣和祖明自然更不會反對了。

姜藩廢了三個點蒼門徒的武功，並點了他們的黑甜穴，然後將他們提到一座瓜棚下面，並弄來了枯枝乾草作爲掩蔽，算是暫時將他們隱藏了起來。

×　×　×

點蒼派的門戶，設在蒼琅峯的霞移谷中，這裏是一處數里方圓的盆地，谷中氣候四季如春，五色繽紛的花卉，常年一片燦爛。

曙色初綻，冷鐵衣等一行十人，已抵達霞移谷口。

此行以冷鐵衣爲首，他已恢復本來面目，一身黑色緊身短打，抓地虎快靴，背後斜揹着一支青鋼長劍，鮮紅的劍穗子在晨風裏飄呀飄的，愈顯得雄姿颯爽，豪邁絕倫。

祖明是和冷鐵衣一道，也是背負長劍，一身武士打扮，雖也英姿挺拔，俊秀無儔，但和冷鐵衣相較，却少了那股氣吞河嶽的豪邁雄風。

丐帮和三派之人以及君怡姑娘，與冷鐵衣二人保持了數十丈左右的距離，這表示他們並非和冷鐵衣一道，挾仇拜山。

霞移谷口蓋有一排房舍，經常派有幾名弟子住宿此處，爲的是阻擋一般遊山、採藥或狩獵的閑雜人等闖入谷中。

冷鐵衣雖是尋仇而來，却不願失去江湖禮數，早已備下大紅的拜山帖，不過帖上的署名，已用上眞實姓名——鐵心寒。

谷口一排站着六個年輕人，年齡都約在二十上下，一律雙排扣黑色緊身衣褲，腰跨秋水雁翎刀，顯得精神抖擻！

祖明負責代冷鐵衣投遞拜山帖，他走過去向爲首的年輕人抱拳道：「各位辛苦，咱鐵大哥有要事須面見貴派平掌門人，請代爲通報一聲！」

爲首的年輕人看看祖明，及望望一旁負手仰觀山嵐的冷鐵衣，然後點點頭道：「尊駕可有拜山帖？」

祖明探懷取出大紅帖遞了過去，爲首的年輕人目光一掠，臉色登時露出一片輕視神色，冷聲道：「這鐵心寒的名字陌生得很。是那一派的高手？」

祖明看不慣對方那副冷傲的樣子，心裏有氣，也冷聲道：「咱們是山野草莽，無門無派！」

「這就很抱歉了！以兩位的這點身份，居然想求見本派掌門人，兩位有胆投帖，咱們可不敢通禀。」

「咱們兄弟是非見貴掌門人不可！」

祖明面色一沉，宛如籠上一層寒霜，聲音更是冷如堅冰，「你們準備怎麼樣？」

「嘿嘿嘿！好大的口氣，朋友，希望你瞪開眼睛看清楚，這是甚麼地方，也容得你們撒野！」

「甚麼地方都是一樣，你們不肯通報，咱們就闖！」

「好哇，果然是撒野來了，」爲首的年輕人，「嗆啷」一聲，已拔出雁翎刀，在胸前一橫，喝道：「你能闖過我陳澍這一關，咱們就拚着受責，也代你通報！」

祖明冷冷地說道：「你們最好是一齊上！」

陳澍一揮手，揮退其餘五個年輕人，指着祖明喝道：「朋友你也太狂妄了，亮你的兵刃吧！」

祖明雙手一拍，道：「不必了，尊駕只管動手，祖某就以這雙肉掌接你幾招試試！」

陳澍不禁大怒，一刀向祖明斜肩劈去。

祖明一聲冷笑，身形微側，左手五指箕張，硬抓對方刀背，右手駢指一點，一縷指風直奔陳澍左肩。

陳澍心頭一凛，滑步疾退，讓過祖明的一指一抓，接着一聲大喝，雁翎刀驟化一片狂風暴雨，捲向祖明。

祖明口角噙着冷笑，雙掌一錯，直入重重刀幕之中，不到幾個照面，兩人即由合而分，陳澍鐵青着面孔，祖明却微微而

笑，原來陳澍手中的雁翎刀已轉到了祖明手中。

「尊駕可以代咱們通報了吧？」

「好，算是陳某學藝不精，你們隨我來吧！」

說罷，轉身就走，祖明却搶前幾步，雙指捏着刀尖，將刀柄送了過去，微帶歉意地含笑道：「在下僥倖得很，尊駕的刀請收回去吧！」

陳澍狠狠瞪了祖明一眼，接過刀納入鞘中，仍然一語不發地向谷內奔去。

冷鐵衣和祖明步履從容地緊緊跟在後面，深入數里，幾經轉折，前面豁然開朗，只見房舍錯落，百花競艷，眞無殊神仙窟宅，世外桃源。

谷中央有一座宮殿式的堂皇巨廈，紅牆綠瓦，顯得氣象萬千！

陳澍將兩人領至巨廈前，一個身穿長袍的半百老者自裏面走了出來，陳澍忙走過去躬身道：「啓稟于師叔，這兩人欲求見掌門人！」

姓于的長袍老者掃了冷鐵衣和祖明一眼，沉聲道：「是那派門下弟子？可有拜山帖？」

「這是他們的拜山帖。」陳澍將大紅拜帖雙手呈上後又道：「他們說是山野草莽，無門無派。」

于姓長袍老者望拜帖一眼，怒喝道：「你好大胆，這種藉藉無名之輩，竟敢領進來！你……」

「弟子怎敢！」陳澍惶恐地恭聲道：「只因弟子學藝不精，願領派規處置！」

于姓老者雙目中突然迸射出森森寒芒，看着冷鐵衣和祖明道：「是你們恃仗武功闖進來的？」

祖明冷聲道：「咱們是按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你們既不依禮接待，咱們當然要硬闖了！」

「嘿！好狂妄的口氣，你們是何人門下？」

「咱們可不是來套交情的，你也用不着查問咱們的師承！」祖明侃侃言道：「我只問你是否肯代通報？」

于姓老者氣得冷哼一聲，沉喝道：「狂妄無禮小輩，竟敢無端跑到霞移谷來撒野，眞是自己找死！」

身形一幌，已到祖明面前，伸手向祖明左肩抓去。

祖明一聲冷笑，塌左肩，右手駢指直出，仍然是方才對付陳澍的那一招「指點烟嵐」。

于姓老者目睹祖明這種從容不迫的奇奧手法，也不禁心中大感震駭，逼得撤招換式，猛的一拳向祖明搗去。

祖明不願以內力硬拚，朗笑一聲，避身遊走，專以小巧功夫配合着奇奧招式和對方週旋。

這時巨廈中人已全被驚動，一個禿頭老者搶步而出，大聲喝道：「住手！」

于姓老者聞聲暴退，祖明也一笑停止身形。禿頭老者向于姓老者問明原委，轉向祖明道：「年紀輕輕的，居然能和我五師弟拆招換式，定是一位高人門下……」

祖明抱拳接口道：「不敢，小可兄弟只想求見貴派掌門人查問一件事，且是以禮求見，並無尋釁之意！」

「這個老夫已經知道了，」禿頭老者道：「二位請在此稍候，老夫這就去禀報掌門人。」

祖明見這禿頭老者頗明事理，心生好感，說話的語氣也客氣了，抱拳道：「如此就有勞前辭了！」

片晌，禿頭老者重由巨厦內出來，抱拳問道：「那位是鐵心寒鐵大俠？」

冷鐵衣抱拳應聲道：「區區在下！」

禿頭老者道：「敝掌門人在大廳中恭候，兩位隨老夫來吧！」

禿頭老者並未禮讓，話完轉身便走。

祖明方才對這禿頭老者的一絲好感，又登時被他這種傲慢無禮態度，弄得烟消雲散，暗罵道：「眞是一丘之貉！」

冷鐵衣的目的是欲追尋兇手，和「雲彫白玉冠」的下落，對別的細節倒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穿過兩重院落，才到大廳，冷鐵衣抬目望去，見這座大廳巍然高聳，已逾十丈，畫樑雕棟，金碧輝煌，廳內極爲寬敞，足可容納三四百人。

直到廳前，禿頭老者才側身讓道：「敝掌門人就在此廳內候駕，兩位請！」

冷鐵衣也沒和他客氣，邁步跨進大廳，轉過一列屏風，見大廳中央的一張虎皮交椅上，四平八穩的坐着一個微胖的魁梧老者，兩側雁翎般站着四個中年漢子。

禿頭老者向上垂手躬身道：「回禀掌門人，求見之人已經帶到。」

點蒼派掌門人「三絕刀」平疇一揮手道：「秦師弟請坐。」

禿頭老者恭謹的說道：「謝掌門人賜坐。」

這簡直是將二人當犯人看待，冷鐵衣心裏雖然憤怒，但沒形之於色，臉上一片冷漠，祖明却瞧不下這口氣，嘿嘿冷笑道：「果然是名門大派，就這份氣勢，也非其他門派可及。」

平疇臉色微變，沉聲喝道：「你們的胆量倒眞不小，竟敢跑到本派來惹事生非，你們可曾想到後果！」

祖明道：「咱兄弟是依江湖規矩投帖拜山，平掌門人不責貴門下恃强攔阻，反怪咱們惹事生非，不顯得欺人太甚嗎！」

平疇怒喝道：「你是什麼人？」

「祖明！一個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大胆！給本掌門將他拿下！」

「且慢！」冷鐵衣一直保持着他那份冷漠神色，眼看祖明已和他們鬧翻，一旦動上手，便無法查問「雲彫白玉冠」和兇手了，他沉聲喝道：「平掌門人難道不想知道咱們拜山的原因？」

八個中年漢子已衝了出去，平疇冷哼一聲，以手式制止了八個中年漢子，怒道：「你快說，如果說不出原因，就別怪本掌門欲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們了！」

冷鐵衣冷冷一笑道：「在下只想請教一個問題，希望平掌門人能據實回答。」

平疇冷哼了一聲，沒有出言拒絕。

冷鐵衣道：「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是否確在平掌門人手裏？」

平疇突聽問及「雲彫白玉冠」，不禁心中一震，因爲「雲彫白玉冠」之失落，早已成了武林懸案，對方既爲此冠找到點蒼派來，顯然是有了綫索，知道消息傳入

江湖，以後點蒼就別想安靜了！

不過他城府極深，這時反而轉怒爲笑，問道：「眞是荒唐，你從那裏聽到的謠言？」

「謠言？平掌門人是否認了？」

「簡直胡說八道，你是聽誰說的？」

「敝友馬庭芳，平掌門人不會不認識吧？」

「哈哈哈！」平疇突然振聲大笑道：「既然馬庭芳已全告訴你，本掌門也用不着否認了！只可惜你們已無法將這消息傳出去了！」

冷鐵衣神色間顯得有點激動，但他深深吸了口氣，將情緒平定下來，沉聲道：「咱們既然來了，也並未存着出去的念頭，只希望能夠見識一下武林至寶，雖死無憾！」

「好！本掌門人就讓你成全這個心願。」平疇志得意滿的向禿頭老者道：「秦師弟，你去將白玉冠取來，也讓他們臨死前開開眼界！」

禿頭老者很快便雙手捧了個錦匣出來，謹愼地交給平疇，正在這個時候，于姓老者疾步進來，躬身道：「丐帮姜帮主和熊九，以及少林空蘊、空凡、武當玄雲、玄雨、衡山尙節、潘敬禹和一位姑娘，均在廳外求見，請掌門人示下！」

這眞是個晴天霹靂，只震得平疇驚慌失措，忙向于姓老者揮手道：「先接待他們在客廳稍坐，本掌門……」

「喲！難道平兄有什見不得人的事兒，要把咱們大夥兒支開呀？」

姜藩似開玩笑似當眞的說着，領先走進了大廳，後面跟着熊九和少林、武當、衡山三派之人以及君怡姑娘。

平疇冷靜一下頭腦，將錦匣重又交還禿頭老者，然後面色微沉，也是半眞半假的叱道：「你這花子頭兒再胡說八道，可別怪老夫轟你出去。」

「嘻！別當眞！算我老花子胡說好了。」姜藩滑稽的神情，祖明看得心裏直樂，幾乎笑出聲來。

驀地，姜藩眼光灼灼地盯着禿頭老者所捧的錦匣，笑道：「那匣子的裝璜好美，平兄，裏面是什麼寶貝？能不能讓老花子開開眼界？」

平疇忽然臉色一變，怒道：「姜老花子，明人不做暗事，你今天到本派來處處挑眼，到底有何企圖？」

姜藩臉色一沉，正待出言揭穿他的奸謀，于姓老者又匆匆進來向平疇低聲說了幾句話，只見平疇雙目中寒芒電閃，眉梢一揚，敞聲笑道：「今日羣賢畢至，是點蒼派無上光榮。于師弟，快去請！」

一會兒，只見魚貫進來九人，男女老少都有，走在前面的是個乾癟老者，目光一掃，哈哈笑道：「盛會盛會！想不到花子帮和少林、武當、衡山三派高人，已先兄弟趕來了，眞是意外，眞是意外。」

言下對一帮三派，頗有不滿之意。

冷鐵衣默察眼前形勢，雖不明瞭後來九人的身份，相信必是十大門派中人無疑，力量已佔絕對優勢，可慮的是十大門派中人也是良莠不齊，「雲彫白玉冠」武林瑰寶，難免壞人驟生貪念，果眞如此，很可能釀成一場敵我不分的大混戰，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他沉思少頃，毅然決定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先以超絕武功震懾全場，然後見機消弭這場敵我不分的大混戰，這辦法雖不一定奏效，目前却是唯一可行之道。

主意既定，暗將「玄門神罡」提聚至十二成，在周圍數尺方圓佈下了一道堅逾精鋼的氣牆，然後沉聲道：「平掌門人，不要儘和他們周旋了，咱們的問題尙未解決呢！」

平疇陰險地笑笑道：「閣下趕的時間太不湊巧了。」

「爲什麼？」

「因有十大門派高人在這裏，暫時輪不到你。」隨向右側四個中年人一使眼色道：「先招待二位到客廳歇息一下。」

冷鐵衣大聲道：「你是怕在各派高人面前，洩漏你謀奪『雲彫白玉冠』和殺害鐵大俠秘密！」

「一派胡言！」平疇怒不可遏地一揮手，大喝道：「快給本掌門將這個瘋子拿下！」

「啊！『雲彫白玉冠』果是被他們點蒼派謀奪了！」

說話的是個半老徐娘，姓卓名艷君，綽號「艷娘子」，是華山門下高手。

和她膩在一起的兩個身穿翠綠色衣裙的年輕姑娘，人稱「華山雙翠」，一名左嬌，一名白茁，都是她名下的弟子。

另外六個人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賽方朔」東方明，「鐵掌飛梭」駱宜森，王屋派的「猴叟」畢昇，「白額虎」石岑和派中一雙弟子藍亞飛，鄭虎。

進門嚷嚷「盛會盛會……」的，便是「猴叟」。

點蒼派掌門人平疇身側的八個中年漢子，都是他的死黨，也是得力的助手，地位雖不及于姓老者和禿頭的秦姓老者高，但他們因有特殊成就，權力却比于、秦兩個老者大，平常除了掌門人以外，他們是目空一切，橫行無忌！

四個中年漢子奉了掌門令諭，「嗆啷」聲中，已將雁翎刀撤在手中，一字形向冷鐵衣和祖明漸漸逼進。

平疇適時轉頭向禿頭的秦姓老者喝道：「秦師弟，你先退下去！」

「平兄，何必這樣小氣嘛！」姜藩笑着搧火道：「那『雲彫白玉冠』既然已拿出來了，爲什麼不能順便讓我老子開開眼界？」

「好哇！你竟敢謀奪咱們十派共有之物，嘿嘿！」峨嵋派的「賽方朔」東方明冷笑着道：「平疇，現在已經人臟俱在，難道你還想湮滅證據！」

說話間，六派的人已紛紛採取行動，向禿頭老者圍了過去。

丐帮帮主姜藩和熊九，這時反而像是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觀，其實他們是準備接應冷鐵衣和祖明。

平疇見各人均向他秦師弟衝去，急向左側四個中年漢子喝道：「去護衛你們秦師叔，誰敢硬搶，格殺無論！」

雙方劍拔弩張，混戰一觸即發。

逼近冷鐵衣和祖明的四個五年漢子桀桀獰笑道：「小子，你們是束手就縛？還是欲大爺們動手？」

祖明在冷鐵衣的護身神罡以內，冲着四個五年漢子撇了撇嘴，一副不屑的神色，冷鐵衣却凝眸注視着禿頭老者。

四個中年漢子平時頤使氣指已慣，那受得了這種輕視，氣得一聲暴喝，四柄毫光奪目的雁翎刀，挾着「絲絲」破空銳嘯，猛向冷鐵衣和祖明當頭劈下。

冷鐵衣所佈的護身「玄門神罡」，雖是種看不見，摸不着的虛無氣勁，但一遇到强勁的撞擊，便會自生反應，撞擊力愈大，反應也愈强。

四個中年漢子因受了輕視，心中氣極，揮出的一刀，均使足全力，却想不到劈在護身神罡上，自然發出同等的反震之力，只聽連聲：「啊喲！」四柄雁翎刀均被震得飛上廳脊，四人握刀之手的虎口亦被震裂，鮮血淋漓！

那邊「猴叟」畢昇首先發難，他使的是一支純鋼點穴鐝，一鐝向禿頭老者點去，口中喝道：「這是咱們十派共有之物，拿來！」

禿頭老者一閃身讓開，「開碑手」尙節欺身而上，左手一揚，右手疾向禿頭老者懷中所抱的錦匣抓去。

卓艷君和石岑，以及少林寺的空蘊禪師，武當山的玄雨道長，也均紛紛相繼出手，搶奪錦匣。

四個中年漢子適時各攻出一刀，這一刀當眞是奇奥詭譎已極，只見刀花錯落，根本摸不準這一刀是攻向那個部位，環攻禿頭老者三人迫得紛紛仰身疾退。

這時，點蒼門下徒衆各持兵刃，向大廳門外集齊，平疇大聲吩咐道：「速準備諸葛匣弩，對付敵人！」

冷鐵衣驀地振吭一聲清嘯，身軀隨着嘯聲飛起，向禿頭老者凌空撲去。

平疇一聲大喝道：「找死！」一記劈空掌向冷鐵衣攔腰打去。

冷鐵衣一聲冷哼，左掌一翻，接住劈來的掌力，順勢一引，向攔在禿頭老者身側的一個中年漢子送去。

中年漢子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一個身子被震得摔出一丈多遠再也爬下起來了。

空蘊禪師看得一呆，衝口叫道：「佛門小接引！」

平疇見擊出的一記劈空掌不但未傷到對方，且反被對方利用，將自己死黨擊斃，心裏是又震駭、又憤怒，這時四個被震裂虎口中的中年漢子已將雁翎刀拾回，平疇一聲暴喝道：「殺！」

冷鐵衣借力震飛一個中年漢子後，仍然原式不變地向禿頭老者撲去。

其餘三個中年漢子雖懾於冷鐵衣的神奇武功，但他們以自恃曾學成「雲彫白玉冠」上的三招劍式，和三招指功，雖各僅三招，但均係前輩異人的一生心血結晶，其威力之强，連他們的掌門人也難擋一招，如他們三刀齊發，再輔以指功奇襲，冷鐵衣武功再强，諒亦難擋三人聯手的石破天驚一擊！三人同一心意，想到這裏，胆氣頓壯，三柄雁翎刀冷芒電旋，一縱身，向飛撲而來的冷鐵衣迎去。

其餘四個中年漢子，也在平疇喝「殺」一聲中，跟在冷鐵衣身後撲到。

七柄雁翎刀所劃出的森森寒芒，宛如一片無際的驚濤駭浪，冷鐵衣就像是這浪濤中的一葉小舟，隨時有被吞噬的可能。

場中的一帮六派，個個都是武林的佼佼者，然而目覩七柄雁翎刀波瀾壯闊的奇奥招式，自是怵目驚心，爲冷鐵衣揑把冷汗，但誰也沒有出手解救的打算，因爲他們都有自知之明——心餘力絀！

祖明的神色極爲輕鬆而鎭定，他雖也震驚七刀聯手的無窮威力，但也清楚「小接引手法」的奇妙無方，所以他不但毫不爲冷鐵衣担心，而且是以觀摩的心情來欣賞，難怪他臉上還浮現着一絲微笑呢。

七柄刀的同一奇譎招式，在冷鐵衣的四週上下，交織成一張冷森森的光網，冷鐵衣像是網中的一條魚，縷縷帶着破空銳嘯的指風，就像是無數柄戳向魚網中的鋼叉……

「阿彌陀佛！願我佛慈悲，庇佑冷施主無恙！」

「好凌厲的刀法呀，冷老弟可能要糟了！」

「無量壽佛！咱們敵愾同仇，豈能袖手不管！」

「對！咱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

祖明含笑相攔道：「諸位前輩請稍安勿躁，冷鐵衣自有破解之法，馬上可見分曉了！」

以上敍述，都是同一刹那間事，祖明話聲方落，驀聽冷鐵衣氣發丹田，振吭一聲清嘯，只見他雙臂一圈一繞，人便自森森光網中脫身而出，接着一式「蒼鷹搏兔」，俯衝向禿頭老者，就在禿頭老者微一錯愕間，他已將禿頭老者懷中錦盒攫奪到手，眞是快逾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給！

七個中年漢子在冷鐵衣雙臂一圈一繞的「小接引手法」下，竟身不由己的自己人跟自己人對拆了一招，而且還互相狠狠捱了對方一指，雖然都非致命之處，却也骨斷筋折，傷得不輕！

平疇一見他倚爲長城的八個心腹死黨一死七傷，全軍盡墨，再看那位秦師弟，禿頭上滚動着豆大的汗珠，兩眼發直，竟已被冷鐵衣的玄奇武功嚇儍了。

他這時眞是又驚，又怒，又羞，又恨，事情已經擺在面前，除了一拚，已別無選擇，心一橫，厲聲喝道：「匣弩手，給本掌門盡量攢射，不准放走一個敵人！」

「平師弟，時至今日，你還要倒行逆施嗎？掌門師兄在此，還不趕快俯首請罪！撤屛風！」

說話的是個神情疲憊的灰髮老人，支離瘦骨，臉色慘白，說話也有氣無力，像大病初癒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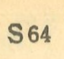
平疇聞言，渾身猛震，抬眼望去，見屛風已撤，廳門外，面向大廳坐着一鬚髮如銀的瘦老人，雙眸毫無神采，臉上堆滿皺紋，一副龍鍾老態，顯得全無生氣。

鶴髮瘦老人的兩側，站着「森羅鐵判」丁宓和乃妻「孟婆子」花巧娘，一個懷抱判官筆，一個持着戳魂戟。

地上，匍匐着黑壓壓一大堆人，都是點蒼弟子。

禿頭老者一眼見到鶴髮老人，神色一黯，不顧一切地衝到鶴髮老人面前，雙膝一屈，伏在地上愧悔交迸地哽咽道：「師兄，秦羽該死！秦羽該死！」

鶴髮老人嘆口氣道：「這是愚兄無德



無能，才造成點蒼派這場刧難，於秦師弟何尤，快請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平疇突然仰面發出一串凄厲的長笑，半晌，笑聲忽戛然而住，指着冷鐵衣道：「你拜帖上署名鐵心寒，可是鐵涵青的兒子？」

冷鐵衣寒着臉道：「不錯！先父可是你謀害的？」

「雖非我親手所殺，可是這筆血債可以算在我頭上！」

「爲什麼？」

「因爲是我主使。」

「那人是誰？」

「已經被我殺了滅口了！」平疇轉向鶴髮老人，說道：「師兄，可是丁宓夫婦所救？」

鶴髮老人慘然點點頭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師弟可是懺悔了？」

「謝謝師兄開脫，小弟並未懺悔，祇有點後悔。」

「後悔？」

「是的。後悔當初不該存婦人之仁，僅散去師兄功力，更不該聽信丁宓的一番花言巧語，將他們收留下來，致成肘腋之患！師兄，有緣來生再見了！」

了字出口，雁翎刀已抹向脖子……

× × ×

七派決議「雲彫白玉冠」不祥之物，幾乎釀成武林一塲血刦，從此永沉洱海。

「辟毒珠」暫借祖明三個月，以便救人，用完後送往少林，以後被少林寺負責保管。

曾學習「雲彫白玉冠」上三招劍式和三招指功的八個中年漢子，除死者予以安葬外，其餘七人均廢去一身武功，並指定地點居住，不得擅離。點蒼派自即日起，退出江湖，關閉山門。

× × ×

洱海，又名西洱河，其形狀如月抱珥，故亦名珥水。

洱海在大理府城東，烟波浩瀚，周圍三百餘里。海底有黑水伏流，深不可測。

薄暮，晚霞絢爛，洱海中白帆點點，襯托着浮在水中央如碧螺般的青翠小島，景色的確迷人！

三艘木船，張滿了風帆，駛向一座小島。船上十人八人不等，却包括了男女老少，僧道俗和兩個老花子，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風順帆飽，半個多時候，船行如矢，已行駛了二十餘里，洱海中的那座小島，已被遠遠地抛在後面。

這時晚霞業已消失，夜幕低垂，朗月疏星，風寒如刄。

三艘木船都落帆停下來，少林寺的蘊空禪師手捧着一個錦盒，法相莊嚴地肅立船頭，夜風吹着他寬大的僧袍獵獵作响。

他高喧聲：「阿彌陀佛」！掀開錦盒，取出一頂拳大的白玉冠，月色下，散射着柔和的光輝，接着沉聲說道：「武林至寶，永沉洱海，願我佛慈悲，從此永弭殺刧！」說完，一點柔和的光輝自他手中飛起，「咚」地一聲，濺起一片水珠，也激起圈圈漣漪……

這雖的經過大家決議所採行的辦法，但當「雲彫白玉冠」落入海中的瞬間，仍難免有人驚呼，也有人嘆息！

× × ×

歸途中，祖明悄向冷鐵衣道：「冷大哥，不！現在應該稱呼鐵大哥了。鐵大哥大仇已報，不知今後行止如何？」

冷鐵衣淡淡一笑道：「四海爲家，隨遇而安！」

祖明道：「大丈夫立世，豈能這般消極，同時，也未免太辜負了你這一身所學了！」

冷鐵衣道：「依明弟的意思呢？」

祖明說道：「小弟爲大哥引見一位朋友。」

冷鐵衣道：「誰？」

祖明道：「史韜！」

冷鐵衣望了祖明一眼，沉聲道：「愚兄久有投效之心，奈無引進之人！」

祖明自胸衣內取出一塊盤龍金片，交給冷鐵衣道：「大哥持小弟這件信物前往，他一定會隆重接待的。」

冷鐵衣接過盤龍金片一看，登時滿臉驚容地道：「原來你……你是四王……」

祖明忙一使眼色大聲笑道：「不行！不哥這杯喜酒，小弟是擾定了！」

熊九接口笑道：「好哇，有酒喝的事兒，千萬記着携帶我老哥哥……糟了！說到酒，肚子裏的酒虫又開始在造反了！」

「迷糊酒丐」的滑稽梯突，引起了一片爽朗的笑聲。

山影朦朧，漁火點點，洱海像是一個蒙着輕紗的艷色美女，永遠留給一班武林人物以遐思，懷念！

（全文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和女兒憶蘭看賣解的老頭兒、小子耍絕技，想和他們結交不成，便回侯府，進了大堂，覺得有點不妥，黑衫幪面人出現在眼前，緊追着徐廷封，拳擊、掌劈，玉環步鴛鴦脚，攻勢凌厲，忽然大笑住手，除了黑衫面罩，原來是當今天子朱厚照，本是特等紈袴，做成太監劉瑾專權，劉瑾提督十二團營，東西廠以外再創設內廠，權勢之大，凌駕於百官之上。現在朱厚照來侯府和徐廷封商議，如何剷除宦官劉瑾，二人借故打獵，商量對付辦法，然後回宮，被劉瑾和常勝截住，呈上擬好的聖旨，要脅皇上同意將鐵御史陸遷定死罪……

鐵御史遇害　南俠護遺孤

陸遷道：「一擊不中，以後便再沒有機會，萬一不幸落在他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陸丹唯唯道：「爹時常教導孩兒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要殺劉瑾的大不乏人，讓他知所防備，再要對付他便困難了。」陸遷歎息。「陸家三代忠良，人所共知，他縱然陷我於不義，罪誅九族，除我之外相信也不敢禍及其他人。」

陸丹顯然沒有考慮到這許多，聽說不由怔住。

「切記爹就是剛愎自用，才落到這般田地……」

「我們走——」

「走不得！」陸遷搖着頭。「這一走便是畏罪潛逃，傾盡長江之水也難得清白的了，再說，劉瑾只怕亦已早有準備……」

話口未完，一聲「聖旨到」已傳來。

「爹——」陸丹面色大變。

「走得倒快。」陸遷反而笑了。「生死有命，亂臣賊子遲早也拿得到他應得的報應的。」一頓他接喝：「來人，侍候我整裝接旨。」

家人倉皇奔進來，陸丹沒有作聲，跪倒在陸遷身後。

陸遷從容不迫的換過一身光鮮的朝服，在家人的摻扶下走出大堂。

陸丹目送，目眦迸裂，握拳雙手的指節已發白，心頭一股怒火，一觸即發。

×　　×　　×

聖旨外還有一杯毒酒，要陸遷自行了斷，皇甫忠皇甫義與欽差同來，可見劉瑾的決心。

陸遷接過聖旨，取酒在手，冷笑。「陸遷死不足惜，只惜逆閹弄權，大明江山總有一天斷送在這個逆閹的手上。」

「住口——」皇甫忠暴喝。

陸遷目光轉落在皇甫忠面上，不怒而威，皇甫忠竟然不由自主的倒退一步。

陸遷也沒有再說什麼，仰首將毒酒飲盡。

×　　×　　×

夜已深，小酒家內只剩下三個客人。

陸丹其實才來了不久，連盡三壺酒，已有些醉意，那賣解的老頭兒小子在陸丹進來前便已在，老頭兒那時候便似已醉倒，伏在桌上，鼾聲如雷。

小子一直在吃着花生，拋得高高的，但總是落在他口內，無一落空。

他們沒有理會陸丹，甚至陸丹將桌子拍得震天價响他們也仍是毫無反應。

陸丹搖着空酒壺拍桌大呼：「小二，拿酒來！」

小二經驗豐富，如何不知道這種喝悶酒的客人開罪不得，慌不迭將酒送上來。

陸丹才拿起酒壺，一把花生便散落在桌面上，抬頭正好看見小子的一張笑臉。

「一個人喝悶酒，很易醉的。」

「走開——」陸丹揮手。

小子大搖其頭。「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聽不得氣話。」他非獨不走開，反而在陸丹對面坐下來。

老頭兒也就在此際夢囈般喃喃道：「喝酒有什麼用？既然沒有用又喝來幹什麼？」

陸丹冷冷的看看老頭兒，小子即時接道：「這個是我的師父，別看他喝醉胡說八道，很多時都很有道理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陸丹再揮手。「你我素昧生平，還是走開，別阻我喝酒。」

他舉起酒壺便要往口裏倒，冷不防被小子一手奪去。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你也不懂？」小子仰首接喝了一口酒。

「拿回來！」陸丹一氣，伸手急搶。

小子酒壺左手交右手，右手再交回左手，凌空三個觔斗，翻上旁邊的桌子，盤膝坐在那裏。

陸丹原是不在乎這壺酒，但雙手接連落空，也激發了好勝之心，身形展開，凌空撲

上，小子一聲：「還你——」酒瓶送到陸丹面前，陸丹伸手正要接下，那知道小子又將酒瓶收回，乘勢一個觔斗從陸丹頭上翻過。

陸丹輕喝一聲，半身疾轉，脚踢出，截向小子下落的身形，小子那刹那竟然還能夠再來一個觔斗，落到另一張桌子上。

「好身手，難怪敢來尋我開心。」陸丹冷笑着撲上，武當「八卦遊身掌」身法展開，糾纏上前，一面截小子的身形，一面搶那壺酒。

小子左閃右避，已沒有方才那麼輕鬆，眼看陸丹的手便要抓在酒壺上，掌心忙一登，那個酒壺立即飛起來，陸丹一眼瞥見，身形拔起，小子也不慢。

兩人凌空雙手又交了數招，都能夠騰出一隻手來，抓向凌空落下的酒壺。

他們的出手都很快，可是另一隻手更快，搶先將那個酒壺接去，正是那個老頭兒。

他將酒壺接下，身形一翻，便上了橫樑，半身往樑上臥倒，仰首「骨嘟嘟」的連喝了三口酒才大笑道：「這壺酒果然特別好喝，難怪你們爭奪得這麼起勁。」

他雙眼半開半閉，彷彿酒醉未醒，一個身子搖搖幌幌的好像隨時都會掉下來，但到底沒有。

陸丹小子一抓抓空，齊皆一呆，身形落下，看見老頭兒那樣子，小子倒不覺得怎樣，陸丹不由脫口道：「別再喝了。」

老頭兒應聲探頭往下望來，似乎忘了在樑上，一個身子立時倒栽，陸丹上前待要接住，那知道老頭兒一個身子有如泥鰍般，半空中一轉，又回到樑上，舉起酒壺，又喝了三口。

「好酒好酒——」他搖頭幌腦。「我本來喝不下的了，可是這樣好的酒，不喝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陸丹又怎會看不出這個老頭兒身懷絕技，不由得苦笑。

老頭兒接問：「小伙子，陪老頭兒喝一杯如何？」

陸丹目光一轉。「叫這個小子陪你好了。」

老頭兒目光落在小子面上。「這個小子？一杯搖頭，三杯醉倒，最沒意思。」

小子立即耳語陸丹。「別聽他胡說八道，跟我比酒，十九是他醉倒。」

「那有這種事，我懂得喝酒的時候他還在跟閻王爺打交道，吃的飯還沒有我喝的酒多。」老頭兒接喝一聲：「還不拿杯來。」

陸丹一股豪氣湧上心頭，拿起旁邊桌上的酒杯，老頭兒即時一翻身，壺一傾，一股酒注下，不多不少，正好注滿了那只杯子，居然一些也沒有外溢。

陸丹當場又一呆，老頭兒的內功造詣亦是在他的意外。

「老前輩——」他這一聲稱呼才出口，老頭兒已凌空翻身，落在他面前。

「叫老頭兒。」老頭兒舉起酒壺。「乾了——」

語聲一落，他仰首一口氣飲盡壺中酒，那種速度實在罕見，陸丹看得怔在那裏，小子卻伸手掩着半邊臉，搖頭一聲：「糟了——」

「看，那一個有我這種酒量？」老頭兒搖着空酒瓶。「到你了——」

陸丹舉杯方待飲，老頭兒已經一頭裁翻地上。

「老前輩——」陸丹驚呼。

老頭兒鼾聲大作，小子伸手一拍陸丹的肩膀。「沒事的，他本來就已醉得七七八八，這一頓狂喝，不醉倒才怪。」

陸丹方待說什麼，小子又說道：「酒量乃是先天生成，再加上後天培養，不是以年紀來論高低，他就是不懂得這道理，以爲年紀比我大，酒量也一定在我之上，其實，有一大段距離哩。」

他隨即取過陸丹手中那杯酒，一飲而盡才將杯交還陸丹，陸丹方待接，小子已連人舉杯裁倒地上。

「你——」陸丹一把扶不住，不由苦笑。

小二那邊看着，大搖其頭，看他的反應，老頭兒小子這種情形已不是第一次。

「他們到底是幹什麼的？」陸丹問小二。

「賣解的。」小二看見陸丹已清醒過來，說話也多了。「醉上一兩個時辰他們便會醒來，不會有事的，公子大可以放心的。」

陸丹沉吟了一會，看見老頭兒小子仍然是那樣子，苦笑了一下。「都算在我賬上。」

他探懷拿出了一錠銀子，放在桌上，轉身往店外走去。

小二目送他離開，抓抓頭。「莫名其妙。」探手方待將那錠銀子拿起來，老頭兒已一個「鯉魚打挺」躍起身子，一手正好將那錠銀子抓住，隨手秤了秤。「浪費，這錠銀子最少還可以買三壺女兒紅。」

小二一怔，銀子與大紅葫蘆已送到他手上，老頭兒接吩咐：「酒都澆進這個葫蘆。」

小二只有苦笑。

× × ×

長街上行人疏落，夜風中陸丹的酒意又清醒三分，心情反而混亂起來，有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

回家睹物思人，只有增添悲憤感慨，刺殺劉瑾，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着手。

他自幼被送上武當山，早已學會了獨立，但獨立與孤立是兩回事，現在他是感到孤立。

非獨孤立無援，甚至連一個可以傾訴的人也沒有，也所以他才會借酒消愁。

他當然也不知道劉瑾深謀遠慮，無論對付什麼人事前一定先弄清楚那個人的底子，陸家上下除了他父親陸遷，還要對付的就是他。

也只有他令劉瑾有危險的感覺。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他非獨是陸家的根，而且有相當的危險性，劉瑾怎會放過他？

負責這件事的是皇甫忠皇甫義，這時候他們正在長街右側一間酒樓二樓靠窗的座頭上，陪同他們還有一個頭戴竹笠的中年人。

中年人五短身材，壓在竹笠下的一雙眼睛閃動着森冷的光芒，有如毒蛇般。

接觸這目光，就是皇甫兄弟也有一種

不寒而慄的感覺，巴不得他快些離開。

中年人其實才坐下，第一句便問：「來了？」

「現在要走了，你來得倒是時候。」皇甫忠目光轉向長街。「就是那個穿白衣的年青人。」

他說的也就是緩步走在長街上的陸丹，中年人目光落在陸丹身上。「你們可以動手的？」

「你忘了我們是什麼身份？」

「以你們的身份，在京城中的確不方便出手。」中年人笑了笑。「做官其實並不是一件怎樣痛快的事情。」

「幸好我們有你這個朋友。」

「有錢便是朋友。」中年人說得很坦白。

「錢已經付了。」

「放心——」

「南偷北盜——」皇甫忠這句話出口便已被中年人揮手截住。

「是北盜南偷！」中年人只是糾正次序。

皇甫忠接道：「若是連北盜也不放心，那一個才放心？」

北盜沒有再說話，悠然站起來，往外走。

南偷北盜都有一身非凡的偷盜本領，江湖中大都聞名色變，尤其對北盜。

南偷偷的是金銀珠寶，而且非常有原則，其實是俠義中人，北盜却除了金銀珠寶之外還盜人頭，有錢便成，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職業殺手。

也所以皇甫兄弟才會找到這個人。

× × ×

路越走越僻靜，走這個方向到陸家，必須經過這座小山坡。

日間這裏是小孩子遊玩的地方，也頗爲熱鬧，入夜後却有如鬼域，北盜對附近的環境絕無疑問很熟悉，才選擇這個地方動手。

陸丹並不知道危險已迫近了，及至冷風一陣吹得酒意全消，北盜已隨風從一株高樹上掠下來，一柄快刀，自他的腦後削落。

北盜一身衣衫全都束緊，不帶風聲，隨風而來，不急不緩，這一刀砍中，却還是致命，他用這種方式先後也不知已割下多少腦袋。

陸丹驚覺有人偷襲，那柄刀已經很接近，他縱然怎樣閃避，看來也難免傷在刀下，却就在此際，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刀鋒上。

「噹」一聲刀被打開，北盜人亦不由翻身落下，刀環轉一匝護住身子。

陸丹目光盯在他面上，喝問：「什麼人？」

北盜沒有理會他，目光閃動，一心在找那個阻止他動手的人。

那塊石飛來的方向即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却是替北盜回答陸丹：「他人稱北盜，却非獨盜既無道，而且見錢開眼，這下子可是要盜你的人頭。」

一聽這聲音，北盜一張臉便綳緊。

「是那一個指使你的，劉瑾？」陸丹喝問。

北盜只是向那個蒼老聲音的來處，一聲：「是你？」

一個人應聲從那邊一株高樹上掠下，正是那個已經然在小酒家內醉倒在陸丹面前的老頭兒。

他手捧大紅葫蘆，喝了一口酒才回答，說道：「你也太不長進了，竟然淪爲太監的奴才，江湖上的朋友，還將你我並排在一起哩！」

陸丹心頭一動，脫口嚷出來：「老前輩原來就是南偷北盜中的南偷！」

「你沒有聽清楚？」南偷瞪了陸丹一眼。「南偷便南偷，怎麼拉上北盜來一起叫。」

陸丹正要答話，北盜經已冷笑截住：「老頭兒，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河水井水都是水，連這個道理你也不懂？」南偷打了一個「哈哈」。「難怪更不懂天下人管天下事。」

「你眞的要管。」

「管定了。」南偷仰首又喝了一口酒說道。

「這個人跟你是什麼關係？」

「我現在喝的酒也還是他的錢買的。」南偷拍着那個大紅葫蘆。

「我也給你錢買酒。」北盜揚手一錠銀子飛出。

南偷伸手看似便要接下，突然轉身一個虎尾脚將那錠銀子踢回去。「你的錢太髒，拿來買酒喝，就是不會發酒瘋也會絕子絕孫。」

北盜將銀子接下，歎了一口氣。「你還是那個臭脾氣，不吃敬酒。」一頓接問：「我們有多久沒有交手了？」

南偷打着酒呃道：「誰有興趣記這種事。」

「除了打架，我們每一次見面好像便有其他事要做的了。」北盜歎息。

「你喜歡打架啊？」南偷使勁的捲袖子。

北盜又是一聲歎息，人刀飛前，翻滾着當頭向南偷削下，刀光如雪花飛舞，正是一招「雪花蓋頂」。

「好一招雪花蓋頂。」南偷抱着葫蘆滴溜溜一轉，轉到了北盜身後，葫蘆順勢一送，撞向北盜腰背。

北盜身形刹那一快，讓開葫蘆撞擊，順勢撲在地上，伏地一滾，刀花再展，滾削向南偷的下盤。

「好——老樹盤根！」南偷大笑：「你還是這種老套，既乏劍意，又無突破！」笑說着人與葫蘆也貼地滾轉起來，從容接下北盜滾動的刀花。

北盜沒有作聲，人刀越滾越急，開始只見刀花裹着人身，逐漸人身也融入刀花中，最後非獨人，連刀花也不見，只見一團亮光。

刀用得這樣迅速，身形的變化這樣靈活的人實在不多，陸丹當然看得出這種刀法並非南偷說的「雪花蓋頂」，「老樹盤根」這麼簡單，也不由捏一把冷汗，若是由他來應付，肯定絕沒有南偷那麼輕鬆，能否應付得也大成問題。

他江湖經驗原就不多，好像北盜這種刀法也還是破題兒第一趟看見。

南偷應付的方式也一樣在他意料之外，與北盜相反，南偷的身形反而逐漸緩下

來。

陸丹清楚的看見南偷的身形變化，也清楚的看見南偷將手中大紅葫蘆送進那團亮光。

葫蘆沒有在亮光中破碎，那團亮光突然消散，刀再見，人再見，北盜握刀在手，「鯉魚倒穿波」，倒竄了開去。

那刹那葫蘆底部正壓在那柄刀的護手上，陸丹雖然看在眼內，却不能夠肯定北盜被葫蘆撞開還是自己竄開。

南偷沒有追擊，長身而起，仰首喝了一口酒，笑顧陸丹。「人刀能夠化成一團光的人並不多。」

陸丹不能不同意，他固然之前未見，以南偷的見識也是這樣說，應該就是事實了。

「我雖然不喜歡他的行事作風，却不能不欣賞他這柄快刀。」南偷吁了一口氣。「幸好我還未太醉，否則，醉眼昏花，分辨不出亮光最弱的一點在那兒，可就糟了。」

「亮光最弱的一點當然就是這護手刀柄部份，只攻這一點便成，但你的判斷若是不夠準確，身手也不夠敏捷，最好還是在他人刀還未化成一團光之前出事。」南偷的話是對陸丹說，眼睛却瞟着北盜。

陸丹聽得更用心。

北盜身形落下又起，倒躍上一株高樹的橫枝，冷冷的看着南偷，沒有作聲。

「多謝老前輩指點。」陸丹一揖。

「當然了，你若連一點信心也沒有，最好還是拔腳開溜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南偷打了一個「哈哈」，突然一頓，搖頭。「不成，他輕功一流，你如何走得了，我還是代你向他討一個人情。」

陸丹正要阻止，南偷已大聲向北盜。「這件事到此爲止如何？」

北盜冷笑，南偷雙手接一攤。「我既不想整天跟着這個沒趣的小伙子，也不想跟你這個大壞蛋混在一起。」

言下之意，除非北盜答應，否則他一定糾纏不清，全力保護陸丹。

北盜望着南偷，只是問：「你知道他是甚麼人？」

南偷反問陸丹：「難道你不是鐵御史陸遷的兒子？」

陸丹苦笑，南偷接搖搖頭，喃喃自語：「人家叫他鐵御史，他就眞的以爲自己是鐵打的……」

「家父——」

南偷截住了陸丹的話：「除了白白賠上一條性命，我實在想不到他這樣做有甚麼用處。」

拾丹怔住，眼前這個無酒不歡，看來整天醉醺醺，難得有一刻清醒的老人顯然比一般人要清醒得多。

北盜突然插口，道：「你知道得太多了。」

「我知道甚麼？」南偷打了個酒呃。「江湖人還是回江湖去。」

「我是江湖人啊。」南偷好像現在才省起來，抓着一頭亂髮。「你呢？」

北盜歎了一口氣：「要殺他的是劉瑾，我就是不動手，其他人……」

「我只是請你高抬貴手。」南偷又笑了。

「三年前，你在西湖曾救過我娘親一命——」

南偷一怔，脫口：「甚麼？」

看他的反應，顯然並不知道所救的是甚麼人，北盜淡然道：「你我可謂生寃家，死對頭，這麼巧，偏偏有這許多恩恩怨怨。」

南偷大搖其頭，北盜又道：「我知道你絕不是挾恩求報的那種人，但不管怎樣，這件事今夜一筆勾銷！」

語聲一落，他身形倒翻，隨風飛掠，眨眼間便經已消失不見。

「又會這麼巧的。」南偷一頭白髮已然被他抓得鷄巢也似。

「老前輩——」陸丹上前來。

「你聽到的了，劉瑾是絕不會放過你的，最好趁這個機會躲開。」

「晚輩可不怕……」

「你不怕我怕。」南偷半身一縮，忽然問：「你這樣死掉了有甚麼好處？」

陸丹怔住，南偷伸手一拍他的肩膀。「想通了告訴我，我腦筋有毛病，轉不來，想不通。」隨即轉身，步高步低的往山坡下走。

陸丹追前去，南偷立即回頭，雙手亂搖。「你別跟着，我這個人不怕死，却怕麻煩。」突然反手一巴掌摑在自己面上。「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你也不懂，竟然不怕死？」

他是責罵自己，陸丹聽着却有如被當頭澆了一桶冷水，不由省起父親臨終的話，與南偷的竟然這麼接近。

臨終他那個父親亦已醒悟，現在他這個兒子難道還要重蹈覆轍？

這樣死掉了有甚麼好處？應該跑到那裏去。應該怎樣做？他心緒一陣紛亂，到完全清醒的時候，南偷已經不知所踪。

他仍然不知何去何從，腳步擧起，不由自主走向回家的路上。

×　×　×

走過小山坡，走進一條小胡同，這條是捷徑，可是一走進來，陸丹便後悔了，他已感覺到殺氣，右手很自然的落在配劍柄上。

劍尙未出鞘，皇甫兄弟便在胡同兩端出現，判官筆在手，那種神態更彷彿已判定了陸丹的生死。

「是你們？」陸丹劍出鞘，左手揑劍訣。

「你的運氣不錯。」皇甫忠冷笑。「只是不錯。」

「南偷與你背道而馳，你走這條路連我們兄弟都意外，他縱然不放心回頭，也找不到這裏來。」皇甫義語聲森冷。「你是死定了！」

「我們本來不想親自動手，但時機適合亦無妨。」皇甫忠開始移動腳步。

皇甫義同時移動。「你要怪只好怪你父親將你送上武當山，若是你沒有武功，最低限度不會像現在這樣短命。」

陸丹冷笑，劍護胸前，皇甫兄弟即時身形一快，前後竄上，判官筆向陸丹身上要穴招呼，陸丹劍勢同時開展，急攻向皇甫忠，他是要個別擊破，以免腹背受敵，可惜他的本領與皇甫兄弟還是有距離，連攻七式二十一劍，非獨未能將皇甫忠砍倒

，甚自迫退，第二十二劍方待出手，皇甫義已到了。

他們存心速戰速決，省得麻煩，出手極其狠辣，陸丹三個照面下來，身上衣衫已穿了四個洞。

胡同狹窄，長劍原就很難施展得開，不似判官筆的短小方便，皇甫兄弟合作已慣，此消彼長，陸丹應付得當然吃力，險象環生。

皇甫兄弟選擇這種環境動手，當然就是已弄清楚陸丹的武功特長，他們步步進迫，兵器一寸短一寸險，越接近威力更越大，陸丹的危機相應更大了。

他的劍訣仍能夠把持，長劍已左支右絀而不能不放棄攻擊，腳踏太極，劍走無極，千百個劍圈護住了身子，一個身子也同時疾轉。

他不是不想拚命，但這種環境實在太不利，拚命也沒用，他也已學會了冷靜，想透了要拚得有價值，對象是劉瑾，絕不是皇甫兄弟。

現在他要做的只是如何突圍。

皇甫兄弟顯然看穿了他的心意，不約而同一聲：「要走？沒這麼容易——」

皇甫義身形隨即一沉，一雙判官筆封住了陸丹的下盤，再下沉，插向陸丹的雙腳小腿。

這也是陸丹劍圈兼顧不到的部位，陸丹雙腳不由拔起來，人劍凌空一轉，頭下腳上。

這一個變化在皇甫兄弟意料之中，左右同時翻騰，判官筆一截陸丹劍勢，一擊陸丹要害！

陸丹的反應也相當敏銳，左手虎爪，抓在一側牆壁上，劍擊左右，封開四支判官筆，虎爪一印，身形一翻，便要翻到瓦面上。

也就在這刹那，皇甫兄弟手中判官筆突然一齊脫手，凌空飛射陸丹，筆端赫然相連着一條鍊子，多了鍊子，判官筆攻擊的範圍當然遠很多。

這一着實在大出陸丹意料之外，眼見皇甫兄弟身形翻騰之後往下沉，以爲他們看不透自己身形的變化，到發覺中計，已經來不及應付。

他的劍盡力而爲，却也知道縱然如此也最多只能夠將兩支判官筆擋開，其餘兩支必然擊在身上，雖則不是要害，但判官筆相連鍊子，自己的身形難免被帶動往下摔去，皇甫兄弟回到手上的判官筆乘機扎到，他縱使能夠避得開第一擊，亦未必能夠避得開第二擊。

心念一轉，判官筆已擊到，與之同時，陸丹突然感覺右腳足踝一緊，一個身子不由自主往上飛起來。

四支判官筆左右交錯從他眼前飛過，他驚魂未定，一個身子已落在瓦面上，劍正要刺出，已看見那抓住他足踝的人將手鬆開，貼着瓦面一下子滾開，接一個觔斗翻身而立。

他雖然看不清楚面目，只看這身形的變化已知道是什麼人，脫口一聲道：「小子——」

小子一臉笑容，伸手指往唇上一按。「別嚷得這麼大聲，給他們知道，可就麻煩了。」

陸丹知道小子又在開玩笑，只有苦笑，皇甫兄弟經已雙雙追上瓦面，那還有什麼知道不知道的。

「那條路上的朋友？」皇甫忠筆指小子。

小子一個驚恐的反應。「不是東廠，不是西廠，也不是內廠。」

「你却是斗胆與內廠的人作對。」皇甫義冷笑。

「沒有這種事。」小子慌忙搖手。

「這個我老頭兒可以做證人，他只是貪玩，不是有心，也不是無意。」一個懶洋洋的聲音，遙遙傳來。

皇甫兄弟目光應聲疾轉，只見南偷手捧大紅葫蘆正臥在不遠處的一爿瓦面上。

他們的面色立時沉下來，北盜有多大本領他們是知道的了，遇上南偷，北盜尙且要退讓三分，這個南偷，當然不容易對付。

若是有把握，在山坡上他們早已經動手，何況還多了一個小子。

「無意不就是有心。」小子苦着臉接上一句。

南偷一言驚醒似的，道：「這怎麼是好。」一頓接嚷起來：「師父代你向他們求情——」

「不用了——」皇甫忠冷截。「我們兄弟受不起。」

南偷一怔，突然拍膝大笑。「老頭兒只是隨便說說，你們竟然以爲是眞的？」

皇甫兄弟不由怔住，小子竟然安慰他們：「你們千萬不要介意，我師父就是這樣，瘋瘋癲癲，喜歡開玩笑。」

話口未完，南偷已然一個翻身，凌空接一個觔斗，落在他身前。

「日無尊長——」南偷一巴掌摑向小子。

小子翻身竄到皇甫兄弟身後，一面大嚷：「我帮口，你們帮手！」

皇甫兄弟冷笑，判官筆一齊扎向追前來的南偷。

「你們侍候那個太監的，怎麼聽這個小子指揮？」南偷連閃帶避，一面手指小子。「你這個小子難道也投進了那個太監門下？快快從實招來！」

看樣子他便要追打小子。

「那有這種事，爲了證明小子的清白，對不起兩位，小子只好動手了。」小子隨即跌步鴛鴦連環腳，踢向皇甫兄弟的腰背。

皇甫兄弟左右閃開，方待轉身對付小子，南偷已上前來，大呼：「他不管怎樣也是老頭兒的徒弟，事情未弄清楚，你們怎能夠對他用兵器，萬一——」話口未完，皇甫兄弟的判官筆已向他招呼，他身子滴溜溜一轉，驚嚷：「好哇，這原是一個陷阱，兵器還是對付老頭兒的。」

皇甫兄弟悶哼一聲，一雙判官筆更快，南偷一轉身再轉，到了小子面前，却向皇甫義一伸手：「借筆一用，老頭兒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訓這個小子一頓不可。」

皇甫義只見手影一動，南偷那隻手已到了面前，抓向右手判官筆，他一驚右手判官筆急撤，左手判官筆同時截向南偷的右手，那知南偷右手抓到了一半便變招，正好迎向他左手的判官筆。（未完·四）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夤夜闖朱家

浙東雁蕩山，以其山嶺有水蕩若湖，春雁歸時宿之，故得其名。

雁蕩名勝之多，不勝枚舉，而山中瀑布之美，更說不盡，諸如大小龍湫、燕尾瀑、西石梁大瀑、敬水瀑、梅雨瀑等等，諺云「雁蕩一雨飛千瀑」，箇中景況也就不難想見一斑了。

所謂「春遊天台，秋遊雁蕩。」在秋高氣爽之際，登臨雁蕩一遊，自是人生一大樂事。

但在這天，雖然正值秋風送爽季節，但天邊却忽然黑沉沉地，終於還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

雨點越下越大，在大龍湫旁邊的一座茶寮，坐着了幾桌客人，顯然都是給這場

偷取玉山羊

突如其來的大雨纏住了脚，其中一個高瘦漢子喝了幾杯，忍不住罵道：「這是甚麼氣候了？好端端的何苦要下雨？」

他身邊一人冷哼着，道：「人人喝茶，你偏要喝酒，才只灌了半斤黃湯，就怨天罵地，沒出息！」

這人年紀和那高瘦漢子差不多，都是三十七八歲左右，只見他一身黑衣，頦下短鬚有如一叢亂茅草，說話時的聲音更是沙啞得異常難聽。

高瘦漢子給他嘲諷了兩句，立時怒火上冲，一拍桌子道：「你喝你的茶，我喝我的酒，干你甚麼事？」

黑衣漢子兩眼一瞪，面色倏變：「好啊！你手風欠順，輸乾了家當却來向我發作，虧我一直當你是親兄弟般看待！」

「呸！」高瘦漢子把兩邊袖子向上一捲，怒道：「你這種豬狗不如的酒肉朋友，老子一看見就噁心，誰是你的甚麼親兄弟！」

黑衣漢子勃然大怒：「狗頭王八，你要借酒行兇，儘管放馬過來好了，本大爺若怕你就是灰孫子的灰孫子！」

茶博士嚇得連臉都白了，忙道：「兩位客官別傷和氣，千萬不要打架！」

高瘦漢子道：「今天偏要大打一場，你滾開去！」

茶博士苦着臉，道：「兩位眞要動手，何不稍移玉步到外面去？」

高瘦漢子說道：「外面下着大雨，出去會淋濕了身子，所以還是不如在這裏動手。」

茶博士還待勸解，兩人已扭作一團，斷打得甚是激烈。

茶博士固然面無人色，其餘本來已在賞瀑品茗的茶客也紛紛閃避，唯恐殃及池魚。

兩人你推我撞的，黑衣漢子突然一個把持不住，脚步踉蹌地撞在一個青衫書生的身上。

那青衫書生年紀甚輕，長得面如冠玉，一表斯文，而當那黑衣漢子撞跌在他身上之際，他差點就給撞飛出茶寮之外。

黑衣漢子不但沒有賠罪，還轉過臉罵那書生：「你是不是個瞎子？不撞死你已算是祖宗十八代顯靈顯聖！」

那青衫書生面如紙白，只好說：「是小弟不對，兄台休怪！兄台休怪！」

黑衣漢子喝道：「誰是你的兄台？不要臉！」

青衫書生急得耳根發熱，道：「是小弟愚莽，還望壯士原諒原諒！」

那高瘦漢子冷笑一聲：「正是窮酸遇蠢牛，老子才沒工夫跟你們磨菇下去！」說完，大步向茶寮外走了出去。

黑衣漢子怒道：「你這個渾球跑往哪裏？」

高瘦漢子却越走越快，嘴裏却說：「有本事的跟我上來！」

黑衣漢子大聲道：「怕你的就是縮頭烏龜！」

於是，兩人一追一逐，瞬息之間已跑得無影無踪。

那青衫書生倒也獃得可以，若是換上別人，一定巴不得這兩個瘟神走得越遠越好。但是他却居然直着嗓子在叫：「外面下着大雨哪，要不要撐傘子？我這裏有一把……」

那茶博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急忙拉着他的衫袖，說：「不要叫啦，這種兇徒，天保祐地保祐，保祐他們一跑就跑到天涯海角，以後永遠再也莫要回來！」

青衫書生臉上立刻露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同時搖頭晃腦地說：「相逢是緣，人生苦短，休可以恨相纏也。」

茶博士兩眼一瞪，忍不住「嗤」了一聲，再也不理會這個戇直得不可理喻的書獃子。

過了半個時辰，雨勢漸止，青衫書生仰望天色，說道：「該走了，誰也不必留我。」



茶博士心裏失笑，忖道：「誰來留你這種窮酸書生。」

「結帳！」青衫書生叫了一聲，但忽然面色倏變，兩手在自己的身上摸來摸去：「啊呀！我的繡荷包那裏去了？」

茶博士眉頭一皺：「怎麼啦，連荷包都丟掉了嗎？」

「不！不會丟掉的，」青衫書生搖頭不迭，道：「我進來的時候，它還在我的身上，裏面……裏面有成十片金葉子，還有十幾兩碎銀。」

茶博士道：「你這筆茶帳用不着那許多，只消五十文錢就够了。」

青衫書生愁眉苦臉地說：「但在下所有的銀兩，都在那繡荷包之內，若荷包不見，那麼就連一文錢也沒有了。」

茶博士聽得一呆，道：「這便如何是好？」

青衫書生又在身上摸索了一會，最後才面色蒼白地說：「眞的不見了，這……這……茶帳……」

「茶帳付不付，等閑事而已，」茶博士倒不是那種勢利小人，「但瞧公子這副模樣，必然不慣捱飢抵冷，若身上分文不備，只怕……」

青衫書生乾咳一聲，道：「怕是不怕的，這年頭，還沒有多少人被餓死，但在下喝了三杯雁山茶，又吃了半碟蠶豆、半碟甜瓜，這筆帳豈可不付？」

茶博士道：「就算是我請客好了。」

「此事萬萬不能，」青衫書生搖頭道：「無功不受祿，這筆帳在下是非付不可的，現在，只要找回繡荷包就行了。」

茶博士嘿嘿一笑，道：「財到光棍手，哪裏還會再有回頭的？就算你找回了荷包，我敢保證裏面必然空空如也！」

青衫書生一怔：「甚麼叫財到光棍手？光棍是甚麼東西？」

茶博士冷笑道：「剛才你聲聲呼叫『兄台』的傢伙，就是不折不扣的光棍。」

青衫書生又是怔住，半晌才道：「他是幹甚麼的？」

茶博士說道：「到了這個時候還用猜想嗎？那兩個兔崽子分明是故意吵嘴動武，實則趁機碰撞到你的身邊，把你的荷包扒走。」

青衫書生一聽，這才恍然大悟，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茶博士冷冷一笑，道：「這兩個混蛋沒有連你的傘子也一併拿走，已算是手下留情，你現在大概知道甚麼叫人心險惡了罷？」

青衫書生搖搖頭，道：「剛才那位壯士，也許眞的拿走了在下的荷包，但却不見得這就是人心險惡，說不定他有甚麼難言之隱，逼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才會出此下策而已。」

茶博士氣得直跳起來：「分明是鷄鳴狗盜之輩，怎麼還稱之爲壯士？」

青衫書生道：「縱然是鷄鳴狗盜，其間也有不少英雄豪傑之輩，閣下以偏概全，未免言之差矣。」

茶博士瞪了他一眼，覺得此人迂腐古怪，就算再談三晝三夜也不能令他「茅塞頓開」，只好嘆了口氣，不再理會這一件事。

青衫書生也坐了下來，不斷仰望天色，只見烏雲早已散盡，和煦的陽光直射下來，令人有着說不出舒暢之感。

茶博士本已不再理他，但見他又坐了下來，便說：「你怎麼又不走了？」

青衫書生嘆了一口氣，說道：「茶帳不結，心事不了，倘若此一去也，就是不了了之，要是個個茶客如此這般，豈還得了？」

茶博士道：「既然不走，就不妨再喝兩杯茶，再剝咬兩碟瓜子。」

「此事萬萬不可！」青衫書生立刻雙手亂搖，「如今在下欠下五十文錢，已是如坐針毡，若再債台高築，只怕連氣也透不過來了。」

茶博士道：「請問公子貴姓大名？」

青衫書生長身而起，又揖了一個禮才道：「在下姓容，名游之，字如魚，乃安徽人氏，未知兄台又怎樣稱呼？」

茶博士回答道：「鄙人姓馮，叫馮鑄國。」

容游之說：「原來是馮兄，失敬！失敬！」

馮鑄國道：「不必客氣，如蒙不棄，鄙人願意跟容兄交個朋友。」

容游之道：「難得馮兄錯愛，小弟焉敢不從？」

馮鑄國哈哈一笑，但心裏却在暗罵自己：「是不是吃錯藥了？怎麼神推鬼使的，居然跟這個呆子交起朋友來？」但他口裏却道：「咱們既已成為朋友，你就該接受我這兩杯雁山茶，作為一個見面禮。」

容游之一怔，道：「這……這怎麼好意思？」

馮鑄國嘖嘖連聲，道：「這點小小意思，你若不接受，那才不够意思！」

容游之嘆了口氣，道：「難得馮兄有這等高義隆情，請受小弟一拜！」說着，果然向馮鑄國深深一拜。

馮鑄國吃了一驚，連忙扶起他，道：「容公子太客氣了！」

就在這時，盜走容游之身上財物的兩個漢子居然去而復返，而在兩人背後，又有一個錦衣大漢，不斷揮打着一根長鞭。

只見錦衣大漢鞭如雨下，不斷地打在兩人背上。

兩人挨了幾十鞭，却還是一聲不出，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

容游之大奇，馮鑄國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須臾之間，三人已先後來到了茶寮，而那錦衣大漢的人還未來到茶寮，就已大聲叫道：「敢問一聲，那位可就是容四公子？」

容游之見他直視着自己，只好抱拳一笑，道：「在下正是容四。」

那錦衣大漢咳了兩下，倏地喝道：「你們這兩個瞎了狗眼的畜牲，還不趕快跪下！」

這一喝之下，盜走容游之身上財物的兩個漢子立時雙雙跪在地上，同時磕頭不迭，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容四公子，眞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

容游之「啊」的一聲，連忙扶起兩人：「兩位壯士何出此言，這豈不是折煞小弟了嗎？」

錦衣大漢冷冷一笑，道：「這兩個混帳的東西冒犯了容四公子，就算是五馬分屍也已便宜了他們，但此地並無健馬，不如就用分筋錯骨手把兩人處置至死，未知容四公子尊意如何？」

容游之吃了一驚，道：「閣下何人？何出此言？」

錦衣大漢抱拳道：「在下忝為氣節帮副帮主，江湖上人稱『霹靂太歲』鄺火的便是在下。」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鄺神鞭，難怪鞭法如此剛勁！」容游之漫聲應道。

鄺火忙道：「容四公子休怪，在下剛才不敢過份使勁，是唯恐斃了這兩個劣徒，無法向容四公子交待！」

容游之搖搖頭，道：「鄺神鞭誤會了，在下豈會故意說出這等倒話，未知這兩位壯士怎樣稱呼？」

那高瘦漢子忙道：「小人叫崔星。」

黑衣漢子道：「小人叫呼延平。」

鄺火接道：「這兩個蠢材有眼不識泰山，居然敢盜走容四公子的財物，就請公子就地懲罰！」說着，雙手把一個繡荷包奉回給容游之。

容游之接過繡荷包，便道：「這點小事，休要放在心上，大家就只當甚麼事也沒發生過好了。」

馮鑄國早已感到大奇，終於忍不住問鄺火：「你怎知道崔星和呼延平盜走了容公子的荷包？」

鄺火道：「昔才鄺某在路上瞧見這兩個畜牲，原來正在分贓，鄺某把那荷包拿起一看，赫然發現裏面還有一面玉牌，上面刻着容四公子的名字，所以立刻就抓住二人，前來負荊請罪。」

容游之道：「鄺神鞭如此看得起咱們姓容的，眞令在下感激不盡。」

鄺火道：「江湖上，有誰不知容樓俊彥，天下第一？」

容游之吃了一驚，道：「鄺副帮主言過其甚了，容樓中人，只不過份屬武林一脈而已，甚麼天下第一如此誇大之辭，眞是萬萬不可提起。」

馮鑄國聽到這時，才知道鄺火何以對年紀輕輕的容游之如此敬重。

馮鑄國雖然只是一個茶博士，但却也練過幾手粗拙的拳脚功夫，總算對江湖中事情略有認識。

安徽有兩大家族，一姓公孫，而另一家則姓容，提起容氏家族，人人都知道「容樓無弱者」即使是門房燒灶之輩，也都練就了一身武功，而容樓老主人「銀髯戰神」容伯鄂，更是安徽武林盟主，與公孫世家主人「笑公爵」公孫我劍並稱為「金銀二老」。

以是鄺火聞言後，立刻就說：「容四公子不必謙遜，昔年若非容樓高手鼎力支持，浙東武林一帶，已遭邪魔外道蹂躪吞噬了，正是大恩大德，沒齒難忘，誰知恩德尚未圖報，這兩個畜牲居然反而在太歲頭上動土，眞是可惡復可恨！」

容游之道：「些少誤會，何必介懷，況且如今已是物歸原主，鄺副帮主若還再耿耿於懷，未免是太瞧不起在下了。」

鄺火神色一凜，忙道：「四公子海量汪涵，在下感激萬分。」

崔星和呼延平到了這時候，才雙雙的鬆一口氣，連忙向容游之拜謝不已。

鄺火又再厲言疾色地向兩人教訓了一頓，才對容游之道：「四公子從容樓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容游之道：「找一個人。」

鄺火道：「四公子要找之人，未知可曾找到？」

容游之嘆了一口氣，道：「此人有如閑雲野鶴，行踪飄忽無定，要找尋他，實在絕不容易。」

鄺火說道：「在浙東一帶，鄺某自問還算消息靈通，四公子可否將其人名字賜告，也許氣節帮帮中弟子，可以代為效勞一二？」

容游之默然半晌，才道：「在下要找的，就是江湖上人稱『九節槍王』的展獨飛。」

「展槍王展大俠？」鄺火長長地吐出口氣，面上不禁露出了肅然起敬之色：「想不到他已到了浙東，在下也想拜會他老人家多時了。」

容游之微微一笑，道：「展大俠才三十歲，絕不是甚麼老人家。」

鄺火道：「這個在下也知道，只不過在下十分敬仰他的為人，所以才尊稱一聲老人家而已。」

容游之道：「數日之前，有人見過他在蕩雁剪刀峯上孤零零地站着，所以在下才趕來碰碰運氣而已。」

鄺火眉頭一皺，說道：「如用此法找人，只怕將會徒勞無功，尤其是像展大俠那樣的江湖奇士，數日之前他老人家站在剪刀峯上，說不定今天在關外踏雪而行去了。」

容游之嘆道：「這便如何是好？」

鄺火道：「四公子如不棄嫌，大可到舍下盤桓數日，在下自當傾盡全帮人馬力量，代為訪尋。」

容游之道：「這怎敢當？」

鄺火道：「能有機會為四公子效勞，誠屬敝帮上下人等之無上光榮，還望四公子休再推辭。」

容游之沉吟半晌，才慨然道：「既然如此，容四恭敬不如從命。」

馮鑄國怔怔地瞧着這位容四公子，心裏暗忖道：「人人都說容樓無弱者，但是這位四公子，到底是龍是蛇，却是不易猜透！」

就這樣，容游之跟着鄺火走了，他走得很慢，看來一點也不像個懂武功的人。

× × ×

夜色掩蓋不住平陽城的繁榮，在錦簇閣對開的一大片空地上，占卜星相，售賣花燈，煮麵燒粥的攤子擠得水洩不通，比起大白天墟期的時候還更熱鬧。

原來今天是青龍誕，是平陽城獨有的盛大節日，據說，平陽城全憑城外龍神廟的龍神老爺鎭壓着，百姓才能過着風調雨順，安居樂業的日子。

在整個平陽城裏，唯一定全不相信龍神老爺的，是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少年，因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龍神老爺的存在。

可是，他父親却是龍神廟的廟祝。

龍神廟的廟祝，是個不苟言笑，從朝到晚整天冷口冷面的老頭兒。

然而，一個性情如此怪癖的老頭兒，他的兒子却一點也不像老子。

老廟祝姓岳，人人都叫他岳老石，這並不是他本來的名字，但三十年來，誰也不知道他本來的名字怎樣稱呼。

岳老石的兒子叫岳小玉，他的名字聽來有點娘娘腔，但這小鬼頭却是個胆大包天的傢伙，他老子雖然是個極嚴厲的老頭兒，但他還是經常闖禍，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半年前，他在廟裏向一個大富戶用力踢了一脚，而那大富戶本來是準備捐贈大量香油錢給龍神廟的，但為了這一脚，他立刻含怒而去，連一文錢也沒有放下。

岳老石很生氣，立刻抓住岳小玉，厲聲罵道：「小畜牲，你是不是吃飯吃得太多吃瘋了？」

岳小玉昂起了臉，道：「那個尖酸刻薄，專門向窮人剝削搜刮的老混蛋，我看見了就心中有氣，所以才踢他一脚，那又有甚麼不對？」

岳老石聽見兒子這樣頂撞自己，不禁大是憤怒：「他是個老混蛋又跟你有甚麼關係？他又不是剝削你的骨，搜刮你身上的皮！」

岳小玉道：「大奸賊人人得而誅之，大奸商人人得而踢之，你兒子一點也沒有錯！」

岳老石怒道：「怎麼還沒有錯？就算你要踢他，也該等他先捐了香油後再去踢他也未為晚！」

岳小玉道：「大奸商的香油錢又腥又臭，不要也罷！」

岳老石道：「你能够養大，也全憑這些又腥又臭的香油錢！」

岳小玉道：「既然這樣，我以後不再用這些錢也就是了！」

岳老石大怒，罵道：「好哇，你有本領就自己到外面去幹活，以後再也不要向老子討一文錢！」

岳小玉直着脖子，冷笑道：「就照這麼辦，你兒子一身是胆，法寶層出不窮，總不會餓死在街上。」

就是這樣，岳小玉再也不用岳老石錢了，甚至還很少回家睡覺。

岳老石也不管他，任由他在外面胡天胡帝。

這一天是青龍誕，岳小玉總算在廟裏打掃乾淨了地方，才蹦蹦跳跳的跑進了城，雖然他年紀細小，但在城裏居然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一般市井之徒，無賴潑皮看見了他，不是叫一聲「岳少爺」就是叫他「岳小哥兒」。

這時候，岳小玉就在錦簇閣外面的麵攤子上，用筷子挾起了一箸熱騰騰的肉條麵。

但他這一箸麵還沒有塞進口裏，背上就已給人拍了一下。

這一拍的力道雖然並不怎麼大，但也使岳小玉立刻為之跳了起來。

「金德寶，你想一掌震死老子嗎？」岳小玉猛然回頭，兩眼直瞪着一個年紀比他大一兩歲，但身材却肥胖得多的肥胖小子。

這個肥胖小子叫金德寶，他父親金二伯是開酒舖的。

金德寶和岳小玉是平陽城裏的一對活寶貝，只要這兩個小鬼頭走在一起，就會花樣層出不窮，所幹事情往往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是給他們弄得半死不活。

這時候，岳小玉只覺得金德寶滿嘴都是酒氣，便說道：「胖寶寶，準是又偷酒喝！」

金德寶道：「別說得那麼難聽，酒舖是我老子的，我老子的酒也就是我的酒，我自己喝自己的酒，又怎算是偷喝？」

岳小玉哼的一聲，道：「你自己當然這麼想，但金二伯可不是這麼說。」

金德寶嘆了一口氣，說道：「不要提我老子啦，你老子是個老頑固，我老子是個守財奴，連兒子喝幾斤黃湯都心痛得要命！」

岳小玉道：「你老子並不是心痛那些酒，而是怕你喝酒太多，傷了身子。」

金德寶搖搖頭，道：「這點糖漿般的貨色，又怎醉得倒胖寶寶？若沒酒滋潤滋潤喉嚨，那才傷身壞體得緊啦！」

岳小玉把他拉下，道：「別多嚕嗦了，還是來碗麵驅驅寒氣罷。」

金德寶道：「這檔子的麵有甚麼好吃，要好好享受，就該上錦簇閣去。」

「上錦簇閣？」岳小玉吃了一驚，「你是不是在賭場裏贏了大錢？」

金德寶搖頭眨眼，道：「非也。」

岳小玉道：「眞沒贏錢，上錦簇閣吃喝的帳又由誰來付？」

金德寶說道：「那就要看看你的胆色了。」

岳小玉目光一閃，道：「你的意思，是吃完拔腿便跑？」

金德寶「嗯」了一聲，點頭道：「正是這個法子。」

「笨法子！」岳小玉冷冷一笑，道：「正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就算咱們一拔腿就可以飛出錦簇閣，但這筆帳他們還是可以追到酒舖，追上廟裏去收取，那時候還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嗎？」

金德寶皺着鼻子，苦着臉道：「我早就知道這是個笨法子了，但除了這樣之外，咱們又有甚麼機會可以到錦簇閣裏大快朵頤？」

岳小玉道：「別發愁，辦法總是有的，只要動一動腦筋，我保證今天晚上，你可以飽得捧着肚子從錦簇閣裏走出來。」

金德寶大喜，忙道：「你是出了名的智多星，快想個高明的辦法來，我寧願叫你三聲爺爺！」

岳小玉笑道：「你叫我爺爺又有甚麼用，這兩個字又不能當作燉魚翅般吞進肚子裏。」

金德寶苦着臉，道：「不要再吊我的胃口了，快想辦法才是正經。」

岳小玉眼珠子一轉，沉吟了一會才道：「要享受，先賺錢，這六個字你說對不對！」

金德寶說道：「當然很對，那又怎樣麼？」

岳小玉道：「所以，咱們如今當務之急，就是馬上要賺點銀子回來。」

金德寶皺了皺眉，道：「到甚麼地方去賺？是不是賭場？」

岳小玉搖搖頭，道：「賭場裏不行，我的灌鉛骰子還不够道行可以開到殺氣騰騰的賭桌上去。」

金德寶道：「除了賭場之外，還有甚麼地方可以碰運氣？」

岳小玉道：「你還記得鐵老鼠嗎？」

金德寶想了一想，說道：「是不是那個滿嘴黃牙，唇上還留着兩綹鬍子的杭州人？」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你的記性還不算壞，鐵老鼠是個專門接收賊贓的傢伙，這一次他從杭州回來，就是想打聽打聽一隻玉山羊的下落。」

金德寶道：「玉山羊又是甚麼東西？它很值錢嗎？」

岳小玉道：「玉山羊是用玉石雕造出來的，鐵老鼠說，他願意出一千兩銀子來收購！」

「一千兩？」金德寶連眼都直了，「我的乖乖，一千兩可以在錦簇閣裏吃多少道菜？」

岳小玉道：「任憑你怎麼吃，就算天天吃個不亦樂乎，在兩三個月之內也一定不愁無錢付帳！」

金德寶大喜，道：「那好極了，咱們只要把玉山羊弄到手，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那玉山羊又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道：「初時，老子也是懵然不知的，但昨晚我在馬花子的酒館裏，聽見朱祿酒後在喃喃自語，說：『俺的主子準是他媽的神經病，成天到晚捧着那個玉山羊，也不知道有甚麼好瞧的。』」

「朱祿？」金德寶目光一亮，道：「他的主子不就是朱員外嗎？」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那個給老子踢了一脚的朱員外，這厮平素尖酸刻薄，老子一直都想給他一個重重的教訓！」

金德寶道：「此人十分吝嗇，却又十分迷信，你打算怎樣對付他？」

岳小玉道：「倘若老子所料不差，鐵老鼠要找尋的玉山羊，一定就在朱員外手上，咱們不妨潛入朱家，把它偷了出來，既可讓朱員外傷心欲絕，又可以換取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一舉兩得，眞是何樂而不爲？」

金德寶沉吟半晌，道：「倘若成功，自然是快活之至，但若一旦失手……」

「呸！快啐一口唾沫再說過！」岳小玉皺着臉，道：「你若不敢去，老子就單人匹馬去幹這樁買賣，索性獨吞下來！」

「獨吞不得！獨吞不可！」金德寶唯恐吃虧，忙道：「若不去，兩個都不去，若要動手，就一夥兒動手，誰叫咱們是天生一對的患難兄弟？」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好極了，這才是老子的好兄弟！」

× × ×

城西楓葉里最大的宅院，就是朱兆年的巨宅。

朱兆年是平陽城內屈指可數的大富戶，但他的人緣實在並不怎麼好，無論是誰提起了「朱員外」這三個字，都會搖頭皺眉，不敢恭維。

岳小玉和金德寶曾多次在這座巨宅門前經過，但說到進入宅內，這次還是頭一遭。

岳小玉似乎早已有了準備，他利用一隻鈎子，一條姆指般大小的繩索，就爬過了高逾丈餘的圍牆。

金德寶也緊緊跟隨着，他身材胖大，行動不免緩慢一點，但最後也總算是成功了。

兩人鬼鬼祟祟地隱伏在一叢花木之後，靜心觀察四周環境。

這時候，四周圍極是靜寂，從花木叢中望過去，只見一片黑沉沉地，似乎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詭異氣氛。

金德寶吸一口氣，悄聲對岳小玉道：「好大的地方，朱員外會在哪裏？」

岳小玉道：「咱們向有光的地方走過去，也許會找出一點綫索。」

他雖然胆大，但潛進富戶宅院裏盜寶這種事，却是從來未曾幹過，所以聲音聽來不免有點緊張。

兩人又同時吸一口氣，繼續向前摸索，只見在一座小池後面，隱約有昏黃燈光傳了出來。

兩人定睛一看，發現燈光傳出之處，是一幢畫棟雕樑，氣象萬千的兩層大殿，金德寶不禁舌頭一伸，說道：「好大的氣派！」

岳小玉眉毛一揚，道：「那朱員外多半就在裏面，咱們去瞧瞧！」金德寶點了點頭，兩人又再閃身向前竄進。

兩人越來越接近大殿，但就在這時，忽聽一人厲聲喝道：「甚麼人？」

兩人驟聽此聲厲喝，都是嚇了老大一跳，金德寶更不由分說，立刻掉頭便跑。

岳小玉立刻把他抓住，沉聲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

金德寶苦着臉，正待說話，忽聽殿內响起了兵刃交擊之聲。

岳小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金德寶拉過一旁，兩人躲在一塊巨大的假石山背後。

金德寶驚魂甫定，才道：「上面怎麼有人打起來了？」

岳小玉哼了一聲，道：「誰知道是甚麼鬼把戲？但照老子想來，咱們可能已慢了一步！」

「甚麼慢了一步？」金德寶瞪着眼，道：「咱們若是慢了一步，那麼又是誰快了一步？」

岳小玉皺着眉，道：「多半是那個鐵老鼠，他也查出了玉山羊就在朱員外的手中，所以潛了進來，而且還趕在咱們的前頭！」

金德寶失望地說：「那豈不是見財化水了？」

岳小玉道：「不要這麼快就洩氣，咱們在這裏安全得很，且待看清楚形勢再出主意不遲。」

他這句話才說完，外面突然燈光大亮，只見十幾個家僕提燈點火，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

金德寶低叫了一聲：「這番苦也！」

岳小玉立刻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不讓他再說下去。

那十幾個家僕個個手持武器，有的掄刀舞斧，有的揮動鐵棒，不消多時，已把一個身穿黑色勁裝，蒙頭蒙臉的人重重圍住。

岳小玉一看那蒙面人的身型，就認出他就是鐵老鼠，只見鐵老鼠右手握着一柄柳葉刀，左手却捧着一個長形的錦匣，眼神顯得甚是緊張。

「抓住他！抓住他！只要抓住這一賊，大家都重重有賞！」一個身材肥胖，衣飾華麗的中年人在旁邊大吼大叫，正是曾經給岳小玉踢了一脚的朱員外。

在朱員外身邊，又有一個馬臉漢子，他瞪了朱員外一眼，怒道：「都是你的疏忽，讓東西落在賊人的手裏！」

朱員外似乎對這馬臉漢子甚爲忌憚，給他罵了兩句，連半句話都駁不上來。

只見那馬臉漢子手握長劍，又道：「這小賊武功不錯，剛才居然擋得住我十招八招，但如今他已陷入天羅地網之內，想全身而退，那是做夢！」

朱員外點頭不迭，忙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

兩人正在交談之際，鐵老鼠已跟朱員外的家僕殺得天昏地暗，難分難解。

但鐵老鼠甚是機靈，他一見形勢不妙，立刻就把錦匣高高舉起，同時大聲喝道：「你們再瞎纏不休，我就把這匣子裏面的東西摔個稀爛，大不了拚個同歸於盡而已！」

岳小玉聞言，不禁心中大讚不已：「果然不愧是大大的行家，這一着顯然是向藺相如偷師的！」

果然，鐵老鼠這句話一出口，那些家僕就再也不敢逼前，而朱員外的臉色也是變得難看之極。

馬臉漢子的神情也是相當緊張，他立刻在朱員外的耳朵邊說：「叫所有的家丁都退下，讓我來對付他！」

朱員外連忙把家僕喝退，但自己却向鐵老鼠走近過去。

「朋友——」朱員外叫出了這兩個字之後，就咳嗽一聲，略爲清理一下喉嚨的痰涎才緩緩地接道：「這匣子裏的東西，其實並不怎麼值錢，你何必要去動它的主意？」

鐵老鼠冷冷一笑，道：「既然它並不值錢，你又何必那麼緊張，就當作一件賀禮送了給我好了。」

「爲甚麼要當做賀禮？」

「因爲今晚正是區區賤辰。」

「噢！原來這樣，」朱員外乾笑了一下，道：「老兄有如此驕人身手，無論送甚麼賀禮給閣下，都是十分應該的。」

岳小玉心中暗罵一聲：「看你像條豬，原來却狡猾似狐狸，鐵老鼠只不過是鼠摸小偷，你爲甚麼應該要送賀禮給他？」

只聽見鐵老鼠也乾笑一下，道：「朱員外願意把這東西送給區區，區區十分高興——」

「你誤會了，舍下有不少奇珍異寶，也有不少金銀珠寶，老兄只要把這錦匣放下，甚麼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朱員外面上的神情，看來十分誠懇。

但鐵老鼠絲毫不爲所動，道：「不必了，除了這匣子裏的東西，府上縱有金山銀海，區區也沒有半點興趣。」

朱員外面色一沉，道：「你這豈不是故意刁難嗎？」

鐵老鼠道：「人各有志，我可不是故

意跟你爲難。」

那馬臉漢子「呸」的一聲，大步走了過來，道：「鐵老鼠，別以爲蒙住臉我就認不出你，快把錦匣子放下，我給你五千兩銀子算是生日賀禮！」

岳小玉聽見「五千兩」這三個字，不禁心頭一陣狂跳：「我的乖乖，五千就是半萬，原來那玉山羊如此值錢！」

此際若換上他，自然是立刻答允下來，但鐵老鼠却截然搖頭，道：「不必多費唇舌，快放我出去，否則一摔下去，你們才是眞正的絕望了。」

馬臉漢子冷笑道：「此刻若放你出去，咱們也同樣再也見不着這東西了。」

鐵老鼠道：「那倒要看看你們的本領和造化，我可以從你們手裏搶走它，你們也可以依樣葫蘆，照搶不虞！」

馬臉漢子道：「偷搶盜竊，可不是我的本行！」

鐵老鼠冷喝一聲：「別再想拖延時間了，須知區區若把這東西摔掉，就再也沒有甚麼顧慮，那時候，憑你們這幾塊料子，恐怕還留我不下！」

馬臉漢子嘿嘿一笑，說道：「但我若讓你就此揚長而去，將來如何能在江湖上立足？」

鐵老鼠道：「這等事情，一律貴客自理！」

馬臉漢子道：「鐵老兄，須知得饒人處且饒人，這次算是祁某落在下風，這樣罷，一個整數兒，我付足一萬兩，另加六合刀譜一本，你該心滿意足了罷？」

岳小玉倒抽了一口涼氣，甚麼六合刀譜，他可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但一萬兩銀子這個數目，却簡直可以把整座龍神廟壓垮下來。

金德寶自然也是聽得目瞪口呆，心想：「我若是有一萬兩銀子，首先就要把錦簇閣買了下來，天天大魚大肉的吃喝個夠本！」

誰知鐵老鼠的想法却和他們並不一樣，只聽見他說：「不要說一萬兩，就是十萬，一百萬兩也是免開尊口！」

馬臉漢子立時面色鐵青，怒道：「你眞的敬酒不吃吃罰酒？」

鐵老鼠哈哈一笑：「祁紫天，你這套軟硬兼施的功夫雖然厲害，無奈區區主意已決，你就算再絞盡腦汁，也是難以如願的了。」

岳小玉心中一凜，忖道：「常聽人說江湖上有一個獨行大盜祁紫天，外號叫『厲劍追魂』，莫非就是這個面長如馬的傢伙？」

只見祁紫天面罩寒霜，慢慢提起長劍，劍尖遙遙地對準了鐵老鼠的胸口。

鐵老鼠默不作聲，那長型錦匣仍然單手高擧着，只要他用力一摔，錦匣內的玉山羊必然會被摔個粉碎。

祁紫天的面色越來越是冷厲，看樣子似乎眞的不惜一拚。

但他還沒有發招，在那大殿飛簷之上，突然斜斜地飛出了一條人影。

這人一身衣衫潔白如雪，飛掠下來的姿勢更是美妙異常，祁紫天一見之下，臉色不禁大變，再也不等待下去，手中長劍倏地「嗤！」的一聲，就向鐵老鼠胸前刺去。

他外號稱爲「厲劍追魂」，這時候一劍刺出，使的便是殺手招數，一時間只見劍影森森，走勢矯矢無倫，鐵老鼠非要急速閃躲不可。

鐵老鼠在兵刄上的造詣，也許不如祁紫天，但他擅長輕功，身法自是靈捷無比，一見長劍急刺過來，身形已立刻向上飛躍幾逾一丈。

他這一躍之勢已然極快，但祁紫天也不甘落後，也足尖輕點，人如鷹般向半空疾標而起。

在此同時，鐵老鼠左手一揚，已把那錦匣子拋上了空中。

他這一躍，人已離地盈丈，那匣子再給他一拋，登時飛上了半天。

祁紫天一見匣子飛得更高，臉色變得比紙還更蒼白，因爲那白衣人大可以從容地在高處把匣子抄接下來。

祁紫天一急之下，左手倏揮，一蓬毒針斜斜地向上方飛射出去。

但那白衣人身手卓絕，雖然人在半空之中，但反應却是快得出奇，那蓬毒針還沒接近他的身子，早已白袖一揚，瞬息之間把所有毒針全部擊落開去。

而那錦匣子，也已給白衣人輕易地接下。

白衣人從大殿飛簷上疾衝而來，而落下之處，却正在那座假石山之上，岳小玉抬頭一望，心中不由暗暗叫苦：「我的老祖宗，你這豈不是把朱員外所有的家丁都引到這裏來嗎？」

心念未已，已有幾個家僕揮刀舞斧的直奔過來，其中兩個還想爬上假石山來對付白衣人。

那白衣人似是輕嘆一聲，倏地又向圍牆那邊飛掠出去。

那些家僕見白衣人來去如飛，不禁瞧得連眼都直了，雖然有幾個胆子大的家僕仍然追了出去，但大多數都已經停住了脚步，彼此你瞧我我瞧你，再也不敢輕擧妄動。

祁紫天見錦匣子落在那白衣人的手裏，不禁又急又怒，想追上前，却又給鐵老鼠緊纏不放，只好把心一橫，跟鐵老鼠拚個高低，然後再徐圖後計。

鐵老鼠在兵刄上的功夫，雖然比不上祁紫天，但却也最少可以支持一百幾十個回合，而等到那時候，白衣人必然已逃得不知所踪了。

祁紫天越想越是憤恨，心中暗想：「今天不把你這個鐵老鼠殺個稀爛，誓不爲人！」

但鐵老鼠也不是個呆芋，他知道再拚下去必敗無疑，自然早就無心戀戰，以是當兩人動手苦鬥到五六十回合後，他已借勢急遁，祁紫天雖然苦苦追趕，但無奈輕功遜於鐵老鼠，最後還是給鐵老鼠在黑夜裏逃去無踪。

朱員外站在殿前，臉龐上肥胖的肌肉不斷地在顫抖着，也不知道是憤怒，還是感到害怕。

岳小玉看在眼裏，心中不禁大奇：「區區一隻玉山羊，丢了就算了，何必這麼緊張？」但他聰明過人，知道其中必然大有秘密，只是自己身爲局外人，才不明所以而已。

金德寶蹲在假石山後，早已嚇出一身冷汗，岳小玉摸了摸他的胖手，只覺得一片冰冷，不禁吃了一驚，忍不住悄聲道：「胖寶寶，你怎麼啦？」

金德寶吸了口涼氣，過了很久，才吶吶地說道：「沒事，沒……事，胖寶寶沒事……」

岳小玉哼了一聲，道：「老子以爲你已給活活嚇死了！」

金德寶搖搖頭，道：「胖寶寶人粗胆壯，一天嚇十八次也不會嚇死。」他說得口硬，但聲音却還是顫抖個不停。

岳小玉心中暗暗失笑，忖道：「平時以爲這小胖寶眞的胆大包天，但到了驚險的關節上，却是如此的不濟事。」

不久，四周的火光漸漸疏散了，朱員外也回到殿裏，却不時發出了長吁短嘆之聲。

金德寶驚魂甫定，才問岳小玉：「玉山羊已沒下落了，咱們怎辦？」

岳小玉道：「你說該怎辦？」

金德寶道：「你是智多星，胖寶寶一切唯命是從。」

岳小玉接說道：「照老子看來，錦簇閣那種地方，咱們哥兒倆是去不成的了，所以只好回家啃啃冷飯，然後一覺睡到天亮。」

金德寶忙道：「這是上上之策，就照這麼辦！」

× × ×

岳小玉與金德寶二個活寶貝從朱家巨宅爬了出來，兩個小鬼頭都爲之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尤其是金德寶，他認爲這一次的經歷實在是太驚險了，簡直有死裏逃生的感覺。

但是岳小玉却並不這樣想，在他認爲，驚險是略有的，但自始至終，他們的性命都沒有遭受過任何威脅，所以「險死還生」這一類的說話，實際上是萬萬談不上的。

兩人離開了朱家之後，岳小玉忽然提議道：「咱們偷玉山羊不成，何不偷鷄去也？」

金德寶問道：「你今晚非要做賊不可嗎？」

岳小玉道：「那倒不是，只不過老子看見了一件很殘忍的事，所以才想去偷幾隻又嫩又滑的母鷄。」

金德寶一怔，道：「你看見了甚麼殘忍的事？」

岳小玉向他肚子一指，笑道：「胖寶寶的肚皮餓扁了。」

金德寶哈哈一笑，說道：「你的眼光倒算銳利，胖寶寶交着這種朋友，眞是無所遁形！」

岳小玉說道：「偷玉山羊的希望經已成爲泡影了，嚐一嚐燒鷄腿的滋味也是不俗。」

兩人又重新計議了一番，終於決定立即溜出平陽城，到趙王爺的鷄棚裏去偷盜母鷄。

× × ×

趙王爺雖然姓趙，但決不是甚麼「王爺」，他眞正的名字，其實是趙旺影。

但是「旺影」與「王爺」二字讀來頗爲接近，久而久之，趙旺影就變成趙王爺了。

趙王爺是一個脾氣十分暴躁的中年人，他有數百畝良田，家裏又有十幾座鷄棚，在平陽城附近一帶，已可以算是相當富裕。

但金德寶和岳小玉都不喜歡這個人，認爲此人雖無過犯，面目可憎。

所以，到趙王爺的鷄棚偷盜幾隻母鷄來塡飽肚子，在他們看來絕不能算是一件罪惡的事。

想起了芳香四溢的燒鷄，金德寶簡直要發出呻吟來了。

平時，他走動的姿勢總是又慢又遲鈍，但是這時候，他居然可以健步如飛，一直緊緊跟隨着他心目中的「智多星」岳小玉。

但兩人還沒有到達趙王爺的地方，就已看見了趙王爺！

岳小玉吃了一驚，急忙把金德寶拉下來，兩人俯伏在一堆亂石之後，靜觀前面情況。

原來岳小玉不但看見了趙王爺，也看見了奪走玉山羊的白衣人。

白衣人的手裏仍然捧着那個長形的錦匣子，而趙王爺却提着一盞靑慘慘的燈籠，雙目如刀般直視着他。

岳小玉一看見這種目光，一顆心就不期然地「噗通，噗通！」的急劇跳動了起來。

他看得出，這種目光是充滿着殺機的，而趙王爺的左掌裏，也早已握住了一柄刀。

這柄刀是分開三截顏色的，它的刀柄漆黑，刀鋒上半截血紅，而尖端一截却晶瑩奪目，寒氣陣陣迫人！

岳小玉曾聽人說過這柄刀，因爲這柄刀不但極奇特，而且還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

曾經在岳小玉面前提起過這柄刀的人，是一個從遠道而來的說書先生，那一天，這說書先生頗有醉意，就在錦簇閣門前對開的空地上說過：「天下間最邪惡的一柄刀，是用海底寒鐵，火燄金砂和斷腸鋼打成的，而鑄造這柄刀的煉刀大師，當這柄刀鑄成之日，立刻就給這刀的刀氣逼瘋了。」

當時，岳小玉聽得津津有味，便問：「這柄刀是怎樣的？」

那說書先生道：「刀分三色，刀柄漆黑，刀鋒一半血紅，另一截銀白發亮，寒氣逼人。」

岳小玉又問：「這柄刀叫甚麼名字？」

說書先生打了一個酒呃，才道：「刀名『三刦』，但有人叫它『三刦魔刀』，也有人叫它『三刦神刀』，至於刀落何人之手，已無從稽考矣！」

這一番說話，岳小玉一直沒有忘記，而且他自己也很想看一看這柄如此奇特的刀。

想不到，這柄刀突然就是現在眼前，而且握着這柄刀的人，赫然就是平陽城外的趙王爺！

（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喬裝來到西安北門外的北關不歸店，跟着一個灰衣老者冷泉帶着一些人也進來，還有一個青衫文士天靈子也趕到，天靈子指證喬裝的黃衫少年是郭子羽，這時魯椰娘和紅紅也先後同他們來到，他們認出是郭子羽正想向他動手，但不歸店的女掌櫃不准他們動手，聲明店規在十里之內有保護客人安全的義務，衆人只好遵守店規，各自就寢。郭子羽易容假扮天靈子離開，冷泉和魯椰娘分頭追趕，她雖然碰着郭子羽，誤認爲是天靈子，錯失了機會。冷泉追至華縣以東的一個鎮集，識穿了郭子羽的僞裝，出手用金筆和他搏殺……

得姑娘傳技　中閎香被擒

鷹飛江南

故事續篇

「鷹飛江南」

高皐·文
可飛·圖

交手一招，郭子羽就落入下風，此後更是每況逾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苦苦撐過五十招，終於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長劍被冷泉左手的金筆震得脫手飛出，同時右筆急如閃電，猛向他的心窩扎來。

他此時戰機既失，力道用盡，眼見就要金筆洞胸，他却閃避無力。

就在危機繫於一髮之際，一股突如其來的力道忽然將他撞開數尺，冷泉這志在必得的一記痛擊也就失去攻擊的目標了。

冷泉心頭大大的一震，因爲他這是集全身功力的一擊，而且時間拿捏得十分之準，數遍當代武林，能夠在這等情況之下救人的還難以找出一個。

及擧目向來人一瞥，他的神色更爲錯愕。

在他的想法，那由虎口中救人的，如果不是隱跡多年的世外高人，也會是雄霸一方的武林耆宿，絕對不會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

他沒有想錯，來人的確不是毛頭小伙子，但却是一個年紀輕輕的黃毛丫頭。

一個黃毛丫頭，居然能够虎口裏救人，除了是趕上一個巧字，實在想不出別的理由。

於是他叱喝一聲道：「姑娘，妳可知道妳作了些甚麽？」

那位身着淺藍衣衫的姑娘道：「我當然知道，你以大欺小，所以我伸手管管閒事。」

冷泉道：「妳可知道老夫是誰？」

藍衣姑娘道：「夜雨山莊的二司之首，武林盟主身邊的總護法冷泉，沒有看錯吧？」

冷泉道：「盟主技壓羣倫，臣服天下，武林各大門派，沒有一個敢不俯首聽命，姑娘居然敢伸手管本盟的閒事，妳太過不知天高地厚了！」

藍衣姑娘淡淡一笑道：「這麽說我是管錯了？但大錯旣已鑄成，只好錯打錯着，如果閣下願意高抬貴手，將來有一天你犯到我的手裏，保證我會放你一馬。」

藍衣姑娘的確是一個不懂事的小丫頭，面對冷泉這等高人，她的神態竟然如此輕鬆。

不過她這一輕鬆，冷泉可就差一點氣破肚皮，二話不說，金筆帶起一片風雷之聲，猛向藍衣姑娘攻了過去。

雖然他不相信藍衣姑娘能勝過他，出招仍然全力以赴，他担心陰溝翻船，不願以一世英名作爲賭注。

小心駛得萬年船，冷泉一向謹愼，所以不敢掉以輕心。

可惜他全力攻出的雙筆，似乎遇到一股柔風，這股柔風能够令人骨軟神酥，甚至連金筆也拿不動了。

噹的兩聲脆響，金筆砸在石地之上，他也像喝了過量的烈酒，脚下虛浮的倒退了數步，那張冷酷的面頰，也顯得一片蒼白。

他不願陰溝裏翻船，結果他這條船還是翻了，而且一招甫接，他便失去再戰之力。

他的內心驚嚇不已，但場面話仍然十分狂妄。

「姑娘，老夫替妳可惜，今後天地間只怕沒有妳容身之處了，敢不敢報個名號來？」

「裴小蝶，本姑娘隨時候教。」

冷泉不再說甚麽，一翻身便落荒急馳而去，那股攔路拉伕的武林盟主屬下，也走得一個不剩。

曲終人散，藍衣姑娘也想走，郭子羽急忙抱拳一揖道：「姑娘請留步……」

藍衣姑娘向他瞥了一眼道：「你受了

傷？」

郭子羽道：「在下受了一點內傷，還支撐得住。」

藍衣姑娘裴小蝶道：「不要逞強，公子，如果不立即療傷，七天之內你將不能使用眞力。」

郭子羽一嘆道：「在下沒有想到，冷泉一擊之威，竟是這般凌厲。」

一頓接道：「多謝相救之恩，在下又欠姑娘的一次恩情了。」

藍衣姑娘裴小蝶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說那多謝二字。」

郭子羽一怔道：「姑娘之意是……」

裴小蝶道：「你有沒有聽到冷泉適才說了些甚麽？」

郭子羽道：「他說……唉，這是在下害了姑娘了。」

裴小蝶道：「我都不怕，你怕甚麽？其實桃花仙子處心積慮要除去的是你，今後你倒是應該多加一份小心！」

郭子羽道：「姑娘說的是，在下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裴小蝶道：「不要顧慮，你說。」

郭子羽道：「在下武功雖是不濟，如若咱們聯手，武林盟不見得就能奈何咱們，何況姑娘已經捲入此一漩渦！」

裴小蝶道：「這個麽，道理倒是不錯，不過我還有些未了之事，一時之間還不能跟你同闖江湖，這樣吧，咱們以十天的時間，作一次暫短的小聚。」

郭子羽大喜道：「多謝姑娘。」

裴小蝶道：「這附近有一家獵戶，我已經租下他們後面的兩個房間，對你療傷會方便一點。」

郭子羽啊了一聲，道：「姑娘，妳怎會……」

裴小蝶笑笑道：「我不會前知，自然不是準備給你療傷的，我租房間的用意，是就便探聽武林盟修建華山分壇的意圖，以及他們種種不法的行徑。」

郭子羽道：「原來如此。」

裴小蝶道：「咱們走吧，路程不算太近，咱們邊走邊聊。」

郭子羽道：「姑娘請。」

於是裴小蝶在前面帶路，待走進山區之後，他們又聊了起來。

「公子，你身負數家之長，却無力接下冷泉一招，你可知道這是甚麽道理？」

「我想是內家功力深淺的原因吧，咱們年紀太輕，自然比不上數十年修爲的前輩高人。」

「不，你任督二脈已通，生死關已破，眞力生生不息，不會差於任何一個前輩高人。」

「這……這我就不懂了。」

「公子雖是身兼數家之長，但雜而不純，博而不精，何況四禪識柱玄功及沸波神功均有缺失，自然無法與北聖一脈的破雲神功一較短長了。」

「妳是說南聖及浮萍子的武功全都敵不過北聖？」

「不，我是說人生在世各有因緣，南北二聖及浮萍子的傳人何會不是？這三位絕代高人的武學，歷刦三百餘年，能够保得完整的，就只有北聖一脈了。」

「姑娘年紀輕輕，見聞却如此之廣，

眞敎人好生佩服。」

「好說，公子願不願意學成南聖的絕學，或浮萍子的神功？」

「啊，莫非姑娘能够敎我？」

「不敢說敎，只是說出它完整的口訣，此後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各人，能否練成神功就要看公子的了。」

「多謝姑娘，在下願意。」

「那好，不過南聖玄學或浮萍子的神功，公子只能選擇一種。」

「哦……」

「情形是這樣的，南聖的玄學練到極致，必會到四柱亘空，天人合一的境界，那就是朝遊北海暮宿蒼梧的仙人之流了，所以南聖的武學是出世的，必須七情皆絕，六慾盡空，才能有所成就……」

「這就難了，人是有情感的，怎能像槁木死灰一般！」

「所以你只能學習沸波神功，因爲它是入世的，所謂天風拂波，四海鼎沸，這一派的傳人應該行俠江湖，以救民於水火爲職志。」

「可是我師父他們……」

「他們都錯了，原該出世的在波跡湖海，本應入世的却遁入空門之中，這也是他們無法大成的原因之一。」

郭子羽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聽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但不知尊師是那位高人？」

裴小蝶道：「對不起，公子，恕我暫時賣個關子。」

她不願說，郭子羽自然不便勉強，不久他們到達獵戶，就此安頓下來。

裴小蝶傳授了沸波神功的練功口訣給郭子羽，他才知道原先師門所授是殘缺不全的。

不過，他以往所花的功夫並沒有白費，否則短短的十天，如何能够練成一項神功？

他十天苦練，終於完成自浮萍子以來，第二個練成沸波神功的傳人，如今他成就之高，能够接下他三招兩式的已不多見了。

在第十一天的凌晨，他發現裴小蝶留下的一張便條，上面只有四個字「有緣再見」。

她走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原在意料之中，不過他却對這位神秘莫測的姑娘，感到無限思慕。

這固然由於他欠她的太多，却苦於報答無門，她太神秘了，倏然而來，忽然而去，這敎他如何能够報答？

其次是她的儀表，她並不美，只是中人之姿，但她却有一股高不可仰，令人有肅然起敬的氣質。

這些都是使郭子羽念念難忘，思慕不已的原因，最後他只得嘆口氣道：「但願有緣再見。」

離開了獵戶他就逕奔潼關，他想儘快趕到彈鋏谷，看他爹在不在，方玫有沒有脫險回來。

這一路倒是平靜得很，惟一使他不安的是到處都瞧得到武林盟的部屬，顯然，夜雨山莊已經征服整個武林，他不能不爲彈鋏谷及烈山感到担憂。

及到達彈鋏谷，他的憂慮總算暫時放下，谷中固然刁斗森嚴，却也表示還在自己人的手裏。

武孟嘗馮追聞訊親自趕到谷口接他，兄弟重逢自然份外的喜悅，但郭子羽沒有瞧到方玫，仍然十分不安的道：「大哥，方玫沒有回來？」

馮追一怔道：「沒有，你們不是在一起的麽？」

郭子羽一嘆道：「咱們失散了……」

馮追道：「二弟別急，你只怕餓了，先吃飯咱們再聊。」

他的確餓了，只好塡飽了肚皮再說。

在飲食之際，馮追忽然一笑道：「恭喜你，二弟。」

郭子羽道：「小弟有甚麽可喜的？」

馮追道：「二弟有了一個姨娘，也多了一個兄弟。」

郭子羽道：「有這等事？大哥快說詳細一點。」

馮追道：「金蠍門進攻烈山的事，二弟可還記得？」

郭子羽道：「當然記得。」

馮追道：「當年伯父名滿江湖，飛鷹大俠郭璨的名號可以說無人不知，有一年，伯父遊俠西北，不幸落在金蠍門主的手裏……」

郭子羽啊了一聲道：「後來呢？」

馮追道：「金蠍門主費蘭卿年逾標梅，依然孤芳自賞，此時她却瞧中了伯父，在威迫之下與伯父成了親，但伯父瞧不慣該門重女輕男，牝鷄司晨的門規，因而不告而別……」

郭子羽道：「我明白了，爹逃離金蠍門後，費蘭卿懷有身孕，後來生了一個男孩子。」

馮追道：「是的，那男孩名叫費仇，生得英武絕倫，而且武功極高，與二弟相比，稱得上一時瑜亮。」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大哥見過他沒有？」

馮追道：「是張春才說的，他去過烈山，此次伯父跟費姨娘能够化解恩怨，重續舊好，全是費仇的功勞。」

郭子羽說道：「如今金蠍門回西北去了？」

馮追道：「金蠍門會回西北去的，但費姨娘不回去了，她將門主之位傳給費仇，未來的歲月要待在伯父的身邊，費仇也沒有回去，他要留在烈山協助伯父。」

郭子羽道：「這的確是一個喜訊，有金蠍門相助，烈山可以暫保無慮。」

馮追道：「好一個暫保無慮，看來二弟對江湖現勢頗爲瞭解。」

郭子羽長吁一聲道：「夜雨山莊藉靑城之會，已將天下武林置於囊中，目前不聽武林盟號令的，可能只剩下彈鋏谷及烈山兩處了，我想公孫冠不會放過咱們的，大哥千萬要小心在意。」

馮追道：「這個我知道，二弟是否要去烈山瞧瞧？」

郭子羽道：「請大哥派人稟告一下家父，小弟要去尋找方玫，暫時不能親自去烈山。」

馮追道：「好，我立刻派人前往烈山，二弟要去何處尋找三妹？」

郭子羽說道：「小弟想去洛陽找婁仁

奎。」

馮追道：「破鍋煮英雄婁仁奎是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此人能够獲得黑白兩道的信任，武功機智必然兩皆不凡，此人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大哥陪你一道去。」

郭子羽道：「不必，小弟不是挑明了跟他鬥，人多了反而不便，何況彈鋏谷是咱們的根本，大哥怎能隨便離開！」

馮追道：「這樣吧，叫于六帶幾個人跟你去。」

郭子羽道：「不必了，小弟一個人行動會方便一點。」他在谷裏歇了一晚，翌晨天剛破曉，就隻身單劍向洛陽奔去。

× × ×

「九朝都會」這四個大字，聳立在周公廟前的大街上，它是洛陽的特色之一，也是文化古都的歷史見證。

安喜門緊靠北關，由於接近官道，這兒的商業以客棧及飲食業最爲興盛。

天津酒樓是安喜門附近最大的一家酒樓，晌午時辰未到，客人已經上了七成。

靠右側的一角，坐着一位靑衫文士，他正在自斟自酌的飲食着，一名年約五旬的長髯老者忽然走到他的身前道：「久違了，天靈子，老夫可以坐下麽？」

那位靑衫文士果然就是天靈子，他向長髯老者瞧了一眼，說道：「請坐，閣下是——」

長髯老者先在天靈子的對面坐下，然後笑笑道：「尊駕是忙人，自然不認識在下了，其實在下也無意交賣情報賺銀子的朋友，只是想跟你談一樁買賣。」

天靈子不以爲意的道：「閣下快人快語，什麽買賣？請說。」

長髯老者說道：「想知道兩個人的下落。」

天靈子道：「兩個人是兩件買賣，在下要個別收費，不能混在一起。」

長髯老者道：「可以。」

天靈子道：「你要找誰？」

長髯老者道：「方玫及婁仁奎。」

天靈子一呆道：「對不起，在下不知道這兩人的下落。」

長髯老者道：「莫非你怕我付不起銀子？」

天靈子道：「在下的確不知道，你的銀子再多也沒有用。」

長髯老者哼了一聲，忽然吐指如風，向天靈子連續點了兩下。

以天靈子的一身成就，在江湖道上能够勝過他的很難找出幾個來，如今他分明瞧到長髯老者出指，却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在無比的震嚇之中，他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良久，他才咳了一聲道：「尊駕這是做甚麽？」

長髯老者冷冷道：「很簡單，我要你說實話。」

天靈子道：「我說的是實話，不過我可以指引你一條明路，但你必須解開我的穴道，我才肯說。」

長髯老者伸手一拂，解開了他的穴道，道：「魯椰娘是婁仁奎的姊妹，必然知道他的下落。」

長髯老者道：「魯椰娘現在何處？」

天靈子道：「邙山上淸宮，你可以先找蔽月道人。」

長髯老者道了一聲多謝，一轉身逕向樓外走去。

天靈子道：「朋友請留個名號。」

長髯老者道：「不必，尊駕如是想要報復，在下會隨時候敎。」他說話之際，脚下沒有停留，語聲還在天靈子的耳鼓，他人已走得踪影全無了。

× × ×

邙山居洛陽之北，「邙山遠眺」是洛陽八景之一，山上古代帝王公卿的陵墓頗多，張籍曾有詩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以吟詠北邙陵墓的景色。

上淸宮是北邙最著名的道觀，平時香火極盛，如果遇到節日或春秋二祭之時，善男信女更是絡繹於途。

今天雖然不是節日，由於天氣晴朗，登山者仍然十分之多，現在時已過午，上淸宮仍有不少參拜三淸之人。

這般香客之中有一名長髯老者，他在三淸敬禮之後，找到一名中年道人，道：「道長，在下想請見蔽月道長，希望能替在下引見一下。」

中年道人向他打量一陣，道：「對不起，施主，蔽月師兄如今不在觀裏。」

長髯老者道：「請問，在那裏才能找到蔽月道長？」

中年道人道：「這就難說了，他性喜雲遊，天下名山大川都會有他的足跡，貧道實在不知道他在那裏。」

長髯老者道：「這是在下無緣，道長的道號是——」

中年道人說道：「貧道叫迎月，施主請。」

長髯老者找人不着，只好辭別迎月道人，神情落寞的走下邙山，此時下山的人數不少，他却在人羣中發現兩個熟習的人影，她們是魯椰娘主婢，他自然不會放過她們。

他快得像一抹輕烟，越過身前的人羣，追向那兩條熟習的人影，但在轉過一個山坳之後，那兩條人影竟然突告消失。

長髯老者趕到山坳一瞧，只見右側一片平坦，左側則亂石縱橫，林木掩映，看來魯椰娘主婢必是由左側逃走。

令他不解的是魯椰娘何以知道自己在找她，莫非適才跟迎月道人交談之時，她正在觀裏，而且聽到他求見蔽月道人的談話？

自然，這其中疑點還很多，但有一項可以確定，魯椰娘主婢突然消失，必定是在逃避。

他轉入左側，邊走邊找，最後他停下脚步，微微一笑道：「出來吧，魯椰娘，這兒荒涼得很，妳不怕鬼物抓妳！」

他沒有聽錯，魯椰娘主婢果然在一塊大石之後走了出來，道：「咱們無怨無仇，前輩何苦這麽迫人？」

長髯老者哼了一聲道：「這是你們作的太絕，怎能怪我？」

魯椰娘柳眉一揚道：「貴盟弟子強迫咱們母女陪他們渡夜，這是貴盟欺人太甚，前輩怎能責怪咱們母女？」

長髯老者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俏鴇子，紅妓女，原來就是賣的

，陪人渡夜有甚麼不可！」

魯椰娘突然雙目暴睜，瞪着長髯老者道：「郭子羽，原來是你？」

長髯老者道：「不錯，在下正是郭子羽，現在還能說咱們無怨無仇麼？」

魯椰娘銀牙一挫道：「姓郭的，咱們仇深似海，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語音甫落，飛身急撲，一片刀光挾着獵獵勁風，由斜刺裏劈了過來。

紅紅也不怠慢，配合魯椰娘的攻勢，猛襲郭子羽的脅門。

這主婢二人似乎恨極了郭子羽，一上來就全力以赴，而且招招兇狠，全向要害之處招呼。

郭子羽遊走於急風聚雨般的刀光之中，藍衫飄飄，神態洒脫以極。

他沒有回攻一招，魯椰娘主婢却已酥胸起伏，嬌喘不已，現在她們明白了，就算累死了休想傷到郭子羽一根汗毛。

魯椰娘招呼紅紅收招跳開，面色木然的冷冷道：「動手吧，姓郭的，咱們認命吧。」

郭子羽嘆息一聲道：「妳太偏激了，魯椰娘，在下傷人只是自衛，咱們本就沒有仇恨，我何必傷害妳們。」

魯椰娘道：「咱們不領情，今後只要有機會還是不會放過你的。」

郭子羽道：「那是以後的事，請告訴我，令師兄婁仁奎在那裏？」

魯椰娘撇撇嘴道：「你是想找姓方的丫頭？哼，縱然找到我大師兄，未必能够讓你如願。」

郭子羽道：「妳只要告訴我婁仁奎在那裏，其他的妳就不必管了。」

魯椰娘道：「閣下闖蕩江湖，想不到見識竟是如此的淺薄，他是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你爲甚麼不到東大街問問？」

郭子羽道：「在下去過，那兒只是一個空架子，沒有人知道婁仁奎究竟藏在那兒。」

魯椰娘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都是到東大街去找他的。」

郭子羽道：「妳當眞不知道？」

魯椰娘道：「我說過咱們認栽，要殺要剮請便。」

這女人軟硬不吃，郭子羽又不肯辣手摧花，只得放任她們離去。他意興闌珊的走下邙山，就在北關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晚餐時他喝了幾杯悶酒，原是想解解胸頭鬱悶的，結果別人由窗隙吹進來一股悶香，他竟然迷迷糊糊的被人抓了起來。

使用悶香的是魯椰娘，還有婁仁奎紅紅兩名帮兇。暗算成功，魯椰娘大爲興奮，她掣出長刀，振臂就向郭子羽的頸部劈去。

婁仁奎伸手一攔，道：「師妹，使不得。」

魯椰娘一怔道：「血債血還，爲甚麼使不得？」

婁仁奎道：「盟主夫人發下桃花令指名要他，咱們如果一刀殺了，怎樣向盟主夫人交待？」

魯椰娘道：「我知道盟主夫人在追捕他，而且死活不論，咱們只要交出他的人頭就可以了，這有甚麼不好交待的？」

婁仁奎道：「原來師妹還不知道，盟主夫人又頒下第二道指令了。」

魯椰娘道：「哦，第二道指令怎麼說的？」

婁仁奎說道：「要活的，而且毫髮不傷。」

魯椰娘恨恨的道：「盟主夫人爲甚麼要這樣？這豈不是反要保護他了！」

婁仁奎道：「也許盟主夫人要親手整治他吧，不管怎麼說，咱們將他生擒，也算替老二及嬌嬌報了仇了。」

魯椰娘道：「現在怎麼辦？」

婁仁奎道：「送他去杭州。」

魯椰娘愕然道：「大師兄，這條路可是長得很，誰敢担保在路上不出亂子？」

婁仁奎笑笑道：「出亂子？嘿嘿，武林盟囊括天下，威臨四海，誰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武林盟找碴？」

魯椰娘道：「這話也是，誰送他去杭州？」

婁仁奎說道：「自然是妳們主婢了，這是一件天大的功勞，難道妳想讓給了別人？」

魯椰娘道：「那你呢？」

婁仁奎道：「我有事分身不開，咱們兄妹不是外人，就讓妳佔點便宜吧。」

魯椰娘撇撇嘴道：「不稀罕……」

婁仁奎說道：「說正經的，師妹，巷口已經準備好了一輛馬車，我有事，先走了。」

他似乎眞有急事待辦，語音未落便已穿窗而出。

紅紅道：「婁師伯眞是的，話不說清楚就走，杭州那麼大，咱們將他送到那兒去？」

魯椰娘道：「這倒不必担心，到時候咱們可以到杭州分壇問問。」

說完話她突然點出兩指，制住郭子羽的穴道，紅紅不解的詢問道：「娘，妳這是做甚麼？」

魯椰娘道：「此人武功極高，如果不及早制住他的穴道，一旦悶香的效力消失，再動手就來不及了，妳帶着他，咱們就走。」

紅紅抱着郭子羽跟隨魯椰娘躍出後窗，兩人一前一後向巷口奔去。

這段路程不遠，以紅紅的一身武功，抱一個人奔走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但她却面紅耳赤，酥胸在作劇烈的起伏，鼻翅輕輕的搧動，如非她極力的忍耐，幾乎要喘息出聲。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因爲她的懷裏躺着一個男人？

紅紅是一個高級妓女，平日生張熟魏，送往迎來，曾經在她懷裏躺過的男人有多少，連她自己也記不清楚了，那麼現在她怎會在乎？

她的確不在乎任何一個男人，但如果是郭子羽她就在乎了。

男女之間的感情是非常奇妙的，有「一頭熱」，「單相思」，「特別快」，「一見鍾情」，「老牛拖破車」，「生死恨」，「金石盟」等等，一時之間，說它不盡。

紅紅是妓女，妓女同樣有血有肉，自然也有感情，只是她們的感情不容易付出罷了。

但，自從在五丁關見到郭子羽那時開始，她就將一縷情絲拋給他了，這自然是單相思，一頭熱了，不過天下的事情有時候就有那麼巧法，如今這位夢中情人居然躺在她的懷裏，你說她還能不在乎麼？

最後她終於到達馬車了，她十分小心的將郭子羽抱上車廂，這是一輛雙轅篷車，是由兩匹馬拉的，由於需要走長途，裏面的設備倒也不錯。

她將郭子羽放在被褥之上，蓋好被子，一切都已弄妥，她還捨不得離開，直到魯椰娘叫她出去駕車，她才依依不捨的退了出去。

他們驅車東行，還沒有走出洛陽地界，郭子羽已經醒了過來，他運目四週一瞧，就已知道自己的處境，只是不明白這輛車要將他帶往何處。

其實他並不担心這些，憑他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相信沒有人能够將他怎樣。

及暗中運功一試，他的臉色變了，敢情他全身懶洋洋的，像一個大病初癒之人，半點眞力也提不起來。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身負沸波神功之人，縱使被人制住穴道，也能運功衝開，現在他却全身無力，怎能不叫他大惑不解？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除了付諸一嘆，他實在想不出擺脫這場災難的法子。

此時天色已近黎明，由車廂裏也可瞧到道旁樹木的倒影，可見篷車的速度是如何的快捷了。

但身後蹄聲震耳，兩匹駿馬以風馳電掣的速度追上篷車，一陣像梟鳥般的笑聲同時傳了過來。

「臭婊子，妳想逃？嘿嘿，那有這麼便宜！」

聽口吻，這人是衝着魯椰娘來的，讓他們狗咬狗，郭子羽也許可以獲得一綫生機。篷車緩緩停了下來，魯椰娘回顧紅紅，說道：「去看着姓郭的，這裏由我來應付。」

紅紅應了一聲，立即鑽進車廂，以關切的語氣道：「郭少俠，你還好吧？」

郭子羽冷冷道：「郭某原來落在妳們手裏，爲甚麼不乾脆殺了我？」

紅紅道：「原諒我，少俠，我娘處心積慮要替二師伯報仇，紅紅實在無可奈何的。」

郭子羽道：「魯椰娘要害我未必能够如願，妳們來了仇家，是麼？」

紅紅道：「是的，令狐三公子喪生東頭，本來跟咱們無關，令狐世家却將這筆賬記在我娘的頭上。」

他們交談未完，外面已經打了起來，魯椰娘力戰令狐世家兩大高手，仍然有攻有守，絲毫都不含糊。

車廂裏的郭子羽雖是失去武功，憑聽覺仍能聽出外面搏鬥的情形，他忽然嘆口氣道：「魯椰娘深藏不露，原來武功竟然如此之高，不過對方也不是弱者，她以一敵二，不可能長久支持下去，最多三百招，她將難逃對方的毒手，姑娘最好先有個打算！」

紅紅用一種奇異的目光瞧着郭子羽，半晌，她忽然螓首一垂道：「少俠，我能不能瞧瞧你本來的面目？」

郭子羽一怔道：「哦，爲甚麼，妳認爲我是冒充的？」

紅紅道：「不，少俠，我只是想瞧一瞧。」

郭子羽道：「姑娘，我不懂，魯椰娘以一敵兩，危機迫在眼前，妳却要……」

紅紅幽幽的道：「我是要確定值不值得。」

郭子羽面色一變道：「姑娘最好不要看，在下面醜心惡，不值得妳冒險，縱然妳願意，在下決不領情！」

紅紅道：「少俠，你這是言不由衷了，你忘了咱們曾經見過。」

郭子羽道：「既然曾經見過，姑娘又何必多此一舉，何況洗去易容藥物也不是那麼簡單。」

紅紅道：「好吧，讓我揹着你逃。」

郭子羽道：「不必，姑娘只要解開在下的穴道，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紅紅搖搖頭道：「我娘獨門點穴之法，是由苗疆學來的，除了他們師兄妹，沒有人能够解開。」

郭子羽道：「那麼姑娘就不必費心了，在下不想逃。」

紅紅道：「少俠，莫非你不明白，無論他們誰勝了都會對你不利。」

他語音未落，一聲長笑忽然自車尾響起，接着嘶的一聲輕响，車簾已被扯掉，兩名懷抱金筆的大漢，在五尺外並肩而立，他們是令狐門的總管葛城，及長公子令狐玉龍。

葛城左肩血漬殷然，像是受了傷，但他們能够並立車後，魯椰娘的結局就不問可知了。

在郭子羽與紅紅來說，此種結果早在意料之中，沒有料不到的是，魯椰娘竟敗得如此之快。

立在車尾的令狐玉龍瞧清了車廂的情形之後，出聲喝問道：「你們是誰？」

紅紅道：「我叫紅紅，原是咸陽東頭的姑娘，我爹有病，咱們是送他到鄭州就醫去的。」

葛城哼了一聲道：「妳敢說謊，老夫宰了妳！」

紅紅道：「我沒有說謊，我爹的確有病。」

葛城道：「妳爹？嘿嘿，叫他過來讓老夫瞧瞧。」

令狐玉龍道：「廢了就是，何必跟他們浪費時間。」

葛城道：「不，長公子，這其中頗有蹊蹺。」

令狐玉龍道：「哦，甚麼蹊蹺。」

葛城道：「紅紅只是一個妓女，魯椰娘豈會替她駕車？屬下懷疑這生病的老兒不是常人。」

令狐玉龍點點頭道：「不錯，老頭兒，你過來！」

紅紅以身子擋住車門，道：「兩位大爺請高抬貴手，我爹有病他不能移動。」

令狐玉龍突然伸手一抓，一把扣着紅紅的咽喉，紅紅立即粉頰充血，雙睛怒突，經令狐玉龍抖手將她擲出車外，這位曾風靡一時的紅姑娘，已經離開人間了。」

（未完・四）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陳抱山，以及朱盈盈喬裝打扮成郭天威和萬長青前去會見二先生，來至金陵城門口處，只見一位藍衫文士攔在前路，說是二爺賜宴，請他們上車，接又轉登一艘畫舫，蕭寒月懷着拚死之心入艙，意外的，他看見白玉仙也坐在船艙之內，白玉仙神情冷峻，大有不屑與言的樣子，蕭寒月故意在和陳抱山談話間提及姓黃的缺腿書生受了一記無影之毒，白玉仙焦急之情溢於言表，並向蕭寒月討取解藥……蕭寒月答應了，白玉仙認出蕭寒月是喬裝的，但她對蕭寒月已起了欽佩之心，所以在見二先生時，決定帮他一忙……

接任萬毒堂之職　欲擒蕭寒月歸案

蕭寒月忍不住接道：「二先生不喜用毒，似有些違心之論了！」

畫舫中突然間沉寂了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一股潛在的緊張，瀰漫全室。

良久之後，二先生才長長歎一口氣，道：「郭天威，你竟敢如此頂撞我？」

「在下還未入二先生的門下，仍然是客卿身份。」

「好……」二先生似是强自忍耐下一口怨氣，說：「你說出一個理由來！」

蕭寒月說道：「貴門中人，一旦暴露身份，大都是吞毒自絕，這一點，二先生不會否認吧？」

二先生道：「嗯！倒也有理，不過，那只是爲了不讓他們身受酷刑，但本門中人，却從未用毒對付敵……」

語聲一頓，接道：「自然，成立了萬毒堂後，那又不同了。」

蕭寒月道：「二先生還未告訴在下……」

二先生接道：「你可以放心，萬毒堂是本門新成立的一個堂口，至於本門中人，失手後吞毒而死的毒藥，是一種毒性很强的普通藥物，配製十分容易。」

蕭寒月道：「既是如此，郭某自然樂得從命……」

二先生接道：「好！如此就一言爲定，明日一早驗身，立刻就任堂主……」

「驗身……」蕭寒月大惑不解的說：「驗什麼身？」

二先生冷笑一聲，道：「萬長青，告訴他入我門下的規矩。」

陳抱山應道：「是！屬下立刻說明……」

二先生接道：「白姑娘，你攔截蕭寒月兩度失敗，不知要對我如何交代？」

白玉仙道：「蕭寒月身負絕技，已證實是劍帝的傳人，自然是不易對付。」

二先生道：「就算他武功絕世，但他一個人，又能作出什麼事來？」

白玉仙道：「二爺成立萬毒堂，使整個組合更爲健全，二爺如肯叫郭天威和我合作，十日之內定可擒得蕭寒月……」

二先生哈哈一笑，說道：「白姑娘眞有把握？」

「聽說蕭寒月和閑雲大師，墨非子，都已來金陵，借郭天威用毒之能，擒下蕭寒月並非難事。」

二先生道：「好！郭天威就任萬毒堂之後，由你們兩人合作。」

白玉仙道：「多謝二爺。」

陳抱山心中焦慮，二先生要他告訴蕭寒月驗身之法，他是一點也不明白，一開口就可能露出馬脚，但不開口，也將露出破綻，頓覺六神無主，不知該如何才好？

此刻幸好白玉仙又開了口，說道：「二爺，聽說閑雲大師和墨非子那牛鼻子老道，已經進入了鍾山之內，蕭寒月勢必要和他們會合一處……」

「哼……」二先生冷冷的說：「那牛鼻子老道和閑雲和尙，大概還認爲他們的行踪隱秘，却不知早已在我們監視之下了……」

蕭寒月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原來，閑雲、墨非子仍未能逃過人家眼綫、羅網。

白玉仙道：「如若郭兄能在一定的區域之內佈下奇毒，再引誘閑雲大師、墨非子、蕭寒月進入毒區，不但三人能一網成擒，而且也可以減少一些搏殺傷亡。」

二先生道：「好辦法，郭天威，你的意下如何？」

蕭寒月道：「郭某人既然接受了萬毒堂之位，自然希望能先建大功。」

「好！好，擒得蕭寒月之後，我另有賞賠。」突然一揚手，黑暗的艙中，閃出一道亮光，穿窗而去。

蕭寒月目光被那亮光吸引，轉頭看去，亮光消失在艙外夜暗中，坐在對面的二先生，也同時消失不見。

耳際間，響起了白玉仙的聲音，道：「郭兄，請到小妹的住處，咱們研商一下佈毒之法如何？」

蕭寒月道：「多謝寵邀……」

白玉仙說道：「二爺已經離開了，三位請吧！」

這說明了陳抱山、朱盈盈都在邀請之內。

白玉仙當先帶路，棄舟登岸。

×　　×　　×

這是座矗立玄武湖畔的小巧石樓，隱藏在綠蔭深處。

白玉仙肅容坐下，才輕輕歎息一聲，道：「現在，可以放心談話了。」

蕭寒月道：「姑娘之意，可是說這裏很安全？」

白玉仙點點頭，道：「第一，他們還沒有對我動疑，第二，我也有一些佈置，有人暗中接近，自有警告傳來。」

蕭寒月道：「姑娘早已知道在下身份，可知他們兩位是誰麼？」

白玉仙打量了一臉麻子的萬長青一眼，道：「閣下是不是陳抱山……」

「正是，正是……」陳抱山無限驚服的說：「姑娘好眼力。」

白玉仙微微一笑，目光轉到朱盈盈的臉上，說道：「當眞是委屈妳了，金枝玉葉的小郡主……」

「妳……妳怎會看得出來，是不是我裝扮的不像？」朱盈盈大感失望的說。

「不是，你們的易裝十分精湛，否則，又如何能混到此地，我之所以能認出妳，是因爲妳的身材很嬌小，但最重要的是蕭公子大概也不忍把妳丟下……」

她說的很含蓄了，但蕭寒月却仍然覺着臉上一熱。

朱盈盈却嫣然一笑，道：「嗯！蕭大哥待我很好。」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白姑娘，我很奇怪，以這個組合的嚴密，爲什麼如此馬虎，其實，我們知道不多，只要稍加盤詰，立刻可以找出破綻了。」

白玉仙點點頭，道：「這個組織雖然嚴密，但却止於上下的縱直關係，沒有橫的連繫，這就造成了很多的死角，各處的分舵堂口，只有聽命行事的份，沒有自己發揮才能的機會，所以，他們的人數雖衆，耳目雖靈，只能監視外人的行踪，却無法揭穿僞裝之敵，就算有些人看出破綻，覺出可疑，但因未得上命，事非責任之內，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郭天威又是極受敬重的客卿身份，更無人自找麻煩。」



蕭寒月道：「想不到這誤打誤撞的，辦法倒給我們撞對了。」

陳抱山問道：「姑娘，驗身到底是什麼意思……」

白玉仙點點頭，接道：「驗身就是驗明正身的意思，這個組合對進入門下的弟子，護法，都要有一個很眞實的瞭解。」

蕭寒月道：「驗身的過程，白姑娘是否全都知道？」

白玉仙道：「我沒有經歷過驗身情形，但聽說十分嚴苛，據說要經過沐浴更衣，蕭公子的易容術雖然神妙，只怕也無法避開……」

蕭寒月接道：「如若不肯接受驗身入門，只怕立刻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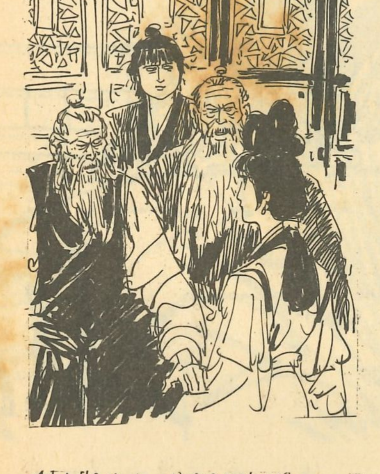
「所以，我才請你到此，研商一個應付之法……」

「姑娘亦未加入這個組合？」

「到目前爲止，我也是客卿身份……」白玉仙歎息一聲，道：「不過，他們不會放過我，已經有意引我入門了。」

蕭寒月低聲道：「姑娘這樣幫助我們，一旦洩密，那位二先生絕不會饒過妳了？」

白玉仙沉吟了一陣，道：「老實說，那位二爺對我存了一種非分之想，對我甚爲縱容，



蕭公子如果能想出應付之策，我自有保全的辦法。」

蕭寒月心中忖道：聽她口氣，對那二先生之情，並未有堅拒之意，黃天復這封信，應不應該給她呢？一時間，主意難定，竟然遲遲難答。

白玉仙輕輕吁一口氣道：「我已盡吐心中之秘，蕭兄有什麼礙難麼？」

蕭寒月道：「好！姑娘如此相問，在下也據實以告了，咱們數度對敵，姑娘怎有了幫助在下之心？」

白玉仙道：「在未知你身份之前，我從未想過這件事情，我想，你們未殺黃天復，是我感激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什麼？她沒有說下去。

蕭寒月道：「黃兄有一個錦袋，要在下轉交姑娘……」伸手取出奉上。

白玉仙接過錦袋，看了一眼，臉上閃掠過一抹黯然傷苦之色，但却未打開，隨手放入懷中。

蕭寒月道：「我等告辭了……」抱拳一禮，轉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吃了一驚，道：「蕭兄，你要到那裏去？」



蕭寒月道：「情勢迫人，難免一戰，在下希望能在動手之前，和閑雲大師、墨非子會合一處。」

「你們離不開這裏的，逃不過他們佈下的那些監視暗樁。」

蕭寒月道：「就算被他們發覺了，也不過放手一戰，拖到明天驗身之時，也一樣要暴露身份，相差不過幾個時辰而已。」

白玉仙搖搖頭，道：「不行，你們地勢不熟，很可能受到傷害。」

蕭寒月歎口氣，道：「姑娘如能指示我們一條行動的方向、路綫，在下等自是感激。」

白玉仙雙眉愁鎖，沉吟不語。

蕭寒月說道：「姑娘不用爲難，在下信已傳到，總算未負黃天復之託，我已勸他保重一年，到那裏找他，白姑娘自是知曉了，事無兩全之策，姑娘也不用替我們担心了，今日相助之情，蕭某永記心中，日後如有機緣，自當補報……」

白玉仙急道：「蕭大俠，不要急着走，我們再想想，看看有什麼辦法？」

蕭寒月回顧了陳抱山一眼，道：「陳兄，有何高見？」

事關生死大事，蕭寒月也不能一意孤行，不徵詢一下別人的意見。

陳抱山道：「白姑娘如果能指點咱們一條去路……」

白玉仙接道：「不管你們能否闖過這裏的埋伏，攔截，我一定會受到懷疑……」目光一掠蕭寒月，接道：「蕭兄可知小妹的唯一自保之法麼？」

蕭寒月沉思了一下，道：「如果二先生肯支持姑娘呢？」

「那要我付出最大的代價才行……」

蕭寒月瞭解最大代價的意思，未再多問，

輕輕吁一口氣，道：「白姑娘，這個組合之內，既有二先生，自然也要有一位大先生了。」

「有……」白玉仙說：「不過，只是在口頭上聽過大爺這個名字而已，但他却從來沒有出現過，也沒有人見過他，我懷疑……」

「懷疑什麼？」蕭寒月大感興趣。

「我懷疑根本沒有大爺這個人，一切由二先生作主……」白玉仙顰起了柳眉兒，說道：「蕭兄今夜和他說了不少的話，能不能由口音上，判斷出他的年齡？」

「怎麼？妳沒有見過二先生……」

白玉仙接道：「沒有，他每次和人見面，不是在深夜之中，就是坐在一座垂簾之內，就算是垂簾內的人影，也是經過一番易容、改扮，仍非眞正的面目。」

蕭寒月道：「這就奇怪了，一個人建立了如此龐大的勢力，他還會顧忌什麼？那爲什麼把自己隱藏的如此神秘？」

「事實上，他確已不必如此了，他已牢牢的控制了這個組合，這其中……」

「必然有特別的原因……」蕭寒月神情冷肅的說：「難道他怕被人瞧出來，姑娘，妳對這個人，可有什麼特別的認識。」

「唉！他從不以眞正的面目和人相見，又



如何能談到認識，只能以我的經驗，感覺評論他的爲人。」

「你覺得他爲人如何？」

白玉仙道：「他機詐、陰沉，但却又有一種高雅的氣度，我知道，他對我心存非分，但他能一直忍耐，絕不勉强，語氣之間，也只是暗作示意。」

「是這樣的一個人……」蕭寒月說：「就我和他一次晤談所得，强作論斷，他年紀應該不大。」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蕭兄，千萬不要低估他的機智、才能，我初度和他會晤之後，根本未把他放在心上，不瞞蕭兄說，我是個十分自負的人，我肯留下來，是希望能找到一個機會，霸佔他的基業，但幾個月相處下來，我不但處處落在下風，而且，反被他一種無形的威力所震懾，蕭兄，我幾次想悄然離去，竟然不敢成行。」

「這是爲了什麼？」蕭寒月有所不解的說：「妳既然感覺到他的可怕，應該是離他越遠越好，爲什麼竟然不敢離去？」

「我不懂的也就在這裏了，我想走，但却又走不了……」

「是不是，担心他在妳的身上，已下了奇



毒？」

白玉仙搖了搖頭，道：「不是，如若我身中奇毒，我總會感覺得出來……」

朱盈盈突然揷了嘴，道：「白姐姐，我知道……」

白玉仙微微一怔，笑道：「妳知道，說出來聽聽？」

「我說出來，妳可不要生氣？」

「好！妳儘管請說。」

朱盈盈道：「妳是不是有些喜歡他了？」

她將己心比人心，說的倒也是理直氣壯，信心十足。

白玉仙搖頭微笑，道：「白姐姐不是妳，我歷經滄桑，閱人多矣！豈會爲柔情所困，何况，我和他之間，情愫未生。」

朱盈盈道：「這……這我就想不通了……」

白玉仙笑道：「我說的句句實言，你想，我連他眞正的面目都未見過，如何會心生漣漪呢？」

朱盈盈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啊！」

她嬌稚無邪，覺着別人說的對，就立刻認錯。

白玉仙微微一笑，行了過去，輕輕拍拍朱盈盈，低聲道：「姑娘，難怪蕭兄會喜歡妳，數語交談，連姊姊我也有點喜歡妳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低聲說道：「姊姊，跟我們一起走嘛，蕭大哥人最好，相處幾天，妳就會喜歡他了。」

白玉仙呆了一呆，輕輕握住了朱盈盈的小黑手，也低聲道：「姊姊如若眞喜歡上了妳的蕭大哥，妳會不會吃醋呢？」

朱盈盈搖搖頭，道：「不會，只要蕭大哥不要把我丟棄就行了。」

她語氣自然，一點也不勉强，顯非違心之論。

白玉仙呆住了，這位郡主對蕭寒月用情之深，跡近痴迷，拋棄郡主身份，王宮中的安適生活，甘願飄泊江湖，過着充滿凶險的亡命生涯，却爲何竟然會全無妬忌之心。

她那裏知道，小郡主生長在王公府第，看慣了伯伯、叔叔們的生活，那一個都擁有三妻四妾，嬪妃美婢，自幼兒始，心中就有着一個常人沒有的觀念，覺着男人們多幾個妻妾，似是沒有什麼不對，她喜歡蕭寒月，只要能常和蕭寒月在一起就好，至於蕭寒月多幾個女人，她在心理上就不排斥。

朱盈盈望着白玉仙愕然神情，笑一笑，又道：「我說的是實話，我跟着蕭大哥時間雖然不長，但這些日子過的生活充滿着新奇，我連做夢都想不到，唯一的缺憾，就是有些寂寞，如果能有像白姐姐、趙姐姐這樣的美人，天天相處在一起，大家玩起來，一定十分開心。」

如是只提她白玉仙一個人，她也許會懷疑到朱盈盈在用什麼機心，但她同時又提出了趙幽蘭，顯然是出自衷誠。

白玉仙笑着說道：「可愛的小妹子，我替蕭公子高興，怎麼會遇上了妳這麼一個可人兒，妳不像是他的情侶，愛友，倒像是在替他作說客了。」

（未完．卅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不明弘達為什麼又從地牢內放他出來，原來鄭學禮帶了官府蔡大人的親筆信要相國寺放人，弘達只好遵從把他放走，由鄭學禮帶回鄭府，齊雲飛住了幾天便辭去，因為柳擷紅在南方，由豫東入皖區南下，來到商丘，遇到了「雙龍入雲」謝游天和紅衣女俠，見他們二人態度曖昧，不敢和他們深談，吃了飯便辭出，到了徐州城，恰巧再次遇上田中郎，知道韓鐵衣在魯西南的鄆城和田中郎分手，可惜碰不見韓鐵衣，却碰到了一見就頭痛的田中郎，他用言語激怒齊雲飛比武，二人正在不分勝負，在蘆葦叢中又殺出一個灰衣人向齊雲飛襲擊……

傳奇故事

齊雲飛

鐘聲魅影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仗義救弱女　漏夜送嬌娥

齊雲飛只道來的是敵人，却原來是田中郎！田中郎當下問道：「齊兄為何不戰而退？」

齊雲飛道：「剛才那灰衣人用飛刀偷襲小弟！」他伸手向前一指。

此際那灰衣人與齊雲飛仍有四五丈的距離。田中郎道：「此人是誰？」

齊雲飛道：「只覺眼熟，却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那灰衣人頭戴帽子，從背後望之似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觀其輕功及氣力則顯然不是！

田中郎笑道：「齊兄，咱們何不比一比，看誰先把他擒下來？」

齊雲飛道：「有何不可！」言畢猛吸一口氣，去勢更疾，田中郎則慢了半尺，不過他嘴角噙笑，似乎那灰衣人已是其掌中物！

兩盞茶後，雙方的距離只剩兩丈，那灰衣人粗濁的呼吸聲已隱約可聞！

官道忽然出現一條岔道，中間夾着一叢灌木，那灰衣人慌不擇路，向灌木叢飛去！田中郎忽然把手一揚，那灰衣人就在樹旁撲倒於地！

齊雲飛如星丸飛躍，一個起落便至灰衣人背後，右手一落，抓住其背衣，一把將他拉了起來，只見那人滿面黑氣，齊雲飛心頭一沉，伸手一探，已無呼吸，他將灰衣人拋掉，轉身喝道：「姓田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田中郎驚詫地問道：「齊兄因何出此言？」

齊雲飛怒道：「你因為速度不如我，又怕會輸給我，是以索性用淬毒暗器殺死他，還裝什麼蒜！」

田中郎臉色一變，道：「田某是這種人？我會用淬毒的暗器？哼！」

齊雲飛冷冷道：「屍體就在此處，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我正想聽你的解釋！」

田中郎大步走前，把灰衣人的身子扳過來，見他面上的跡象果是中毒，便喃喃地道：「奇怪，我素來不用淬毒暗器的，怎會如此……」

齊雲飛走了過來，蹲下問道：「他射在什麼地方？」

「後腿！」

齊雲飛又把灰衣人扳過去，用劍割斷他的褲管，田中郎指一指左腿近彎處道：「呶，就是這裏！」

齊雲飛右掌運勁在針口附近拍下，一根細針突出幾分來，他用褲管包住針尾把之拔出，只見針尖一片金光，而針口流出來的血也是紅的，不過已滲有一絲黑血！

田中郎道：「齊兄，現在你該清楚了吧？」

齊雲飛目光一落，見後腿再無其他傷口，便把針拋掉，「這是什麼原因？」他自言自語後，又把灰衣人翻了過去，扯開灰衣人的上衣，就在此刻，他發現灰衣人是光頭的！

原來灰衣人被他倆翻來轉去，那頂帽子滾了下來，露出一個光頭來，田中郎轉頭一望，咦了一聲道：「原來此人是個和尚！」

齊雲飛心頭一跳，走到那邊一望，果見頭頂有九個受戒時的香疤，再仔細一看，呼吸登時急促起來，這人原來是大相國寺的度寧和尚！難怪齊雲飛只看到他側面，而且是驚鴻一瞥，也覺得眼熟！

度寧跑到此處暗殺自己，是什麼意思？齊雲飛自忖與他無怨無仇，是以這必非其主意，那麼是誰主使的？

齊雲飛正在尋思，忽聞田中郎道：「咦，就在這裏！」

齊雲飛轉頭望去，只見田中郎指着胸膛一處，那裏不斷有血滲出，齊雲飛道：「挖出來看看！」他言畢反而長身向灌木叢飛去！

田中郎問道：「齊兄去何處？」

「追人！」齊雲飛射入林中，只見樹木野草長得密麻麻，走動甚覺困難，但齊雲飛很快發現地上的草有被人踩過的跡象，他沿着足跡走下去，便走出樹林，到那岔道上，只見遠處有個灰影，但已在半里開外，要追也來不及！

此人是不是殺死度寧的？他也穿灰衣，是不是也是相國寺的人？齊雲飛一想到此，一顆心便熱了起來，大相國寺的和尚為何要暗殺自己？難道他們還不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又一個念頭浮上腦海，也許此人便是殺死度千與度虛的真正兇手！

齊雲飛發了一陣怔，走回去見田中郎已長身而立，手中拈着一根藍汪汪的梅花針。「齊兄現在該相信小弟吧？」

齊雲飛抱拳道：「對不起，小弟剛才怪錯田兄，都是小弟魯莽了！」

田中郎微微一笑，道：「你追到人沒有？」

齊雲飛道：「可惜發覺太遲，已讓他逃逸！」

田中郎再問：「齊兄認識此人？」

齊雲飛話到口邊，忽然心頭一動，改口道：「本來小弟以為他相識，但他是和尚，這便不認識了！」

田中郎說道：「齊兄，咱們這一戰，你竟……」

齊雲飛道：「田兄，說真的小弟根本不感興趣！」

「你一定要有仇報才肯動手？」

齊雲飛道：「學武並非為了一點虛名，這是小弟的宗旨，但小弟絕無看不起田兄之意！」

田中郎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田某也不勉強！」

齊雲飛大喜，道：「早該如此！咱們雖打不成，但却可鬥一鬥酒量！」

田中郎道：「田某雖能喝酒，但對拚酒却不感興趣！齊兄準備去何處？」

齊雲飛略一沉吟，道：「小弟素來四處行走，並無居所！」

田中郎臉上帶笑，說道：「何不去蘇州？」

齊雲飛臉上有點發熱，反問：「田兄要去蘇州？」

田中郎道：「非也，小弟要去錢塘，順道去蘇州遊覽一下，齊兄對蘇州熟悉，何不權充嚮導？」

齊雲飛腦海中立即浮上柳擷紅的倩影，心中渴望見她一面，當下便道：「如此小弟便跟田兄南下吧！」

兩人步行回徐州，再折向東南，最後乘船沿大運河而下。田中郎話並不多，而齊雲飛心中又不時在琢磨着度寧要暗殺自己，最後反被人以毒針毒斃的事，因此沿途無話，頗為沉悶。

田中郎幾番在酒後探問，齊雲飛不願告以實情，顧左右而言他，幸而田中郎只對比武感興趣，好奇心並不重。

不一日已到揚州地界，此刻已是初夏時分，岸上花紅樹綠，風光明媚，齊雲飛不由又想起去歲在此發生的事來，不料未

至半年舊地重遊！

入了城，船家道：「我這船不再南下，客官若要去無錫蘇州的，請轉船吧！」

田中郎遂與齊雲飛上岸，田中郎問道：「咱們今夜在此還是下船？」

齊雲飛道：「坐了幾天船早已悶了，既然來此繁華地方，少不免在岸上風流一番！田兄可有去處？」

田中郎搖頭道：「小弟無友在此！」

齊雲飛笑道：「也無相熟的粉頭？」

田中郎臉色微微一變，道：「小弟對此不感興趣！」

齊雲飛笑道：「如此咱們便分道揚鑣吧！」

田中郎一怔，道：「齊兄不與小弟去蘇州？」

齊雲飛道：「此間喜相逢客棧設備周全，服務也好，田兄何不到那裏投宿，小弟明早再來找你！嗯，田兄諒未去過青樓吧？」

田中郎神色不大自然。「齊兄問此爲何？」

「若未去過的話，何不跟小弟去見識見識？所謂人不風流枉少年！到年華老去時可別抱怨！」

田中郎沉下臉來，道：「喜相逢客棧在何方？」

齊雲飛手指指向右首，道：「田兄眞的不去！」

田中郎轉身道：「明早請齊兄來，小弟請你吃早膳！」

齊雲飛笑道：「如此小弟先謝了！」言畢，也轉身而行，走的方向與田中郎相反！

這時候尚未至吃晚飯的時間，齊雲飛怎會去青樓，不過不想再與田中郎日夕相處，使個藉口離開他而已！

齊雲飛竚立街頭，想了一下，拾步去劉府找好友劉頌德。劉頌德與鄭學禮。紹與周漢山都是讀書兼學劍的公子哥兒，但這三人的家世數他們劉家最顯赫，因爲劉頌德的祖父曾中過進士！這三位公子因臭味相投，時有往來，也常結伴去遊山玩水，自從無意中認識了齊雲飛後，也成了好朋友！

上次來揚州便是赴他們三位之約，特意到瘦西湖石舫上賞雪飲酒時，也因此才認識了韓鐵衣，並糊裏糊塗地跟韓鐵衣在瘦西湖冰上打了一仗！

這次舊地重遊，齊雲飛自然要去拜訪劉頌德！劉府他已來過好幾次，自然駕輕就熟，連那門公也認得他：「齊公子，你是來找咱家公子的麼？」

「正是，你們公子可在家？請老伯代通知一聲！」

「公子今日恰好沒出去，也不用通知，請公子跟老朽進來！」

「如此有勞！」齊雲飛到這種地方，不得不與人家客氣一番，連說話也文縐縐起來。

那門公先引他到一座小廳，然後道：「公子請先坐下，待老朽找人去通知公子……啊，紅梅，你來得正好，快通知公子，就說齊公子來找他！」

一個丫頭在外面探了一個腦袋，問道：「是那裏來的齊公子？」

「就是那個有好大本事的齊公子！」

齊雲飛含笑抱拳道：「老伯誇獎了，小可草名雲飛！」

門公道：「好名字，眞是人俊名也俊，丫頭，你聽見了沒有？還不快去！齊公子請稍候，老朽先去了！」

「老丈請！」齊雲飛心中忖道：「想不到進士家的僕人說話也與人不同，莫非他們都讀過詩書？」

坐了一陣，便見一個藍影如飛而至，可不正是劉頌德？「哎呀，是什麼風把齊兄吹來？」

齊雲飛長身道：「不管是什麼風，都是可人之風，劉兄歡迎不？」

「齊兄因何生分起來？小弟怎會不歡迎？」

齊雲飛說道：「如此還不更衣同去尋歡？」

劉頌德轉頭回望，道：「輕聲一點，老頭子最近看得好緊！」

「可是要你應付明春的大比？」

「正是！好不煩人！」劉頌德道：「小弟已有十餘日未曾踏出一步家門了，今日你來得正好，否則還沒有藉口呢！」

「小弟寄以無限之同情！」

劉頌德在齊雲飛肩上打了一下，道：「你莫說風涼話，等下好好整治你！齊兄且再坐一下，待小弟去跟家母說一聲！」

「速去速來！」

劉頌德去了頓飯工夫才更了一件新衣出來，苦笑道：「虧小弟磨了不少嘴皮，家母方才開恩，也幸虧爹爹出去喝酒未回才好商量！」

兩人急急携手而出，齊雲飛道：「看見劉兄，使小弟想起鄭兄，你倆眞是一對難兄難弟！」

「莫非鄭兄也跟小弟一樣？」

「怎不！也是爲了明春大比！」

「還是齊兄你快活逍遙，使小弟羨慕死了！」

齊雲飛道：「閑話少說，咱們有何好去處？」

「齊兄，欲去什麼地方？」

「你是地主，因何反而問起我這個做客的？」

劉頌德道：「咱們先去瘦西湖石舫吃頓晚飯，然後再去怡香院看望玉蓮姑娘，上次你來揚州竟無去探她，她事後知道了還怪你無情哩！」

齊雲飛笑道：「那必是你做的好事，要間疏我與她的感情，好橫插一刀！」

劉頌德不好意思地笑了一陣，頓了一頓忍不住問道：「齊兄，其實你對她可有意思！」

齊雲飛反問道：「你指的是什麼『意思』？」

劉頌德道：「齊兄何必明知故問？其實以齊兄的情況，娶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就不能娶她？」

「你知道我的家世……我爹怎肯讓她進門？提也休提一個字！」

齊雲飛道：「小弟從來沒有說過要娶她，也未對她說過愛她的話！」

「但她對你有意思……」

齊雲飛笑了起來：「若有女人對你有

意思，你不管如何便娶她？」

劉頌德漲紅了臉，說道：「你知道她身子還是清白的，揚州城多少商賈鹽梟，王孫公子不惜千金要一親香澤，她都不肯俯就……」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小弟便是佩服她，所以那次才會要了一管玉簫與她和音合奏一曲！」

劉頌德道：「你還記得當日奏的是什麼曲子麼？」

齊雲飛隔了半晌才道：「是召南的標有梅！」

劉頌德吟道：「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吹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此乃詩經之一，描寫妙齡少女求偶，盼望求婚的男子及時而來，莫等到青春消逝。）

齊雲飛淡淡地道：「小弟酒後一時興起，吹簫和之，並無求愛之意！」

劉頌德道：「落花無意，流水有情，人家的一段情是你惹來的，總該由你去解釋！」

齊雲飛轉身抓住他的手臂，道：「劉兄何不代小弟向伊人解釋一下？」

劉頌德搖搖頭。「小弟只允陪你去！」說着已至瘦西湖石舫，此刻湖上的景色與隆冬時節又自不同，夕陽斜照，碧波生輝，柳樹搖風，湖生倒影，美不勝收，奈何齊雲飛無心觀賞，匆匆與劉頌德進去。

小二自然認得劉頌德，都過來阿諛。「劉公子爲什麼很久不來咱們這裏？唉，眞令咱們失色不少！」

劉頌德含笑道：「替我找個雅座，先送一壺黃酒！」

小二道：「樓上就有雅座，請跟小的來！」

此時食客不多，樓上空桌頗多，劉頌德挑了靠窗的一張，點了菜與齊雲飛分頭坐下，齊雲飛輕聲問道：「劉兄，你眞的爲她害相思？」

「這倒不致這般嚴重！」劉頌德道：「只是既沒法得到其人，亦沒法得其心，甚感遺憾！小弟雖有知己如齊兄者，却苦無紅粉知己，若能與玉蓮爲伴，閨中畫眉，書房吟詩作對，偶來彈琴合奏，豈不美哉，豈不快哉！奈何奈何！」

齊雲飛道：「天下間美人不少，吾兄不必悲觀！」

「縱使有一二有其容貌者，又豈有其經綸？有其經綸者，又不及其趣！」

齊雲飛笑道：「依你說來，江南四大美人也不及她了？」

劉頌德一怔，道：「小弟倒忘記你那個柳擷紅柳三小姐！此次南下，也是爲了找她？」

齊雲飛道：「上次所見乃是西貝貨，所以吾兄此話有語病，因爲眞正的柳三小姐並未把小弟放在眼中！」

「那就不該放過玉蓮了！」

說着小二已送上酒來，齊雲飛爲他斟了一杯，道：「奈何小弟對柳三未曾心息，只覺天下女子雖多，却無一人能及其一半，奈何奈何！」他學劉頌德的語氣嘆息：「來，今朝有酒今朝醉！」

劉頌德擧杯道：「一醉消千愁，飲！飲！」

兩人酒量都豪，一口喝乾，齊雲飛道：「人生不能無憾，劉兄已是神仙中人，不可再苛求！」

「像你還有何憾？柳三還可能是你的了！」

「人生若是完全無憾，豈非也沒趣得很！」

劉頌德一怔，輕輕把齊雲飛的話唸了一遍，齊雲飛道：「人生若事事如意，那尚有什麼希望？人連希望也沒有，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劉頌德雙眼圓睜，半晌又斟了一杯，一口喝乾，道：「齊兄請再說下去！」

齊雲飛嘆息道：「這道理十分顯淺，只是明白的人雖多，却不容易勘破！試想，你明春大比金榜題名，仕途有望，又娶了玉蓮爲妻，你還有什麼希望？希望生幾個兒子，過過做父親的癮，這並不難！那還有什麼趣味？所以人生不能無憾，亦不可無憾！」

劉頌德在桌子上一拍，道：「好一句人生不能無憾，亦不可無憾，教小弟靈台清淨了不少！來，小弟敬你一杯！」

×　×　×

怡香院座落在揚州城中心，此處熱鬧非凡，本來不太適宜開這種店子的，只因老闆一開始拉來了好些官中人和名人出入，因此出入怡香院反是一種時髦，與其他青樓大不一樣！

怡香院的姑娘在揚州不是最多的，規模也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好的，也是最花錢的地方。這裏的姑娘不但面貌、身材、金蓮均是上選，而且還得能唱能彈，或能詩能畫，能舞能棋，由于這個原故，來此尋觀的人，對這裏的姑娘態度和心情和去別處時不同！

來這裏尋歡的人，永遠是風度翩翩，衣冠光鮮，談吐斯文的，因爲這裏的龜奴鴇母眼睛長得勢利，而且連姑娘也有選擇權，因此不時有客人碰壁，尤其是要「怡香十花」更是困難！

「怡香十花」是怡香院最好的十個姑娘，她們陪客談天唱曲，所索之資巳不菲，若要度宿則更千金難求，而玉蓮更是花中之魁。

齊雲飛與劉頌德來怡香院並非最熱鬧的時候，但慕「怡香十花」之名而來的，以及十花的熟客則多已在等候。龜奴眼尖，認得劉頌德，堆下笑容遞上香巾。「公子爺，先擦個臉！」

劉頌德道：「玉蓮姑娘有空麼？」

龜奴把他拉到一旁，輕聲道：「劉公子，玉蓮今天有客，剛去不久，你不如改找別的吧！」

劉頌德摸出一塊碎銀塞在他手中，輕聲道：「你悄悄告訴她，說齊公子來看她，他明早便要下蘇州了，錯過今夜再無機會……嗯，你叫她回話！」

龜奴看了齊雲飛一眼，問道：「便是這位齊公子？他很少來嘛！」

劉頌德推一推他，道：「快去，只要你辦妥這件事，還有賞！」

龜奴一聽到那個賞字，便應了一聲，鑽了進去，怡香院老闆鑑于常有客人等候，因此闢了一個大廳，大廳還用屏風作間

隔，分成幾個雅座。壁上都張掛了不少時人書畫，以解客人等候之苦！

齊雲飛與劉頌德看了一陣，那龜奴便來了，道：「好消息，玉蓮姑娘叫兩位公子爺稍候，再過一下就可以！」

劉頌德又塞了一塊碎銀給他道：「等下請你再來通知一下！」

龜奴鞠躬而去，着丫頭送上香茗瓜子，過了頓飯工夫，龜奴便來請了：「請兩位公子跟小的來！」他帶他倆進內，先穿過一座花園，再引他們到南邊的一座小樓。「兩位請上，姑娘已在等候了！」

劉頌德抬手道：「齊兄請！」

「劉兄先請！」

劉頌德笑道：「齊兄今夜是主，小弟陪客耳！」

齊雲飛望着那道長長的樓梯，不知為何雙腿硬是提不起來，也許是「臨鄉情更怯」吧！影兒一閃，一絲甜香沁入心肺，齊雲飛抬頭一望，上面梯口俏生生地立着一位美人兒，似是仙女下凡，臉上宜喜宜嗔，輕拂一下袖管，說道：「想不到賤妾福氣如此淺薄，齊公子到了此間還不肯上樓！未知賤妾親自下梯相迎，公子肯不肯賞臉？」

齊雲飛胸上微微發熱，打了一個哈哈道：「姑娘這樣說，折殺在下也！」他忙上樓，玉蓮伸手一攔，齊雲飛面色一變，問道：「姑娘不歡迎乎？」

劉頌德在後面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姑娘豈有不歡迎之理！」

玉蓮道：「公子大概不是要來見賤妾吧？」

齊雲飛點頭道：「正是來找姑娘！」

「那為什麼過門不入？」

劉頌德笑道：「齊兄久未來過，難免有點生份，姑娘莫怪！」

「妾且問你，你有多久未來過？」

齊雲飛略一沉吟即道：「一年零一個月！」

玉蓮道：「算你還有良心！」她把身讓開，「請進來！」

齊雲飛見她把自己的一切記得如此牢，心頭忽地一沉，猶疑了一下才跟着進去。屏風之後又是一座小廳，佈置華麗，几上一隻銅猊正冒着絲絲的白烟，烟中帶着一股檀香，令人心神俱醉。

廳之一面臨花園，竹簾低垂，簾邊立着一個精伶的俏丫頭，玉蓮道：「瓊雲，拉起一幅！」那丫頭立即把中間那幅竹簾拉了起來。

漆黑的夜空，嵌着閃鑠的星月，目光雖弱，但淡淡的照進來，朦朦朧朧的，更添詩意畫境。

「兩位公子要喝什麼？」

劉頌德道：「剛吃飽不久，先喝酒再吃宵夜吧！」

玉蓮問道：「齊公子為何來揚州？」

「陪友去蘇州，路過此處，邀劉兄來探望姑娘！」齊雲飛道：「姑娘可好？」

玉蓮眉宇間掠過一絲悲傷，淡淡地道：「你說呢？賣笑賣唱，對人歡笑背人愁，怎會好，除非……」

齊雲飛不敢問，瞥了劉頌德一眼，劉頌德只覺腹中的腸子都揉在一起，忍不住問道：「除非什麼？」他連問兩遍，玉蓮都不答。「姑娘有什麼心事？」

玉蓮輕嘆一聲，強笑道：「兩位公子是來尋歡的，賤妾真是失禮，豈可言些傷感的話！」

劉頌德道：「姑娘這樣說便顯得見外了！蒙姑娘不棄賜見芳容，情深意隆，小生一向引姑娘為知己，何不傾腹談之！」

他用手肘撞一撞齊雲飛，道：「齊兄你說是不是，咱們是來探望朋友，不是來尋歡的！」

齊雲飛結巴地道：「不錯……是來探望朋友……」

玉蓮盈盈立起，道：「兩位公子且坐一下，待賤妾去更件衣服！」她香閨就在廳後，入房即把門關上。

劉頌德與齊雲飛交換了個眼色，劉頌德道：「齊兄，你做了罪人了！」

齊雲飛道：「劉兄千萬莫亂說，叫人聽了不好意思！」

瓊雲用銀盤盛着酒盞酒壺上來，斟了三杯酒，劉頌德輕聲問道：「你家小姐近來可是心情欠佳？」

瓊雲道：「公子何不親自問她？」

「她不說才問你！」

瓊雲囁嚅道：「最近一年來都是這樣的……」

「如何？」

「沒人時長吁短嘆！」

瓊雲還待說下去，玉蓮已出來，只見她穿着一套鵝黃色的上衣，一條湖水綠色的裙子，手上還提着一具瑤琴，齊雲飛心頭又是一跳，他記得第一次與玉蓮相見時，伊人亦是如此打扮，現在再穿這套衣裙，自然另有含意！

玉蓮笑笑說道：「公子爺到訪，情深意隆，賤妾無以為報，唯有撫琴助興以報之！」

劉頌德撫掌道：「姑娘琴藝冠同儕，小生能在飲酒之餘，再聽仙樂，真乃三生之幸，未知姑娘要彈的是什麼曲子？」

玉蓮將琴放在矮几上，盤膝而坐，她先在徵弦和羽弦上按了幾下，調好了音，先歇了一陣，然後才開始彈奏起來，她彈的赫然是標有梅！

刹那間，齊雲飛與劉頌德都怔住了！齊雲飛溫馨之餘，深覺情重難受，又有一絲歉意，料不到當日自己一時興起，舉簫就唇與她合奏了這一闋，卻使她種下情根！而劉頌德則既感妒忌，又有悲傷以及怨怪齊雲飛之意！

兩人各想着心事，是以迺玉蓮奏畢也不知道！玉蓮淒切地問：「是不是賤女琴藝低劣，不堪入耳？」

兩人至此這才瞿然一醒，鼓起掌來，劉頌德道：「姑娘藝驚天人，使小生與齊兄都疑聽仙樂，神遊太虛，不克自已，一時失態，請姑娘見諒！」

玉蓮微微一笑，轉頭問道：「齊公子又覺如何？賤妾琴藝與年前有否進步？」

「進步良多……」齊雲飛有點心不在焉地道：「姑娘可否再奏一闋？」

玉蓮深深地望了他一眼，道：「公子亦此中高手，請指教！」她又奏了一闋，這次奏的是陳風澤陂詩。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姎（古代女性的『我』）如之何！寢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寢寐無為，心中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寢寐無為，輾轉伏枕。

此詩寫女子在荷塘遇見一個高大健碩又英勇（卷）的美男子。芳心默許，熱烈地歌頌他，又哀傷地想念他。

詩中愛慕之情更甚于標有梅，因為她為他心中悁悁，為他輾轉伏枕，難以成眠也！

一曲既終，齊雲飛與劉頌德情況仍如剛才，都有點心神不屬，玉蓮粉臉泛紅，垂下螓首，用力一拉角弦，只聞「錚」的一聲，弦已扯斷，餘音仍在廳中迴响。

劉頌德輕咳一聲，道：「姑娘何事如此？」

「此琴劣甚，今後將不用！瓊雲，把琴收起來！」玉蓮慢慢站了起來，齊雲飛見她眶中淚光隱現，如被拉動了心弦，震顫不已。

劉頌德舉杯道：「如此佳曲，豈能不飲酒和之，來，姑娘，齊兄，小弟敬你們一杯！」

玉蓮似已恢復常態，淺淺一笑，舉杯道：「兩位公子請！」

三人均把酒飲乾，劉頌德問道：「姑娘剛才那曲是否乃心中所寄？」

玉蓮掩咀道：「公子言重，青樓殘柳，豈敢言情？」

「誰說姑娘是殘柳？依小生之見，姑娘實乃天上之朗月！」劉頌德問道：「不知那碩大且卷的美男子是誰？又不知小生有幸得悉否？」

玉蓮道：「劉公子何必笑賤妾……不過劉公子雖美却不碩不卷……」

「這個自然，小生也不敢奢望是姑娘寢寐思之的心上人……嗯，莫非就是小生旁邊這位大俠？」

玉蓮粉臉「刷」地漲紅，齊雲飛亦大感尷尬的，忙說道：「劉兄怎可開這種玩笑！」

劉頌德忙陪笑道：「是小弟說錯，來，喝酒喝酒！」

玉蓮道：「齊公子何不也奏一曲？」

齊雲飛道：「在下不彈此調久矣，不敢獻醜！」

玉蓮道：「瓊雲，到房中取簫來！」

瓊雲應聲而去，接着雙手捧上一管簫，齊雲飛認得此乃去年他曾吹奏過的，玉蓮接着簫來，道：「賤妾先獻醜！」

這次她所吹奏的却是鄘風的柏舟，詩云：訊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是寫一個少女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誓不改變主意，却恨母親不明白她的心意！

當下齊雲飛與劉頌德心中都思道：「莫非有人出高價要迎娶她，而鴇母已經答應？」

劉頌德立即向她送上一抹同情的眼色，玉蓮却把簫塞入齊雲飛手中，她用意至明，正是要他表明心跡。

齊雲飛接過簫來，沉吟了一陣，想不到有一首恰當的詩來婉轉說出自己的情思，過了一陣才借唐朝張籍的「節婦吟」表意。此詩言一有夫之婦，為一男子愛戀不捨，對方的情意可感，惟婦忠於丈夫的愛情堅決拒愛，只好表示相逢恨晚了。

此詩主角雖是女子，然齊雲飛在此刻把其吹奏出來，玉蓮冰雪聰明，自然知道他已另有心上人！當下鼓掌道：「齊公子簫藝更勝從前，賤妾欽佩不已，而且也要恭喜齊公子覓得紅粉知己！」

齊雲飛微微一笑，也問道：「姑娘也已有婚期否？」

玉蓮傷感地道：「公子下次來時，恐已找不到奴家了！」

劉頌德身子一震，問道：「是誰有此福氣，娶着姑娘？」

「劉公子豈可說反話？只怕娶到我的却要倒楣！」玉蓮舉杯，道：「那人公子不認識的，不提也罷！」

「不知……不知那人為人如何？」

玉蓮感激地道：「有劉公子此語，奴家已深感安慰！那人只來過一次，賤妾也不知道他的為人品性……」

「年紀若干，何方人氏？」

玉蓮乾笑一聲：「此乃賤妾之事，不敢擾及公子，來，賤妾敬你們一杯！」

齊雲飛輕咳一聲，道：「婚期是何時？在下若有空必來觀禮！」

玉蓮嬌軀一震，幽幽地道：「相見爭如不見，你還來作甚，此乃賤妾命苦！」

劉頌德道：「姑娘已答應了他？若如此他怎肯仍讓姑娘拋頭露面！」

玉蓮道：「賤妾向媽媽說情……她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如今只剩十天……」

劉頌德問道：「是什麼條件，打動了鴇母，寧棄搖錢樹？」

「聽說那人出三千五百兩銀子！」

劉頌德臉色一變，登時氣沮。玉蓮道：「媽媽答允若賤妾可以找到這筆銀子與她，她便任由我去留……」

齊雲飛道：「三千五百兩銀子可不是小數！」

劉頌德道：「姑娘也有幾個較看得上眼的，跟他們商量一下，也許……」

玉蓮珠淚滑下了眼眶，傷感的道：「這數目在你所說的人中是太大了些，而且有些人雖然有心有力，但家裏不許！」

劉頌德道：「姑娘做了三四年，也該有些積蓄……」

「是有千兩左右的銀子，但仍欠二千多兩！」

劉頌德道：「照所知，姑娘不該只有這些積蓄才對！」

玉蓮道：「你道客人私自給我的，便是我的麼？這上上下下不打點怎成？買塊香粉，買一盒胭脂，也要比別人買的貴！開支大，能剩下千把兩已很不錯！」

「如果姑娘有心脫離火海，相信二千多兩的銀子，會有人肯討！」

「問題是肯付的人，不是賤妾看不上眼的，便是家中已有妻小……」

齊雲飛忽問：「在下冒昧問一句，姑娘是幾歲賣給他們的？」

「好像是五六歲左右……」

「這幾年替他們賺了多少錢？」

玉蓮道：「少說也有數千兩銀子！」

齊雲飛目光一變，道：「姑娘還想在這種地方混下去？」

玉蓮苦笑道：「身不由己！」她忽向齊雲飛打了一個眼色，齊雲飛會意，連忙支使瓊雲再去取酒。

劉頌德道：「不錯，假如姑娘不留戀繁華的，大可以離開這裏，另尋歸宿！」

玉蓮道：「賤妾出門前後左右都有幾個打手拱衞，要想離開，除非交出三千五百兩的銀子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齊雲飛道：「假如姑娘眞的有決心，在下願意助姑娘脫離火海！」

玉蓮雙脚一軟，忽然跪了下去，齊雲飛吃了一驚，正想上前扶她，目光無意中在竹簾上掠過，忽見竹簾似有人以「倒掛金鈎」在偸窺，他脫口輕斥一聲，道：「誰？」

那人影一幌而上，齊雲飛知並非自己看錯，雙脚微微一頓，立即射出，到簾外，伸手在簷前一扳，翻身上樓頂，只見一道淡淡的人影，飛向另一棟小樓，迅速投入黑暗中！

由於那人輕功極佳，一幌即逝，加上星月不亮，是以齊雲飛連對方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也看不出來，只憑背影估計那人似是一個女子！

「此人是不是怡香院老闆請來監視旗下姑娘的打手？」齊雲飛心念一轉，又恐怕有什麼對玉蓮不利的事，不敢追下去，立即返回廳裏。

劉頌德問道：「什麼人？」

齊雲飛見玉蓮一臉緊張，便道：「什麼也沒有，我眼花看錯！」他見瓊雲捧酒上來，又道：「劉兄，你肚子餓不餓？」

劉頌德知道他要支開瓊雲，便道：「正感有點肚餓！請瓊雲妹子替咱們去吩咐灶房弄三碗點心來！」

瓊雲應了一聲去了，玉蓮道：「這丫頭還算忠心，只是說這種話非同小可，還是謹愼一點的好！」

劉頌德道：「姑娘心思縝密，令人佩服，嗯，未知齊兄有何良策！」

玉蓮眼圈兒一紅，道：「盼齊公子救救賤妾，賤妾願意做牛做馬報答你！」

「姑娘這樣說便小覷在下了！別人有難在下知之，尚且要拔劍相助，何況姑娘乃在下之友乎！」齊雲飛道：「就由我救你出去，咱們漏夜遠走高飛！」

劉頌德輕輕鼓掌，道：「眞是妙哉，齊兄能人所不能，可以飛簷走壁，姑娘又身輕似燕，要揹你出去，實是再容易不過了！」

玉蓮雙眼閃着異采，道：「眞能如此，賤妾便可再世爲人了，齊公子，事不宜遲，什麼時候動身？」

劉頌德道：「擇日不如撞日，就今夜吧！」

齊雲飛道：「不，假如今夜動手的話，可要連累了你，而且咱們也還得準備一下！」

劉頌德問道：「準備什麼？」

齊雲飛道：「最低限度也得在白天過來瞧清楚附近的地形，而且要在城外備一輛馬車，以便出城後立即逃逸！免得功虧一簣，累了姑娘的終生！」

劉頌德笑道：「齊兄所言極是，姑娘有什麼意見？」

「一切由齊公子作主！」玉蓮道：「那你準備何時來帶賤妾出去？是白天還是晚上，也好讓我心中有些準備！」

「明夜好不好？」

玉蓮道：「好，不過晚上他們也有高人巡邏！」

「有多少個？」

「這個賤妾便不太清楚了，聽說都學過武的，人數也不會少，有幾次闖進些刦賊進來，都讓他們擒住了！」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這點姑娘放心，在下還有個朋友，武功與在下不相上下，先由他引開那些人，咱們要出去便容易了！」

玉蓮大喜，道：「賤妾還有些銀子及首飾，不會兌換銀票，不好携帶，不如請兩位在今夜先帶一些出去，也好留下來無端端便宜了鴇母！」

齊雲飛道：「料瓊雲快來了，你先進房準備吧！」

× × ×

次日早上，齊雲飛大清早便到怡香院附近走了一匝，記熟周圍的地形，又飛上屋頂偸窺院內的情形，然後再去喜相逢客棧找田中郎。

田中郎在等他，一見到他便道：「齊兄昨夜料必一夜沒睡，要不要先歇息了一下？」

齊雲飛微微一笑。「田兄太抬擧小弟了，小弟沒這種風流命！」

田中郞道：「昨夜小弟在飯館裏碰到柳舞風……」

「哦？他也來揚州？」

「他是路過的，說要北上尋人！」田中郎笑道：「聽說柳三小姐也不在家！」

「她在不在家與小弟何干？」齊雲飛道：「田兄，小弟有一事求你，希望你能在揚州多呆一天，助小弟一臂之力！」

田中郎見他不像說笑，便道：「齊兄請說！」

齊雲飛便把玉蓮的事說了一遍。「料田兄亦會同情弱小，而且玉蓮姑娘出汚泥而不染，至今仍是淸白之身，更値得咱們伸出同情之手！」

田中郎笑問道：「伊乃齊兄之心上人乎？」

齊雲飛臉色一沉，道：「難道一定要有這種關係方可救之乎？」

田中郎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小弟跟你說笑而已，齊兄何必認眞，小弟今夜跟你去就是！」

齊雲飛在他肩上一拍，說道：「小弟不說謝了，不過今早這頓一定要由我作東道！」

「隨便你！」

兩人出了客棧，齊雲飛望着田中郎那高大的身軀，而且想起韓鐵衣來，田中郎做事雖然謹愼，但韓鐵衣却比他乾脆和熱血，兩者選一，他寧要韓鐵衣！

吃了早點，齊雲飛再帶田中郎到怡香院附近兜了一圈，然後到一家最大的錢莊兌了銀票，最後才去劉家，他們托劉家一個家丁去買了一套大馬車，並叫他在城門關閉之前，駕車出西門，在那附近等候，辦好了這一切，便專等黑夜的來臨！

二更的時候，齊雲飛暗藏兵器，仍以嫖客身份去見玉蓮，玉蓮支開琼雲，輕聲

的說道：「你爲何到現在才來，急死賤妾了！」

齊雲飛道：「別急，咱們三更才離開這裏！」

「爲何不早一點？」

「在下不知道這裏的情況有沒有變化，所以跟朋友約定三更時分動手！一切都已辦妥，你放心就是！」

玉連感激地道：「齊公子，賤妾實在很感激……說來好笑，昨日，我一聽到可以離開這裏，便高興得一夜睡不着覺，但今日却又有一點担心了！」

齊雲飛怔了一怔，問道：「你担心什麼？」

「我連父母與家人的情況都不明，出去之後，教我一個人如何過活！」

「那就找一個人嫁去吧！」

玉蓮眼圈兒一紅，道：「說來說去，都是咱們做女人的命苦……我若肯隨便找個人嫁的，又何須逃走？但家內若無一個男人，可也眞成問題！」

齊雲飛這時候也才意識到這問題不好解決，而且很可能拋不掉她，不過他沒後悔，反問：「姑娘是不是已改變了主意，銀票我已帶來！」

「不，賤妾是決定遠走高飛，洗盡鉛華的了！」

過了半晌，齊雲飛才問道：「忘記問姑娘，你祖籍何處？」

「賤妾記得好像是蒙城，不知齊公子聽過否？」

「皖西的蒙城？」

「大概是吧，那裏好找麼？」

「蒙城不大，到了那裏問一問人，料很快便可找到你家人！」

玉蓮雙眼連閃，怪聲道：「希望神佛保祐，賤妾早日與家人團聚！」

說着琼雲已取酒來，兩人便在風花雪月地聊起來，直至外面傳來三更的梆子聲，齊雲飛便支使琼雲去吩咐灶房責點心。

琼雲去後，玉蓮立即進房取了一個包袱，道：「齊公子行了！」

齊雲飛見她只有一個人的包袱，忍不住問道：「你只拿這些東西！」

玉蓮道：「多帶不便，反正是身外物，重要的是自由！」

齊雲飛讚了她一聲，立即蹲下把她揹上，輕聲道：「抓牢！」話音一落，他人便自竹簾縫間射出去，依樣扳住簾角，翻上屋頂，玉蓮覺得好像立在雲端，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

齊雲飛到屋頂，略停一停向四圍瞻望了一下，然後急衝幾步，盡力一躍，跳到附近的另一棟同一形式的小樓。夜風吹來，齊雲飛聞到一絲幽香，深入肺腑，心神俱醉，心頭怦怦亂跳！

就在此刻，忽聞東北角傳來一聲喝叱，接着下面便紛紛喝問什麼事，緊接着又傳來一陣兵刄的碰撞聲，齊雲飛吸了一口氣，收起心猿意馬，向西奔跳過去。

他一連越過幾棟小樓，然後跳落平地，藉着假山花樹遮掩，仍向西行，但來至西牆下，忽見黑暗中竄出一個黑衣漢子來，喝道：「誰？站住！」

齊雲飛不待他有所行動，一揚手，喝道：「看暗器！」

那人吃了一驚，連忙向旁一閃，齊雲飛一邊抽劍，一邊頓足躍起，那漢子反應也快，見狀也飛躍起來，齊雲飛反手一劍刺出，但漢子用刀一格，跌了下去，齊雲飛則躍下，雙脚沾地立即向前奔去！

圍牆內的那個漢子大聲叫道：「刦人呀，在這裏呀！」待得他跳上圍牆時，齊雲飛已揹着玉蓮不知去向！

齊雲飛竄入一條小巷，生怕對手追來，就在橫街窄巷中前進，迂廻曲折地向西奔去。

出了城，他拐向西城門外一帶找尋馬車，尋了一陣，車在一座村莊外找到。他塞了一塊銀子給那位劉家的家丁，然後把玉蓮塞進馬車內。

玉蓮直至此時一顆心才逐漸定了下來，齊雲飛支開那家丁，跳上馬車，坐在前面，道：「車廂裏有水，有乾糧，也有毡子，你隨便吧！」

玉蓮輕聲道：「謝謝你啦，齊公子，賤妾眞的不知該如何感謝你！」

齊雲飛道：「你不把謝字老掛在嘴上，便是謝我了！」

玉蓮輕聲一笑道：「你還等什麼？」

「等我那朋友！」

「他不會有危險吧？」

「應該不會！」

「齊公子，賤妾相信你是守禮的君子，外頭風冷，你不如進來避一避吧！」

齊雲飛笑道：「你放心，三九嚴寒都難不了我！咦，有人來了」他提高聲音問道：「可是田兄？」

荒郊寂靜，聲音傳出老遠，却無人應他。齊雲飛有點奇怪不敢下車查看，只得悄悄把劍抽了出來，以防萬一，但過了一陣，不見有何聲息，齊雲飛才略略放心，只道是自己聽錯了。

玉蓮見他不作聲，忍不住逗他說話：「齊公子，由此去蒙城要多久？」

齊雲飛心中暗道：「她雖聰明，到底不是江湖人，這樣一問不是把咱們的行踪全都洩出去了！」當下輕聲道：「姑娘，你睡覺吧，一切有我替你作主！」

玉蓮沉吟了一下才嗯了一聲，接着車廂微微幌動，估計她睡下拉動毡子，齊雲飛不知她有何感想，只緊張地戒備着，以免功虧一簣！

過了一頓飯工夫，才見一條人影如奔馬般的跑來，依稀認得正是田中郎，齊雲飛忙抱拳道：「辛苦田兄！」

田中郎道：「想不到齊兄這樣快便到，也想不到那些傢伙竟都有幾下子，若非小弟抽身得早，只怕反要陷在裏面了！」

齊雲飛抱拳道：「再次多謝田兄！」

玉蓮自車廂內爬了出來，跳了下去，向田中郎襝衽行了一禮，道：「多謝田壯士相助，小女子五內俱感，不知田壯士要小女子如何報答你？」

田中郎見她那張臉，心頭怦的一跳，忖道：「難道她艷色四播，眞是國色天香，可惜她出身青樓！」

齊雲飛道：「田兄是俠義中人，助弱小脫苦海乃其本份，怎會要你報答！」

田中郎道：「是的，姑娘這樣說田某反不高興了，請進車廂！」

玉蓮道：「如此請壯士再受小女子一

禮！」她又行了一禮然後爬上車廂，垂下簾子。

齊雲飛道：「田兄，小弟要送玉蓮姑娘去尋親，無法抽身陪田兄下蘇州，請田兄原諒！」

田中郎略有失望之色，道：「齊兄要去何方？」

齊雲飛壓低聲音道：「皖西。」

田中郎哈哈笑道：「柳姑娘不在蘇州；齊兄即使有空，也未必肯陪小弟去！」

齊雲飛笑罵道：「田兄把小弟看成什麼人，嗯，後會有期，下次見面時請你喝酒！」

「咱們那一架……」

「你再提這件事，小弟便不高興了。」齊雲飛馬鞭一揚，「啪」的一响，馬兒慢慢走動，馬車便骨轆轆地前進了。

天未亮，月又不亮，所以齊雲飛駕馬車走了兩三里便停在一座樹林裏過夜，他卸下轅，讓馬兒休息，自己便跳上旁邊的樹上打了個盹。

不久，天亮，齊雲飛立即駕車西行。一連三天，齊雲飛都是買乾糧給玉蓮充饑，除了解手外，絕不讓玉蓮下車，玉蓮似把一切交給齊雲飛，十分溫順，一句也不問。

齊雲飛為何這般謹慎？一是怕離揚州不遠，有人會認出玉蓮，引起不必要的痲煩；二是齊雲飛覺得有人跟踪，可是又沒有什麼發現，有了這些原因，所以齊雲飛不得不小心一點！

還有一點令齊雲飛担憂的，便是度寧的那件事，他恐怕還有人要殺他！不過第四天已到皖境，中午時到一小鎮來安，齊雲飛便把馬車停在一家飯館門外，扶玉蓮下車，走進飯館。

飯館內的夥記和食客都覺眼前一亮，一個個張大了嘴巴，齊雲飛暗暗好笑，扶玉蓮坐下。玉蓮這樣大的人，幾曾見過這種場面？只看得一張粉臉如同茄子，但又覺得樣樣新奇，不時偷偷抬頭多看幾眼！

齊雲飛大聲呼喚小二過來，點了酒菜，問玉蓮：「姑娘只怕吃不慣！」

「為什麼？」

「筷子跟碗都未乾淨！」

玉蓮輕聲道：「賤妾時聽人說，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也計較不了這許多了！」

齊雲飛道：「在下有個建議，咱們兄妹相稱，在路上比較方便，只不知姑娘如何？」

玉蓮笑道：「固所願也，不敢開口耳，大哥在上，請受小妹一拜！」

齊雲飛忙把她按住，道：「此處人多，不用多禮！」一頓又問道：「蓮妹，愚兄有一事問你，你準備在這裏過一夜，還是繼續前進？」

玉蓮道：「這小鎮料無什麼好地方？還是在車廂睡吧，有大哥在身旁小妹心頭較安，只是幾天未曾洗澡，十分不慣！」

齊雲飛道：「這有何難？咱們等下先去買些替換衣服，然後到客棧賃個房子洗澡，洗好了澡再上道！」

玉蓮連聲稱妙，齊雲飛又吩咐小二將碗筷用開水洗過，才給玉蓮使用。這裏的菜雖然不錯，但玉蓮仍覺粗糙，幸而吃了幾天乾糧，換個口味，刺激食慾，還是吃了不少，吃了飯齊雲飛便帶她上街買衣服。一路上引來不少路人圍觀，有些登徒子見齊雲飛長得斯文，不把他放在眼中，上前要調戲，却給齊雲飛施以點穴手法，封住他們的痲穴，使他們出醜。

買好了衣服，便進客棧賃房洗澡，小二燒水洗盆，殷勤服侍，齊雲飛也很想洗一個澡，但又放心不下，只得立在房外護花。

房內水聲淙淙，房外的齊雲飛則浮想聯翩，假如自己不是心有所寄，玉蓮確是個理想的妻子，與她成親，閨房中風光旖旎，樂趣必多，但若與柳三小姐成親，則更加風光，而且聯劍行走江湖，傲嘯河山，又是另有一番情趣！

他想了一陣，啞然失笑，天下間豈有十全十美的事？也無十全十美的人！所謂青菜葫蘿，各有所好，很多時候，好與不好，純是緣份與感情深淺作的祟！

房內的水聲又不復聞，玉蓮若不是在梳頭，便是在穿衣，齊雲飛暗暗為自己的「澡」打算，不知該如何處理，玉蓮才會安全！

就在此刻，他耳朵忽聞「格」的一聲屋瓦踏碎的响聲，抬頭一望，只見院子對面那棟廂房的屋頂上有道人影一閃即不見，齊雲飛雙脚一頓，如離弦之箭射了過去！到了院子中，脚尖一點，拔空而起！

屋頂上又無人影，齊雲飛躍至圍牆，便見街角屋後有人影幌動，他本想追下去，但又怕這是敵人佈下的調虎離山計，便急急往來路奔去！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莫先生召集司馬洛、利博士、李敏、林鈴等人研究關莉是不是里昂指使的，和靈猴又是什麼人，另一條綫索史比高的後台又是什麼人，然後決定分頭行動，司馬洛找小芬的哥哥潘志中，找到了靈猴，探知情況，然後交由潘志中將靈猴處死，李敏、林鈴找到了粉紅豹體育會籃球教練哈利，將他捉回莫先生的總部，審查他和里昂的關係，知道里昂是他的後台，但不知道里昂的住處，只是用密碼聯系。而對於關莉仍未找到她的行踪，此時司馬洛的漂亮新跑車被炸，炸藥是本市星光化工廠製造的，於是和李敏、林鈴去化工廠調查……

伺機追逐　走脫主兇

司馬洛他們帶來了痲醉藥槍，本來就是為了以寡敵衆，不想打草驚蛇。假如碰到守衛而用槍彈的槍的話，槍聲就會驚動了其他的守衛了。

而且，即使在槍嘴上裝了滅音器就可以不發出槍聲來，打死了人也還是不好的，沒有死的人可以回答問題，死了的人就不能開口了。

「走！」林鈴低聲的說道：「我們過去。」

他們在黑暗之中通過空地，向那座化工廠的廠房的部份逼近過去。

很靜，看不見有人，而他們一面小心提防着會再有狼犬來襲擊，但是也沒有。那些狼犬的總數大概就是祇有那四隻了，假如有更多的話，就一定會聽聞聲息，驚覺而來的。

他們到達了廠房的門口，仍然看不見人，但是看來東面的一個部份的窗口正透出燈光。有人發出喧嘩的聲音。

他們所知道的那許多武裝的守衛，顯然就是在那個部份，而那些喧嘩的聲音乃是在賭博時發出來的。

「很好，」林鈴說：「他們正在賭博，自己吵着自己，就不會聽到我們的聲音了！」

「讓他們賭吧，」李敏說：「我們分頭看看！」

於是他們分開來，進入工廠的幾個部份。司馬洛是向寫字間的部份走去，李敏是走向貨倉，林鈴則是走向機房。

他們仍然打算對付那些守衛們的，因為他們主要是來找尋有關關莉的綫索。但是那些守衛未必知道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們就先行在廠中搜索一下，說不定這裏面是躲着一些比守衛更重要的人物，這些人物就可以招供。夜間，沒有工人進來開工，也許正是這些重要人物活動的時間呢。

然而人做事情，往往却是不能不講運氣的。運氣有時很好，亦有時却是差得很，這一次，他們的運氣就是不大好了。

李敏踏入貨倉門口的時候。看見那裏面停着一部名貴的跑車型房車。她的心中一動，相信果然是有重要人物在這裏面了。因為這車子不會是屬於那些守衛的，而假如人不在，車子就也不會在，車子在，就表示人也是在的。

李敏向車子走了兩步，就踢着了一根橫在地面之上一呎高的黑綫。這黑綫斷掉了，她也馬上可以感覺到，連忙跳後，但是已經遲了，黑綫斷掉了，就沒有辦法續回。

警鐘忽然刺耳地大鳴起來。

情形立刻由靜而變為動，也大為混亂起來了。那守衛們正在賭錢的部份的燈忽然熄了，十多二十個守衛蜂湧而出。而廠房的各處，燈光却大亮起來。

一排槍彈向林鈴掃射，林鈴連忙撲到一副機器的後面。

他們現在的情形是相當狼狽的，因為成了衆寡懸殊之勢。對方人太多了，而最頭痛的就是燈光大亮，他們無法利用黑暗

作爲掩護。

有五個都是拿着輕機槍的守衞掃射着直衝進貨倉裏來。

有人在叫：「捉活的，捉不到就殺掉好了，決不能讓他們活着！」

對着五個用輕機槍的人，李敏是毫無辦法的，她手上雖然有痲醉藥手槍，亦有實彈的手槍，也是無法力敵的，因爲火力太弱了。於是她決定一聲不響，當作她是不存在的。

她迅速爬上了一部貨車，那裏有許多厚紙製的大圓桶，有些是空的，有些則是已經裝了貨，裏面裝的是什麼貨，則不知道了，因爲，裝了貨的圓桶，都已經蓋上了蓋子，她爬進了一隻圓桶內，蓋上了蓋子。

她沒有發過一槍，因此她還可以佯裝她並不在這裏面。

那些人就在貨倉內巡視了一遍。有人叫道：「沒有人在這裏面？」

「外面去看！」另一個人在叫：「但是守着這裏，不要讓人進來！」

似乎這貨倉相當重要，也許重要的乃是其中的貨。

另外的兩個部份，槍聲不停地響，那是司馬洛與林鈴正在負隅頑抗，他們都已經發現，而給包圍起來了。

司馬洛躲在一隻文件櫃的後面，感覺到有幾個打手掃射着而越來越近他，他便掏出來一顆藥丸，用牙齒咬着藥丸，附着的一條綫，隨即把這條綫拔去了，便把藥丸一丟丟了出去。

那藥丸爆出了一團濃厚的白烟，這就是莫先生組織所供應的小型烟幕彈。烟幕放出去，對方就無法看見他，而不能接近了。

那些打手們惡毒地咒罵起來，其中一人說：「好了，我們退出去，守着門口，他出來總要經過門口的！」

這一次，輪到司馬洛在心裏咒罵起來了。

那個指揮的人顯然並不笨，事實上聰明得很，不錯，放了烟幕，他還是要通過門口才能逃走的，但他不能通過，而烟幕是總會散的，他的烟幕彈，也總有用完的時候。

他望望窗口，沒有用，這裏的窗口是有鐵枝攔着的，他不能夠爬窗逃出去。

另一方面，林鈴的遭遇亦是差不多的，她是被困在機房的一個角落，她也是烟幕彈使對方暫時不能接近，然而卻無法逃出去。

不時，一排一排槍彈向她掃過來，把那些機器打得火星亂閃，那些人似乎不怕把機器射壞，總之是要把人捉到。

「我看！」司馬洛低聲的說道：「我們是把事情弄壞了！我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

他這句話卻不是自言自語，而是對莫先生講的，原來帶來了無綫電通話器，莫先生可以聽到這裏的一切情形，他這樣講，就即是請莫先生馬上派援兵來。

在那邊，莫先生自然也立即採取行動了。

司馬洛掏出另一顆藥丸，把綫咬去了，向門口的方向一丟丟了出去，這顆藥丸在門外爆炸了。

然而這一顆卻不是烟幕彈，而是一顆小型的手榴彈。

「隆」的一聲，外面發生爆炸。

有人慘叫起來，但是司馬洛知道還是不大有用，對方的人太多了，他爆炸了一次，下一次對方就會提防，炸起來就沒有那麼有效了。

他祇是希望可以支持得到莫先生的援兵到來。

然而，對方的作戰能力以及頭腦的機智，都是遠超他的想像的。

門外有一個人叫道：「朋友，我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你有炸彈，我們也有，我一顆手榴彈丟進來，你就要完蛋了，而我現在就是打算這樣做，我給你十秒鐘時間，假如你不投降走出來，手榴彈就來了。一……二……三……」

司馬洛記得剛才有人叫過，要捉活的，假如捉不到就殺掉。

這即是說，他們並不是一定要捉到活口的。因此，手榴彈丟過來，是很有可能實現的事。

那人說：「八……九……」

「好了，」司馬洛忙叫道：「我投降了。」

司馬洛這樣做是逼着無奈的，再堅持一秒鐘，他就要死掉了，一個人死丟了，就什麼都不能幹了。

「出來吧，」那人叫道。

司馬洛出去了，他馬上給捉住，那些人的面孔，也是不認識的，他身上的東西都立即給收去了，使他痛心的就是包括他那隻無綫電通話器。

那個發號施令的乃是一個留了兩撇小鬍的人，原來他也認得那隻僞裝成爲金屬烟盒的無綫電是什麼東西。

他冷笑着接過來，放進身邊一張桌子上的一隻水杯裏。

那無綫電浸進了水中後，就完全失效了。

莫先生當然是不會收聽得到他們的情況了。

那人揮揮手，司馬洛給押下去，發覺林鈴亦已遭到了同一命運，她也是被逼投降而給押出來了。

兩個人都給用繩子縛住了雙手。

李敏則不見蹤影，但是他和林鈴當然都是不會問的，因爲假如對方不知道有第三個人的話，就絕對沒有理由要通知他們了。

其中一人說：「這個人叫司馬洛！」

「唔，」蓄着小鬍的人說：「是一位名人，我們有榮幸。好了，把他押上車子去！」

司馬洛與林鈴都給押上了一部大貨車的後面，那裏是一隻大貨箱，沒有窗口的，他們看不見外面，一個拿着機槍的守衞在內監視着他們。

祇一個守衞，這又未必就不是聰明之舉，因爲兩個人一起的話，很可能開起槍來會担心互相射中，祇一個就沒有這種顧慮。

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問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那個監視他們的打手卻不回答，也毫

無表示，看來他是不打算講話的，司馬洛林鈴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還不太担心，因爲顯然李敏是巳經逃脫或者躲了起來了，假如也給捉住了的話，是一定會與他們給放在同一部車子裏押走的。

也許李敏是被他們殺死了。

這並不像，因爲那些人並未提起，雖然李敏這個人是好勝而脾氣也急躁一點，但是她卻不會魯莽到連性命也不要的。

此外，這部車子，不管是把他們運到什麼地方去，都是逃不過莫先生他們的監視的，因爲莫先生，巳正在派大隊人馬趕來救援了，在路上也會碰到這車子而截住的。

他們三個人今天晚上的行動雖然是相當失敗，但是亦有成功的地方的，那就是，這些人並不馬上向他們問話，就把他們送走，而那個有小鬍的主持人又知道司馬洛是誰，那麼，這些人極可能是與關莉有關了。

車子繼續前進，他們看不見車子的外面，無從知道車子是開到什麼地方去，而他們手上的繩子又縛得很緊，雖然他們都正在暗暗掙扎，但是一時未能掙脫。那個持槍監視他們的人又離開得太遠了，要企圖起脚踢他也不行。

起碼暫時是不行的。

× × ×

在同一時間李敏亦是給貨車載着馳行，不過，開車的人卻是不知道李敏在這車上的，李敏還是躲在那隻硬紙製的桶中。

在出事了之後不久，她還躲在桶中，未有機會出來，之前，就有人匆匆進入貨倉之內，她聽得有人說，要快點離開，而且得把貨帶走，於是就有若干隻桶子給搬上了車子，她這桶子的上面也起碼放了一隻，她連忙試試托一下，發覺很沉重，托不上去，桶子的蓋巳經被壓住了，她逃不出去。

跟着，車子就開動了，顯然她這隻空桶子是被誤爲巳裝了貨的桶子了。

李敏被困在那桶內，空氣是不够用的，但幸而那祇是用硬紙製成的桶子，李敏取出隨身帶着的小刀，很容易就在桶子上鑽了一個小洞，她便可以呼吸了，但是她被困在那桶中，還是無法知道車子是正在駛往何處。

但她相信這車子是會給莫先生他們截住的，她在桶中用無綫電通話器企圖與莫先生通話，然而卻發覺無綫電不靈了。

一小時之後，他們就都不相信莫先生的人是能截住車子了，尤其是司馬洛和林鈴。

司馬洛和林鈴此時巳給困在一間地下的房間裏。他們是在車子到達了目的地之後給押出來，而轉入這地下室中的。

這地下室並沒有門口，那是說，沒有那種正常的門口。唯一的進出是開在天花板上，一個長方形的洞，要用一把梯子才可以到達這個長方形的洞，他們下來時是有一把梯子的，他們就是給從梯子趕下來，但是下來之後梯子給收上去了。

除非他們是會飛的，否則就沒有辦法到達天花板那個方洞了。

有一個拿着槍的守衞就坐在方洞的旁邊看守着。還是在車中監視他們的那一個，也仍是對他們不瞅不睬的，司馬洛與林鈴巳經放棄了逗他講話了。

司馬洛低聲對林鈴說道：「眞豈有此理，莫先生怎麼可能會不截住車子救我們呢？」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巳經發生了！」林鈴平靜而並不洩氣地說，她一向認爲祇要人還未死，就是有辦法的，她現在就是仍然正在想辦法，雖然看情形脫身並不容易。

「奇怪！」司馬洛說：「他們又不殺死我們，又不向我們問話。」

「我看他們是正在等，」林鈴說：「假如我沒有猜錯，也許是等你那位女朋友關莉來！」

「或者是等她的命令下來了，就把我處死！」司馬洛說。

林鈴對他淡淡地微笑：「你這個人，怎麼忽然悲觀起來了？」

「對關莉，」司馬洛說：「我是完全失去了信心的！」

「你對李敏，卻不必失去了信心。」林鈴說道：「我相信，李敏是可以救我們的！」

「是呀，」司馬洛說：「但是奇怪，她跑到哪裏去了呢？假如她逃脫躲起來了，她一定知道我們給車子載走，而通知莫先生派車來的呀！」

「這卻是一個暫時還解不開的謎！」林鈴說。

× × ×

這個情形，就是李敏也是不大明白，她此時是剛剛從那隻桶子裏鑽出來的。

在車行的初段，她用無綫電通話器與莫先生聯絡，發覺無綫電失靈了，但是現在，她再試試與莫先生通話，又能夠聯絡到了。

她是用刀子把那隻厚紙的桶子，割開了一個洞，而從那些桶堆的縫隙中鑽出來的。

她聽不到外面有聲音，相信沒有人，才敢如此做，而現在她鑽出來了，就果然發現外面是沒有人在着的。

李敏說：「這裏是一座舊貨倉，沒有人在這裏，祇有這部車子！」

「這裏是什麼地方？」莫先生問。

「我怎麼知道？」李敏說：「我現在才從桶子裏鑽出來的！」

「妳說不出是什麼地方？」莫先生說：「我也沒有辦法派人來救你呀！」

「現在倒沒有那麼急了，」李敏說：「我出去看看，也許就可以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了，但是車子離開工廠時你爲什麼不截住呢？就是不知道我被困在車子裏，也應該知道他們在逃走呀！」

「我們並沒有看見車子離開！」莫先生說：「現在我們已經佔據了星光化工廠，人都逃光呀！」

「這眞奇怪，難道有鬼？」李敏說。

「讓我先看清楚這裏的情形，再跟你聯絡吧！」

李敏爬到了另一隻厚紙桶的旁邊，那是一隻上層的桶子，上面是沒有給別的桶子壓住的，所以她很容易就把蓋子掀開來了。

她在剛才容身的那隻空桶子裏巳經聞

到了一股特殊的氣味，現在，那氣味更濃了，由於這桶子裏是裝了貨的。

她伸手取出了其中一件，那是一塊磚頭似的黑東西，用油紙包裹着的。

看那樣子，聞那氣味，她就用不着把油紙拆開亦知道了。她說：「這是一批生鴉片！」

「唔！」莫先生說：「在那工廠裏提煉毒品，這雖然也是嚴重的罪行，不過，與我們預料中的比較，却似乎是小兒科一點了！」

「也許這裏是附帶的副業罷了！」李敏說：「讓我們到外面去看清楚再講！」

李敏爬下了車，悄悄地走到貨倉的門口。

她用手輕輕推貨倉的門，却發覺是在外面鎖上了的，這就更證明貨倉之內是沒有人了。

不過這樣，她要出去却就成爲了一個問題。

但李敏是能够解決這個問題的，既然那桶子也困她不住，這座貨倉也一樣是困她不住的。

她眼前想到的離開這裏的辦法就有兩個，第一個，就是用那部貨車，她可以開動貨車，向貨倉的門撞過去，而把那門撞開。

但是她認爲這個方法不大好，只列爲次選，理由就是用車撞門是會發出很響的聲音的，雖然貨倉的裏面是沒有別人，却還是未能肯定貨倉外面是沒有別人的，撞的聲音把人驚動而引了過來，那就不甚妙了。

第二個辦法看來比較好的，就是貨倉近頂的地方有一隻窗子，她祇要沿着架子爬上去，就可以到達這隻窗子，爬出了窗外。窗外是沒有架子可以讓她扳的，但她帶出來了一條繩子。

繩子的一頭縛在架子上，另一頭則垂出窗外，她便可以悄然無聲地爬到地面來了。

她繞着貨倉悄悄地走了一匝，發覺這貨倉原來是處於荒郊的，與貨倉相對，還有另外一座建築物，亦是另一座貨倉。

這貨倉的裏面則是有燈光的。

李敏悄悄地向着有燈光的部份走去。

那裏是貨倉的一個角落，看來本是用以給看守的人作爲宿舍的。她從窗口望進去，看見這裏面的房間果然亦是有住宿的設備，不過，亦同樣有一種與住宿無關的設備，就是有一隻無綫電收發機。

事實上，此時就有一個人是正在用這隻無綫電收發機，正發出着「嘟嘟」的聲音。

那人是正在接收，一面用筆把收到的電訊譯出寫下。

這是一種相當落後的通訊方法了，因爲在這個時代，是應該用電話的，又不是一座落後的城市，長途電話幾乎可以打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去。

不過，李敏也知道，這通訊的方法亦是有一個好處的，那就是不容易被人偸聽到，電話可以給人搭綫偸聽，可以用自動錄音設備錄下對話，但要截到無綫電訊，就必須要有很笨重的設備，還得有人每一秒鐘都留心着，否則就截不到了。

既然是用這個方法，那麼所收的一定是並不尋常的電訊，李敏就要等這個人收發完成了之後才發難。

在這人未弄好之前，李敏又走開了，繞着屋子走了一匝，觀察着。

由於這是一座貨倉，窗口不多，有也是高高的，看不清楚內裏有些甚麼，而貨倉的門又是關上了。她不好魯莽地把貨倉的門推開，還是在那個用無綫電的人的身上想辦法好些，由於那人那房間裏是另有門可以通入貨倉之內的。她可以從那條路進去。

李敏再回到那窗口外面的時候，那人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正在察看着自己譯出的電文。

李敏輕輕一聳身就躍進了窗內。

李敏本來就是相當身輕的，而那人還未及把耳機從耳朶上脫下來，更聽不到聲響了。

他完全無所感覺，李敏就已經到了他的身後，手中的槍嘴擊下去，擊中了他的後腦。

「對不起，」李敏喃喃地低聲說道：「我也是想問問你一些問題的，但是可惜不知道你這門外有多少朋友聽着，不敢亂來！」

她說着已用無綫電機的電綫把那人綑綁起來，然後拿起那張譯出的電文看看。

那電文寫的是：「盡快趕來，切勿妄動！」

誰？是誰正在趕來呢？

李敏走到房間的門口，把門開了一綫，向外望望，就看見另一個人，拿着輕機槍，坐在地面上的一個方洞的前面。

這個人顯然是正在看守着方洞下面的一些甚麼東西。

顯然祇有一個人，李敏却大感爲難，因爲這個人與她的距離總有四十呎之遙，李敏的痲醉針是射不到那麼遠的，而手鎗的威力在這個距離之外也有不大能够發揮。那個人手中的槍則是可以發揮威力的，他祇要把輕機槍提起來，就可以向李敏這邊掃射，殺傷力不減。

李敏又不能够向他偸襲，因爲這個人的臉是朝着她的。

李敏祇好小心地等着看看。

她相信一個人是不能够太長時間完成一動也不動地停留在一個地方，保持着同樣的姿勢，朝着同一個方向的，一定會有變換，而她就是等着變換。

她的推測沒有錯，果然，在過了一陣之後，那個人就要起身來舒展一下了，他又不是遠離那個方向，而祇是起來走了一圈，便又坐下來了。

這一次，他則是用背朝着李敏了。

李敏不能失去這個機會，立刻把門拉開，一躍而出。由於她的身上仍然是那潛進去時的打扮，脚下的鞋子，亦是利便她此時所作的活動的，因此她走動起來，幾乎完全沒有聲音。

幾乎完全沒有聲音，眞正完全沒有聲音，則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的身子動起來，衣服與衣服磨擦，亦是會發出若干聲音，而且移動起來，迎着風，也是不可能完全沒有聲音的。

當她接近的時候，那個人就聽到了。

不過這時已經是太遲了。

李敏整個人一跳跳了起來，那人剛剛轉過身來，李敏的雙脚，就蹴中了他的胸前。

那人叫一聲，就跌進了那個方洞裏。

那個方洞的下面，也就是司馬洛和林鈴被囚的地下室。他們兩個人正在下面苦思無計的時候，冷不提防這個一跌跌了下來，兩個人幾乎被壓中了，連忙跳開。

那人從這樣的高處跌了下來，即使不死，情況也是不會怎麼好了，他兩眼翻白着，軟弱地動了一動，隨即靜止了下來。

司馬洛一手執起他丢下的輕機槍，朝着上面。

李敏的頭從方洞的邊緣伸出來，說：「我來救你，你還想向我開槍？」

「妳也眞是姍姍來遲！」司馬洛說。

「還好說？」李敏生氣地道：「又不見你來救救我？」

「你們別吵可以嗎？」林鈴沒好氣地說：「快把我們弄上去再講！」

李敏把梯子放下來了，梯子不過就放在那個方洞旁邊的地上罷了，林鈴與司馬洛爬了上去的時候，李敏已經看清楚了貨倉中的情形。

「沒有別人在這裏！」她說。

這個地方的確是相當簡單的，有沒有人在這裏，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空空的貨倉，假如有別人，是沒處可躲的。

「李敏，」司馬洛說：「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你問我，我問誰？」李敏說。

他們交換了雙方的遭遇經過，才大致明白了。

司馬洛和林鈴都看了那張譯出來的電文。

「有人正在盡快趕到這裏來，」林鈴說：「來到之前不要妄動，這個要來的，一定是個重要人物，就可惜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也不知道怎樣才算是盡快！」

怎樣才算是盡快，這要看那人是在何處，遠者可能是明天或後天才到，近者則可能是馬上就要到了。

「假如留着那人活着，就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了！」司馬洛說。

「我不是神仙，」李敏說：「那人的手上拿的是輕機槍，假如手脚慢一點，我可能會變得一身都是子彈洞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祇是這樣講罷了！」

不過，雖然跌進地下室的那個人不大方便講話了，倒是給李敏擊暈的那個使用無綫電的人，則祇要醒過來，還是可以招供。

於是，司馬洛一面設法把這個人弄醒，林鈴則一面用李敏的無綫電通話器向莫先生報告了這裏的發展情形。

莫先生雖然仍不知道他們是在何處，不過知道他們是已經脫身而暫時沒有危險，那就安心得多了。

「指導把我們捉回來這裏的人也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司馬洛說道：「却也跑掉了！」

他一面說，一面把水壺裏剩下來的一些冷水在那個用無綫電的人的臉上一倒。

那人呻吟一聲，扭扭頭。

司馬洛執着他的衣襟，把他搖動着，說：「醒過來呀！」

「噢……」那人呻吟着，眼睛半張，又閉上了。

司馬洛已經把水壺的冷水在他的臉上倒完了，這個人却還祇是半醒狀態。

李敏那一下敲得太重了，這個人沒有那麼容易醒過來。

不過，這一點亦是不能怪李敏的，因爲這樣敲一下，無法估計怎樣才是恰好的氣力。人人的體質不同，看來這個人的抵受力是比較弱的，敲了一下，就受傷太重了。

司馬洛祇是在那裏乾焦急。

這附近又看不見有屋子，要問人，也是找不到可問的人的。

「我看，」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在這裏等着，等下去，總會有人回來的。」

目前，亦是祇有這個方法了。

× × ×

在另一方面，莫先生所率領的大隊人馬，則是已經進佔了星光化工廠。

他們在那裏大搜存放的文件，以及在各個部份調查着。

留下來的帳目文件等等，沒有甚麼不對的，不過却是殘缺不全，看來有些部份是已經給帶走了。

而不久，莫先生也明白爲甚麼來時沒有碰到那些逃走的車子，以及爲甚麼李敏那隻無綫電通話器有一段時間失靈了。

原來那工廠內另有一間屋子，外表上乃是電力總掣的所在，打開了門進去看看，才知道那裏原來是一條隧道的入口，有一條隧道通進地底，而這條隧道可以容貨車駛進去，通過一座山的下面，從一個山洞出來，可以到達另一條公路上。

這隧道也亦非全部自己開出來的，前身主要是戰時的一個防空洞，戰爭過去了已久，這防空洞亦封閉了，工廠的人自己掘一條隧道，通入這防空洞，亦把防空洞的另一頭打開，便成爲了一條秘密的隧道了。

車子走在隧道中，無綫電波透不出去，李敏那隻無綫電通話器便暫時失靈。

車子出了隧道之後，李敏的無綫電通話器恢復功能了，可以通知到莫先生，但是還是不能够截到車子，因爲車子根本就是不走在一條不該走的路上，莫先生的人是包抄不到的。

生鴉片以及製成的毒品，看來亦是經由這條秘密隧道運進運出，而且極可能是在夜間行之，這樣，即使長時間在廠外監視着，亦是看不出有這個秘密的。

廠內的人既然全都逃走了，莫先生便派人去找。

首先就是找到了化工廠的總經理。

這個人並沒有逃走，他是正在夜總會裏燈紅酒綠，當莫先生的人找到他的時候，他才大爲慌張，而連忙招供。

他說他是一切都不知情的，他祇是一個傀儡，白天回來坐坐，乾支薪金罷了，眞正主持一切的是一個叫任發的人。

任發再支他另一份薪水，叫他不要管廠裏的事，晚間由任發去擺佈。

反正工廠是一直虧本，沒生意可做，原本的老板林星光是躲在醫院裏，而林星

光是那麼富有，虧掉這些錢，也算不了甚麼，林星光又不會活很久了，錢也帶不進棺材，總經理便可以多混一天就多混一天了。

他祇知道廠中夜班的人與日班是完全不同的。日班的人也相信沒有甚麼古怪，至於夜班的在幹甚麼，他不知道亦不想知道。

任發就是一個上唇蓄有小鬚的人。

× × ×

「任發這名字可能是假的，」莫先生在無綫電裏說：「總經理正在我們這裏協助，把這個人的圖像拼出來，希望我們的資料中可以找到他！」

「最好快一點！」李敏說道：「豈有此理，這個鬼地方，怎樣連電話都沒有一個？」

假如有一個電話，也許可以查出這是一個甚麼所在。

這好像很笑話，身在一個地方，而不知道這個地方是在何處。但的確是這樣的，這裏又沒有屋子，沒有公路，祇是荒野一片，許多地方都有荒野的。

「製造毒品，」李敏沉吟着說：「雖然是很賺錢的生意，不過，用不着這樣的武器呀，這東西，又不怕有人打刦，經營主要是在守秘密，而不是在於有强大的武力。假如警方來搜，多强的武器也是抵擋不住，祇有逃走，而他們又已經有這條隧道可用以逃走了！」

「這跡象看來是很不尋常的人在這裏幹着很不尋常的勾當。」司馬洛說：「製毒還不是主要的！」

「那你認為甚麼是主要的呢？」李敏問。

司馬洛說：「我是在想，這件事情，一直都是與恐怖份子有關，而那些人進行恐怖活動，是需要經費的。經費何來呢？即使是暴發的人，錢也是不願意就這樣大筆大筆地拿出來的，因此，最佳的折衷辦法就是替他們搭一些門路，讓他們做一些冒險的犯法生意，這些人反正都是肯冒險的了，他們冒險去做，就可以賺到了許多錢。」

「這倒是很有道理的講法，」林鈴說：「假設他們正是如此，那麼，我們現在找到的這些人，就應該是對我們相當有用的人了。」

「應該是的。」司馬洛說。

「最好他們快些回來！」李敏恨恨地說道：「假如這個回來做主意的人快些回來，那就更妙了，而且，假如這個人就正是你的女朋友關莉，那就是妙上加妙！」

「這個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司馬洛說。

他們目前就祇好等下去了，他們也細細地搜遍了那兩座貨倉，其中却是並沒有任何貴重的東西，除了那一車子的生鴉片之外，而這一車子的生鴉片則是剛剛運來的。

看來，這裏是一座不常用的貨倉，是一個後備的地方在情勢緊急時才用來收藏東西的秘密之所而已。

這裏連電話都沒有裝一隻，祇有無綫電，這亦是好的，因為，沒有電話，那二個被制服了的人就不能打電話出去聯絡。

假如打電話回來聯絡的話，沒有適合的人來接聽電話，司馬洛他們就會露出破綻了。

他們雖然可以開車子離開，車子總可以到達公路，而沿着公路走一段路，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是他們又不想離開，因為他們要等着，多一個人在這裏等着，總是好些的。

也許，把莫先生的人也招來，人太多了，就反而不美，可能會打草驚蛇了。

於是他們就索性在那裏等着。

那個被李敏擊暈過去的用無綫電的人，總是不能清醒過來，因此也不能夠帮助他們了，至於那個跌進地下室中的人，他已經死掉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假如這個人不死，就可能殺死他們了，而且這個人亦不是善男信女，很可能是一個殺過人的殺手。

司馬洛低頭沉默着，若有所思。

林鈴在他身邊坐下來，問道：「你在想什麼？」這時由李敏負責守望，因此李敏不在身邊。

司馬洛說：「我是在想着，關莉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她連我都要殺死！」

「是呀，」林鈴說：「講句公道話，這也不像是她的一貫作風，這之中一定有原因的。」

「我希望能把這原因查出來。」司馬洛說。

× × ×

那邊，莫先生的組織則正在努力而且盡快地調查，從那廠長的口中調查這個叫任發的人的樣子。

在專家的協助之下，那個任發的圖像，也終於繪畫出來了。

而莫先生這個組織所繪的圖，也不祇是綫條的圖像而已，而是詳細得多的，還加上了彩色，因此看上去就像是眞人的照片差不多。

繪畫到了那個化工廠的總經理認為滿意了，他自己也說是眞的像他所見過的那個任發了，這不算數，而跟着，這些照片就給送進電腦中去分析，看看記錄資料中有什麼人的照片是與他們相像的。

這不久亦查出來了。

這個任發，並不是叫做任發。任發相信是他第一次用的化名，起碼是最近才用的化名。記錄中的人是勞東海。

他是一個職業殺手，前身是做私家偵探的，在當私家偵探之前則當過兵，受過軍訓。在軍隊之中，他學會了殺人的本領，也學會了用炸藥。也許私家偵探的工作沒有給他殺人的機會，也許是他認為不能夠刺激，總之，任發就改業為職業殺手。

他被拘捕過兩次，但都是毆打的罪名，殺人則未經證實過，抓不到他的證據。

最後一次，證據是相當充足了，但是他却逃掉了，任發是一個被通緝的人。

他是以勞東海的名字被通緝，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改了這個名字。

莫先生的手下人員，馬上傾全力去找尋。

自然，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個被通緝的人，警方本已在找他，假如容易找到，早就把他抓起來了。不過，莫先生的組織也有一個方便之處，就是勢力伸得很

遠。

一個逃犯逃到了別的城市，警方要繼續追捕他的話，就會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祇要他不是在這座城市被通緝的，他通常就會躲藏得較為容易。

任發就是並非在這座城市裏被通緝的人。

追捕他的警方又不知道他是逃到了這裏來，即使知道他是逃到了這裏來，派人過來交涉合作緝捕，短期之內捉不到的話，時間一長，就也會淡下來。

莫先生的組織則是幾乎任何城市都可以辦事，而他們的追捕是永不放鬆的。

在此地的總部，莫先生的手下又繼續動員，找尋這個任發的資料。

再進一步的情報顯示，任發與最近的一次恐怖事件有關係。

他這樣的背景的人，成為了恐怖份子所利用的殺手是很有可能的，這些人出得起錢，而他是為了錢什麼工作都肯做的人。記錄顯示，殺人亦是一種他很感興趣的工作。

司馬洛等三人，仍是用無綫電與莫先生保持着聯絡的。林鈴說：「眞奇怪，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碰到或聽到的恐怖份子，都是為了錢，或者為了有殺人狂而做那種事情。」

「這是正常的情形，」司馬洛說：「事實上確是這樣的，多數是為了錢而做，亦有相當大的部份是為了變態心理而做。這其中只有少數是為了自己的某種理想，然而這些理想又祇是他本人認為是好的，他們為了實現這些理想，祇好利用那些為了錢或為了虐待狂而做事的人，但結果，却可能是反為自己被利用了，亦有時是那些為了錢或虐待狂的人利用那些為了理想的傻瓜而達到目的！」

「人眞是複雜，」林鈴嘆口氣道：「動物的世界，就簡單得多了，雖然動物的世界裏也是一樣有殘殺和紛爭，但牠們則是簡簡單單，也相當明顯地祇是弱肉强食而已！」

「所以，」司馬洛說：「有時我亦不免奇怪，是做人幸福一些，還是做動物幸福一些？」

這時，頭頂上傳來一聲口哨聲，那是負責在屋頂上守望的李敏的暗號。

李敏在屋頂上守望是最好的位置，因為那裏是最高的地方，亦可以望得最遠。

「怎麼了？」林鈴低聲問。

「有部汽車來了！」李敏的頭伸進天窗內來，用手一指，把方向指出來。

林鈴和司馬洛連忙走到她所指的方向，那邊剛好就是有窗子的地方，就是那間看守人的宿舍的窗子。

他們果然看見有一雙車頭燈光正在從遠處逼近。

「有人來了，」司馬洛說：「不論來的是什麼人，一定到這裏來的，因為這裏連一條正式的路也沒有，不會是偶然路過的而已，然而，來這裏的人，對我們是一定有用處的。」

「當然，」林鈴說：「這一次，我們是要捉活的了！」

「可惜沒有望遠鏡！」李敏在屋頂上說。

這件東西，他們可是沒有了，他們到底是被捉來的階下囚，而不是貴賓。當然不能期望什麼都有，當然，假如有一副望遠鏡的話，那實在是好得多的，他們老遠就可以看到來者是什麼人。

「走近一些，就可以看到了。」司馬洛說。

但是，那部車子偏偏就不走近，在還有一段距離在到達時，車子就停下來，車頭燈也熄了。

「這是幹什麼？」李敏低聲問。

「情形看來不很妙。」司馬洛說。

他講得沒有錯，亦可以說，他對這件事情是有預感的了。

那部車子停了幾秒鐘，就打開了車門，一個女人跳下車來。

司馬洛不由得叫了起來：「就是她，就是關莉！」

司馬洛是認得關莉的，而且相當清楚，因此雖然還未能認清楚面貌的距離，以及是在黑夜裏，憑着體態和動作，他仍可以看出來者就是關莉。

「她有疑心！」李敏說：「但是並沒有什麼可疑的跡象呀！」

但關莉實在並不是疑心，她祇是小心而已。

她下了車，手則伸進車子裏面，扭亮車頭燈，跟着又扭熄了，一明一滅。一明一滅，一長明，一短滅。

「唏，這是暗號！」李敏叫道：「我們怎樣回答呀？」

這是無法回答的，否則就不算是暗號了。

也許，假如留守在這裏的其中一個打手是能夠講話的話，他就會講出應該如何回答，但是即使如此，是否能趕得及回答，却也是一個疑問。

他們等的大人物來了，而一如他們所希望的，這個大人物果然就是關莉，然而關莉却不肯落入他們的掌中。

關莉心目中預期的反應顯然乃是相當快速的，現在她得不到反應，就知道情形不妙了，於是她立刻回到車上，把車子開動了，掉頭。

司馬洛憤怒地叫着，提起取自那守衛的輕機槍，向車子一陣掃射，但是距離太遠了一些，地面又是高低不平，而車子又已是在移動着的，那就不容易命中，即使其中有幾彈射中了，可能也祇是射穿車身的鋼板，而未有傷及車中的人。

跟着，那車子就滑下了較低的地方，不能射了。

「快追！」在屋頂上的李敏大聲叫起來。

這時，司馬洛也用不着她提醒了。司馬洛已經跑過去，跳上了停在貨倉旁邊的一部摩托車。這車子相信是屬於那個用無綫電的人物。

司馬洛發動了馬達，就向關莉的車子追去，輕機槍他則是棄下來了，由於在摩托車上很難使用輕機槍，他祇是帶了一支手槍。

林鈴拾起了輕機槍，對屋頂上的李敏叫道：「快來！」

李敏從屋頂上爬下來時，林鈴已經跑進了對面那另一座貨倉之中。馬達聲怒吼

，她進去時祇開了一點點的貨倉門就給撞開了，林鈴駕着那部運載生鴉片的貨車衝了出來。

車子到了李敏的身邊，慢了一慢，李敏也跳了上去，登上了車子的後部，載貨的部份。林鈴繼續駕車飛馳，李敏叫道：

「槍給我！」

林鈴把那輕機槍遞了出去，李敏接過了。

車子駛過凹凸不平的泥地，跳動着，那些用紙桶裝着的生鴉片，一桶一桶地從車尾滾跌下來。原來李敏不但把車子後面的隔護板放下了，而且亦把那些用以繫穩硬紙桶的繩子割斷——用的是一把在貨倉中找到的刀子。

這些紙桶沒有了繩子的維繫，便紛紛跌下來了。

這樣，車子的重量減輕得多，自然可以開得較快。

「快些呀！快些呀！」李敏叫着。

「我已盡量快了！」林鈴說。

但是她們距離領先了的關莉及司馬洛仍很遠，而貨車到底是速度不夠快，亦沒有那麼靈活的。李敏在貨車的後面站高，雖然很方便開槍掃射，却是暫時英雄無用武之地。

前頭，正開着摩托車在追趕的司馬洛，也是正在心裏焦急。

他看見遠遠的前面有公路。在不太平坦的野地上，摩托車是佔優了很多的，他正漸漸追近，但是仍然不夠近。到了公路的時候，摩托車的優點就沒有那麼大了。

如他所料，還未追到進入手槍的射程之內，關莉的車子已一跳跳到了公路上。

一到了平滑的公路上，關莉的車子就立刻可以加速，於是也快得多，就把司馬洛拋離了。

司馬洛仍要捱完那一段使他不能夠很快的泥路，然後才到達公路上。這時，關莉離開他已經遠得多了，司馬洛還是未有機會發射一槍。

司馬洛咬着牙，喃喃地咒罵着，罵自己的運氣，繼續窮追。

他仍然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祇是郊野的公路，而許多地方的郊野公路，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

司馬洛的後面，林鈴與李敏的貨車亦終於到了公路上了。

她們還好僅僅可以看到司馬洛是向哪一個方向馳去了，否則的話，也不知道是應該走左還是走右。

她們追着，一面亦把這情形用無綫電通話器對莫先生報告了，但是却講不出這是什麼地方，因而莫先生也無從派車子來兜截關莉了。

後來，她們終於看到了一個路牌。那個路牌是指出此路往何處去，前頭的分叉點是通往何處，以及到什麼地方還有多遠等等的。

這樣一看，她們就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了，她們通知了莫先生，莫先生就可以派人到來堵截關莉。莫先生是連直升機都可以動用的，這樣，形勢看來又變成對他們是有利的了。

在前頭，司馬洛還是正在咬牙切齒地窮追着關莉，他也知道他是遭到困難的，因爲關莉的駕駛術很高。

而關莉開着的這部車，性能亦是並不差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司馬洛要追得近些，就更是不容易了。

即使是在轉彎的地方，摩托車的轉動雖然是靈活得多，但是仍然佔的便宜不大，由於關莉開起車來也是很不羈的，她並沒有在轉彎處如何慢車，而是硬轉過去。

這也許是因爲她也害怕司馬洛他們是會有一個包圍網的。

司馬洛幾乎舉起了手槍，都沒有發射，因爲始終還是未能夠接近到進入射程之內。

後面，林鈴和李敏那笨重的貨車雖已是全力追趕了，却是無法追近，而且還是越追就越落後，距離越遠，李敏在車上大聲咒罵起來。

「不要緊，」林鈴說：「莫先生他們的人也快來了，他們有直升機，可以截住她的！」

李敏對此則是並不滿意。結果雖然是一樣的，但是方式她則是並不滿意，因爲她是希望由她來捉到關莉，而建立這一功的。

前頭，關莉的車子到達了湖邊，在湖邊那公路上蜿蜒前進着。

她的車子是開得那麼快，偶然有車子迎面經過，駕車人也給她嚇了一跳，而狂按響號，表示抗議。

後來，關莉的車子似乎是開得太快了，忽然之間一滑，轉不過一個急彎，車頭就撞破了路邊的木欄，便飛了出去，而直墮下去。

司馬洛的車子再轉了兩轉，才到達了那個地方，而停了下來。

他在車子的旁邊伏下，而望向下面，用摩托車的車頭燈向下面照去。

他看見關莉的車子正在慢慢地沉入湖邊的泥濘之中。

他祇是伏在那裏，小心地觀察着。

林鈴和李敏的車子後來亦趕到了。

她們的貨車的車頭燈亦向周圍及下面照着，因爲是司馬洛告訴她們，不相信關莉那麼容易就葬身湖底，這可能是一個脫身之計。

她們亦是相信的，因爲以關莉的本領會這樣完蛋，那似乎是完蛋得太容易了。

不過，假如關莉是已逃出了車子的話，他們的車頭燈則是照不出關莉的所在的，而事實上，這裏的可逃之路太多，他們亦是很難一一照得清楚。

後來，莫先生所派的直升機亦來到了，在空中投下照明彈，仍然無所發現。

同時，他們又用最快速的方法把那部沉下去的車子吊起來。

這方法就是動用直升飛機，本來，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要把一部車子從水中吊起出來，是起碼要等天亮之後，找工程車動手才行的，但是現在有直升機在，則是可以用較爲簡單直接的方法了，那就是由直升機垂下鈎子，把那部車子鈎住，直升機再慢慢升起，車子便也從那泥濘中給吊起來了。

果然不出他們之所料，那部車子並沒有屍體在，顯然關莉是在車子跌下去之前

便已經逃離了車子的。

車子給直升飛機放回了路上，司馬洛看着那空車，嘆了一口氣，說：「哼，又給她逃了！白辛苦了一場！」

「狡兔三窟，」林鈴說：「起碼我們已把兩窟除去了！」

「但是狡兔却逃脫了，」司馬洛說：「而狡兔是善於掘洞的，祇要牠逃得脫，牠就可以再掘許多個洞！」

直升飛機在這附近的上空巡邏着，而司馬洛等當然亦是帮着在找尋的，但是以關莉這個人的身手，找到的機會，實在是甚微的。

天亮的時候，他們仍然找不到，就知道是找不到了。

不過，這一次的行動，又不是全無所獲的，起碼，關莉就留下了一部車子，車子是有主人的，而車子有車牌號碼，可以根據車牌號碼而把車子的主人找出來。

車主登記的名字並不是關莉，而是一個男人。

天亮的時候，已經查出了這車主的地址。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立刻就趕到這車主所在的地方去。

那裏是一座住宅大厦。

他們進入了大厦，大厦的看更人告訴他們，這個人是在家的，還沒有出去。

於是，司馬洛他們就上樓，按門鈴找這個人。

這種住宅大厦，在捉人的方面是相當有利的。

好處就是在於這些地方的單位都是沒有後門的，不能夠前門有人敲門，就從後面溜走，而且甚至不能夠從窗口逃出去，因爲窗口都有鐵枝攔着，主要是提防別人爬進來，不過也因爲如此，自己亦爬不出去了。

假如單位有露台，露台是可以爬出去的，不過爬不到什麼地方去。

而這種大厦都是統一的在樓下的門口出入，多數是一個門口，假如單位特多的，會有幾個門口，然而都是很容易可以守住的。

這個人不能逃走，但是亦不開門。

司馬洛按了幾分鐘門鈴之後都沒有反應，就知道不妙了，實行破門而入。

由於有了這件生鴉片的事件，他們就很有理由破門而入了，祇要有一個掃毒組的探員在旁合作，法律問題就可以解決。

他們就用消防員的斧頭把門劈開，然後一擁而入。

他們馬上就可以看出何以這個屋中的人並不應門。

那是因爲屋中的人已經死去了。

這個人就躺在廳中的沙發上，身中三槍死去。

「這是滅口，」司馬洛說：「兇手一來就開槍，開槍殺人之後便又離去了，並不是要拿走什麼。」

而且滅口的理由也是很明顯的。

因爲，這個死者就是小鬍子任發。

莫先生的情報來源還未能查出任發的下落，他們就已經找到他了。

「這個人對他們的危險性太大了，」司馬洛說：「他的身份是不能保密的，即使他逃走了，那留在貨倉的兩個打手還是有可能把他的身份供出來，因此對他們那些人來說，死掉就是最方便了，死人是不會招供的。」

「眞奇怪。」李敏說：「這些人，明知道自己有一天是可能被殺掉滅口的，却還是肯爲他們賣命！」

「人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通常都是對自己很樂觀，可怕的事情會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但不是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直至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時，就後悔已經太遲了！」

任發是被關莉所殺的，這一點，那個看更人可以提供綫索。

在天亮之前不久，有一個是關莉的模樣的女人來過，上樓去一陣之後就下來，離開了。

關莉果然是沒有死去的，而且做事有胆有色，雖然是經過了這一番驚險，還是能夠做好了她認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來把任發殺掉滅口。

「任發一定是知道她一點秘密的。」司馬洛說：「否則就不必殺掉了！」

「也因此，似乎就是表示那二個留守在貨倉內的槍手知道得不多的，」李敏說：「否則就把任發殺掉也沒有用，還有他們兩個招供。」

「現在最可惜的是，」司馬洛說：「關莉已經知道我是並沒有死，因此她亦一定知道利炳炎博士也是並沒有死去的。」

「那又如何？」李敏不屑地說：「繼續跟她鬥下去了，她不是一直都輸給我們嗎？」

× × ×

「妳已經輸了好幾步！」那個中年已過的婦人對關莉說道。

「是的，」關莉說：「不過妳也早知道的，藍夫人，司馬洛這個人是很厲害的，與他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妳有把握殺死司馬洛，」藍夫人說：「但是他却沒有死，我們耗費了許多人力物力，目的是爲了消滅利炳炎博士，但是結果却是一事無成，反而把司馬洛和莫先生惹上身來了。」

「也不是一事無成呀，」關莉說：「在哥馬拉山上，我們把史比高那一帮人都消滅了，這不是成績嗎？」

「也許是的。」藍夫人說。

她們跟着就沉默了下來，這個藍夫人，對關莉說話很有權威性，她顯然就是關莉的後台，或者起碼是關莉的上級。

她們現在是一座豪華的海灘別墅的露台上，正在一起喝着茶，黃昏的海天很美，這個地方的風景也是很美的，祇可惜人却並不美。關莉是美麗的，但她的心並不美麗，至於這位藍夫人，她則是不論人和心，都是不美的。

不錯，藍夫人年紀已老，女人老了，當然很難談得上美麗了，但是亦並不是說老就是等於醜，一個人假如心地好，就雖然老，也還是顯得慈祥的，藍夫人就沒有那種老的慈祥，而且她還是獰惡的。

相信她年輕的時候已經是並不美麗的，現在就更不好，而且她的面貌不好看之外，還加上了內心發出來的獰惡。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崑崙三劍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扣着祝巧巧的手，由靳半丁帶路直達仙女廟，見到火靈聖母祝靈仙，聲明以人換人，用祝巧巧贖回惲慧君，一手交一手，祝靈仙不答應，派兩名青衣女子襲擊，岳少俊將二人摔倒，繼續以劍和他們搏擊，祝靈仙以爲他是天山門人，懾於天山劍術，答應放人，此時惲夫人、惲慧君押住王四來到正殿，先將王四手刄而死，要和祝靈仙了斷這段恩怨，岳少俊自告奮勇和祝靈仙鬥劍，雖然破了她的劍招，但被她的火焰刀掌勁所傷，昏迷不醒，經惲夫人用紫玉丹療治仍未清醒，再邀請易華佗來惲府爲岳少俊治療，傷勢嚴重，只有一綫生機……

三女懷心事　情愛各自然

易華佗想說「十有九死」，但看了她們母女兩人那副傷心模樣，不覺一楞，心中立時想到了一件事，這就是口氣略爲一頓，接着道：「十有九人被灼傷內腑，傷勢內重外輕，但這位岳相公的傷勢，却是外重內輕，好像她掌力剛擊上岳相公之時，就收了回去，內勁沒有盡吐。」

惲慧君道：「二伯伯，你說他傷得不太重了？」

易華佗一手撚鬚，徐徐道：「照理說，岳相公內腑受的掌力，應該不算太强，但他氣機倒行，又像是逆血倒行之象！」

惲慧君道：「逆血倒行，會是很嚴重麼？」

易華佗道：「逆血倒行，是說他內腑受到劇震之象，老夫只是硏判他中掌的情形而已。」

惲夫人道：「二伯方才說火靈聖母內勁沒有盡吐，那該是傷的不重了！」

「不錯。」易華佗道：「火燄刀不比別的功夫，正因她出手不算太重，這位岳相公所以還能留着一口氣，若是她出手稍重，這條小命早就保不住了。」

惲夫人說道：「二伯，那麼他還有救麼？」

「難，難……」

易華佗微微搖頭，然後伸了伸三個指頭，說道：「普天之下，要救被『火燄刀』擊傷的人，只有三種方法……」

惲慧君心中暗道：「有三種方法可救，還說『火燄刀』的傷難救呢？」

惲夫人道：「不知是那三種方法？」

易華佗道：「第一，自然是解鈴還須繫鈴人，火靈聖母煉製的『火靈丹』，善解火毒，只是她既然出手傷了岳相公，豈肯拿出『火靈丹』來？」

惲夫人道：「第二種呢？」

易華佗道：「北海冰魄散，是唯一尅制火門神功的靈丹，即使是被『太陽神功』所傷，一樣可以起死回生。」

惲夫人道：「這兩種藥物，都不易求取，二伯，你說還有第三種方法，那是什麼呢？」

易華佗道：「除了上述兩種丹藥，第三種方法，只好求助金針了……」

他底下似是還有下文，但却沒有說下去。

惲夫人道：「目前既然別無他法，二伯就只好替他使用金針了。」

易華佗搖着頭道：「金針過穴，固然可以宣洩他內腑火毒，保住性命，但……唉，這樣一來，眞氣盡洩，一身功力，也付諸流水，從此再也不能練武了。」

惲慧君聽得機伶一顫，笑道：「娘，這怎麼成了？二伯伯，求求你，是不是還另有辦法可想？」

易華佗自然也已看出這位岳相公和這位姪女的關係來了，黯然搖頭道：「縱有靈藥，也鞭長莫及，眼前唯一的辦法，只有用金針宣洩火毒一途可循了。」

惲夫人堅決的道：「我找火靈聖母去，她要的是吸金劍，我以劍換她的火靈丹，她不會不答應。」

惲慧君道：「娘，我也去！」

易華佗道：「弟婦，妳要找火靈聖母去？吸金劍換她的火靈丹，這是怎麼一回事？」

惲夫人就把火靈聖母刦持惲慧君，正好岳少俊從武進到來，代自己赴約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易華佗聽得勃然變色道：「崆峒派也欺人太甚了，在咱們淮揚地面上，擄人勒索，當眞沒把咱們淮揚派看在眼裏了，走，老夫陪妳找火靈聖母去。」

惲夫人說道：「二伯息怒，如今岳相公傷重垂危，急需『火靈丹』，救人要緊，只好拿劍向她換藥了，至於這場樑子，是崆峒派開的釁，且等拙夫回來，再作道理。」

易華佗點頭道：「目前也只好如此，事不宜遲，咱們這就走吧！」

惲夫人從岳少俊身邊，解下吸金劍，回身道：「慧君，妳不用去了，岳相公傷勢極重，妳還是在家好好照顧他的好。」

惲慧君迴眼望望躺在床上的岳少俊，閉眼仰臥，氣息奄奄，晶瑩淚珠，不禁又從眼角順着臉頰滾落下來，默默的點了點頭。

惲夫人道：「二伯，咱們走吧！」

易華佗一手撚鬚，舉步往外行去。

惲慧君一個人守着岳少俊，只是低着頭，暗暗垂淚。

小翠替她倒了一盅熱茶進來，低聲說道：「小姐，妳喝一口熱茶咯！」

惲慧君連頭也沒抬，說道：「妳放着就好。」

小翠道：「小姐……」

惲慧君沒待她說下去，揮揮手道：「妳出去，我心裏煩得很。」

小翠不敢多說，悄悄的退了出去。

惲慧君一手端起茶盅，正待就着嘴唇喝去。

突聽窗前「拍」的一聲，射進一道白光，直向床上躺着的岳少俊射去。

惲慧君猛然一驚，急忙定睛看去，從窗口打進來的，赫然是一支亮銀梭子標，差幸對方手法沒有射準，釘在距岳少俊咽喉還有三寸來遠的床板上！

這下直看得惲慧君心頭猛沉，霍地站起，一手從桌上取過寶劍，嬌叱一聲：「什麼人？」

雙足一點，一式「乳燕穿簾」，飛快的穿窗而出。

這臥室窗外，正好是一個小庭院，種植着一顆銀杏樹，枝葉茂盛，惲慧君追出院子，就看到一條人影從銀杏樹上的牆頭，一閃而逝。

她豈肯輕易放過，雙足一頓，長身掠起，跟着撲上圍牆，舉目四顧，但見那黑影已經掠過兩座屋脊，倉皇向西奔去。

惲慧君提起一口眞氣，施展輕功，一連幾個起落，掠過兩重屋脊，那黑影早已躍落平地，奔行甚快！

惲慧君銜尾急追，緊跟不捨，兩人一前一後，宛如兩點流星，貼地低飛，不過眨眼工夫，已經奔出三里來路，這裏已快要接近城垣，地勢漸僻。

惲慧君經過這一陣奔行，已和對方接近了不少距離，如今雙方相距，只不過四五丈遠近了，這就嬌聲喝道：「你還不給我站住？」

前面黑影聽到喝聲，果然停下步來，轉過身道：「妳是在叫我麼？」

惲慧君這才看清對方是個瘦小個子，因在黑夜中，看不清對方面貌，聞言冷冷的道：「這裏只有你一個人，不叫你，還會叫誰？」

那瘦小黑影奇道：「我和妳素昧生平，妳叫住我幹什麼？」

惲慧君道：「我叫住你幹什麼？你說，你從那裏來的？」

瘦小黑影道：「我從那裏來，關妳什麼事？」

惲慧君長劍一指，冷聲說道：「自然和我有關，你是什麼人派來謀刺岳相公的，只要你說出主使的人，我還可以饒你不死。」

瘦小黑影驚異的道：「妳說什麼，謀刺岳相公？我根本不知道岳相公是誰，怎會去謀刺的呢？」

惲慧君氣道：「你還想抵賴？方才明明是從咱們歸雲莊逃出來的，這還會是假麼？」

瘦小黑影聽得更爲吃驚，連連拱手說道：「歸雲莊，妳……是歸雲莊的大小姐了，小的因家兄生了急症，進城買藥來的，小的練過幾年功夫，脚下跑得較快，剛才就是從街上出來，趕回家去，大小姐要是不信，請看小的手中這包藥就知道了，小姐一定追錯了人了。」

說着舉起右手來，他手中果然拿着一個四方的紙包，一望而知是個藥包。

惲慧君自然知道吉祥坊街口，就有一爿叫做鶴壽堂的藥舖，看來他說的不像有假，略爲沉吟，不覺長劍一收，說道：「你去吧！」

瘦小黑影如釋重負，連連拱手道：「多謝大小姐，小的家兄，病勢沉重，就等着小的買藥回去煎服，小的那就先走了。」說完，提着藥包，回身就走。

只見他雙足點動，身形起落如飛，朝城垣奔行，眨眼工夫，就已走得不見了踪影！

惲慧君心中暗想道：「這人一身功夫，看來相當高明，眞想不到他會是市井中人。」

經過這一陣躭擱，暗算岳少俊的人，自然早已逃走，那裏還找得到他？

惲慧君一手提着長劍，也就只好趕回歸雲山莊去。

這時差不多已有四更光景，莊前一片黝黑，她堪堪奔近大門，只見惲義一個人楞楞的站在門前，似在等候着什麼人？

惲慧君脚下一停，問道：「我娘回來了麼？」

惲義站着沒有作聲。

惲慧君道：「老管家，你站在門前怎麼了？」

惲義還是站着沒動，恍若未聞。

惲慧君悚然一驚，暗道：「他是被人點了穴道，老管家惲義，自小就跟着爹，一身武功，比自己還高，這會是什麼人下的手呢？」

心中想着，急忙舉手連拍了他兩處穴道。

惲義口中「啊」了一聲，兩手活動了兩下，舉目四顧，說了聲：「奇怪！」

惲慧君問道：「老管家，你覺得怎麼了？」

惲義雙目精光熠熠，憤然道：「是大小姐替老奴解了穴道，唉，說來慚愧，老奴眞是栽到家了，遭人暗算，居然連人家影子都沒瞧到。」

惲慧君道：「你沒看到人？」

惲義道：「是的，老夫人和易二老爺子走的時候，要老奴好生看守門戶，老奴送走老夫人，正待轉身進去，突覺背後被人輕輕撞了一下，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發現惲慧君手中提着長劍，不覺問道：「大小姐可是發現賊踪了麼？」

惲慧君道：「我是去追一個人，才回來，看到你站在門口……」

惲義神色一懍，說道：「大小姐追上那人了麼？」

惲慧君道：「我追錯了人，那人是進城來買藥的，我放他走了。」

惲義好像想到了什麼，忙道：「大小姐快進去瞧瞧，老奴也要四面去巡視一番，別中了賊人的詭計。」

「哦！」

惲慧君給他一言提醒，連忙點頭道：「我這就進去。」

急匆匆奔入後院，跨院房中，還點着燈火，安寧如故，惲慧君稍稍放下了心，放輕脚步，掀帘而入，目光一注，一顆心不由得往下直沉！

房中很安靜，油盞上的燈芯，還結着兩顆如意燈花。

小翠就坐在床前一張木櫈上，低垂粉頸，在打瞌睡，只有躺在床上，身負重傷，一直昏迷不省人事的岳少俊却不見了！

連那支亮銀梭子標也不見了。

他傷重垂危，當然不會自己不別而行，那是有人把他運走了！

果然是調虎離山之計！

惲慧君一下掠到小翠面前，大聲叫道：「小翠、小翠……」

小翠當然不是打盹，而是被人點了睡穴。

惲慧君又驚又急，一掌推開她穴道，

急着問道：「小翠，岳相公呢？」

小翠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揉揉眼道：「小姐，妳說什麼？」

惲慧君道：「我問妳，是什麼人把岳相公刦走了？」

「岳相公不是躺在床上麼？」

小翠轉過臉，往床上一瞧，不禁嚇得目瞪口呆，囁嚅道：「他……他怎會不見了呢？」

惲慧君道：「是什麼人點了妳的穴道，妳都不知道麼？」

小翠道：「小婢眞的不知道，小婢方才聽到小姐的喝聲，就趕進房來，小姐已經從後窗穿窗出去，小婢因只有岳相公一個人躺在房中，不敢走開，後來……後來小婢也不知道怎麼會睡着了……」

小翠惶恐的繼續道：「小婢該死，小婢……」

惲慧君道：「不用說了，來人武功很高，憑妳這點能耐，自然不會發現了，唉，娘怎麼還不回來呢，眞急死人了！」

小翠道：「小姐，據小婢看，這刦去岳相公的，一定是那個火靈聖母了，老夫人還沒回來，一定還在仙女廟，咱們不會趕去找老夫人，跟他們要人去。」

惲慧君點頭道：「妳說得很對，我們這就走！」轉身往外就走。

小翠摸摸腰間短劍，緊跟着小姐身後而行。

主婢兩人心中有事，脚下走得極快，剛出二門，就和惲義迎面相遇。

惲義眼看兩人急匆匆的行來，連忙躬身道：「大小姐，要往那裏去？老奴四處都看過了，並沒發生什麼事故。」

惲慧君道：「我們要到仙女廟找娘去，岳相公被人刦走了。」

惲義聽得悚然一驚道：「岳相公被人刦走了？那會是什麼人幹的呢？」

惲慧君道：「這還用說，自然是火靈聖母派人刦走的了，她知娘和易二伯伯離開之後，又使人把我引開，一面又暗伏高手，點了你和小翠的穴道，除了崆峒派，還有誰敢到歸雲莊來刦人了？」

惲義道：「大小姐說得也是，只是老夫人還沒回來，依老奴之見，崆峒派既敢糾衆前來歸雲莊刦人，必然早有準備，大小姐此時匆匆趕去，人單勢孤，萬一出了差錯，反而不美，不如等老夫人、易二爺子回來之後，謀定而動，方爲上策。」

惲慧君道：「不，救人如救火，娘和易二伯伯此刻正在仙女廟，我們趕去先和娘會合了，再跟他們要人……」

「慧兒，莊上出了什麼事？」

疾風颯然，人隨聲下，惲夫人、易華陀兩道人影，從簷際飄落。

「娘！」惲慧君着急叫道：「岳相公被人刦走了。」

惲夫人聽得悚然一驚，問道：「岳相公如何會被人刦走的，來的是什麼人？」

惲慧君道：「女兒也不知道，一定是火靈聖母刦走的了。」

惲夫人聽得更奇，問道：「妳不是陪着岳相公麼，怎會沒見到人呢？」

惲慧君恨恨的道：「女兒被賊人引走了，他們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

惲夫人道：「小翠也沒見到人麼？」

惲慧君道：「小翠被人點了睡穴，連老管家都着了人家的道。」

惲夫人一呆道：「會有這等事！」

易華陀一手撚鬚，沉聲道：「小慧，妳慢慢的說，先把經過情形，說給老夫聽。」

惲夫人道：「咱們先進去再說。」

大家進入後堂，惲慧君就把方才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惲夫人哼道：「這就對了，難怪他們連夜撤走了。」

惲慧君問道：「娘，是誰連夜撤走了的？」

「還不是祝靈仙？」

惲夫人怒聲道：「娘和易二伯伯趕去仙女廟，却撲了一個空，那裏只剩下了一座空廟，原來她到歸雲莊來刦了岳相公走了。」

惲慧君聽得心頭大急，說道：「娘，那該怎麼辦呢？」

她關心岳少俊，幾乎要哭出來。

惲夫人冷笑道：「走了和尙，走不了廟，還怕崆峒派銷聲匿迹了不成？」

易華陀微微搖頭道：「祝靈仙沒有理由刦走岳相公。」

惲夫人道：「除了祝靈仙，還會有誰？她先刦持慧兒，如今又刦走岳相公，崆峒派這等做法，眞是太霸道了。」

惲慧君道：「娘，依女兒看，他們不會離開太遠，咱們追上去，還來得及。」

惲夫人輕微的歎了口氣，道：「只要看他們刦走岳相公，事前部署週密，不留一點痕迹，也沒有一個人讓你們照面，如今岳相公人已落在他們手中，豈會不故佈疑陣，讓咱們再撲個空？何況揚州水陸交通，四通八達，咱們人手再多，也無法四出追踪……」

惲慧君眼圈一紅，說道：「岳相公被他們刦走了，難道咱們就不管了？」

惲夫人看了她一眼，藹然笑道：「娘幾時說不管了，只是此刻天還未亮，而且追人之事，娘也得和易二伯伯商量商量，再作計較。人是在咱們揚州城的歸雲莊被刦走的，淮揚派除非不想在江湖上立足，否則這個人咱們也丟不起。」

易華陀兩個指頭只是撚着幾莖蒼白鬍子，徐徐說道：「弟婦之意，是要打算傳出朱竹令箭，要本門弟子一起查訪了？」

惲夫人道：「拙夫出門多日，尙未回轉，自然不知道咱們歸雲莊出了事，妾身之意，一來可以通知拙夫，早日趕回，二來祝靈仙縱然連夜撤走，這幾日之內，她行動最快，也無法走出江淮地面，自可查出他們的行蹤，只是拙夫不在，此事還得由二伯作主才好。」

淮揚三傑，當年原是同門師兄弟，老大胥哲夫，一生好道，平日道家裝束，家住淮南，大家稱他淮南子。

老二是易清瀾，精於歧黃，人稱易華陀。

老三是淮揚大俠惲欽堯，繼承了淮揚派的門戶，尊老大、老二爲淮揚派護法。（護法二字，各門各派之間，身份高低不同，一般所稱護法，只是派中較次要的人物，至於護法弟子，那是由門人中選出武功較強之人担任，但淮揚派的護法，身份

極爲崇高，即是派中長老職位，因淮揚派並無長老之名。）

淮揚派門人遍佈江淮，掌門信符，爲朱竹令箭，如今淮揚大俠惲欽堯不在家，派中發生事故，要傳朱竹令箭，自然得由易華陀作主了。

易華陀沉吟道：「弟婦說的也是實情，看來咱們只好傳出朱竹令箭了。」

惲慧君担心的道：「娘，咱們傳出朱竹令箭，一定可以找到他們麼？」

惲夫人藹然笑道：「孩子，妳只管放心，大江南北，都是咱們淮揚派的勢力範圍，各處都有咱們的人，論武功，或者攔截不下他們，但要查明他們的行蹤，那是輕而易舉的事，妳想想看，像祝靈仙這樣的人，不管在那裏過境，都是十分顯眼的人物，如何瞞得過淮揚派的耳目，只是我担心的，倒是……」

她忽然拖長口氣，停了下來。

惲慧君自然不肯放過，盯着問道：「娘，倒是什麼呢？妳怎麼不說了呢？」

惲夫人目光一抬，望着遠處，徐徐說道：「使娘担心的，倒是岳相公的傷勢，他被祝靈仙刧去，不知如何了？」

她愛屋及烏，關心起準女婿來了，眉峯間不禁流露出深深的隱憂！

惲慧君給娘一說，就更着急了，發愁道：「那怎麼辦呢？」

小姑娘更急了！

易華陀呵呵一笑道：「妳們母女兩個，這愁發的不是多餘了麼？岳相公是祝靈仙的『火焰刀』所傷，如今人是被祝靈仙刧走的，她眞把岳相公刧走，豈會不顧他的死活？」

易華陀不待母女二人開口，接着笑道：「咱們從仙女廟回來，找不到祝靈仙，爲了救命，說不得只好用金針過穴，替他宣洩內腑火毒，這樣一來，岳相公這一生就不要想再練武了，他被祝靈仙刧去，說不定倒是因禍得福呢！」

他這話雖是寬慰之言，但仔細想來，倒也不無道理。

惲夫人聽得不住點頭。

惲慧君却撇撇嘴道：「火靈聖母刧走岳相公，還會安着什麼好心？」

這時兩名青衣使女端上一鍋稀飯，四式小菜，在桌上放好。

小翠躬躬身道：「易二老爺子，老夫人，小姐，請用稀飯了。」

惲夫人藹然笑道：「還是小翠想得週到，咱們折騰了一晚，大家都餓了，二伯，你請上坐。」

易華陀說道：「好，好，吃過早餐，天也亮透了，就要惲義去把本派幾個值班弟子叫來，好讓他們分頭把朱竹令箭傳出去。」

說着，就走到上首位子坐了下來，惲夫人母女也各自在左右兩旁的位子坐下，小翠和兩個青衣使女，各自端着一碗稀飯送上……

就在此時，只見一個小廝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朝上躬身道：「啓稟老夫人，老管家要小的進來禀報，外面有一個讀書相公送來一封給岳相公的信，他本來送信到就要走了，現在老管家正在設法絆住他，要老夫人快出去瞧瞧……」

他敢情奔進來得太快了，呼吸急促，口齒也說的不大清楚。「給岳相公送信來的？」

惲夫人遲疑的道：「這會是誰？」

那小廝搶着道：「小的也不知道，老夫人出去瞧瞧就知道了。」

易華陀霍地站起，說道：「此人不早不晚，會在這節骨眼的時候，來給岳相公送信，而且此時天色剛剛拂曉，也來得太早了，其中必有緣故，走，咱們快出去瞧瞧。」

×　×　×

東邊才露出一點曙光，大地上還蒙着一層灰黯，歸雲莊前面，傳來了一陣得得馬蹄聲！

正因這一陣馬蹄聲，傳到莊裏，老管家惲義的耳朶，一聽就知道馬上人是往莊上來的了。

因此沒待有人叩門，已經竄到了大門口來。

馬蹄聲果然及門而止，有人叩了兩下銅環，叫道：「裏面有人麼？」

口音清嫩，一聽就知道來的是個小伙子！

惲義拔開橫閂，開門出去。

他料的沒錯，門口石階上站着一個身穿青紗長衫，面貌白皙，眉目清秀的俏書生，看到他那副文質彬彬，弱不禁風的模樣，個子生得又瘦又小，最多也不過十六七歲。

這就含笑招呼道：「相公找誰？」

俏書生拱拱手，說道：「請問老管家，這裏可是惲府麼？」

惲義心中暗道：「這位相公眞也奇怪，難道他沒看到門額上寫着的歸雲莊三個大字？」

一面含笑道：「是的。」

俏書生又道：「那是淮揚惲大俠的府上了？」

他問得這般仔細，敢情怕找錯了門。

惲義又問道：「沒錯，相公有什麼事情？」

俏書生好似鬆一口氣，拱手道：「在下想請問老管家，可有一位姓岳的相公，在你家作客麼？」

他問到岳相公，惲義心中突然一動，問道：「相公問的岳相公，不知叫什麼名字？」

這是故意問的。俏書生臉上忽然一紅，說道：「他……叫岳少俊。」

惲義道：「有，有，相公原來是岳相公的朋友，請到裏面坐。」

俏書生有些着急似的，口中低「啊」一聲，連忙說道：「不了，在下就要趕着出城去，這裏有一封很重要的信，煩請老管家轉交給他就好了。」

說罷，果然從懷中取出一個密封的信封，遞了過來。

惲義雖是歸雲莊的一名管家，但江湖經驗可着實老到，自己請他裏面坐，這位俏書生就着了慌，這點神色，如何瞞得過他的眼睛？

因此他並未伸手去接，後退一步，暗暗朝身後一名小厮打了個手勢，一面故意彎着腰朝俏書生躬身道：「相公和岳相公既是朋友，那就該和岳相公見上一面。」

俏書生搖手道：「不用了，在下要說的話，都寫在信上了。」

惲義道：「不瞞相公說，相公的這封信，岳相公只怕一時不會看的了。」

俏書生哦了一聲，說道：「岳相公自己不看，旁人代他拆開亦無不可。」

惲義心中暗暗冷笑，聽你口氣，好像知道岳相公負了重傷，昏迷不醒，故而才有自己不能看，可由旁人代拆之言，不知此人到底是何來歷？

他依然沒有去接信，望望俏書生，陪笑問道：「這位相公貴姓？」

俏書生看他一直沒把信接過去，不覺急道：「在下還有事去，老管家快把信送進去，在下姓名，都已寫在信上了。」

惲義是有意要絆住他，依然陪笑道：「相公雖然已把姓名寫在信上了，但老漢送信進去，要是老夫人問起來，叫老漢如何回答？」

俏書生拗不過他，無可奈何的道：「好，在下姓張。」

惲義連忙抱抱拳，道：「原來是張相公。」他是在拖延時間。

俏書生道：「老管家現在可以把信送進去了吧？」

惲義已經聽到身後傳來的脚步聲，這就伸手把信接過。

俏書生道：「多謝老管家，在下告辭了。」

說完，正待轉身。惲義連忙問道：「請問相公，這封信要老身送給岳相公親拆呢，還是送給老夫人就好了？」

俏書生道：「隨便，老管家那就送呈給老夫人也好。」

惲義笑了笑道：「相公請留步，敝莊老夫人已經出來了。」

俏書生抬目看去，果見惲夫人已從大門中走出，隨同惲夫人走出來的，還有一個瘦高老人（易華佗）和惲慧君，心中暗暗叫了聲：「糟糕，自己上了這老蒼頭的當了。」

既然照了面，只好硬着頭皮站停了下來。

惲義手中拿着信，躬躬身道：「啓稟老夫人，這位張相公有一封給岳相公的信，要老奴呈給老夫人。」

惲夫人正待伸手去接。

易華佗及時道：「弟婦且慢，惲義你拿過來給老夫瞧瞧。」

惲義答應一聲，把信雙手遞給了易華佗。

惲夫人自從跨出大門，就一直盯着俏書生打量，覺得此人好像那裏見過；看來有些眼熟，這就領首道：「這位相公既是岳相公的朋友，怎不請到裏面待茶？」

俏書生拱拱手道：「夫人不用客氣，在下還有要事，急着趕出城去，在下這就告辭了。」

連連抱拳，正待退下。

「小兄弟請留步。」

易華佗在他們說話之時，已經仔細的拆開信封封口，信封裏面，居然沒有信箋的。

易華佗隨手倒轉信封，往掌心一倒，從信封中倒出了三顆米粒大的硃紅藥丸！

俏書生聽到易華佗的話聲，暗暗攢了下眉，脚下自然也停住了。

易華佗掌心托着三顆藥丸，抬目問道：「小兄弟這是什麼藥丸？」

惲夫人驚異的道：「相公是給岳相公送藥來的？」

俏書生臉上急紅了，囁嚅的道：「是傷藥。」

惲夫人道：「相公怎知岳相公負了傷的？」

俏書生道：「在下是聽人說的。」

岳少俊是昨晚初更負的傷，此刻天色剛亮，「聽人說的」這句話，明明就在撒謊。

惲夫人目光注視着他，問道：「相公和岳相公是新交，還是舊識？」

俏書生道：「在下給岳兄送藥來，出於一片好意，夫人如此見疑，在下就無話可說，告辭。」

一拱手，又轉身欲走。

易華佗掌心托着三顆藥丸，湊近鼻孔，聞了聞，臉上似有驚異之色，問道：「小兄弟這藥丸那裏來的？」

俏書生已經轉過身去，不悅的道：「這三粒藥丸，能救岳少俠的命，又不是毒藥，幹麼問我那裏來的？難道我是偷來的嗎？」

這時小翠已從裏面走出，站到小姐身邊，她看到俏書生，口中忽然「咦」了一聲，急忙叫道：「老夫人，不能放她走，她是祝巧巧！」

惲慧君聽得一怔，說道：「他會是祝巧巧，妳沒看錯人？」

小翠道：「小婢絕不會看錯，昨晚岳相公拏住了她，從雷塘舊苑到仙女廟，小婢一直跟在她後面，她這身形，小婢一眼就認得出來。」

惲夫人冷笑一聲道：「相公慢走，你原來是祝姑娘喬裝而來！」

俏書生臉上飛過一絲驚容，微微却步，說道：「夫人此話從何說起，在下何用喬裝而來？」

小翠哼道：「妳還要抵賴，妳不是祝巧巧喬裝來的？妳分明是不懷好意，想用毒藥害死岳相公……」

「住口！」俏書生氣得滿面通紅，怒聲喝道：「小丫頭，妳胡說什麼？岳少俊傷勢，非此藥不能救，怎會是毒藥？」

小翠哼道：「你還會安着好心？」

惲慧君一下閃到俏書生面前，說道：「那你爲什麼要送藥來？岳相公是妳什麼人？」

俏書生道：「妳管不着。」

惲慧君道：「我偏要問。」

惲夫人望着俏書生冷然道：「妳眞是祝巧巧，那也不用藏頭露尾了。」

易華佗呵呵一笑道：「假不了，這三顆『火靈丹』，不是火靈聖母的掌珠，武林中只怕沒有第二個人拿得出來。」

惲夫人聽得又是一怔，愕然道：「妳裝在信封裏的三顆藥丸，會是『火靈丹』麼？」

她發怔的是火魔女祝巧巧爲什麼要送藥來？

這當然不會是火靈聖母的意思。

那麼她……

「沒錯。」易華佗道：「老朽一嗅就

知道是『火靈丹』了，普天之下的藥物，還沒有一種能瞞得過老朽鼻子的。」

俏書生忽然挺了挺胸，冷冷的道：「不錯，我送來的正是『火靈丹』，岳少俊爲『火燄刀』所傷，非此丹不可。」

她果然是一片好意！

惲慧君道：「妳果然是祝巧巧！」

俏書生道：「是又怎樣？」

「很好！」

惲慧君右腕一抬，嗆的一聲抽出長劍，劍尖指着祝巧巧，喝道：「祝巧巧，聽說妳平日很自負，來，姑娘正想領教領教妳的崆峒劍法。」

女孩兒家平日氣量最大，但只要牽涉到和她情郎有關的事兒，就一絲也容忍不下來。

祝巧巧瞧着惲慧君那扁臉塌鼻的模樣，（惲慧君出來之時，已經戴上了面具）心中暗暗冷笑，傲然道：「憑妳也配？」

兩位姑娘劍拔弩張，大有立即動手之意。

惲夫人一擺手道：「慧兒不許胡鬧，娘有話問她。」

接着目光一抬，說道：「祝姑娘送來這三顆『火靈丹』，大概不是令堂的意思吧？」

不是火靈聖母的意思，那是說祝巧巧偷偷的送來的了。

祝巧巧平日縱然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究竟是個姑娘家，這些話叫她如何回答？

祝巧巧一張粉臉不期然地一紅，說道：「夫人不用多問，岳少俊傷得不輕，只有此丹能救，祝巧巧並無害人之心，夫人信也罷，不信也罷，我言盡於此，還須急着趕路，恕不奉陪。」

她是急着要走，而且看她神色，確也十分焦急模樣！

惲夫人道：「老身自然信得過，但姑娘這三粒『火靈丹』，已經用不着了。」

祝巧巧本是要走的人，聞言不覺機伶伶一顫，臉色慘變，問道：「他……他怎麼了？」

她問出這句話來，包含了無比的驚顫、駭急、和關切之情，同時她一個人也像驟然間跌進了深淵，雙腿軟弱無力，站立不穩，後退了一步。

惲夫人冷冷的道：「姑娘還不知岳相已經被人劫走了麼？」

祝巧巧先前聽惲夫人說出已經用不着「火靈丹」，還以爲岳少俊傷重不治，這時聽說岳少俊只是遭人劫持，心下自然放寬了不少，抬目問道：「不知是什麼人劫走了岳相公？」

惲慧君冷笑一聲道：「祝巧巧，妳別再假惺惺了，妳娘派人把岳相公劫走，妳會不知道？」

祝巧巧一怔道：「會是娘劫走的，這不可能。」

惲慧君哼道：「擄人勒索，是你們崆峒派一貫的伎倆，還會不可能麼？」

祝巧巧蛾眉一挑，叱道：「惲慧君，妳怎可這樣說話？」

惲慧君道：「難道我說的不對？」

祝巧巧看了她塌鼻扁臉的模樣，心中暗暗冷笑，說道：「我也懶得和妳計較，我要走了！」

她雖然不相信岳少俊是娘派人劫走的，但既被人劫走，她自然急着趕回去了。

惲慧君冷笑道：「妳還想走麼？」

祝巧巧橫了惲夫人一眼，也冷笑一聲道：「你們那是想把我留下了？」

易華佗收起三粒「火靈丹」，呵呵一笑道：「目前只有委屈姑娘，令堂才肯把岳相公送來了。」

突聽一個蒼老的女子聲音冷冷說道：「易清瀾，你好大的胆子！」

這句話，是從遠處傳來的，但話聲甫落，一頂黑色軟轎，已經如飛而來，不過眨眼工夫，就已到了莊前。

這頂黑色軟轎，是由四名中年青衣女子護轎而行。

後面緊跟着崆峒派右護法靳半丁，和八個青衣勁裝漢子。

軟轎剛一停下，祝巧巧趕忙趨到轎前，叫了聲：「娘。」

兩個侍女掀起了轎簾，火靈聖母滿臉怒容，沉哼一聲道：「巧巧，妳的胆子也越來越大了！」

祝巧巧不敢作聲。

易華佗洪笑一聲，拱拱手道：「老朽和弟婦四更時分前去仙女廟拜訪過一次，可惜聖母已經不在了，此時惠然光降，倒是出人意料得很，老朽失迎之至。」

火靈聖母冷冷的道：「老身是找我女兒來的，你們是不是打算要留下我的女兒麼？」

惲夫人道：「不錯，崆峒派一再劫持咱們的人，咱們要留下令嬡，只不過打算和你們交換人質罷了。」

火靈聖母臉色冷峻，厲聲道：「交換人質，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惲夫人道：「難道岳相公不是妳擄去的？」

「岳相公？」

火靈聖母愕然道：「你們說的是岳少俊？」

易華佗道：「正是岳少俊岳相公。」

火靈聖母道：「岳少俊雖然爲老身『火燄刀』所傷，但老身只是怒他少年狂妄，略予薄懲，並無取他性命之意，有老身一粒『火靈丹』，再經百日修養，自可無事，老身幾時又劫持了他？」

「說得好聽！」惲夫人冷笑一聲道：「岳相公中妳暗算，一直昏迷不醒，不是妳派人把他擄去，還有誰敢到歸雲莊把人擄去，祝靈仙，你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既然劫持了人，怎麼不敢認賬？」

「住口！」火靈聖母氣得白髮飛揚，怒笑道：「區區歸雲莊，並不放在老身眼裏，不過老身並未劫持姓岳的小子，你們可得弄清楚了。」

易華佗看她說得不像有假，不覺一手撚鬚，沉吟道：「這就奇怪了！」

惲夫人道：「二伯，你相信她說的是眞話麼？不是她派人劫走岳相公，還會有誰？」

火靈聖母怒哼一聲道：「人在你們歸雲莊，是什麼人劫走了，你們難道會一無所知？一無所見？」

惲夫人還沒開口，易華佗道：「事情是這樣的，老朽因岳相公傷勢不輕，非聖

母『火靈丹』不治……」

火靈聖母道：「老身不是要小女送藥來了麼？」

「火靈丹」明明是祝巧巧偷偷送來的，她這麼說，只是爲了顧全女兒的顏面而已！

易華佗道：「那時老朽和弟婦正前去仙女廟走訪聖母，莊中只有惲姪女一人，被人調虎離山引走，老管家和使女小翠，均遭人制住，等老朽趕回，岳相公已爲人劫走。」

火靈聖母怒笑道：「那麼怎能認爲是老身把人劫走的呢？」

惲夫人道：「岳相公初到揚州，除了爲小女之事，激怒妳火靈聖母，和其他並無過節，何況近日在揚州的江湖人物，除了妳火靈聖母，也更沒有人敢到歸雲莊尋釁，妳說不是妳劫走岳相公的，這話有誰能信？」

火靈聖母聽得大怒，厲笑道：「好吧，就算是老身劫走的，妳又待如何？」

祝巧巧道：「娘，岳相公不是我們劫走的咯！」

火靈聖母說道：「是娘劫走的，又怎樣？」

惲夫人道：「妳終於承認了。」

火靈聖母怒笑道：「這是妳逼老身的，激怒了老身，管教妳歸雲莊化成一片瓦礫，老身都敢。」

只聽一個清朗聲音道：「何方高人，竟和惲某結下如此深仇大恨，要把歸雲莊化爲一片瓦礫了。」

惲慧君喜道：「是爹回來了！」

大家抬目看去，果見晨曦中，正有兩條人影，飄行而來！

前面一個是道人裝束的老人，胸飄五綹花白長髯，臉色紅潤，貌相清癯。

說話的是後面一個青袍人，長眉鳳目，黑鬚飄胸。

這兩人正是淮揚三傑中的老大淮南子胥哲夫，和老三淮揚派掌門人，人稱淮揚大俠的惲欽堯！

易華佗喜道：「大師兄也來了。」

火靈聖母端坐在轎中，冷然道：「來的是惲大俠？方才這話是老身說的。」

惲欽堯行到莊前，目光朝轎中一注，愕然拱手道：「會是聖母鶴駕在此，在下不知何事開罪了聖母？竟然勞動聖母到敝莊來問罪？」

火靈聖母平日雖然目空四海，但人家淮揚三傑，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尤其淮南子胥哲夫以「大拏雲手」成名，有江淮第一高手之譽。

今日之事，一旦鬧翻了，自己也未必能佔便宜。

她心中儘管暗暗嘀咕，臉上依然一片冷峻之色，沉聲道：「你不會先問問你的老婆。」

淮南子胥哲夫修眉微攏，回頭問道：「老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易華佗就把經過情形，扼要地述說了一遍。

胥哲夫拱手道：「此事也許是一場誤會，聖母方才不是說過岳相公並非貴派劫去的麼？聖母名重武林說的自然可信。」

火靈聖母厲聲道：「是老身劫持的，你們又待如何？」

胥哲夫含笑道：「聖母不可意氣用事，貴我二派，平日並無過節而言，聖母何必硬把事情攬在身上，傷了雙方和氣。」

火靈聖母道：「這是妳們逼我這麼說的？老身一生從未怕過什麼人？就算傷了和氣，我也並不在乎？」

惲欽堯朗笑一聲道：「聖母此次親出江湖，志在四海，自然不在乎區區淮揚派了，只是事有始末，劫持那位岳相公的，既然另有其人。聖母似乎犯不着爲一個不知名的人，把事情包攬過去，傳出江湖，豈不令人訕笑？」

火靈聖母憤怒的道：「江湖上誰敢笑我？」

淮南子胥哲夫拱拱手道：「淮揚派雖是一個地方門派，在江湖上一向尊重各大門派，不敢招惹是非，但也從不怕事，還望聖母見諒爲幸。」

淮南子平日好道，與人無爭，但這幾句話，却說得極爲硬朗。

火靈聖母沉哼一聲道：「好吧，衝着你淮南子，老身鄭重的說一句，岳少俊絕非崆峒派劫走的。」

說完，一揮手道：「咱們走。」

兩名女侍迅快放下轎簾，兩名抬轎的壯漢立即抬起軟轎，拔腿就走。

惲欽堯拱拱手道：「聖母好走，恕惲某不送了。」

祝巧巧是騎着馬來的，趕緊翻身上馬，跟着轎後馳去，靳半丁一干人也隨着疾奔而去。

易華佗走上一步，躬身道：「大師兄怎麼也下山來了？」

胥哲夫微喟道：「江湖亂象已萌，到處都顯得動盪不寧，尤其下月擲鉢禪院之會，更爲重要，聽說各大門派都將派人會合，掌門人也接到了一份請柬，特地去找愚兄，咱們三個，好好合計合計。」

大家回入莊中，惲欽堯請二位師兄到書房議事去了。

惲慧君跟着娘，走入後院，一邊說道：「娘，女兒要找岳相公去。」

惲夫人道：「目前一點綫索也沒有，妳到那裏去找？」

惲慧君道：「女兒和小翠改扮一下，就在城裏走走，也許可以探出一點蛛絲馬迹來，亦未可知。」

惲夫人拗不過女兒，道：「妳爹趕回來一定可以查出劫持岳相公的人來的，唉，妳就是性子急，好吧，妳要和小翠出去走走，也無不可，只是別走得太遠了。」

惲慧君喜道：「娘答應了，女兒這就去換衣衫，小翠，咱們快走！」

不多一回，惲慧君和小翠都換了一身男裝，一個扮成讀書相公，一個扮成了書僮，悄悄離開了歸雲莊。

×　×　×

星月朦朧，天色幽暗，從揚州通往眞州的一條石板路上，正有幾條人影，起落如飛，直奔眞州。

儘管天色黝黑，就算沒有星月，但用石板鋪成的道路，即使沒練過夜行眼的人，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從前鄉村與鄉村之間，鋪的都是石板路，天色最黑，石板路却是白的。）

何況這幾條人影，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他們在平整的石板路上，施展輕功提縱，一路上自然奔行得極快。

不多一回，已經奔近眞州城下。

走在最前面的黑衣人腳下不覺一停，跟在他身後的人，也一齊刹住身形！

這一停，才看清楚一共是四個人，身上都穿着黑色緊身勁裝，只要看他們身材，一望而知是個女的。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生得頎長而苗條，這時回過身來，低低的問道：「胡嬤嬤，妳抱着他，過得去麼？」

第二個身軀矮胖的白髮老嫗，但她一頭白髮早已用黑布包了起來，兩手平托，臂彎裏抱着一個人，聞言尖笑道：「二小姐眞把老婆子看成七老八十歲了，這點城垣，老婆子手裏再加多一個，也一樣過得去。」

頎長而苗條的二小姐朝矮胖老嫗胡嬤嬤雙手橫抱着的人看了一眼，叮囑道：「胡嬤嬤，妳可得小心……」

胡嬤嬤沒待她說下去，接口笑道：「二小姐只管放心，老婆子手裏有數，絕不會讓岳相公受到半點震動。」

二小姐輕唔一聲，沒再說話，身子突地轉了過去，沒見她有任何動作，就像憑虛御風，凌空而起，輕飄飄地落在城牆之上。

矮胖老嫗胡嬤嬤抱着人，雙足一點，人如長箭穿雲，跟蹤飛上城頭，果然輕如落葉，點塵不驚！

接着是跟在後面的兩個黑衣少女，同樣雙足一點，柳腰輕挫，先後掠上了那城牆。

二小姐纖手往身後一揮，當先朝城內飛落，她身後三人，跟着飛落地面。

眞州，也當南北要衝，城內雖沒有揚州的繁華，却也十分熱鬧，這時，時近三鼓，城內幾條較爲熱鬧的大街上，還有零星燈火。

四條人影，腳下極快，藉着房屋暗影掩蔽，不消多時，便已奔入南橫街後面的一條小巷之中。

越過一排民房，悄悄飛落長安客棧的後進。

這是一座小天井，天井兩邊石櫈上，還放着不少盆花，相當幽靜。

後進一排三間，是二小姐包下來的。

當二小姐飄然飛落天井的一刹那，但見廊前同時飛閃出兩個苗條人影，一齊躬身道：「二小姐回來了？」

二小姐揮揮手道：「快進去，點起燈火。」

在她說話之時，胡嬤嬤和另外兩個黑衣少女已跟着飛落。

兩名同進屋去的女子，已經迅速的亮起了燈光。

二小姐在前，胡嬤嬤抱着人在後，迅疾走入屋中，把雙手托着的人放在床上。

因爲屋中有了燈光，才看清楚她們幾個人的臉上，都蒙着一方黑紗，難怪一直看不清她們的面貌。

此時進入屋子，二小姐首先纖手一揚，從臉上揭下黑紗，接着胡嬤嬤和另外兩個女子，也各自揭下了面紗。

你當二小姐是誰？正是面冷心熱的仲飛瓊！

胡嬤嬤就是玄狐胡大娘，四名女子是仲飛瓊的使女春風、夏雨、秋霜、冬雪。

仲飛瓊平日冷若冰霜，但此刻看到俊弟弟臉頰火紅，不省人事，她臉上不禁飛起一片愁雲，回頭吩咐道：「春風，妳快去倒一盅水來。」

春風答應一聲，迅速的轉身出去，倒了一盅水走入，送到仲飛瓊身邊。

仲飛瓊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顆核桃大的蠟丸，捏碎蠟殼，裏面是用棉紙包裹的藥丸，蠟殼才一捏碎，屋內的人，都可以聞到一縷沁人的清香！

仲飛瓊細心打開棉紙，是一顆烏黑有光的藥丸，足有龍眼般大小。

她看着岳少俊枯焦緊閉的嘴唇，心下暗暗爲難，別說藥丸有龍眼般大，就是小得像梧桐子，也灌不下去。

胡大娘看了她手中藥丸一眼問道：「二小姐，這就是老神仙修合的『雪參丸』了？」

仲飛瓊點頭道：「是的，這是我爺爺五十年前採集近百種罕世靈藥，和雪蓮子、雪參煉製而成的『雪參丸』，如今，一共只剩下九顆，我們姐妹，每人分得了二顆……」

她看看躺在床上的岳少俊，續道：「他中了火靈聖母一記『火焰刀』，火毒攻心，除了聖母的『火靈丹』，也只有『雪參丸』才能解去他內腑的火毒了。」

胡大娘朝春風等人擠擠眼睛，說道：「四位姑娘請出去一下，老身有句話和二小姐說。」

春風道：「大娘有什麼話不能當着咱們姐妹說的？」

胡大娘尖笑道：「法不傳六耳。」

仲飛瓊道：「胡嬤嬤有話要說，妳們就出去一下。」

春風把手中一盅開水，放到几上，和其他三人，一齊退出屋去。

仲飛瓊道：「胡嬤嬤，妳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胡大娘壓低聲音道：「岳相公牙關緊閉，人事不省，只怕藥丸很難灌下去。」

仲飛瓊道：「那該怎麼辦？」

胡大娘道：「只有先把藥丸嚼開，然後用眞氣哺下去，才能有效。」

仲飛瓊粉臉一紅，道：「這……」

胡大娘低聲道：「二小姐不是已和他姐弟相稱了麼？這是救命，做姐姐的爲了救弟弟，那就只好從權了。」

仲飛瓊雙頰更紅，羞澀的道：「我不是不肯……只是……我心裏有些害怕。」

胡大娘低笑道：「有什麼好怕？妳心裏只要不把他當作男人就不會害怕了。」

仲飛瓊平日裏生性冷傲，那有「害怕」兩個字？

但這回却不禁羞怯起來，和俊弟偎頰接唇，心頭小鹿就猛跳不止，依然爲難的道：「這……」

胡大娘道：「二小姐今晚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岳相公從歸雲莊弄出來，就是爲了要救岳相公，不能讓易華佗這老小子金針過穴，毀了岳相公一生，如今把岳相公弄出來了，二小姐怎麼猶豫起來了？」

（未完・廿二）

白玉羅漢

・本文承自50頁・

李蓮香冷笑道：「我又不是你的老婆，我作甚麼是我的事，這根本說不上對你不起！」

趙太元被李蓮香這一番似是而非的話說得一時不知怎樣答她才好，不禁爲之語塞。

李蓮香哼了一聲，也不再理會趙太元，轉對蕭原說道：「姓蕭的，你想將我怎樣？」

蕭原想了一下，道：「只要妳將拿自督軍府的那批財物歸還出來，我破例一次，不將妳押回去見譚督軍！」

蕭原之所以這樣寬容，一方面是爲趙太元着想，因爲他知道李蓮香在怨恨之下，一定會將趙太元也供出來，那豈不是害了他，雖然趙太元亦是一名獨行賊，但他畢竟帮忙自己，輕易地將李蓮香制住了，所以，他不想趙太元因此而牽連進去，二則，李蓮香只是偷盜了一批財物，沒有殺人，罪不至死，何況，她又犧牲不少，總之罪不至死，但若將她押回督軍府，以譚督軍的兇暴性格，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李蓮香，他是有見及此，才決定放過李蓮香一次的。

李蓮香目光一閃，喜道：「你肯放我走？」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妳罪不至死，而我若是將妳押回去，譚督軍在盛怒氣恨之下，一定會殺了妳，所以，我網開一面，放妳走！」

李蓮香緊盯一句：「君子一言！」

蕭原接口道：「快馬一鞭！」

李蓮香臉上露出了笑容，神態也輕鬆了不少，爽快地道：「好，我告訴你，那批財物就在床尾的那個衣櫃的底下！」

蕭原毫不懷疑地朝趙太元道：「趙隊長，煩勞你替我拿出來！」

趙太元咀唇嚅動，但却欲言又止，點點頭，走到那個衣櫃前，蹲下來，伸手入櫃底摸掏起來。

很快，他便從櫃底下面摸出一個藍布包裹來。

蕭原的目光不由一移，落在那個藍布包上！

一直沒有異動的李蓮香也就在這刹那，閃電般伸手向腿側上摸，手一揚，手上居然多了柄小巧無比，比巴掌還小的勃朗寧手鎗來，「砰」然一下脆响，朝蕭原開了一鎗！

蕭原目光雖然落在那藍布包裹上，但眼角一直偷瞥着李蓮香的舉動，李蓮香伸手向腿上一摸，他便暗叫一聲不妙，知道必有古怪，但一時間却猜不到她會向他還是向趙太元先動手，是以不由躊躇了一下，及瞥到她揚手向着自己，才悚然警覺地身形一歪，斜撲向地上，同時間手中的鎗亦猛地揚起，朝李蓮香放了一鎗！

他雖然閃得快，但肩頭上仍然一熱，接着一陣劇痛，知道負了傷，身形着地急滾間，瞥到李蓮香亦應鎗身形一歪，而且發出一聲痛叫，但手上的鎗却一移一垂，朝着正驚慌地伏回地上，急滾向床脚下的趙太元！

蕭原手急眼快，驚急地朝李蓮香又開了一鎗！

「砰砰」兩聲鎗聲乍响，李蓮香慘叫一聲，身形被撞跌向床裏，軟軟地倒在床上，心胸處在突突地冒湧出大股鮮血來，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凝注的目光怨毒而又呆木，手上那柄小巧的手鎗鬆跌在床上，沒了動靜！

蕭原滾到衣櫃的側面，縮在地上，利用衣櫃將身體擋蔽住，急聲道：「趙隊長，你沒有什麼吧？」

趙太元縮在床脚下，急喘着道：「還好，沒有損傷，蕭朋友你呢？」

蕭原咬牙忍痛道：「肩頭上挨了一鎗，沒有大碍！」

趙太原道：「咦，她怎麼沒了動靜？」說着大着胆慢慢地彎起身來，手上的鎗隨時發射，他在滾到床脚下時，已將鎗拔了起來，向上指着，及至目光瞥到床上的李蓮香，不由噓了口氣，色然而喜道：「蕭朋友，她死了，出來吧！」

蕭原聞言，才從地上站起來，從衣櫃側面閃了出來，不過爲了謹慎起見，手上的鎗仍然抬起。

及至看清楚了床上的李蓮香，才放心地吐了口氣。

趙太元一眼看到蕭原肩頭上血漬殷然，忙關切地道：「蕭朋友，我帮你先將肩上的傷口包紥起來。」

說着將鎗插在腰間，將一條被子撕破，替蕭原將傷口紥起來。

望一眼床上的李蓮香，趙太元舉手抹抹頭上的冷汗，恨聲道：「這賤人好狠毒，口蜜腹劍，幸好蕭朋友你反應快，鎗法準，先那麼一刹那射殺了她，否則，我準死無疑！」

說完猶有餘悸地噓了口長氣。

蕭原亦噓口長氣道：「這賊婆眞是心狠手辣，看來她是想殺了我倆，然後挾帶這批財物潛逃，我一念之仁，差點害了你我兩條命！」

趙太元接道：「剛才你說放了她，我就担心她不會放過我，伺機向我報復，但又不好勸阻你，想不到她這樣快就露出了原形，這倒好，免得我日後提心吊胆防着她！」

蕭原歉然地道：「趙隊長，對不起，剛才我沒有想及到這一點，差點爲你遺下心腹大患。」

一頓接感嘆道：「對於像李蓮香這樣狠毒的人，確是不能對之仁慈的，這是一個教訓！」

趙太元這時變得輕鬆地道：「蕭朋友，還是打開那布包看一下，看看裏面是否督軍府失竊的財物。」

蕭原點點頭，上前檢起布包，沉沉的，放在床上打開來，入眼的是珠寶首飾及一叠銀票，最搶眼的還是一尊足有尺許高，玉色晶瑩，神態栩栩，雕工精細的白玉羅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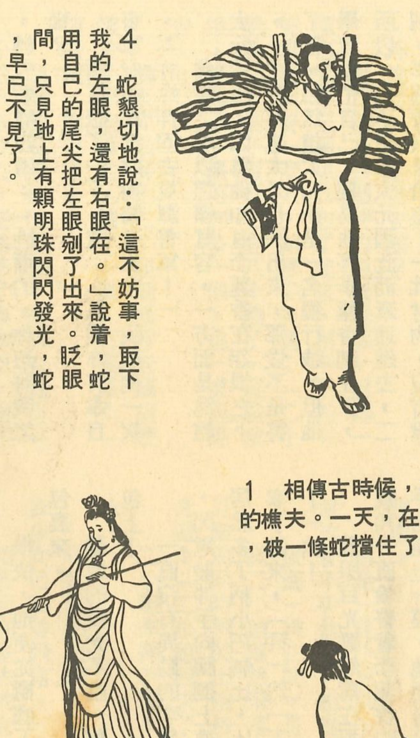
蕭原忍不住伸手摩挲着那尊白玉羅漢，長長地吁口氣，說道：「謝天謝地，終於替譚督軍找回他的命根子——這尊白羅漢了！」

（全文完）

民間成語連環圖故事

人心不足蛇呑象

張文揚・編繪





1 相傳古時候，有一個名叫譚多的樵夫。一天，在打柴回家的路上，被一條蛇擋住了去路。





2 待樵夫想繞開走過去的時候，蛇說話了："好心人，救救我吧！後面有人在追我，被他追上，我就沒命了。"譚多想了想，就叫蛇鑽進自己的柴捆躲藏。



3 蛇脫險後，對譚多說："恩公救我脫險，理當報答。我的眼睛本是兩顆夜明珠，你可取下一隻，獻到宮中，你的一生衣食就不用發愁了。"譚多聽了忙說："不可，不可！"

4 蛇懇切地說：「這不妨事，我的左眼，還有右眼在。」說着，蛇用自己的尾尖把左眼剜了出來。眨眼間，只見地上有顆明珠閃閃發光，蛇，早已不見了。





5 譚多隨即進宮獻寶，竟被封爲獻寶狀元。一天，皇帝和譚狀元談起夜明珠的來歷，譚多順口說出了夜明珠本是神蛇的一對眼睛，另一隻還在蛇的身上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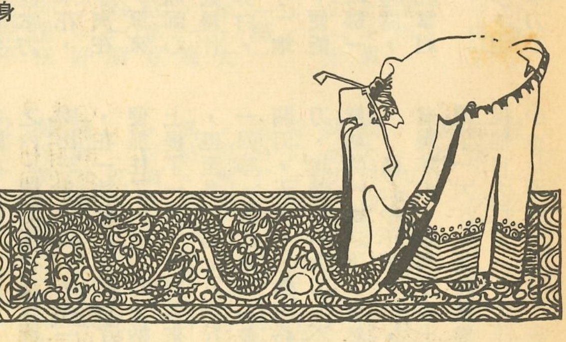
6 皇帝聽了愈加珍奇，忙說："如果你爲我把另一隻弄到手，我賞你黃金萬兩，加封你爲當朝宰相。"譚多心想，能有這麼大的好處，我何樂而不爲呢！於是就滿口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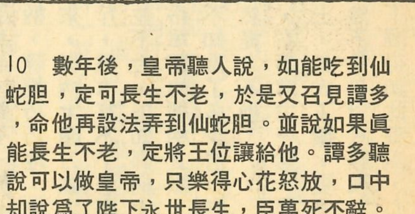


7 他回到家中，擺下酒席，宴請蛇仙。他先是對蛇仙的美德讚譽一番。接着說：「我在朝中官職卑賤，很難事事如意，能否請您再受一次痛苦，獻上您的另一隻眼睛，我就什麼苦惱都沒有了。」

8 蛇聽後，遲疑了好久說：「如果那樣我可就真的殘廢了，今後的生活怎麼辦呢！」譚狀元說：「這有何難，我保証養你一輩子。」蛇雖不甘願，但也只好答應他把這僅有的一隻右眼拿去。

9 譚多把寶珠呈獻給皇帝，兩顆寶珠放在一處愈加光彩奪目，奇幻異常。皇帝十分喜悅，當即加封譚多爲當朝宰相。譚多連忙跪拜謝恩，叩頭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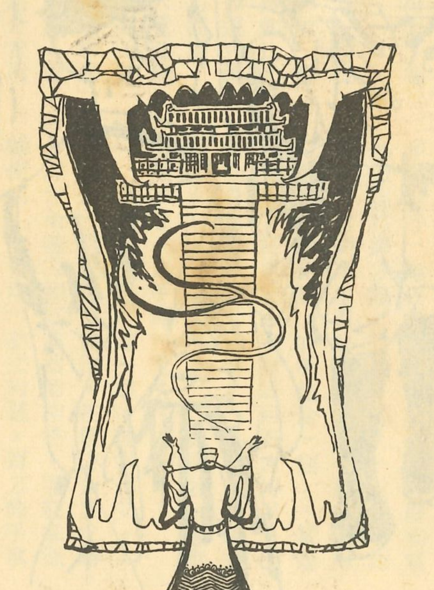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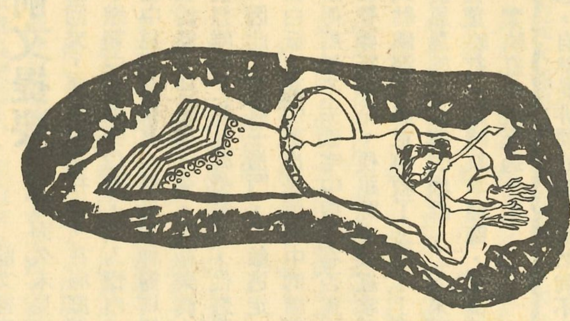
10 數年後，皇帝聽人說，如能吃到仙蛇胆，定可長生不老，於是又召見譚多，命他再設法弄到仙蛇胆。並說如果眞能長生不老，定將王位讓給他。譚多聽說可以做皇帝，只樂得心花怒放，口中却說爲了陛下永世長生，臣萬死不辭。

11 譚多回到家中，又把蛇仙請出，好酒相待，先是對蛇仙一派感激之詞，隨後面有難色地對蛇仙說：「我們生死至交，本想請您再帮我最後一次忙……」蛇仙說：「恩公有話請當面講。」

12 譚多說：「這次所求，實在難以啓齒。只因皇帝想求得長生不老，要我來取您的仙胆。我知這事關係到您的生死，但皇帝的意旨又不好違抗。如果取不走您的胆，我的一切也就全完了，望您再成全我這最後一次吧！」



13 蛇聽了譚多的話，氣得渾身顫抖，遂說：「要我的胆却不難，只要你到我腹中取出來就是了。」說着蛇張開了可怕的血盆大口。譚宰相把蛇口幻視爲即將登基的金鑾寶殿，早就忘了害怕，正欲走向前去……



14 只見蛇口吐出火紅的蛇信，輕輕朝譚多一舔，就將這位貪心不足的宰相吞進腹內。這就是自古流傳在民間的"蛇吞相"的故事。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掌祖師因久未見徒弟葉映紅回來，便親自去找尋，在洞庭湖畔找到了鐵箱中的七張白紙，揣入懷內，來到古墓中見到極樂眞人和老少神醫馬眞子、馮瑩談話，便匿在一旁，等極樂眞人走後，便想離開，却被馮瑩發覺，他想將她制服，因此和馬眞子激鬥，不敵逃走，留下七張白紙，馮瑩認出是紫宅中的繪圖，便和師傅馬眞子去紫宅中搜查有否崑崙聖書，發覺圖紙不全，便跟踪去找紅掌祖師，來到骷髏洲，無意中救了方敏……方敏回來旋風島誤信溫魂的壞話，二人來到骷髏洲找葉映紅，此時紅掌祖師、馬眞子、馮瑩、葉映紅先後來過此處……

意外得聖書　魔婆施詭計

紅掌祖師未學武前，讀書甚多，文才極好，也因爲涉獵太衆，才知道布達拉宮之中，有無數經籍秘典，這才會偷了進去，學成了「血手印」功夫的，對着急水，自然大起感慨，更想起自己一世縱橫，少遇敵手，但這一輩子，除非得到了崑崙聖書，否則總是無法武功第一，而在貴陽之時，又差點兒送了性命，心中已起了正式退隱之意，只是未知葉映紅自從離開自己之後，在江湖上歷練，未知情況怎樣，如今在什麼地方，仍需回中原一次，找到了她，才一起來此歸隱，自此之後，不問世間的事情！豈不可以得個善終？

正在想着忽然聽得「鏘」地一聲出自水中，水聲淙淙，本來極是悅耳，忽然間來上那麼「鏘」地一聲，顯得不調和之極，紅掌祖師不禁循聲看去，只見尺許長的一截鐵柄，正露出在亂石之中，不知是什麼東西，過了半晌，因爲亂石爲急流所冲，一截鐵柄，也隨之滚下了尺許，又發出了「鏘」地一聲。

紅掌祖師第一次聽到了那聲音，便覺得異常刺耳，第二次再一聽，那聲音極是淵深，不禁心中一動，失聲自言自語道：「咦？這聲音可不像凡鐵與石頭的相碰之聲啊！」一俯身，探頭去看，却又因水花湍急，而看不清楚。那一段水流極急，濺起的水花，足有三尺高下，紅掌祖師祇是隱約看得清楚那段黑色的物事，像是甚長，而看不清是什麼東西，好奇心起，眞氣運轉，「呼」地一掌，壓了下去，他掌力何等凝滯，霎那之間，飛濺跳躍的水花，全被他掌風壓了下去，而他也看清了夾在亂石中的那物事，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竟是一柄長可七尺的大關刀！紅掌祖師心中一動，暗忖這柄大關刀，倒像是聽得什麼人提起過似地，倒要拾起來看個明白。

主意打定，立即踏前一步，「呼」地一掌，向前推出。剛才他一掌壓下，便能將濺起老高的水花，全都壓住，此時那一掌向前推出，用的力道極猛，掌風過處，水花飛濺，全都向前激射而出，而紅掌祖師掌力不收，又向前連逼了三步。

方今武林，正邪各派的高手雖多，但血手印紅掌祖師，總在十人之內，掌力之强，自然是非同凡響，雖然尚不能做到發掌斷流，但掌力所及，方圓五六尺的範圍之內，湍流却被他全部壓服，他一連向前跨出三步之後，水花一點也濺不到他身上，在一塊亂石上站定了身形，身子一俯，便抓住了大關刀的刀柄，輕輕巧巧地，向上提了一提。在他看來，那柄大關刀雖大，但至多不過七八十斤，根本算不了怎麼一回事，因此用的力並不大，怎知那柄大關刀，正是一刀斷五岳單窮的那柄玄鐵大刀，比普通的大刀，不知重了多少倍，紅掌祖師一提之下，竟然提之不動！

他心中不禁一怔，右手掌力一鬆，已有幾點水，濺到了臉上，長衣下擺，更是濕了一大片。此時雖然不是在對敵應戰，但他自大已慣，一下子鬧得如此狼狽，心中也是不快。可是，在他心情不快的同時，他又心中暗吃一驚，失聲道：「這刀如此之重，難道是玄鐵所鑄？」五指如鈎，緊握刀柄，用力向上一提，喝一聲：「起！」那玄鐵大刀才應手而起，立即足尖一點，縱退了回去，細細端詳那取到手的大刀，首先便看到了刀柄上的斷口，心中又是一奇，道：「怪了，看樣子此刀又不像是玄鐵所鑄，却爲何如此重法？」

一面說一面順手一刀，向身旁的一塊大石砍了過去，祇聽得「叭」地一聲巨響，那塊大石，竟然應聲而裂，破成兩半！

紅掌祖師見多識廣，心中大奇，暗忖除了玄鐵所鑄的兵刃之外，其他兵刃，絕不能一下子便將那麼大的一塊石頭，砍成兩半，但是那大刀的柄上，却又被削去了一截，難道天下兵刃之中，還有其他利器能斷玄鐵的麼？心知這是武林中的莫大奇事，本來是爲了逃避馬算子追踪而來到此處，如今却無意中發現了這樣的一件怪事，心中又奇又喜，抬頭向前一看，那河流雖是窄了許多，但却還望不到盡頭，心知非再溯河而上，尋根究源不可，倒提大刀，足尖一點，一個起伏，人已然竄出了三丈開外，正在毫不歇足，向前趕路之際，忽然見河旁一大塊石，正在緩緩移動！

紅掌祖師武功高絕，而且胆大異常，要不然，早年豈敢冒着奇險，偷入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去偷尋那秘籍，但見了那數塊萬斤重的石頭，竟然會在岸上蠕蠕而動，也不禁吃了驚，急忙止步，喝道：「兀那大石，是什麼古怪？」一聲喝畢，祇聽得石後悶哼一聲，一個老婦人粗聲粗氣的罵道：「是什麼古怪？有氣力的，快來帮我推開那塊大石，好讓我出來。」

隨着那句話，那塊大石，動得更是厲害，紅掌祖師身在如此荒涼詭異的環境之中，又見巨石無故而動，本來心中，也不免暗暗吃驚，但一聽到有人在講話，便將心放下，定睛一看，祇見那塊大石，足有六尺見方，但是在動的，却祇是一半，另一半仍兀立不動，兩半之間，有一道寸許寬狹的石縫，那人聲便從石縫中透出，聲音綿實，看來兩半石當中一定有個凹槽，那人不知怎地，被什麼人關在石中，却推不動那巨石，因此走不出來，才在石中發急。便冷冷地道：「你是什麼人？」

石中那老婦人怒道：「我是你十七八代的老祖宗，你要是不來帮手，我出了石後，將你砸爲肉泥！」

紅掌祖師「哈哈」一笑，道：「好狂的東西，我不帮你手，祇怕你死在石中，成爲蟲蟻之糧，也不會有人知道！」

石中那人，像是怔了一怔，道：「那你帮我搬了這兩塊大石，我便不將你砸爲肉泥便了，他媽的，石中空地小得緊，要不然，我一個人也可以出得來了！」

依紅掌祖師的爲人而論，對方一開口便出言不遜，若是往日早已棄之不顧，但此時因爲初在河水中揀了一柄沉重無比的大刀，心中已料到有一件大奇事在這兒附近發生，而那塊大石以自己的功力而論，要獨力擧起也不是易事，而什麼人竟然能將一個人關在石中，其人的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因此冷笑一聲，已決定將石中那人，放了出來，問個明白，道：「好，看在此處荒無人跡，數百里內，你還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人份上，就帮你一帮！」

石中那老婦人怒道：「要帮就快動手，盡說些廢話作甚？祇怕你不一定帮得了啦。」

紅掌祖師竭力忍住了氣，且不發作，走了過去，右手一伸，便按到了石上，眞氣運轉，力貫右臂，大喝一聲，道：「用力！」

一個「力」字才出口，便聽得「轟」地一聲響，那塊大石，已然倒了下來，大石一倒，立即勁風陡生，眼前一花，一條長大無比的人影，已然躍了出來，紅掌祖師在倉猝之間，尚未看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已然聽得對方大聲怒叱，道：「好小子，敢情你偷了我的玄鐵大刀，却還在說風凉話，充作好人，非將你砸爲肉泥不可！」話才說完，兩隻蒲扇也似的大手，已然劈面抓到，不但蕩起一股勁風，而且出手快絕！

紅掌祖師心中一楞，暗忖此人不知是誰，看來武功不在自己之下，連忙後退一步，「呼」地一聲趁對方雙手在他胸前電也似疾掠過之際，右腕一翻，一掌拍了出去，對方變招也眞快疾，左臂一長，抓向紅掌祖師的左腕，右手也是一翻，一掌逕迎上來，紅掌祖師在推那巨石的時候，已將全身眞氣，凝於雙臂，一見對方翻掌來迎，大叫一聲：「好！」內力疾吐，趁勢還用出了「血手印」功夫。

祇聽得「叭」地一聲，雙掌相交，「血手印」功夫趁機使出，在雙方對掌之時，即使是功力和紅掌祖師相差，而紅掌祖師使出「血手印」功夫的話，對方的手掌，也會像突然貼到了一塊燒紅了的鐵上一般，一吃驚，即使不爲「血手印」功夫中的毒力所趁，也必然心神一鬆，爲他震退開去。

如今被人關在石中的那人，正是那玄鐵大刀的主人，一刀斷五岳單窮，武功本就比紅掌祖師還差上一分，再一經血手印功力，大叫一聲，立即「騰騰騰」地向後退出了七八步去，那向紅掌祖師左手抓去，想奪回玄鐵大刀的一招，當然也無所施其技，祇聽得她大叫一聲，道：「小老兒，好厲害的掌力！」

紅掌祖師見自己九成力道的一掌，祇將對方震出了七八步，竟然還未跌倒，一聲長笑，說道：「你的掌力，也算是不弱了！」

定睛向對方一看，祇見對方是一個身材高大得出奇，鷄皮鶴髮，面上皺紋縱橫，根本分不出年紀，小說也在八十以上的老太婆，心中一動，道：「喂，你可便是人稱一刀斷五岳的單窮單老太婆？」

單窮喘了口氣，右膀兀自酥麻，道：「小老兒你說得不錯，你是誰？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還是武當極樂眞人？」

紅掌祖師傲然一笑，道：「我是雪峯山血手印紅掌祖師！」

單窮一聽他道出了名頭，不禁吃了一驚，道：「原來你是宇內四邪之一，啊呀！我這柄玄鐵大刀，可要被奪了去了！」

單窮爲人雖然渾噩，但是也知邪惡之分，她一見對掌勝不過人，已知玄鐵大刀，無法强奪過來，祇希望對方是馬算子，或者極樂眞人，則還有希望，可以叫對方

將刀還給自己。如今一聽對方是紅掌祖師，知道和他有宇內四邪之稱的白骨神君，還曾經千方百計的要奪自己的玄鐵大刀來着，紅掌祖師當然不肯將刀交還，她愛刀如命，因此不禁悲從心來，叫了一聲之後，祇是怔怔地望定了紅掌祖師。

紅掌祖師一聽得那大刀當眞是玄鐵所鑄，心中一怔，指着刀柄處的斷口，問道：「單老太婆，這裏是被什麼兵刃所削斷的？」

單窮道：「是被一柄綠色的利劍！」紅掌祖師逼前一步，道：「單老太婆，那柄劍在什麼地方？」單窮雖然不工心計，但是到了緊急的關頭，却也會使巧計，不假思索，道：「你先將那柄刀給了我，我才和你說！」紅掌祖師心想，玄鐵雖然是武林中人，千金難覓之寶，但綠劍，既然能將玄鐵削斷，當然更是名貴，相形之下，玄鐵便如同廢鐵，更何況給了她之後，再要奪回來，亦非難事，便將刀遞了過去，道：「接住了！」

單窮一伸手將刀接住，鬆了一口氣，但是她究竟是個渾人，刀一到手，便哈哈一笑，道：「小老兒，那劍在什麼地方，我怎知道？」

一面說，一面身形展動，向後疾躍而出，紅掌祖師勃然大怒，叱道：「老乞婆，竟敢在你祖師面前耍花招？」人隨聲到，躍了過去，他外號人稱活閃電，輕功之佳，無出其右，連武當極樂眞人，也不得不歎服，單窮如何逃得脫？才閃出三丈許，紅掌祖師已然追到，手臂長處，迸指如戟，逕點她的「肩井穴」。

單窮本領雖高，但是却不識點穴之法，好幾次吃虧，均是吃在被人點穴上面，因此一見紅掌祖師迸指點來，銳嘯嘶空，足尖一點，人便直跳了起來，嚷道：「小老兒胆敢使妖法害人？」

隨着向上一躍之勢，劈頭一刀，砍了下來。她大刀在手，等於添了一條臂膀，和剛才徒手對敵之時，大不相同，那一刀直砍而下，力可千鈞，勁風排蕩，勢子之猛，無以復加。紅掌祖師也不禁心中黯然，暗忖自己不要說沒有兵刃，就算有兵刃，要硬架她這一招，倒也不是易事啦！身形滴溜溜地一轉，已然轉到了單窮的背後。單窮一刀砍下，祇覺得眼前一花，人已不見，同時背後風生，已知對方到了自己的背後，手臂一翻，頭也不回，便將刀柄撞去，紅掌祖師到了單窮背後，本來仍是伸指在點單窮的穴道的，一見刀柄撞來，改點爲抓，五指一放一收，便已將刀柄抓着，反手順手一血手印，已然齊齊正正，按在單窮的後背心上。

單窮一身橫練硬功，已有七八十年功力，若是內力較差的人，即使持着鐵鎚，敲上幾下，她也未必在乎，但紅掌祖師的血手印功夫，何等厲害，手掌一與對方接觸，內力早已隨着毒力，一齊侵入，單窮祇覺得胸口一抽，大叫一聲，手一鬆，踉蹌向前跌出幾步，轉過身來，身子搖擺不定，像是竭力想支持自己，不令倒下，但是紅掌祖師那一血手印，正好印在她背心後面的「靈台穴」上，傷勢又比中在尋常地方，重上幾分，終於支持不住，「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紅掌祖師奪刀在手，冷笑一聲，道：「單老太婆，你想在我面前弄什麼玄虛，豈非太不自量力了些，那柄能斷玄鐵的綠劍在什麼地方，快說！」

單窮喘了一口氣，道：「那劍在什麼地方，我確是不知，但我却知道劍在一位美貌的小姑娘手中，那小姑娘和溫魂的一個徒弟在一起！」

原來當單窮離開白骨神君和她爭鬭之處，那碧螢劍尚未被揮雲老怪奪去，是以她所說的，倒是實話。

紅掌祖師一聽持劍的姑娘和溫魂的徒弟在一起，當然想不到那姑娘其實就是自己的徒弟葉映紅，沉吟了一下，道：「那年輕姑娘，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單窮翻了翻眼，道：「小老兒，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但是我却曾在一座古墓之中，在她身上，搜出不少東西來，我將那些東西，向你……換……那柄……玄鐵大刀……你答應不？」

紅掌祖師向她看了一眼，祇見她面色已如黃蠟，這一掌已然擊中了她的要害，看來她絕活不出十二個時辰去，更不要說再和自己動手了，冷笑一聲，道：「好，你且將那些東西取出來再說！」

單窮掙扎着站了起來，伸手在懷中摸索了一陣，摸出一大包物事來，道：「全在這兒了！」向地上一拋，那包裹散了開來，首先四下滾散的，竟是七枚拳頭大小的蠟丸！其餘的，是一些碎銀，再加上一面鐵牌，形如蒼鷹展翅。

紅掌祖師一見那七枚蠟丸的形狀，和自己在白骨神君手中奪過的那七隻大鐵箱中所取出的一模一樣，心中一震，暗忖那美貌姑娘，莫非是葉映紅？但繼而一眼瞧見了那面形如蒼鷹展翅的鐵牌，却又是一驚，認出是北天山七禽大俠的令牌，他自然不知道葉映紅在那紫色巨宅之中，一血手印將馮瑩打成重傷之前，曾趁機將馮瑩懷中的令牌偷來，因此立即將那自己的想法推翻，心道：「啊！原來那年輕姑娘是馮瑩！」

單窮等了半晌，喘氣道：「小老兒，還不將刀給我？」紅掌祖師俯身拾起一枚蠟丸，捏破一看，祇見丸中摺疊着一張白紙，和自己曾在古墓旁失去的那紙，一模一樣。心知那七枚蠟丸，定是從那在洞庭湖中七隻鐵箱中取來，葉映紅爲了去取那七隻鐵箱，一去不歸，那蠟丸不知怎麼會到了馮瑩的身上？

一面想，一面將玄鐵大刀，遞了過去，單窮手臂顫抖，接了過來，手臂一沉，刀尖「嗆」地一聲，碰在石上，爆出一串火星，她人也幾乎被刀壓了下去，原來她雖然自幼由金絲狒狒撫養而大，但究竟已過百歲，猶如一盞燈油將盡的油燈，本來就不久人世，又中了那麼厲害的「血手印」，全身功力，刹那之間，已然散去了一半，當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將如此沉重的玄鐵大刀，揮動如意，祇聽得她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老婆子究竟不行了，該死了！」突然拳頭對天，從喉間爆出了一陣高吭綿長，說不出話不出，既不似狼嗥，又不是虎吼，聽來令人驚心動魄的呼叫之聲。

紅掌祖師大出意料之外，叱道：「單老太婆，你死便死罷了，鬼嚎作甚？」單窮苦笑一下，道：「我巳活到了一百出頭，何懼一死？祇是想起了幼時在深山中，與金絲狒狒爲伍，時時相隔山頭，互相呼嘯，因此才出聲叫幾下罷了！唉！自從遇到了那個賊禿之後，一直未曾痛快地嘯過，如今想起來，那和尚說什麼就算給你活到了一百歲，也終於難免一死的話，眞是不錯！」她年輕時曾經蒙一高僧，以佛法指點，但是她既在獸羣中長大，自然冥頑不靈，直到此時，她行將死去，才悟到了當日那高僧所說的一番道理！

紅掌祖師下手一向狠毒，單窮將死，他却是無動於衷，祇是追問道：「單老太婆，你說的那美貌姑娘，可是個子矮小，大眼睛的那個？」

單窮搖了搖頭，道：「不是。」緩緩轉過身去，以刀作杖，向前吃力地走了幾步，突然又停了下來，道：「是了，還有一樣東西，是個面具，是從她面上取下來的，忘了給你！」手向後一揚，飛過了一團物事來，紅掌祖師接在手中一看，便發了一呆，原來那物事不是他物，正是葛蜎蓋！

那「葛蜎」之爲物，極難得到，而且除了製作面具以外，沒有多大用處，紅掌祖師也是早年無意中捉到一隻，還是葉映紅聽說可以做面具，才磨着他製成葛蜎蓋，可以肯定，普天之下，再也不會有第二個，連忙踏前一步，道：「單老太婆別走，那面具確是你從那姑娘面上取下來的？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那位姑娘的？」他此時幾乎已可肯定，單窮口中的那姑娘是自己的徒弟葉映紅，因此心中高興之極，因爲那柄綠劍，落到了葉映紅手中，等於爲自己所有一樣，如何不令得他高興如狂？

單窮道：「我第一次遇見她時，她巳然昏迷不醒，是在貴陽附近的一個石墓之中，是我偶然在那古墓面前經過，幾疑見鬼，一發氣，以玄鐵大刀砍斷了石碑，現出了通道，才走進去發現她的。」紅掌祖師巳然知道那古墓一定是自己遇到馬算子的地方，但聽單窮講來，話中有因，什麼叫「幾疑見鬼」呢？更想弄個明白，道：「單老太婆，你將話講得明白些不行麼？見了什麼鬼？」

單窮回過頭來，一瞪眼睛，道：「什麼不明白？我一進石墓之中，便見到那姑娘躺在墓中，手中還揮着那柄綠劍，我因自己有了兵刃，所以才沒有取她的，祇在她身上搜了搜，將所有的東西，全都帶來了，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你倒說說？」

紅掌祖師緊追一句，道：「你剛才說幾疑見鬼，是什麼意思？」

單窮嘆了一口氣，道：「不用說了！」紅掌祖師急道：「單老太婆，你爲何不說？」單窮冷笑一聲，道：「小老兒，你本領雖然比我大，但我如今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你却不能强逼我一定要說！」

她越是不肯說，紅掌祖師越是想知道究竟，知道硬來無用，道：「單老太婆，人死了之後，也得留一個名，我答應爲你築一個大大的石墓，將你的生平，全都鐫在石碑之上，讓後世人來憑弔，你便將在石墓中發生的事，講給我聽聽，好不？」

單窮側頭想了一會，道：「也好，不過你可得答應我，將這柄玄鐵大刀，和我葬在一起！」

紅掌祖師道：「一言爲定。」

單窮想了一想，面上略現驚恐之色，道：「那一晚，我偶然經過那古墓，祇見幾個人，飛也似地從古墓旁邊，掠了出來，我認得其中一個，是天心劍客曹不仁，還有一個金衣和尚，是金羅漢！」

紅掌祖師唯恐她不待講完，便自死去，連忙一伸手，按在她的「人心穴」上，道：「你往下繼續說罷！」

單窮道：「我一見他們匆匆忙忙，便想抓住其中一個，問上一問，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情，但是他們都嚇得面色青白，那曹不仁更拿話激我，說我若是够大胆的話，不妨到墓旁去看一看。老婆子一生，怕過什麼來，就放了他們，轉向那石墓而去，怎知道到了石墓面前，却看見了一件……一件……怪事！」

講到此處，頓了一頓，紅掌祖師急忙問道：「什麼怪事？」

單窮道：「說出來你也許不信，我先是見一個妙齡尼姑，跪在地上，手上還拈着一枝芙蓉花，樣子極是怪異——」

才講到此處，紅掌祖師巳然道：「那是芙蓉尼。」單窮道：「我也不識得她是誰，祇見她見了我，突然露出了求助之色，突然之間，伸出手來，老天，那手上竟然生滿了金毛！我一怔之間，那尼姑又變成了兩個頭！這不是見了鬼麼？」

紅掌祖師聽她講來，簡直語無倫次，便道：「那另外一個頭，是什麼樣子？」

單窮瞪了他一眼，道：「天色甚黑，我也沒有看清楚，祇是一驚之下，便一刀揮出，那尼姑突然一躍而起，竟然一下子便凌空躍出老遠，我一刀將石碑砍斷，再要去追那尼姑時，那尼姑巳然不知去向，身法之快，無出其右！我一個轉身，才發現那石碑斷了之後，在石墓上，有一個洞口，便走進去一看，就發現那姑娘在墓中，昏迷不醒，我取了她懷中的物事，就走了出來，到處打聽曹不仁、金羅漢他們的下落，知道他們上北邊來了，便一路北上，追踪而來，到了這條河邊，又在一個河洲上，發現山腹之中，住着一個人！」

她口中那個所謂「山腹中的人」，自然指的那個巨人無疑，但紅掌祖師却不知詳情，祇當她是死前囈語，將手一鬆，單窮身子一傾，跌在地上，道：「我一路追了上來，在這兒附近，又發現了金羅漢，曹不仁等七八人的屍體，我知道自己連番見鬼，一定是活到頭了，不妨做個好事，將他們的屍體，送到有人的地方去，給人掩埋，因此便紮了一個木排，將他們的屍體放在木排之上，任之順流而下，怎知我才做完了這些，坐在那塊大石上面，略爲休息之時……」

講至此處，向那大石一指，紅掌祖師早已看出那大石之中，有一個三尺見方的凹槽，道：「怎麼樣？」單窮「哼」地一聲，道：「那石突然豎了起來，兩塊石合成了一起，我急忙抛刀而出，巳然給石困住，也不知困了多少天了！」

紅掌祖師奇道：「如此說來，莫非你是爲誰所困的，都不知道麼？」

單窮恨恨地道：「不錯，但是當兩塊

大石，合攏的時候，我却看到一隻金毛怪手，手背上的毛，足有一寸來長！唉！多半是我看錯了，啊——」好端端地講至此處，突然一聲驚呼，手向前一指，嘴唇顫動，講不出話來，好半晌，才尖聲叫道：「追魂死者莫催，我自己會來的？」一言甫畢，便倒了下去！

變生俄傾，紅掌祖師不知道她看到了些什麼物事，一見她突然倒地死去，倒並不出乎意料之外，感到可怪的，祇是那死前的一呼，因此急忙轉過身來，向她未倒之前，手指的地方看去，祇見一枝古樹的樹身上，搭着一隻手，那手三隻手指，幾乎一樣長短，指甲又長又尖，色作金黃，而手背之上，却長着兩寸來長，金光閃閃的長毛！當單窮提及那「金毛怪手」的時候，紅掌祖師祇當她是在胡說八道。

但是此時，他却親眼看到了那隻金毛怪手！

紅掌祖師究竟是久經大敵之人，連忙一俯身叱道：「誰在樹後面？爲什麼還不現身？」

問了一聲之後，已然將單窮的玄鐵大刀，抓在手中，以防萬一。

一刹那間，除了河水流轉的聲音之外，已然靜到了極點，紅掌祖師祇聽得樹後傳出了一個沉重的呼息聲，若是內功精純之人，呼息却不應該這樣濃濁，因此稍稍將心放下，又喝道：「樹後究竟是誰，再不聲，我可要不客氣了！」

才講到「不客氣了」，已然發動，向前一步跨出，玄鐵大刀猛地橫掃而出，逕向那粗可合抱的古樹砍了過去！玄鐵大刀，本身就重達千斤，再經紅掌祖師大刀揮出，一股勁風，捲起一道墨虹，一發即至，「咔」地一聲，已然透樹而過，那樹擺了一擺，便倒了下來，就在樹尚未倒地之際，紅掌祖師眼前，突然現出匹練也似地一道綠光，逕向外飛射而去，紅掌祖師唯恐自己反被樹幹壓到，急向外躍出，祇見一個身高不滿四尺的矮子，風也似疾，向前馳去，而那矮子的右手，正提着一柄碧綠的長劍！

紅掌祖師一見那人身法如此之快，不禁吃了一驚，急忙展動身形，追了上去，兩人始終祇是相隔五六丈遠近，愰眼追出三四里路，紅掌祖師仍是追他不上，心中更駭然，氣納丹田，大聲道：「前面的矮朋友，如何不回過身來，與在下相見？你手中綠劍，是從那裏來的，小徒現在何處，可能見告麼？」

紅掌祖師既然已經在單窮口中，得知能斷玄鐵的那柄利劍，是在葉映紅的身上，他雖然未曾見過碧螢劍，但是一見那矮子手中的長劍，光華如此強烈，顏色又如此翠綠，因此才有此一問，怎知他不開口猶可，一開口，前面那矮子，去得更快。

紅掌祖師一向自負輕功天下獨步，再也想不到還會有人，比他更好，心中既是妒嫉、又是好勝，見那矮子祇是不回頭，順着向前飛竄之勢，「砰砰」兩聲，以足尖挑起兩塊十餘斤重的石頭來，玄鐵大刀接着揮出，正擊在石頭之上。

兩塊石頭，經紅掌祖師以內力一送，各自蕩起一股勁風，劈空之聲，尖銳之極，帶着排山倒海的大力，直向那矮子壓了過去。

他和那矮子相隔，始終不過是五六丈遠近，以紅掌祖師的功力而論，五六丈遠近，內力當然可以及得到，祇見那兩塊大石，一前一後，眼看打到，那矮子突然身子矮了一矮，向前縱出丈許，又細又長的手臂，向後一揮，「呼」地一聲，也揮出一件物事來，剛好與第一塊石頭相撞，敢情那矮子功力還與紅掌祖師相若，一撞之後，一起在半空中略停了一停。

就在那一停之際，第二塊大石，也已跟踪飛到，叭地撞了上去，兩塊大石，和那件物事，一齊向半中飛起丈許，又跌落地上。

也就是在那一瞬間，紅掌祖師又向前竄出了五六丈，正待一發狠，將玄鐵大刀，也向前拋去之時，突然看到那和兩塊石頭，一起跌在地上的，竟是一隻玉盒之上，還鐫着「崑崙聖書」四字！不但是如此，而且那玉盒已然被大石碰損了一角，露出層層書頁，正被清風掀動着哩！

紅掌祖師不禁又驚且喜，呆了一呆，一呆之後，才猛地想起，這一躭擱，可能要追不到那個矮子了，抬頭一看，果然祇是這麼一下子工夫，那矮子已然奔出老遠，祇餘綠光一閃，隨即不見，紅掌祖師不由得自嘆不如！知道再也追不上，俯身將那玉盒拾起，打開一看，祇見那上面的，是一本薄薄的絹書，翻開了封面，便是一個坐像，姿勢極是怪異，一路翻閱下去，都是如此，並無一字說明，除了這本小書之外，另有十餘本書，却全是文字，紅掌祖師略一翻閱，便大喜若狂，原來那十九冊小書，全是崑崙各代掌門人，對那冊無字坐像的體會和心得，也就是說，這些書當眞是一點不假，武林中人人想得到手中的崑崙聖書！

紅掌祖師大喜之餘，心中仍不免莫名其妙，暗忖那矮子不知是誰，看情形，輕功已然在自己之上，而且內力也是不弱，看來可以和自己正面對敵，但却不知爲何，連面都不對自己一下，逃得那樣快法，而且還將武林至寶，崑崙聖書來擋擊大石？行動宛如白痴？這當然是他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想了一會，又翻了一下崑崙聖書，但覺其中所載的內功秘訣，博大精奧，不可方物，紅掌祖師本來武學根底，已然極深，而且還擅密宗內功之長，知道若是崑崙聖書上所載功夫去練，不出三年，融會了正邪兩家之長，立可將內家罡氣練成，從此天下無敵，唯我獨尊！

那「武功天上第一」，本是學武之士，所夢寐以求的，尤其是邪派中人。紅掌祖師在絕對無意之中，將崑崙聖書得到，心中的高興，眞是不能言喻！所有的一切，全都變得不再重要，心中祇是約略想了一下，想去追尋葉映紅的下落。

但是續一轉念，想起武林中人，耳目何等靈敏，自己若是在江湖上追尋葉映紅的下落，崑崙聖書在自己手中一事，難免爲他人所知，到時羣起來攻，自己武功雖高，也是麻煩，不如就此尋一個冷僻所在，躲起來靜靜修練的好！因此立即向北馳去，如今暫且擱下不提。

却說方敏和溫魂兩人，一路沿河而上，尋找葉映紅的下落，在經過骷髏洲時，

方敏還特在隔河高聲相告，重申要取碧螢劍，放那巨人出山腹之諾，但是却換來了那巨人一連串的叱罵。

方敏既然已經體諒到那巨人的心情，也不會去怪他，祇是淡然付之一笑，又向芙蓉尼問明了葉映紅的去向，一直向前而去。

他們兩人既然是溯河而行，自然會來到紅掌祖師遇到單窮的所在，兩人目力都好，隔老遠便見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躺在地上，兩人連忙趕過去一看，方敏首先吃了一驚，道：「婆婆，是單窮！」

溫魂也已看到了那人是單窮，但是她却比方敏細心得多，同時看到了單窮身旁，有一塊藍布，藍布之旁，有七枚蠟丸，其中之一，已被揑破，露出一團紙來，而更令得她注意的，是藍布之上，那一塊形如蒼鷹展翅的鐵令牌！她一眼便認出那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之物，立即趁着方敏祇顧看單窮的屍體之時，足尖一挑，將令牌挑了起來，伸手接過，放在懷中。

方敏果然毫不覺察，祇顧檢查單窮的屍體，看她是因何而死，才一將單窮翻過身來，背後血也似紅的一隻手印，便赫然在目，不禁又驚呼道：「血手印！婆婆，是紅掌祖師下的手！」

此時，距紅掌祖師離開當地，已有兩天，方敏抬頭四顧，當然看不到紅掌祖師的踪影，溫魂却冷冷地道：「祇怕不是紅掌祖師本人，而是葉映紅那丫頭下的毒手！」方敏一怔，道：「何以見得？」

溫魂這一次，倒不是故意陷害葉映紅，而是她見到了地上的那七枚蠟丸，知道葉映紅在洞庭君山之時，曾在七隻大鐵箱中，取出那七枚蠟丸來，剛要想將那段事實講出，突然轉念一想，這話可講不得，因爲方敏根本不知道他一離開旋風島，自己便尾隨其後，被方敏一問，幾乎答不上來，但隨即又看到了紅掌祖師所遺下的葛蜎蓋，便嘆了一聲，道：「孩子你看，那是甚麼？你做人太老實了，便不免爲人所騙！」方敏連忙將葛蜎蓋拾了起來，仔細一看，不禁一呆了。

一刹那間，他心中猶如翻倒了五味罐兒，甜酸苦辣，一齊湧上了心頭！他看到了那葛蜎蓋的正面，正如一個醜陋臃腫巳極的臉面！呆了半晌，才失魂落魄也似，喃喃自語着說道：「原來她眞的是這樣子裝了來騙我的，原來她眞的沒有對我講眞話！」

在旋風島上，他聽了溫魂對葉映紅的誣譭之後，在他這樣一個至情至性的人而言，心靈上的打擊，已然極是沉重，他自然深信溫魂的話；但是，心底深處，却還固執地相信着，這其中可能另有誤會。這時候，他一見到了那葛蜎蓋，等於將溫魂所說的話，以事實證實了一遍！他心底深處，本來已屬飄渺無際的一絲希望，也在刹那之間幻滅了。

而對於一個深懷希望的人來說，這一絲最後的希望，實在比任何冀望，來得重要。

方敏喃喃地講了兩句之後，突然提高了聲音，兩手緊緊地握住了葛蜎蓋，大聲叫道：「我要問她！爲甚麼要騙我！爲甚麼要騙我！」兩手一用勁，那葛蜎蓋格格連聲，早已成了粉末！

溫魂在一旁看着，暗暗心喜，她本來還在担心，方敏和葉映紅見了面後，他們關係深切，已成夫婦（這本來不是事實，是溫魂却不知道葉映紅在大森林中對她講的，乃是謊言），到時自己的謊言戳穿，崑崙聖書更加沒有希望得到手，如今一見方敏這種情形，知道祇要再在旁邊加上幾句話，以方敏正直不阿的性格而論，見了葉映紅，一定有好戲看，遂放軟了聲音，勸道：「孩子，你不必太認眞了，何不就此將她忘懷算數？」

方敏倏地抬起頭來，兩眼通紅，如噴火焰，道：「不行，還有那崑崙聖書呢，不向她追了回來，還當了得？唉，眞想不到她那樣的一個姑娘，竟會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婆婆，你說叫我怎樣才好？」

方敏爲人，本來極有主見，但他此時在情愛上受了如此重大的打擊，方寸已亂，想起自己的親人，還是祇有溫婆婆一人，才又像小孩子一樣，向溫魂請教，應該如何是好！

溫魂拍了拍他的肩頭，道：「孩子，你如今已不是六年前，初到旋風島上的時候了，年將二十，有甚麼事情，還不能自己作主麼？」

方敏怔了一怔，咬牙道：「咱們再往前追！」溫魂點了點頭。她剛才並不再唆使方敏去對付葉映紅，是因爲她心中知道，方敏心中，已然難過已極！一位美麗的姑娘，若是遭到薄倖兒郎的玩弄，會悲痛欲絕的，一個正直的少年，在情愛上受到了欺騙，也會一樣地悲痛，何消溫魂再推波助瀾？

當下溫魂在地上將七枚蠟丸，盡皆拾起，仍以那塊藍布包了繫在腰間，和方敏兩人，繼續溯河而上，不一會，又發現了單窮的玄鐵大刀，溫魂一見喜道：「孩子，你近來功力大有增進，這柄大刀，主人已死，你用來作兵刃，可說再好沒有！」

方敏一路上一直沒有講話，他根本沒有心思去講話，祇是將自己和葉映紅結識的經過，在腦中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從塞外相逢起，一直到葉映紅變成了「好姑娘」，又同赴塞外止，半年工夫，在自己的生活上，起了多大的變化？本來，這些變化，毫無疑問地可以導致自己已有美好的一生，可是結果，原來竟是受了欺騙！方敏祇覺得腦中「轟轟」作響，溫魂的話，他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溫魂心中暗喜，但是面上却反倒露出了憂愁之色，突然止步，大聲喝道：「孩子！」

她自和方敏結識以來，便一直稱呼他作「孩子」，雖然此時方敏已然英俊挺拔，一表人物，但她仍是這樣稱呼，可以使方敏聽來，倍覺親切。

那一聲斷喝，聲音極大，方敏猛地一怔；抬起頭來，道：「婆婆，甚麼事？」隨即發現溫魂面上憂慮無比，又問道：「咦，婆婆，你怎麼啦？」溫魂長嘆了一聲，道：「孩子，你是婆婆在世上唯一的親人，不要叫婆婆代你傷心！」聲音慈祥柔和之極，方敏心中一陣激動，更是講不出話來，溫魂又指着那玄鐵大刀道：「你先將這柄大刀拾了起來，得找到了高手匠人，這柄玄鐵大刀，可以打成兩柄七孔刀，

你我一人一柄，又可平添幾分功力！」方敏點了點頭，將刀拾起，倒提在手中，心中翻來覆去地咀嚼着溫魂剛才的話，半晌，才道：「婆婆，我知道了，武學爲重，我不會令你傷心的！」

在他這句話出口之後，他心中巳然下定了決心，要將自己對葉映紅之間的那一段感情，忍痛割斷！溫魂祇是點了點頭，兩人便繼續向前馳去，當天傍晚；巳然來到了那屏風也似的懸崖之前，祇見瀑布像是自天而掛，水聲猛烈，不可方物。

兩人來到此處，不由得楞住了，溫魂本來滿懷希望，希望方敏在見到了葉映紅之後，兩人立即鬧翻，並在葉映紅身上，搜出崑崙聖書來。到時，自己和方敏翻臉也好，不翻臉也好，都不要緊，但一來到那大瀑布的面前，前面再無去路：左右兩面，崇山峻嶺，不知葉映紅是向南去，還是向北去！

方敏望着瀑布，心中鬱積了多時悶氣，像是得到了渲洩，揚聲長嘯起來。那瀑布下瀉之聲，雖是震耳欲聾，但方敏內功精純，長嘯之聲，穿雲裂石，竟然蓋過了瀑布的聲音，這一嘯，直嘯了半個時辰，方才停止，仰頭向大瀑布一看，忽然一驚，道：「婆婆，你看，這是甚麼？」溫魂循指向上一看，祇見瀑布的水花飛濺之中，一個石角之上，掛着一幅淺藍色的布，那布自下向上望去，不過兩三尺見方，但是一看便知道，那是從一件衣服上面，撕下來的。

方敏尖聲問溫魂那是什麼，其實他自己心中更明白那是什麼，溫魂尚未回答，他巳然再次失聲叫道：「好姑娘！葉映紅，婆婆，葉映紅巳然死了！」這句話語調首尾不同，表示出他心中，對葉映紅既是憤恨，又是懷念，而在想到她不期然死了的時候，更是心中禁不住陣陣難過！

溫魂一怔，道：「何以見得？」

方敏向那高在百十丈以上的那幅藍布一指，道：「葉映紅——她正是穿着藍色衣衫的，如今她的衣服掛在瀑布之中，若不是她人在崖頂上被瀑布冲了下來，怎有這個可能？」

他雖然下定了決心，要割斷自己和葉映紅之間的感情，但是說來容易，做起來便難，所謂「剪不斷，理還亂」，葉映紅的倩影，老是在他腦海中盤旋，如今想起她巳然在瀑布之下，粉身碎骨，人既然巳死，生前的什麼過錯，都變成可以原諒，他心中怎能不哀傷？「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此時，方敏眼眶之中淚花亂轉，情不自禁地，掉下兩滴淚來。

看官！那掛在石角上，任由瀑布冲刷的那幅藍布，確是葉映紅的衣衫，而葉映紅也確是在見到了那隻從石後向她逼視的眼睛之後，接連後退，而被瀑布捲入，向下冲去。

但是，她却並未如方敏所想像地那樣，粉身碎骨，作書人須要從頭表起。

原來當時葉映紅在刹那之間，將自己的過去，全都想起，心中高興之極，手舞足蹈，一不小心，便被捲入了瀑布之中，自分必死，連叫都叫不出來，正在千鈞一髮，危急巳極之際，忽然聽得「轟」地一聲，一團黑影，蕩起一陣勁風，竟是一塊極大的石頭，在頭上飛掠而過，而同時手腕一緊，右腕巳被人抓住。

那瀑布下流之力，何等急驟，葉映紅右腕雖然被人拉住，但是水流沒頭沒腦地冲刷了下來，仍然使得她連氣都透不過來，同時，右臂也像是要被拉斷一樣，痛不可耐，直到定了定神，一口眞氣，提了起來，才又覺得那握住自己的手上，也生出了一股大力，將自己提了起來，兩下裏動作一致，剛好配合，祇覺身上一輕，巳然離開了瀑布，來到了懸崖之上。

葉映紅此時，渾身皆濕，狼狽不堪，得切間也沒有看清救了自己一命是誰，「哇」地一聲，先吐出了滿口水來，才攏一攏頭髮，抬起頭來。

一抬起頭來，不由得嚇了一跳，原來懸崖之上，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剛才那塊大石，也巳然不在，四周圍再也沒有那隻神秘的眼睛，那處於懸崖之上的狹長天湖，湖水是那樣的平靜，叫人怎麼也料不到那麼猛惡的瀑布，和那樣平靜的湖水同出一源。

葉映紅一翻身站了起來，提着綠劍，向前走了兩步，才發現外衣的衣襟巳然被石角撕脫，又恐怕剛才救自己的是男人，因此也不敢除下外衣來扭乾它，看了一會未見有人便朗聲道：「剛才是那位朋友，救了我一命，尙乞現身，容我拜謝！」

連講三遍，一點動靜也沒有，葉映紅心中大是訝異，在湖邊的一塊石上，坐了下來，手托香腮，沉沉地思索起來，想了半晌，暗忖剛才在瀑布中的時候，曾感到有一塊大石，在頭頂飛掠而過，難道救自己的，竟是那個人麼？她此時對以往的事，巳全都記憶得起，她心目中所指的「那個人」，當然是指的那生有金毛怪手，和喜歡鑿出一個小洞，以那隻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來瞧人的那個人了，她在古墓之中，所以會失了記憶，也全是因爲「那個人」的緣故！

葉映紅呆了半晌，見四周圍並無動靜，握住了碧螢劍，以防萬一，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古墓中所發生的事來，古墓中的事，極令她驚恐，本來她根本不願意多想，但是，如今在大瀑布中，救了自己的，又極可能是那個人，又令得她不能不想！

原來，那一天，當葉映紅，方敏兩人，在貴陽城中的一間酒樓樓上，巧逢尙金花和屈天景兩人，正要發生齟齬，忽然之間，極樂眞人，七禽大俠帶着負了傷的馮瑩，也直奔了上樓。

葉映紅一見馮瑩，便自作賊心虛，心中打了一個突，又見七禽大俠和極樂眞人，正派中的兩大高手，一起現身，更是嚇得芳心「忐忑」亂跳，知道若是被這兩個高人，發覺了自己，一定難討公道，不如趁着忙亂之際，先溜走了再說。雖然不捨得和方敏分離，但事巳至此，也別無他法可想，偷偷一縮身子，來到了窗旁。

此時，酒樓之上，正亂着哩，倒也沒有人注意她的行動，她一來到窗旁，以手按在窗檻之上，趁人不覺，一個翻身，人便翻了出去，輕輕落在街上，街上行人，雖然大是驚異，但葉映紅也顧不了那麼多，身形一轉，便自轉進了一條小巷，到處亂竄，不一會，便竄出了城外，才鬆了一

口氣，回頭一看，並沒有人追了過來，暗叫一聲僥倖，又直向前馳了過去，不一會，便越走越荒凉，巳來到了一個亂石崗之上，正想這裏巳頗爲安全，七禽大俠一定追尋不到，不如就近躲過一天，等他們認爲自己巳經走遠了，再想法子找到方敏，一起到雪峯山去，將身邊的七枚蠟丸，送到師傅手中再說，忽然聽得一個嘐聲嘐氣的女子聲音，就在身旁不遠處，傳了出來，道：「曹不仁，你要是眞的想和宇內四邪，爭一爭名頭的話，祇怕非要向我求那一柄綠劍不可！」

接着便有一人哈哈大笑，道：「芙蓉尼，若是那柄綠劍，眞能助我和宇內四邪爭名，你還肯給我麼？况且你也不是什麼正派人物，自己也早巳用來和宇內四邪，一見高下了！」

那女子「格格」嬌笑一陣，聲音做作之極，令人作嘔，說道：「笑話，你是不信我了，要不要給你看看，實和你說，那柄劍我也是無意中在一個第九流人物手中奪來的，據那人說，是他父親在塞外一個河洲，喚着骷髏洲的河灘上，檢拾而得，當時他父親自知武功不濟，所以一直不敢將此劍在人前露眼，以防被人搶了去，心想懷劍以投名師，等到學成了武功之後，再仗劍橫行，怎知一直到死，仍是學不成武功，所以武林中人，竟全被他瞞過，絕無人知道那麼武藝低微的一個人，會藏着這樣一柄稀世奇珍！」

曹不仁道：「再往下說。」芙蓉尼道：「那人在他父親死後，得了此劍，也和他父親一樣，懷劍想遍訪名師，你猜他怎麼，他找到了我，要拜我爲師，我看在利劍份上，收一個徒弟，也不算什麼，但是那小子竟然起了歹心，哈！這還不是死有餘辜麼？」

曹不仁像是一點也不感興趣，反問道：「芙蓉尼，你對我講這些話，究是什麼用意？」芙蓉尼道：「曹朋友，你是使劍的名家啊，這柄劍給了你，豈不是名士名劍，相得益彰？」

曹不仁「哈哈」大笑，說道：「多謝，芙蓉尼，人家出家人是一塵不染，四大皆空，你這個出家人，哈哈，心如蛇蠍，若是眞有什麼寶劍，我受了你的，祇怕不出三天，連骨頭都成了粉哩！」

芙蓉尼怒道：「曹不仁，想不到你這樣不識好歹？你眞的不要劍！」

曹不仁道：「這倒怪了，你爲什麼一定要送劍給我？」芙蓉尼頓了一頓，道：「我六年多前，在三强莊中，初見你時，便覺得你一表非凡——」曹不仁聽到此處，便哄然大笑，道：「怎麼着？敢情你還想招我做個佛門女婿啊！」

在兩人對話之際，葉映紅早巳將身隱起，天心劍客曹不仁，和芙蓉尼的名頭，她也曾聽說過，而且知道芙蓉尼擅長阿修羅秘魔妙音之法，雖然功力不深，不足以危及整個武林，但是她是出名的無恥，也不知有多少少年俠士，一時心神不穩，毀在她的手中，如今又聽得她在勾引人，不禁無名火起，聽到此處，再也按捺不住，正待現身教訓她一番，忽然聽得芙蓉尼怒叱道：「曹不仁！你不識抬舉，便叫你嚐嚐我綠劍的厲害！」刹那之間，綠光陡現，祇見眼前人影一幌，芙蓉尼巳從亂石後面，跳了出來，手中持着一柄見未所見，通體碧也似綠，宛若最好的翡翠所製成一樣的一柄寶劍，綠光映得她臉色也青殷殷地。

同時，見到曹不仁也「霍」地站了起來，驚道：「咦？當眞有那麼一柄綠劍，芙——」才講到此處，葉映紅候在一旁，巳然看出有便宜可揀，早巳抓了兩塊石頭在手，身形一長，兩手一分，「嗤嗤」兩聲，兩塊石子，破空飛到！葉映紅幾乎巳得紅掌祖師眞傳，功力本就在曹不仁和芙蓉尼之上，這一下子突然現身，又全出乎兩人意料之外，兩人驚呼一聲，各自向後躍開，葉映紅身形掠起，反手一掌向曹不仁拍出，身子却直向芙蓉尼欺去，人尚未到，巳將「血手印」功夫運起，掌心如血，一掌自上而下，向芙蓉尼拍到。

芙蓉尼一見來人掌心如血，行動如飛，根本未及看清來者是誰，祇當是紅掌祖師親自趕到，巳然心胆俱寒，先自氣餒，空有寶劍在手，竟然不知利用，急忙向後一退時，葉映紅志在奪劍，那一血手印，原是虛招，芙蓉尼祇顧退避，正好墮入葉映紅的彀中，倏然之間，改拍爲抓，五指帶起陣陣銳嘯，便在芙蓉尼身前滑過。若是芙蓉尼仍不迎敵，再是退避，祇怕葉映紅也不易得手，但在葉映紅改拍爲抓之際，她却巳看清向自己進攻的，並非紅掌祖師，而祇是一個醜陋難言的女子，胆氣一壯，手腕一翻，一劍對準了葉映紅的手腕便削，葉映紅一聲長笑，突然之間，又改抓爲彈，中指一伸，「錚」地一聲，正彈中了綠劍的劍脊！

芙蓉尼祇覺得五指一麻，綠劍似要脫手飛去，心中大驚，急忙要向後退，巳自不及，葉映紅一掌，重又當胸推到，手掌趁勢向旁一橫，中指伸處，又彈中了芙蓉尼的脈門，芙蓉尼一上來便落下風，此次被彈中了脈門，五指不由自主一鬆，綠劍巳被葉映紅劈手奪過，剛好此時，曹不仁避開了葉映紅反手一掌，「刷」地一劍，直向葉映紅刺來。

葉映紅覺出背後風生，回手一劍，祇聽得極是輕微的「叮」地一聲，曹不仁一聲驚呼。心中剛才奇怪，爲何雙劍相交，聲音如此低微，轉身一看，不禁大喜，原來曹不仁的手中，巳然祇剩下了尺許長的一截斷劍，敢情那一下毫無所覺，巳然將他手中的利劍斷去！葉映紅見那柄綠劍，鋒利若斯，心中的高興，可想而知，挽了一個劍花，團團碧光，環身而生，身形凝立，傲然道：「芙蓉尼，這柄綠劍，巳然歸我所有了，你服也不服？」芙蓉尼氣得面色煞白，喝道：「你是何人？」葉映紅心中得意，伸手撕下了葛蚓蓋，露出了本來面目，道：「你且看看清楚，我姓葉，名映紅，是雪峯山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芙蓉尼心中倒抽一口冷氣，知道這奪劍之恨，再也難報，惡狠狠地瞪了曹不仁一眼，一肚子惡氣，全都出在他的身上，罵道：「曹賊！我這柄寶劍，算是斷送在你手中了！」曹不仁在芙蓉尼對他講起有一柄如此鋒利、但是却不爲人知的寶劍之時，根本不信會有那種事情，如今眼見寶劍落入了葉映紅的手中，心內不禁後悔莫迭

，他爲人陰驚無比，心中所想，在面上絲毫不露神色，「嘻嘻」一笑，道：「原來葉姑娘是名門之後，身手果然不凡，我與芙蓉尼、金羅漢等人，正擬創組小宇內四邪，約定了在此附近的一座古墓旁相會，本來尚少一人，葉姑娘正好湊上，作爲我們之首！」

葉映紅自小在紅掌祖師門下，眼界自然極高，根本沒有將這些人物，放在眼中，自然不屑與之爲伍，冷笑一聲，道：「誰與你們聚會，成什麼小宇內四邪？本姑娘要走了！」身形一晃，便離開了兩丈開外。若是她就離去，當然也不會有事，但剛一幌開，便聽得不遠處一人粗聲叫道：「曹不仁、芙蓉尼，你們到了麼？快來看，咱們找錯了地方哩，這古墓上有武當極樂眞人的標記！」

這一叫，連葉映紅在內，都嚇得老大一跳，因爲武當極樂眞人的名頭，實在是非同小可。但葉映紅隨即心中一動，暗忖此時，極樂眞人正和北天山七禽大俠，一起在貴陽城中，爲馮瑩療傷，他們兩人功力雖高，但要將血手印的毒氣逼出，却亦非易事，極樂眞人在古墓上做上記號，說不定古墓，另有奧妙，莫非今天註定自己，連得彩頭麼？

略想了一想，便鎮定了身形，祇見金光一閃，金羅漢已然奔了過來，便冷笑一聲，道：「虧你們這三人，還想組什麼小宇內四邪，一聽說極樂眞人的名頭，便嚇得面無人色，有胆的，快跟我來看一個究竟！」

一面說，一面以劍向金羅漢一指，道：「賊和尚，你帶路先走！」

金羅漢不知她是什麼人，正待不服，曹不仁已先說道：「金羅漢，此是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葉姑娘你帶她前去罷，沒錯！」

金羅漢心中打了一個突，不敢違拗，洒開大步，向前走去，轉過了一個山坳，眼前突然現出一塊平地，一座古墓，赫然在目。

四人一齊走近去一看，祇見古墓之上，刻着一個人面，正嘻着嘴在笑，神氣活現，葉映紅一懍，暗忖這人面當眞是極樂眞人的標記，若是她不知極樂眞人正在貴陽城中，當然也不敢妄動，但此時她却有恃無恐，冷笑道：「不就是武當極樂眞人麼？有什麼了不得的？」其餘三人，心中皆駭然，各自退後一步，葉映紅祇感到有趣，正待再講幾句話，嚇一嚇他們，忽然聽得「格格」一聲，那墓前的石碑，竟然動了起來。

葉映紅就站在石碑之旁，一見石碑移動，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忙後退一步，以劍尖對準了石碑，祇見石碑向旁移開，竟然露出了一個圓洞，而且從洞口處，冒出了一個人頭來！

那人頭才一冒出，便突然一縮，縮了回去，動作之快，難以想像，葉映紅一見那人立即縮回了頭去，不由得將心放下，冷笑道：「原來是盜墓的小賊，見人就逃！來，咱們一起來瞧瞧，極樂眞人在這古墓中，究竟放着什麼寶物，見者有份！」

這三人全是見利忘義之徒，雖然震於極樂眞人的威名，但繼而一想，有葉映紅出頭，將來極樂眞人追究起來，自然也祇找她的晦氣，便大着胆子，跟着葉映紅一起來到了古墓下面，才一進去，便聞得奇腥撲鼻，祇見下面一個石室，一角上，放着兩隻金絲籠，已被剖開，兩隻老大的蜘蛛，也成了兩半，另有無數小蜘蛛，麕集其旁，形態醜惡，叫人一看便渾身皆起鷄皮疙瘩，三人不禁盡皆止步。

葉映紅走在最前面，一見在石室的另一角中，另有一人，蜷屈而伏，將頭埋在雙臂之中，但是却露出了兩隻眼睛，骨碌碌地看着人。

那兩隻眼睛，在昏暗的石室中看來，更覺可怖，葉映紅心中猛地一驚，霎那之間，她已經認出，那眼睛正是在紫色巨宅的密室之中，對準了她和方敏來望着的那雙眼睛，上次的餘悸仍在，雖有綠劍在手，也不禁害怕，後退一步，說道：「你是誰？」

那人應聲站了起來，但是却也立即轉過身去，祇見他身高不滿四尺，却穿着一件女人的綉花衫，祇是那一件衣服，已將他全身罩住，面對石壁，竟不敢回過身來。葉映紅曾在那密室之中，見過這矮子的本領，知道他身懷絕技，但是芙蓉尼等人，却並不知道，一見那人連頭都不敢回，祇當好欺負，一齊踏前數步，叱道：「矮鬼爲何一聲不響？」金羅漢脾氣最暴躁，大踏步走向前去，「呼」地一聲，伸出簸箕也似的大手，當背便抓，怎知他這裏才出手，那人也立即回過頭來。

此時，金羅漢龐大的身子，已然將那人遮住，衆人祇當金羅漢武功也不弱，走前收拾一個盜墳的小毛賊，當然綽綽有餘，却料不到會發生什麼事，但突然之間，祇聽得金羅漢一聲驚呼，叫道：「鬼！鬼！」掩住了面，向後疾退而開，衆人吃了一驚，祇見那人仍然面壁而立，一動都未動，葉映紅驚道：「金羅漢，你見到了什麼？」

金羅漢面色煞白，全身發抖，根本已嚇得軟了，那裏還講得出話來？曹不仁不知就裏，冷笑道：「金羅漢，你也太不濟事了！」

向前走了幾步，伸手便向那人肩頭上搭去，道：「朋友，你可是戴着什麼面具，以致在這兒嚇人，可是嚇不倒我！」眼看他的右手，已然將搭到那人肩上，那人突然一招手，一隻長滿金毛的怪手已然抬了起來，反向曹不仁的手掌迎來。

曹不仁一見那人手上長滿了金毛，已然嚇了一跳，想要縮回手來，已然不及，「叭」地一聲，那一下竟然拍到了那人的手掌上，祇覺得一股大力，反震出來，曹不仁身不由主，被那股大力，托了上去，那石室能有多高？曹不仁想要眞氣下沉，已然不能，「砰」地一聲，頭正撞在石室頂上，那一下力道還眞是大得出奇，一撞之後，將他撞得七葷八素，軟癱在地！

這一切，全都是發生俄頃，在片刻間所發生的事，曹不仁一倒在地上，葉映紅和芙蓉尼才覺出事態有異，急忙向後退開一步，祇見曹不仁雙眼翻白，顯然那一撞，令他受創甚深，葉映紅心中駭然，和芙蓉尼對望一眼，兩人不知如何才好，但是又好半晌，未見那人有若何動靜，芙蓉尼

壯了壯胆子，突然低聲吟嘯起來，開始之時，還祇是低嘯，片刻之間，便已成了低聲歌唱，也不知道她是唱的什麼調子，祇令人覺得入耳舒服無比，葉映紅知道她已然使出了輕易不使的看家本領，「阿修羅秘魔妙音」。

那種功夫，本是邪門已極的邪派內功，但是却也十分厲害，芙蓉尼祇不過得些皮毛，一施展出來，也已然令人感到心神幾乎要被她歌聲所控制，便鎮定了心神，靜觀後果。

芙蓉尼唱了約有一盞茶時候，那人仍是一動也不動，便漸漸地向那人走了過去，一直來到那人背後，已將那人遮住，仍是無甚動靜，葉映紅心想，倒看不出芙蓉尼這一手「阿修羅秘魔妙音」，倒將那人制服了。

正待走過去，看看那人究竟是什麼模樣的時候，突然見到芙蓉尼轉過身來，雙睛怒凸。

芙蓉尼本來生得極是美艷，但此時面上，驚恐已極，更奇的是她口中的歌唱，非但沒有停止，而且歌聲突然加强，穿雲裂石，直鑽入人耳鼓之中，祇見曹不仁和金羅漢兩人，沒命也似，向古墓上面逃去，芙蓉尼歌聲益急，葉映紅祇覺得耳際全是歌聲，倏然之間，又全都靜了下來，跌倒在地，敢情已然被芙蓉尼的「阿修羅秘魔妙音」，震成了昏迷！後來雖然醒轉，但也從此失去了記憶，直到臨被大瀑布沖走之前，才又想起自己過去的一切來。

那芙蓉尼的功力，既不如葉映紅，本來絕無法以「阿修羅秘魔妙音」，令得葉映紅昏迷過去，而且大受震動，以致喪失記憶的。

但當時，當芙蓉尼來到那人背後，正待出手去點那人穴道的時候，突然反覺本身腰間的軟穴一麻，身已爲那人所制。

她那阿修羅秘魔妙音，使時全力以赴，腰間軟穴雖然被封，口中仍不由自主，唱之不已，而且在片刻之間，身子已被那人轉了過來，面對葉映紅，同時覺得背後「靈台穴」處，被對方按住，一股大力，透體而過，那「阿修羅秘魔妙音」，本是看施爲人本身功力如何而定的，那股大力一進入芙蓉尼的體內，等於芙蓉尼功力立即之間，增進了十餘倍，秘魔妙音的威力，自然也隨之大增，而葉映紅又全未準備，因此才被震得昏迷了過去，竟然到了失去記憶的嚴重程度。

在葉映紅昏了過去之後，芙蓉尼祇覺得身不由主，被人托出了古墓，放在石碑之旁，那人似乎又回古墓轉了一轉，便又上來，躲在她的身後，那時候，恰好是一刀斷五岳單窮走來撞見之際，那人身子藏在芙蓉尼後面，所以令得單窮看來，像是生了兩個頭一般，接着下來，單窮進入石墓之中，大小藍蛛，已全被那人帶走，單窮便取了葉映紅身邊的物事。唯有那一面塗有紅手印的小鏡，葉映紅因在塞北之時，用此戲弄過方敏，她那時已然對方敏鍾情，因此也對這面專以戲弄人的小鏡，珍之貴之特爲縫在衣服之中，才未被單窮拿去，直到失去了記憶之後，和方敏在一起時，才被發現。

單窮走後不多久，便是極樂眞人、馬算子、馮瑩、方敏四人趕到，時間相差，雖然不多，但是一切全非，葉映紅也已經喪失了記憶！

再以後的事，前文均已詳細表過，此處毋庸再贅。

却說葉映紅在湖邊上，靜靜地將在古墓中發生的事，想了一遍，覺得那矮子的行動，簡直神秘不可思議已極，自己在貴陽城的那紫色巨宅中，在古墓中，和在那懸崖之上，已然不止一次地碰見過他，最後一次，還救了她一命，但那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竟然也未曾看清！再將武林中正邪各派的高手，仔細想了一遍，身形矮的，祇是西崆峒揮雲老怪，但那人當然不是揮雲老怪，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人是這種樣子的了。

心中納悶了一陣，山頂之上，風勢甚勁，一身衣服，已將被吹乾，想起再與方敏見面，自己已然知道自己是誰，不禁好一陣興奮，將秀髮攏起，待要覓途下山，向那峭壁一望，祇見下面水花飛濺，上來還不覺怎樣，要從這裏下山，却是提不起勇氣來。

她此時記憶既已恢復，神智清新，靈台空明，百丈禪師的般若神功，和那萬年玉精，本來未能達到之力，也已全然發揮，武功又已大進，比諸未失記憶之前，少說也增進了五成，本來就算險一些，從這懸崖上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一則她剛被瀑布沖了下去，餘悸猶在，二則她心切與方敏會面，絕不想輕易冒險，以成終身之恨，因此向懸崖看了一會，又回頭走去，想在身後覓一通途。

那懸崖頂上，極是廣闊，光是那狹長形狀的湖，已有幾里路長，葉映紅循着湖邊，向前走去，好半晌，才來到了那山頭的另一邊上。

向下望去，祇見下面峯巒甚多，但全沒有自己處身之處那樣高，下面的各山各谷，全是灰樸樸地，雖然看不出詳細的景物，也可知荒涼無比，祇有脚下最近的一個山谷，却是一片翠綠。

那山谷，從上面向下看去，也祇不過尺許見方而已，葉映紅打量了一下形勢，還不算十分險惡，便一路攀緣而下，也足足化了兩個多時辰，才來到山谷之中。自從跑出了大草原以後，一路的景色，全都譎異詭怪，荒涼到了極點。

但是這個山谷之中，却是風和日麗，奇花異草，遍地皆是，說不出的可愛，寧靜到了極點，比諸從河岸上望骷髏洲，還要幽麗。

葉映紅在谷中留戀不忍離去，心想若是見到了方敏，和他在這山谷之中，隱居一生，豈不比在江湖上奔波勞碌，爭强鬭勝好得多？

想起了方敏，她心中又是一陣難過，心想十多日以前，和方敏分手，方敏溯河而上，照理一定要來到此處，但不知爲何自己在懸崖之上，全未發現他的蹤跡，他究竟是去了甚麼地方呢？

一面想着，一面找了找了一塊柔軟的草地，以臂作枕，躺了下來，將綠劍放在身邊。

那山谷因爲四面山勢高峻，因此白雲浮空，看來像是特別的低，令人如處仙境



，葉映紅連日來疲乏不堪，處在這樣寧靜的環境之中，不一會，竟然沉沉地睡了過去。

及至醒轉，祇覺身上潤濕，原來已然沾了一身的露水，再一看太陽光，已從東面射下，暗忖自己難道竟然睡過了一夜，已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一個翻身，順手去抓身旁的綠劍，一抓，竟然抓了個空！

葉映紅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回頭看時，只見身旁空無一物，那裏還有這柄綠劍的影子。

葉映紅楞了半晌，暗忖自己睡了足足一夜，劍已失去，也無法再尋回來了。心知偷劍的人，多半便是那個神秘已極的矮子，其實已救了自己一命，就算當面索劍，亦無不給之理，可知此人當眞是怪到了極點，怪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心中雖然可惜那柄綠劍就這樣失去，未免不值，但也已無法可施，只得嘆息了一陣，覓途外出，在谷口時，看準了一個向東的出口，但是不知怎地，那谷口不過在一里開外，卻是繞來繞去，老是走不出去，直到日頭正中，站定身形一看，幾乎仍然離那谷口，有一里遠近！葉映紅心中大感詫異，仔細循自己剛才曾經走過的路一看，只見除了一排排，高約五六尺，開着小紅花的灌木以外，並沒有其他物事阻攔。心中大是不服氣，又向前走去，只覺轉了一轉，分明是向谷口走去的，不知怎麼地一來，已然變成了背對出口處了，葉映紅心中恍然大悟，心道：「是了！那一排一排的灌木，生得如此整齊，一定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什麼人依據陣法，刻意栽種的，幸而灌木不高，若是高過人的話，說不定自己就此困在谷中！這樣說來，這個山谷就算如今無人居住，以前總是有人在此隱居的了！」

想了一想，覺得自己所料，絕不會錯，足尖一點，索性上了灌木尖端，此時她輕身功夫已然極爲上乘，那灌木的枝葉雖細，却難不到她。站在木上一看，只見錯綜複雜，看多了一會，竟然覺得頭昏腦脹，眼前全是樹木的影子！葉映紅心知若非武林高人，定難出此，自己的綠劍，難道是被山谷主人盜去的？但四面一看，又不見有人，只得作罷，一提眞氣，在葉上提氣縱身，不一會，便出了谷口，再由谷中向山谷中一看，只見一排一排的灌木，根本看不到剛才處身的所在！葉映紅心想，這地方如此隱秘，將來和方敏在這裏隱居，可說再好沒有，又在谷口留連了一會，心中憧憬着將來和方敏一起過着無憂無慮快樂的日子。

直到天色傍晚時分，才向外走去，不一會天黑，便揀了一個乾淨的山洞，宿了下來，第二天一早又向東走，她只想繞過那座大山頭，再回到那有大瀑布的地方，但那座山頭，頂上已有如此之大，山脚自然更爲廣濶，又走了兩天多，直到第四天頭上，方才聽到了水聲。一聽到水聲，葉映紅知道自己並沒有走錯方向，精神一振，一口氣便轉過了山坳，只見瀑布自天而降，聲勢雄偉，正想再爲鑒賞一番，忽然見瀑布之下，有兩個並肩而立，雖然是背影，但葉映紅已然認出其中一個，正是自己千思萬想的心上人方敏！

葉映紅這一喜非同小可，也無暇察看站在方敏身旁的是什麼人，便一躍而上了一塊大石，朗聲叫道：「敏哥！敏哥！」

她此時年紀雖輕，但際遇之佳，無出其右，尤其是百丈禪師所施的那一番般若神功，已將她本來修練的邪門內功，硬生生地以絕頂功夫，變了過來，因此雖然當時忍受了莫大的痛苦，又將「血手印」功夫廢去，但是獲益之大不可想像，此時內力已然純正無比，因此相隔雖然還遠，而且方敏和溫魂兩人，又正在瀑市之下，水聲震耳，她的呼叫聲已傳入了方敏耳中。

方敏正在因爲看到了瀑布石角上所掛的那一幅花衫，而心中生了難過之念，陡然聽得葉映紅叫「敏哥」之聲，心中不禁一呆，不循聲去看，反倒向溫魂看去，只見溫魂神色嚴肅，道：「孩子，我早就料到她特意掛一幅衣襟在石角上，是爲了詐死，如今見我們在此久久不走，知道躲不過去，又現身相喚了！」

在方敏認爲葉映紅已然身死的時候，他心中也已起了原有的念頭，溫魂老奸巨滑，自然看得出來，因此一聽到葉映紅的呼叫之聲，便立即講了這一番話，方敏心中怒火重熾，「哼」地一聲，說道：「婆婆，咱們一起去，看她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

那時葉映紅叫了幾聲，見方敏遲遲不來，連忙迎了上去，剛好此時，方敏和溫魂也已然轉過身，向她走來，葉映紅一眼便認出在方敏身旁的，乃是魔母溫魂！芳心不禁忐忑，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面現驚惶之色，給方敏看在眼中，更是當她心虛，足尖一點，「刷」地向前竄出幾丈，才一沾地，便面色一沉，冷冷地道：「葉姑娘，別來無恙啊！」

葉映紅見他面色不善，已知他先入爲主，已然聽了溫魂的話，又聽得他語音如此冷酷，竟如對一個陌生人在說話一般，心中更是一陣委曲，鼻子一酸，幾乎滴下淚來，但是她却竭力忍住，强笑一下，道：「敏哥，原來你已知道我是誰了！」

方敏「哈哈」一笑，那一笑之中，薈萃着痛苦、悲傷、和憤恨，道：「大名鼎鼎，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姑娘，天下誰不知道？」

葉映紅雖然出身邪派，但人却甚是爽朗，並不像魔母溫魂那樣，陰毒無匹，當然料想不到，以溫魂武功之高，地位之尊，還會使用市井無賴的手段，背後揑造事實，講人的壞話，心中愕然，說道：「敏哥，你不是說過，在知道了我的過去之後，不論我是什麼人，你都是一樣對我的好嗎？」

方敏又是一聲怪笑，其實他這時候心中的難過，猶在葉映紅之上，道：「我說過，我是說過的！一點不錯，我是說過的，但是我怎知道，你本身是這樣的狠心狗肺，毒比蛇蠍，我怎知道你對我的所有一切，全是在騙我？全沒有一點是眞心？」

他一口氣將胸中的積鬱之氣，全都倒了出來，狂叫狂嚷，叫到後來，語音尖銳已極，臉部肌肉歪曲，簡直已然成了一個狂人！

（未完・廿一）